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 儒藏

史部  
第九十五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95)



儒藏

藏  
家  
印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四十五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 目錄

徵君陳先生年譜	清·管慶祺編撰	一
石隱山人自訂年譜	清·朱駿聲自撰 程朝儀續編 朱師轍補註	三九
寶應劉楚楨先生年譜	劉文興編撰	五一
警石府君年譜	清·錢應溥編撰	一四三
定盦先生年譜	吳昌綬編撰	二七七
定盦年譜稿本	黃守恒編撰	四〇一
歷年紀略	清·丁一鵬編撰	四一三
柘唐府君年譜	清·丁壽恒等編撰	四三七
鄭子尹先生年譜	趙愷編撰	五七一
朱九江先生年譜	清·簡朝亮編撰 張啓煌補注	五九五
羅忠節公年譜	清·佚名編撰	七一一



儒藏

目錄

# 徵君陳先生年譜

清·管慶祺 編撰

郭 齊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民國二十七年鉛印本

《徵君陳先生年譜》一卷、附錄一卷，清管慶祺編撰。民國二十七年鉛印《戊寅叢編》本。

陳奐（一七八六—一八六三），字倬雲，號碩甫，晚號南園老人，江蘇長洲（今江蘇吳縣）人，清經學家。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先後師事江沅、段玉裁，受教於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畢生專攻《毛詩》，篤守《毛傳》，崇信西漢古說，闡釋發揮，融會貫通，簡明扼要，梁啟超稱其為「疏家模範」。著有《毛詩傳疏》、《毛詩說》、《毛詩音》等。

管慶祺，字吉雲，號洵美，又號心梅，江蘇元和（今江蘇吳縣）人，諸生，奐高第弟子。

此編述陳奐從學、交遊、授學、著述為詳，又「多據徵君自撰《師友淵源記》，年經月緯，於出處學問摭採甚詳」，末附行狀、傳記等，頗為簡要得法。



# 徵君陳先生年譜

門人元和管慶祺心梅撰次

先生諱奐、字倬雲、號碩甫。曾祖璞、完公諱朝玉、祖瀾、平公諱浩。爲曾祖母劉太宜人乞養、辭中城正指揮之職歸里。由崇明徙居蘇州南園埭葉莊。辭一瓢徵君故宅。父諱植、與叔父澹吾、公諱樸、季父渠、亭公諱格同產。以樹德勸子、世稱文芸先生。母趙太安人。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一歲。

先生於是年正月初五日生。

五十二年丁未、二歲。

五十三年戊申、三歲。

五十四年己酉、四歲。

先生始入塾、受業金匱顧殿德先生。

案、先生著淵源記云、顧諱謙、字殿德、江蘇金匱人、先生、與發蒙師也。明東林涇陽先生之來



備藏

叔、請學以立身行己爲本。著開益篇若干卷。先大父淵平公慕師、道德、教、請教授叔父。淵平公季父某亭公。與四歲入塾。師教之。讀文光射斗四字。因色喜。遂許教授姪竹海公女。以締姻焉。

五十五年庚戌五歲。

先生受業金匱顧響山先生與胞兄尊湖恒從弟蕪人同學。案淵源記云顧師

長子。時同館南園。授與以四子書。易、書、詩、禮記。教以先儒讀書法。讀上句若無下句。毋許唇汕舌滑。必字字拋磚落地。遠今猶可記誦者。師之教也。始庚戌終乙卯。共六年。

五十六年辛亥六歲。

五十七年壬子七歲。

五十八年癸丑八歲。

淵平公卒。先生遵丈芸公命。仍從響山先生受經。案淵源記云五十八年癸丑。還大父喪。先考丈芸公命仍執贄焉。

五十九年甲寅九歲。

六十年乙卯十歲。

嘉慶元年丙辰十一歲。

先生從錫山司馬賓渭先生受周官春秋左氏傳。

案、淵源記云、司馬諱錫、字賓渭、無錫庠生。授讀周官、左氏傳。

其時蒙塾謂周官非周公書、春秋遺用胡安定傳。唯師獨破蒙塾之論、以爲二經學生所必讀、而後我家子弟皆讀周官、左氏傳矣。癸十一歲從侍晚膳、師顧庭中、盆藕作爲方式、問曰、此方式於左氏兵陳何若。遂以魚麗之陳對、師甚喜。隨挾盤殆于食之。嘉慶元年丙辰、二年丁巳皆在門。

二年丁巳十二歲。

三年戊午十三歲。

先生仍從殿德先生秋、殿德先生疾歸、薦江陰陳南喬先生代館、因受業焉。

案、淵源記

云、陳諱兆熊、字南喬、江陰庠生。戊午春、殿德師仍來館。秋有疾歸里、薦南喬師代權館事、因受業焉。戊午至庚申皆在門。

四年己未十四歲。

先生始習制舉文。

五年庚申十五歲。



儒藏

徵君陳先生年譜



先生偕兄尊湖弟鞠人出就縣府試。

六年辛酉十六歲。

先生受業金匱顧履中先生。案、淵源記云、履中諱光熙、在殿門師之從孫也。辛酉壬戌皆在門。

七年壬戌十七歲。

八年癸亥十八歲。

先生受業金匱楊惕齋先生與胞弟莘耕案、淵源記云、惕齋諱德壻、金匱同學。

比文、凡上陳徐氏乾學、讀禮通考、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二書、摘錄之。及同館、放程。然而不許學徒觀習者、恐牽礙其文辭也。癸每伺師解館、稱過錄之。及同館、放程。凡案、師若弗知也。癸亥至己巳共七年、矣得漸知讀書門徑者、實權與於此。

九年甲子十九歲。

十年乙丑二十歲。

十一年丙寅二十一歲。

十二年丁卯二十二歲。

十三年戊辰、二十三歲。

十四年己巳二十四歲。

十五年庚午、二十五歲。

先生受業江子蘭先生始爲校讎之學。因子蘭先生得識段若膺先生。案、淵源記云、子蘭諱

沉、一字獄君、吳縣丞、得其傳。庚午、辛未、館、免家、課舉子業。間以校讎之法、講授、而後  
 弟、故師於經、學盡得其傳。庚午、辛未、館、免家、課舉子業。間以校讎之法、講授、而後  
 知、謂書之道、必如是、乃可。步及前人。段若膺、師與良庭先生友善、著六書音均表、  
 發明平上入分合相配。曰、此表惟良庭子闕知之、外無第三人。友知之者、矣。遂憤發、  
 是日、雞鳴起、夜半雞鳴止、盡一晝夜、探其梗概。若膺、師著經韻樓文集、未定本、切  
 囑、勿借于人。免私心、選錄、加小圈、以爲記。若膺、師曰、子闕何復借于人耶。師猝無  
 以應、唯曰、我館陳徒好讀書、或者若膺。師指示圈記、迺曰、果是陳徒。陳徒讀書  
 種子也、吾將往見之。免因是得識若膺。師、子闕、師說禪學、通釋典、茹素、祝髮、而卒  
 于家。年七十。有二客、說文解字音、均表、注十七篇、藏  
 圖、孫文煥家。文煥字、庠生。案、若膺諱玉裁、詳後。

十六年辛未、二十六歲。

十七年壬申、二十七歲。

先生受業鎮洋王芭堂先生。十月、提學吏部左侍郎長白文遠舉先生科試、補本



學博士弟子員。才、子、源、記、云、芭、堂、諱、樹、樓、鎮、洋、歲、貢、自、明、中、葉、至、利、器、十、七、世、為、秀、

長、白、人、更、七、遊、於、門、是、年、十、月、補、博、士、弟、子、員、宗、師、文、諱、避、御、名、叔、父、諱、公、問、

庭、前、盆、蘭、忽、發、一、枝、對、公、曰、女、進、學、矣、余、家、法、嚴、唯、不、敢、啓、問、此、後、日、治、公、

之、祥、國、若、磨、先、生、所、居、十二月、受、業、於、金、壇、段、若、膺、先、生、玉、裁、一、字、然、堂、金、壇、

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舉、人、官、四、川、巫、山、縣、年、四、十、二、即、告、養、引、歸、喬、居、蘇、州、金、

文、解、字、注、授、梓、日、之、蘭、所、請、益、夜、筆、之、校、錄、委、任、矣、遂、受、業、師、門、朝、夕、相、親、几、席、相、接、

門、交、耳、讀、書、將、舍、此、無、他、求、矣、師、曰、汝、聞、道、早、汝、之、學、在、唐、儒、陸、孔、上、矣、又、曰、汝、未、出、

十、里、而、遙、來、訪、講、授、月、一、拱、立、或、再、至、嗚、呼、師、事、載、先、生、忠、且、敬、而、勉、後、生、猶、復、二、

不、厭、不、倦、情、從、遊、未、久、志、向、又、疏、堂、與、

深、深、不、能、窺、知、萬、一、真、愧、愧、且、耿、耿、也、

十八年癸酉二十八歲。

秋先生隨江子蘭師赴試金陵與通州王廣蔭、廣仁、靜山等訂交。藝堂與從

姪兆熊俱登鄉榜。先生在校園專治古學制舉文字受業於同邑施蒙泉先生。



源記云、蒙泉、韓源、長洲人。原其崇明、乾隆、甲午舉人、官安徽。與試之士。乾嘉間、擬拔科者四百餘人、可謂師門之極盛矣。吳在枝園、每作詩、文字、從之學、先後兩載。從弟、字月桂、煥字榜香、亦先後從之學。

十九年甲戌、二十九歲。

二十年乙亥、三十歲。

春、先生偕從姪兆熊往海門。

二十一年丙子、三十一歲。

秋、先生從海門歸、謁段若膺先生。先生有疾。八月、赴江甯省試、畢、又往視疾。疾益

革。九月初八日、若膺師卒於枝園。

案、淵源記云、丙子、從海門歸、謁段若膺。八月、金陵試畢、

視師疾、曰、吾年二十餘、曾遺疾、六十年、未嘗一日呻吟。今病不起矣。九月八日、終於枝園、壽八十有一。所著六書、音均表、說文解字注、尚書振異、毛詩故訓傳小箋、詩經小學、春秋古經、周禮漢讀考、經詩樓文集、若千種、若千卷。香均早刻、說文後成。其餘書目、女培、仁和、與開、登、觀察、名、麗、正、所、刊。

二十二年丁丑、三十二歲。

先生館吳縣潘戶部榕皋奕、家、令兩孫、進、和、希、甫、受業焉。



二十三年戊寅三十三歲。

先生入都、獲交高郵王懷祖先生、念孫暨令嗣伯申侍郎、引之、棲霞郝蘭皋戶部

懿行、大興徐星伯編修、松、臨海金誠齋明經、開化戴金溪比部、收元、時相過從。

案、淵源記云、念孫先生一字石隱、高郵州人。乾隆乙未進士、直隸巡、永定河、道、尙書文淵公、安國子。公晚年始生先生、四歲即口授爾雅、稍長、從學於戴東原先生、尙故戴氏有段、王兩家之學。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吳入都、謁先生、先生有疾、從者扶而行、命無抵、且曰、吾不見客十七年矣。段若膺先生歿後、天下遂無讀奕疾、從矣。送、出及所、所、口、曰、癘病不能答拜、明日遣兒子引之、答拜也。前輩之接待、則奮如此。每論著、必於所託者、或拜、或書中、經後人改、又復後人不能之、接理、則奮志研慮、日定以三、則、端、指、數、千、言、未、盡、以、淡、適、人、之、不、味、必、底、於、有、成、而、後、止。吾示集、則三、則、毛、詩、傳、三、則、端、指、數、千、言、未、盡、以、淡、適、人、之、不、味、必、底、於、有、成、而、後、止。吾示集、生、子、己、未、探、花、官、至、工、部、尙、書、文、簡、文、簡、道、之、使、相、交、於、文、簡、相、與、往、復、辨、論、喋、喋、忘、倦。四、方、學、者、至、必、走、相、見、文、簡、文、簡、道、之、使、相、交、於、文、簡、相、與、往、復、辨、論、喋、喋、忘、義、其、時、矣、治、毛、詩、一、卷、助、發、聲、之、例、文、簡、授、以、釋、詞、二、卷、乃、得、廣、吾、知、識。又、刊、經、義、述、其、聞、三、十、卷、每、一、卷、成、出、相、示、有、疑、義、常、問、質。嘗、謂、我、與、若、學、術、既、同、閉、造、得、出、也、慎、毋、久、坐。年、六、十、事、懷、祖、服、滿、補、原、官、尋、薨、於、位。案、先、生、自、注、懷、祖、先、生、書、後、云、一、子、引、之、孫、查、和、曾、孫、恩、沛、皆、有、題、爲、揮、那、弟、希、甫、子、姪、姪、觀、保、貢、子、生、馬、劍、弟、銘、末、記、士、滿、三、日、蘇、錫、城、陷、此、卷、遺、棄、鈕、家、巷、潘、汾、相、隨、國、館、中。又、余、作、詩、源、卷、長、五、六、丈。庚、申、四、月、十、三、日、蘇、錫、城、陷、此、卷、遺、棄、鈕、家、巷、潘、汾、相、隨、國、館、中。又、余、作、詩、源、卷、長、五、六、丈。庚、申、四、



山陽師點定人。此未及詩傳底蘊、嚴書餘志、旋寓人園、遺稿字號氏、中居、都城東南、著  
 書以自樂。故當時不審家、有高郵、王父子、樓日、不那、一夫、婦、之、目、戶、部、性、好、寫、人、則、  
 聽、瑟、以、過、之、輒、持、論、時、不、合、交、誦、辨、或、相、對、竟、日、不、一、語、然、而、貧、寒、無、存、信、便、不、偏、  
 無、悔、也。戶、部、身、為、窮、行、將、南、歸、取、唯、祖、先、生、為、之、點、閣、一、通、鼓、者、刻、於、十、年、撰、解、中、  
 疏、十、九、卷、部、身、為、窮、行、將、南、歸、取、唯、祖、先、生、為、之、點、閣、一、通、鼓、者、刻、於、十、年、撰、解、中、  
 春、秋、說、略、正、早、秋、行、於、二、世、其、徐、松、字、星、伯、順、天、大、興、人、嘉、慶、十、年、乙、丑、傳、臚、年、始、壯、  
 列、仙、傳、校、略、正、早、秋、行、於、二、世、其、徐、松、字、星、伯、順、天、大、興、人、嘉、慶、十、年、乙、丑、傳、臚、年、始、壯、  
 野、學、湖、南、因、公、被、議、下、而、使、回、疆、周、行、二、萬、里、星、伯、謂、余、曰、未、通、語、時、曾、夢、至、一、大、  
 殿、跪、於、垂、冕、旋、者、膝、下、而、使、回、疆、周、行、二、萬、里、星、伯、謂、余、曰、未、通、語、時、曾、夢、至、一、大、  
 先、兆、乎。所、志、漢、書、西、域、傳、補、注、金、瑪、字、誠、統、事、略、新、疆、南、北、路、賦、二、篇、西、域、水、道、記、  
 五、卷、西、域、所、志、漢、書、西、域、傳、補、注、金、瑪、字、誠、統、事、略、新、疆、南、北、路、賦、二、篇、西、域、水、道、記、  
 寓、小、以、嚴、記、入、怪、部、余、偶、且、正、表、城、夜、半、吾、聲、出、壁、戶、初、以、為、與、試、士、也、細、以、我、為、與、試、  
 子、也。謂、欲、與、其、語、君、改、容、曰、子、亦、上、於、此、道、非、舉、子、也。余、加、敬、而、受、讀、之、讀、至、大、夫、  
 三、門、謂、欲、與、其、語、君、改、容、曰、子、亦、上、於、此、道、非、舉、子、也。余、加、敬、而、受、讀、之、讀、至、大、夫、  
 卒、臨、海、相、國、歿、於、汪、慈、書、王、伯、中、向、書、報、云、其、稿、阮、小、芸、享、刻、粵、東、經、解、局、矣。及、檢、  
 經、解、目、錄、非、無、此、書。小、芸、已、卒、字、伯、中、又、薨、於、是、達、不、可、得、先、人、矣。後、寓、居、杭、州、訪、諸、  
 浙、則、與、試、者、始、獲、見、令、斷、名、城、字、子、完、邑、諸、生、子、完、謹、守、先、人、業、珍、重、倍、至、編、成、  
 所、輯、存、子、完、說、持、十、二、卷、仍、先、人、手、定、本、也。末、二、卷、金、君、與、汪、子、完、館、所、難、辨、論、皆、子、完、  
 謂、之、文、曰、寡、若、必、督、其、有、以、同、之、而、報、其、之、加、不、忘、而、也。



二十四年己卯三十四歲。

先生從姪兆熊成進士、獲交陳修撰秋舫。案、淵記云、陳字秋舫、湖北人。

從姪兆熊同榜進士、秋舫不相交、親而獨親於余與鏡塘。秋七月、先生同胡給事

墨莊承洪、朱編修蘭坡、陳編修石士用光、徐戶部樗亭、錢戶部衍石、儀吉、蔣

中書香度廷恩、魏明經默深、源胡戶部竹邨培帝、張上舍彥惟成孫、馮中書晉魚

啓、蔡光刑部栗原應麟、庶常從姪兆熊、公祭鄭康成先師於京東隅萬柳堂。案、淵記

云、胡承洪字墨莊、安徽涇人。乙丑進士、由翰林遷御史。己卯秋七月、同人公祭鄭

康成先師於京東隅萬柳堂、始從與墨莊交。尋放福建巡道、轉調臺灣兵備道。在

臺者三年、旋即引歸里、經戶部書、無不覽。唯傳必為完書。故已所治詩、特編為

詩類。及其病革之日、遺言、後發、義類、梓水、下無藥本、并為補註、乃知所治毛

詩、條列章句、不為完書。矣。遂發、以義類、梓水、乙未有此志、至是乃得堅。丙丁、戊

己四年而疏成、惜乎墨莊還道山、不能重與細論也。著有毛詩、後發、禮、古今文

墨莊同邑、主講吳郡正誼、紫陽、敦育、甚衆。著詩經文、鈔七十卷、續鈔二十卷。案、先

生尚有小萬卷、齋詩集、文集、集若干卷。徐、璩、字、抄、亭、安徽桐城人。嘉慶十四年己

卯進士、戶部主事。余一見於京師、萬柳堂、後以迎養、乞改官浙江、知海鹽、臨海縣

事。已進士、戶部主事。余一見於京師、萬柳堂、後以迎養、乞改官浙江、知海鹽、臨海縣



備藏

徵君陳先生年譜

明西漢若千之誼。又作詩、齊、魯、韓、紀、三家最有功。作詩古微、若千卷、齊、魯、韓、古微、若千卷。國圖志若千之誼。又作詩、齊、魯、韓、紀、三家最有功。作詩古微、若千卷、齊、魯、韓、古微、若千卷。少負重望、道光甲辰始舉進士、官高郵州。密、時人稱其治官如治經、一字不誤、肯放人。己卯進士、官戶部主事。居官勤而處事密、時人稱其治官如治經、一字不誤、肯放過。絕不受胥吏賄、而快隱指弊、所吏咸憚之、故為世所忌。逮事左遷、於是決意進取、引歸田里、常以詩述自樂。主講鍾山、雲間、所至俱有造就。而於涇川一、至再至。涇川與續城二百里而遙、去之日、作詩辭以勉謝門人。門人之設飲饌者相望不絕於道、可謂能得士矣。祖樸齋先生名匡衷、長於禮門、入國史館、儒林傳。紫蒙能世其學、作儀禮正義、尚忠、不忘奴友者也。儀禮正義廣探博收、成書最富、業未竟。紫蒙大弟壽梓、高義、尚忠、不忘奴友者也。儀禮正義廣探博收、成書最富、業未竟。而病卒、士昏、鄉飲酒、鄉射、燕、大射、五筵、其門人江甯楊大培為之補、成四十載。卷。立夫、陸制軍、屬校刊、請祀鄉賢。金陵陷、板存蘇州。子彥、漢字發、泉、從余學。十戴比部。收元出任粵東巡道。案淵源記云、時與比部在東平外、馬。竹海先生著、遂與比部在東平外、馬。二十五、年庚辰、三十五歲。

先生因通州王夔堂廣蔭得識長白芝山仲來崧圃。宗、論、案、淵源記云、仲來字芝山、廬、白、漢、軍、筆、帖、式、芝山姓劉、原名宗秀、與弟宗齡、字、學、圃、家住京師齊化門。余、初、不、識、二、劉、其、介、先、公、魯、谷、軍、門、曾、鎮、狼、山、愛、通、州、士、故、偕、夢、堂、王、兄、得、識、二、劉、為、同、窗、友。蓋、在、嘉、慶、庚、辰、年、也。

道光元年辛巳、三十六歲。

先生與歸安姚鏡塘郎中學同寓京師順治門外水月禪林。繼將出部、桐鄉程

春廬大理同文介鏡塘來見。戴望案：此事與交汪舍人。事疑皆常在先生回南之後。先生在杭州得交錢塘

汪內史遠孫小米、适孫亞賓、適孫少洪、餘杭嚴上舍厚民、杰、仁和趙秀才寬夫、坦。

案：淵源記云：汪遠孫字小米，浙江錢塘人。嘉慶十九年丙子舉人，候銓內閣中書。道光初年，余始交小米於錢塘。弟适孫字亞賓，適孫字少洪。戴望案：聞之曹丈葛。

民云：先生至杭州，主與定庵舍人家，因識葛民。又介葛民得交小米舍人云。

二年壬午三十七歲。

奉天府府丞兼提學桐鄉程春廬同文聘請先生主講瀋陽書院，辭之。案：淵源記云：冬，先生

回南。

三年癸未三十八歲。戴望案：是年，常館定庵舍人家，課其子。長君孝拱、次口口均受業焉。

四年甲申三十九歲。

七月十三日，先生丁父丈芸公憂。案：淵源記云：毛懷字意香，同邑布衣，精書法，淡

能得其杜中秘。負從旁竊聽，亦稍稍知筆法。先生品格高，有不當意者，雖權貴，重資勿應其求。最服膺吾父，稱交善。語人曰：丈芸先生，君子人也。道光四年甲申



儒藏

徵君陳先生年譜

秋七月十三日。吾父即世。先生亦忠信篤敬。肆竄四大字懸於靈帷前。題曰。皆出巨手。七年丁亥重陽日。母趙安人即世。先生亦如之。壽七十有五。子國祥。

字琴山。生亦能書。冬。先生在上海龔闇齋署。與吳邑處士鈕匪石樹玉遇。處士以司馬類

篇贈先生。案。淵源記云。鈕樹玉字匪石。布衣。家住太湖莫釐山下。篤志好古。不爲

狎四精曆術之學。作四元曆。舉人。荆溪教諭。

五年乙酉四十歲。

秋。先生從姪兆熊典試閩闈。試畢。回侯官。陳編修恭甫寄贈所著左海五經

異義疏證。

案。淵源記云。陳壽祺字恭甫。福建侯官人。己未編修。講學授徒。閩人稱其賢。著有左海五經異義疏證。道光五年乙酉。姪兆熊典試閩闈。編修

以是書郵寄蘇州。子喬樸即乙酉所得士也。亦能世其家學。

六年丙戌四十一歲。

七年丁亥四十二歲。

九月初九日。先生丁母趙宜人憂。先生再入都。猶及見王觀察懷祖先生。屬校管荀書。

八年戊子四十三歲。

先生館安徽觀察梁蘭滋家，觀察子寶森受業焉。案：淵源記云：梁生寶森，字蘭滋，

觀察安徽。叔名尊，通巡撫山西。梁氏僑居蘇州，與我屋南園不一里。子慈年十二，從讀書。道光戊子己丑庚寅三歲，皆館宿其家。余時專意治毛詩，晝夜不欲罷。迺翻然曰：目不能視而明，耳不能聞而聰，而隨好為人師。從古為悲。為己且為人，兩顧必一失。今而後，豈不虛糜館家穀矣。遂力辭而後已。十一年辛卯之杭州，復西湖幾二十年，成詩疏三十卷。於以知前言之為不謬也。

九年己丑四十四歲。

十年庚寅四十五歲。

十一年辛卯四十六歲。

先生重至錢塘，偕汪小米遠孫宿西湖葛林園。案：淵源記：汪遠孫傳云：十一年辛

卯，重至錢塘，偕宿西湖葛林園。於後，情得北山之水北樓。春秋佳日，焚香讀書，以為常。嘗謂余曰：子體弱，日月不我與，盡將所著毛詩作為傳疏，互相切證乎。余初編義類，至是始有揉疏之志。此道

光乙未也。六月，賃西溪俞氏屋，攜眷就家。案：淵源記云：西溪為北高峯後山之溪，溪

老之所隱居，隨在有古址存。辛卯六月，賃俞氏屋，攜眷就家，慨然遐思終老西溪。



十二年壬辰四十七歲。

先生從弟炯月桂江南鄉試中式。

案、淵源記云、沈炳垣字曉漁、浙江桐鄉人。嘉慶庚午舉人、江蘇督糧水利同知。道光壬辰科、分

校秋闈、於某房見弟炯、因推薦、得中式。談心知為積學士、因推薦、得中式。

十三年癸巳四十八歲。

十四年甲午四十九歲。

烏程費曉樓丹旭為先生繪西溪梅隱小景。案、因先生有終老西溪之志、遂繪此

景以明之。

案、淵源記云、費丹旭字曉樓、浙江烏程布衣。識曉樓於甲午歲事。先生詩兼擅六法。又善為人容、甘為余寫西溪梅隱小景。此甲午歲事。先生

自注云、繪四十八小景、唯竹、子蘭、題首、引以西歸之路、非至交不跋。跋已盈卷矣。城陷、遺亡、何啻擬人發夢。

十五年乙未五十歲。

先生始作詩毛氏傳疏。

十六年丙申五十一歲。

汪小米遠孫卒、先生以詩哭之。小米疾革、嘗招先生屬校遺書。至是、其弟亞虞遠



藏

孫卽以小米遺書諄託。先生適遘疾，強邀至其家醫治之。案：淵源記云：丙申在杭，州、小米源疾革，招至其前。而以還書相慰。余因哭之，云：君去更無知己矣。我留且結，未刊書，所以書其貴也。小米友于弟，睦于親，家有四世藏書，振綺堂曰甲於浙右。又富於室，盛於年，故陞游經籍，所造者矣。卒年僅四十，有三客有國語三項，讀書地，理志兩卷。宋經刊老，尙有三家詩考證，世本集證，弟適孫字亞虞，小米沒，亞虞卽陳亡兄書，相諄託。

十七年丁酉五十二歲

十八年戊戌五十三歲

十九年己亥、五十四歲。

先生毛詩疏成。

二十年庚子、五十五歲。

先生詩疏稿定。案、淵源同記云、周子先生二十歲、湖廣子、湘潭人、稿亦已定、力子焉。英子絕事起、旋驚趣



廢案、王壽昌字子仁、高郵州人。以文簡公薦、得戶部主事。其出守嘉興時、修葺  
特振興講院、欲請經師、與鄧州人。士子說經、講學、以為敦本之道、莫先于此。修葺  
余、余亦欣然從之。與同僚、宗師、官浙江杭州府。

二十一年辛丑五十六歲。

二十二年壬寅五十七歲。

二十三年癸卯五十八歲。

海甯李善蘭來受業。

案、海甯、在錄云、李生善蘭、字秋紐、一號壬叔、浙江海甯人。生

卯、余在禾郡、來學、熟習九數之術。常立表、測、用、長、短、一、式、依、節、候、以、測、日、景、使、八、線

數、利、極、等、特、名、冠、於、時。

二十四年甲辰五十九歲。

春、先生在禾郡、始訂交處士顧松圃、穎吉。

案、海甯、在錄云、顧松圃、字、尤、以、松、園、學、顯、於、時。

事、親、孝、封、贈、人、以、照、親、懸、像、以、事、親、宜、乎、花、甲、初、週、而、孫、曾、林、立、天、之、所、以、報、也。余  
因、重、松、園、為、人、適、於、甲、辰、訂、交、焉。歲、頃、案、是、年、為、嘉、興、令、陳、蘭、鄰、先、生、振、之、傳、也。余  
附、本、管、子、淮、南、子。  
附、本、管、子、淮、南、子。

二十五年乙巳六十歲。

二十六年丙午六十一歲。

二十七年丁未六十二歲。

春先生至滬濱因徐紫珊謂仁得識郁泰峯明經。松上年案淵源記云仙松年授字知

州銜不樂仕進。饒於財凡宋一人典籍有未刻或刻而版廢者不惜重資以羅置郭

架宏刻叢書吳門黃氏百宋一廬所藏歸山塘汪國源家近亦散布而入滬濱矣。

故一時知名士皆願與泰峯遊。詩疏刊成費曉樓爲更作六十二歲像元和管慶

祺心梅來受業焉。案淵源記云管生慶祺字心梅元和庠生丁未歲心梅年四十

之今向稱釋文經開寶中陳壽等刪改之本集詩則有疑有補不龍先生向書而

二十八年戊申六十三歲。

福建汀州上杭邱希濬來受業焉。案淵源記云邱生希濬字湘帆福建汀州上杭

冬爲友人江蘇巡撫沔陽陸立夫建校刻金鶚求古錄禮說蘇府李方赤增

贈經明行修扁。

案、泗源進士、出守蘇州。築館滄浪亭、與余介比鄰。雖相識二十餘年、

以無事往見。方赤鰓、題行、乃書經明行修扁贈之。以去。服闋、擢學、故有非公事不至

室之論。丁太夫人憂、將行、乃書經明行修扁贈之。以去。服闋、擢學、故有非公事不至

病免。嘗有題已成事一册、記莅任勸勉方士、燕告示蘇州、人以為嘉道良吏、莫不

二十九年己酉六十四歲。

先生為陸立夫制軍校刊郝戶部

總行爾雅義疏。

案、泗源進士、出守蘇州。築館滄浪亭、與余介比鄰。雖相識二十餘年、

立夫余舊相識、屬任校事、仍用王先謙錄其副藏之本。而其

三十年庚戌六十五歲。

先生成公羊逸禮一卷。

案、泗源進士、出守蘇州。築館滄浪亭、與余介比鄰。雖相識二十餘年、

杭州以明禮、發梁氏文句、補遺、必待治。余為十年、用力既久、而後可發明其要義也。

羊逸禮一卷、乙卯八月、以名舉人。見山。

咸豐元年辛亥六十六歲。





郡紳公舉孝廉方正。

二年壬子六十七歲。

奉部覆准以孝廉方正召試。秋先生自金陵歸里。十月浙學使吳殳舫少宗伯

疏延先生主講詒經精舍未果。

吳人少時與余同受業於施愛泉師。

先生爲校

影宋鈔本集韻。

三年癸丑六十八歲。

先生爲其師金壇段懋堂大令玉裁請校官元和丁士良詳祀鄉賢。軍興未達禮

部。二月十一日粵賊洪秀全寇陷江寧江督沔陽陸建瀛爲所害。賊乘勝陷鎮江、

蘇常震動。先生偕弟莘耕避居錫邑夫容山之麓八字橋鎮。是年十一月莘耕以

憂虞病卒客中。先生往復蘇錫間。

四年甲寅六十九歲。

嘉興處士顧穎吉卒。先生往弔爲點木主入家祠。

五年乙卯七十歲。

五年金匱浦照從先生學。

案淵源記云浦生照字湘舟金匱人咸豐二年壬子秋自金陵歸里癸丑二月余偕弟莘耕避世廬于夫容山

之麓八字橋鎮是年十一月莘耕以病卒客中余遂往復蘇錫間年己七十矣浦固以武世家而湘舟獨尚文學適於五年乙卯五月請從余余以茲錄屬其清寫

俾得知學之門徑其異日功用以為後勛云

八月先生以公羊逸禮寄示楊見山峴九月先生病自海

門歸服及門管心梅藥得愈。

案淵源記云乙卯九月余病自海門歸心梅與時醫異服其藥得愈

六年丙辰七十一歲。

七年丁巳七十二歲。

八年戊午七十三歲。

歸安徐公有壬撫吳訪先生以吳下通經之士先生以丁生士函對。

案淵源記云丁生士涵字

泳之元和庠生其先人月波先生承父志建莊塾塾規有訓子弟先入言一經合余向所言者為文記之先生喜名人墨寶不惜重資必購得焉而泳之獨嗜經籍藏書亦富熟讀周官經而於考工記一各一物一時時走詢余教之先鄭子以之說謂內外朝五門制度最確而時祭間祀一各一物一時時走詢余教之先鄭子以之校尹知章注屬空談劉績補注亦時時寄示遠致要略之力或竟子案若文卷余手定



儒藏

徵君陳先生年譜

之本、悉遺弄無存也。泳之又專嗜許氏說文、得編作義類。又兼涉劉成、國粹名。余謂釋名與毛傳說文多不合、然可以討論漢末說經家之沿革者、此耳。泳之疑、余言。徐中丞有壬字、君青、湖州歸安人、爲余素識、治西漢學、最精步算。下車伊始、訪問吳下通經之士。余以泳之對、其兄小波、士良、守金壇城、升任四川、澤水縣、以女字余、歸。松守江右袁漱六、芳瑛、屬爲校刊草堂詩及集韻。

九年己未七十四歲。

冬、先生長孫女許字元和及門管心梅、慶祺之子禮昌秀才爲室。案、淵源記云、先生自注云、管生

慶祺子禮昌秀才於己未冬與余長孫女小吉定親。歲望案、是年七月、望始得從先生受學、以楊見山李王叔之書爲介也。又案、毛詩義類、鄭氏箋考證皆刊。

十年庚申七十五歲。

三月十五日、粵賊陷丹陽、及門馬內史、劉陣亡。案、淵源記云、馬生劉、字遠林、同邑

將軍奕造、火箭、欲致之幕下。遠林不就聘、識者嘆其有見。長於潛算步數、又明於聲音、誦話、手校、丁氏集、詩、余曰、集詩總字、具見類篇。先以類篇校集詩、再參諸釋

文、昔辯說文解字、廣韵、玉篇、博雅、則三校之、功過半矣。至於是、非顛倒、瑕瑜錯見、尤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也。咸豐三年、與匪起、曹卿史、忠堅、保奏、在蘇郡、團練

勵勇。又爲向經略策、許中丞乃劉留軍、辦有水、路、攻、取、章程、惜不得用其才。弟銘、字、芝、生、優、廩、亦從學。與遠林同在軍營、以軍功、遠林得內閣中書、芝生得六品

銜、俱帶。四月初八日、無錫城陷、賊前隊僞作官軍、至蘇城、閭門外、是夜縱火焚燒



城外街巷市廛。先生卽於是日赴錫夫容山之麓八字橋鎮。十三日、蘇城陷、及門

蘇府學廩生費寶錫夫婦隨其父殉難。案、淵源記云、費生寶錫字西三、蘇州府

硃墨色區別、三家者、讀余詩疏亦然。余有舊藏振綺本三家詩考、近借而讀之。因教

習者、易曉、同有、用三家、故所引與毛詩同文者、六朝文章、多有之。又有一也。其所引成

句者、易曉、同有、用三家、故所引與毛詩同文者、六朝文章、多有之。又有一也。其所引成

用詩義、與毛不同義者、皆三家異字與異義也。二也。更有三家字義、經後人改、

轉寫、爲奪者、亦每每有之。亦習三家者、與當蓋正也。三也。學者不可不知此三者

也。庚申四月十三日、蘇城陷、其父遠峯先生率禹三夫婦殉難。余於七月寓居陡

山、設立義局。陡山在錫邑北門外、縣城爲賊所據、賊以紅布包頭。局以白布包頭、

委三員與德、乃述此事。吳與先生之妾和姬殉難。案、淵源記、有賢名、性爽邁。與余約守志、

不肯出城。賊若至、當十五日、錫邑之賊出城焚掠、及門浦照遇害。案、淵源記、云、四

罵、出城焚掠、莊村逃遁、室人賊圍之急、溺於河、遂遇害。

十一年辛酉七十六歲。

同治元年壬戌七十七歲。

二年癸亥七十八歲。

四月、先生由錫夫容山麓八字橋鎮遷避上海、將往應今大學士兩江總督曾侯  
聘。未行、患脾泄疾、以六月二十九日卒於龍華寓舍。十月、蘇城克復。三年八月、駕  
輜旋里。十一月、卜葬吳縣木瀆後北石橋。



# 附錄

## 碩甫先生行狀

先生陳氏字碩甫。先世居崇明。至祖指揮公始自崇明遷蘇州。先生生于乾隆五十一年。父丈芸公有子三人。伯曰煊。次曰煌。先生其仲也。四歲受經。稍長。師無錫司馬先生。受讀周官。左氏春秋。偶侍食。師顧庭中盆藕。作爲方式。問此式于左氏軍陳何若。則謹以魚麗之陳對。師甚奇之。十八歲習爲時文。于塾中見有徐氏讀禮通考。纂要鉤玄。私自過錄。由是遂知爲學門徑。二十五歲從吳江君沅治古學。時金壇段先生自巫山縣引疾歸。居吳閶門下津橋。故與江君祖叔澧先生善。江以大父行呼段。段先生嘗曰。吾所作六書音均表。惟江氏祖孫知之。餘鮮有知者。江以告先生。先生竭一晝夜力攻之。得其梗概。他日。段持所撰述命江君覆審。以未定本。屬勿視人。先生見而擇錄。加朱墨爲識。越數日。江以書返段。段先生見朱墨識而怒曰。老人屬子勿視人。誰加朱墨於此。江君無以應。唯曰。或吾徒陳生。陳生好讀書。段先生重審所



識。迺曰：果陳生。陳生能讀書，吾將見之。先生由是得識段先生。二十七歲，補長洲縣學弟子員。其年十有二月，始受學於段先生。時江君游閩，段先生處先生枝園，以所注說文命先生讎對。朝夕問難，几席相接，日所請益，夜必條記。從學二年，年三十，將客海門，辭去。段先生目送之，曰：汝聞道早，汝之學在陸孔上矣。讀書舍此無他求矣。明年秋，自海門歸，往視段先生。先生有疾，喟然曰：吾如蠶焉，繭既就，待斃而已。既而疾益革。是年九月，段先生卒。嘉慶二十一年也。又明年入都，得識高郵王給事念孫、尙書引之父子、棲霞郝戶部懿行、臨海金拔貢鶚、績谿胡戶部培翬、涇胡給事承珙、大興徐學士松、開化戴刑部敦元。時相過從，而于王氏父子交尤深。往復辨論，喋喋忘倦。四方學者至，必往見文簡。文簡必道之，使見先生。時先生治毛詩，見文簡所爲經傳釋詞，以推詩之助語發聲，益所未備。文簡著經義述聞三十卷，每一卷成，必出相質。嘗曰：吾與若學術既同，閉戶造車，出門合轍，德不孤矣。在都五年，爲道光二年。桐鄉程大理同文以奉天府府丞兼學政，聘先生主瀋陽講舍，曰：吾載五車書出塞，



廣開學校、獨不可助我爲文翁乎。先生以有二親在、力辭歸。歸客杭州、始識汪舍人遠孫适、孫兄弟。復至上海、客龔兵備麗正署中。既連丁父母憂、四十二歲爲道光七年、再入都、猶及見王先生、年已八十矣。猶孳孳校管荀書、以其本使先生重定、旋復南歸。十一年、再至杭州、汪舍人招主其家、出所撰國語發正共定。已謂先生曰：子羸弱、日夕不我與、盍將所箸毛詩作爲傳疏、互相切劘乎。初、先生在京師、交胡給事、給事專治毛詩、與先生同術、時相討論。先生意給事治詩有年、于毛氏經傳必爲完書、故已所治詩、特編爲義類、及給事備兵臺灣、引疾歸里、病革、遺言以所撰毛詩後箋、草本遺先生、自魯頌泮水以下皆闕、爲之補篇。乃知所治毛詩、歷條列章句、不爲完書、遂有採義類作疏之志。聞汪舍人言、益決創草於十五年之春、迄六年而定。先生五十五歲矣。舍人已沒、不及見成書。其弟适孫復館先生、請定舍人遺書。又爲先生栞詩疏以行。凡主汪氏二十餘年、至六十二歲、詩疏栞成。明年、故人河陽某公招至江寧、校栞羣籍。如金氏求古錄、胡氏儀禮疏、郝氏爾雅義疏、皆栞行。咸豐元年、詔舉

孝廉方正鄉人士以先生應。其明年自江寧歸，將爲段先生請祀鄉賢，由金壇學官丁士良核實牒詳，而以軍興未達禮部。是時賊連下江寧鎮江，蘇常大震。先生避地無錫，夫容山麓，其叔弟以憂虞成疾，卒于逆旅。自是不復出游四方矣。十年夏，賊陷蘇州，先生以先期出郭而免。其妾楊氏死難，先生又避地夫容山，屏迹以居。同治二年夏，游上海，將往應今大學士兩江總督曾侯聘，未行，患脾泄疾，卒於龍華寓舍。春秋七十有八。妻顧氏有孝行，嘗執親喪泣血，子埏皆早卒。孫丙喜，元和縣附生。以四年月日葬先生木渚北石橋。先生於毛詩鑽研力極，成毛氏傳疏三十卷，又表明毛公所說制度文物，可補禮經之闕，與東漢諸儒異趨者，爲說一卷，又準以古音，依四始爲毛詩音四卷，仿爾雅例編毛傳爲義類十九篇一卷，又以鄭多本三家詩與毛異爲鄭氏箋考徵一卷，又少作有詩語助義三十卷。先生雖專宗毛氏，而于三家詩亦能綜覈其說，嘗誨弟子費寶鐸曰：「近來學三家者不下數十家，蓋三家者兩漢習魯，兼習齊。六朝以迄趙宋，習韓，諸儒多從習尙，故所引與毛詩同文者亦三家，不獨



異文也。一也。其所引成句者易曉。閒有用三家異字。不全引成句者。六朝雜文多載之。又有不用詩詞而用詩義與毛不同者。皆三家異字與異義也。二也。更有三家字義經後人改竄。轉寫譌奪者。亦每每有之。亦習三家者。亟當釐正也。三也。學者不可不知此三者也。其論春秋曰。學春秋者。從公羊以知例。治穀梁以明禮。穀梁氏文句極簡。必得治禮十數年。用力既久。然後可發明其要義也。先生嘗成公羊逸禮一卷。以與弟子楊峴。使暢厥旨。其論周官。謂先鄭司農全與毛氏說合。皆晚周遺言。其言內外朝五門制度最當。而時祭閒祀後鄭說亦未嘗不同。先生讀諸子書。于管子多所發正。弟子丁士涵爲此學。有注有音。有佚文。有校議。多出先生手定。其論小學。謂釋名與毛傳說文多不合。然可以討漢季說經家之沿流者。又謂丁度集韻總字具見類篇校集韻。再參之釋文音辯說文玉篇廣韻諸書。則校讎之功過半矣。至于是非顛倒。瑕瑜錯見。尤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也。謂陸氏釋文宋本當于集韻求之。今尙書釋文經宋陳謬等刪改之本。集韻則未經刪改者。段氏尙書撰異。可山其說。



以類推之。至于義師寓音、音可見義、最服膺高郵王氏。嘗哀其來往書札、置爲簡裘、蓋皆商榷經訓語也。于諸交游、凡有寸長片善、輒對人談語、未嘗遺之。有師友淵源、記若干卷、自段江諸先生以下、至及門弟子、皆載其學行。兵亂後、僅存一卷。則乙卯以前子埏所錄、其後記則亡矣。先生從游弟子爲望所知者、若潘遵祁、希甫、汪獻珩、馬釗、馬銘、管慶祺、丁士涵、費寶鐸、楊峴、李善蘭、張星鑑、祖述、祖詰兄弟、皆以經訓文章顯于當世。餘所不知者、尙有數十人。望之外、大父周副貢中孚嘗問業段先生、與先生習、望自幼卽知先生。咸豐八年著雍敦牂之歲、始執摯、列先生門、從問毛詩家法。故于諸弟子行輩爲最晚云。先生既沒、弟子管慶祺譜其生平行事、命望參考定、因得取其瑩瑩大者、考諸先生遺事、益以所聞、列爲行狀一通、以俟當代大人君子上之史館、使續儒林傳者有所稽考。同治五年三月、門人德清戴望謹狀。

徵士陳碩甫先生傳

先生氏陳、諱與、倬雲其字也。號碩甫。蘇州府長洲學附貢。其先世居崇明、自先生曾

祖贈朝議大夫朝玉遷海門、祖承德郎浩遷蘇州府吳縣、嗣遷長洲縣南園之埭葉山莊。至父儒林郎植、生四子、先生其仲也。幼穎異、四齡受經、卽成誦。甫韶齒、讀春秋左氏傳、適落蔭盛開、盆列塾中、師問此與左氏陣法何似、先生以魚麗對、師異之。稍長、從江君沅學、研討古籍、至忘寢食。尤喜攻毛詩、心有所得、卽識之。數年成帙。時金壇段君玉裁以巫山知縣引疾歸、僦居蘇城楓橋、治聲音訓詁之學、著六書音均表、學侶鮮得其旨、惟江沅窺其奧、以示先生。先生竭一晝夜力、已得梗概、遂爲玉裁器重。先生師事之、玉裁更以所著說文解字注令讐校、多所商榷、遂定善本。又二年、先生至海門展墓、送之曰、汝聞道早、當與陸孔並席、勉之哉。及回蘇、玉裁遭疾、喟然曰、吾如鱉焉、爾盡則待斃而已。惟汝克紹吾業。明年、先生入都、訪碩儒、將以就正所學、始識高郵王給事念孫暨文簡公引之父子、復識棲霞郝戶部懿行、臨海金拔貢鶚、績谿胡戶部培翬、涇胡給事承珙、大興徐學士松、開化戴刑部敦元諸公、皆績學士也。先生問難質疑、尤得力於王氏父子。時念孫著廣雅疏證、引之訂經義、述聞、令先



生校對。給事曰：吾與若學術既同，閉戶造車，出門合轍，德不孤矣。胡給事以毛詩專家稱，先生與訂交，日聞緒綸。時桐鄉程大理同文以奉天府承兼學政，具柬聘先生主濟陽講舍。先生以親老辭。後數年，先後丁父母憂，居喪盡禮。服闋後，嘗竊念曰：丈夫志在四方，吾聞浙省爲人文會藪，而杭州尤盛，遂之杭，識汪舍人遠孫伊弟适孫，皆考古士，以得交先生爲幸。既龔兵備麗正，招先生之申江，編考古籍，由是大江南北都以經學譽先生。從遊者濟濟，時年已四十餘矣。再入都，訪給事。時給事校管荀諸書，先生間有釐正。復之杭，汪舍人出所注國語發正，令先生去取。初，先生始入都，胡給事講求毛詩與先生所學門徑略同。至是，給事備兵臺灣，引疾回里，病革，遺言以所著毛詩後箋草本付先生，魯頌以下都闕，先生爲之補篇。復以平日所識者尋繹考校，反覆討論，作詩經毛氏傳疏。閱六年，始克成書。當汪舍人卒時，遺言爲先生刊詩疏。道光二十年，舍人弟适孫梓行。迨咸豐御極，紀元詔舉孝廉方正，有司及鄉人士以先生應。先生固辭。大吏檄催峻迫，卒以先生應。未幾，粵匪陷金陵，蘇常大震。



先生閉戶著書，手不釋卷。及蘇城陷，先生攜毛詩疏板次無錫之夫容山麓。制軍曾文正公招先生之申江，令先生編校古籍。適先生患脾泄不起，卒於申江之龍華郁氏。年七十有八。子埏，先先生卒。孫丙喜，元和縣庠生，甲壽業儒。先生於諸經無不蒐討，而研深尤在毛詩。著有毛氏傳疏三十卷、毛詩說一卷、毛詩音四卷、毛傳義類一卷、鄭箋考徵一卷、公羊逸禮一卷行世。同治癸酉孟冬朔日，世晚黃景仁拜撰。

右徵君陳先生年譜一卷，清管慶祺撰。慶祺字吉云，號洵美，又號心梅，江蘇元和人。諸生爲徵君高弟弟子。是譜多據徵君自撰師友淵源記，年經月緯，於出處學問撫采甚詳。徵君著述，今家有其書。據淵源記，有詩虛字義、讀書餘志、張星鑑撰傳、有禘郊或問、宋本集韻校勘記、諸書惜皆散失。大隆自志學之年，好毛詩傳疏，曾夢見徵君容色清癯，手文集年譜二書，鄭重付託。後遍訪不得，居常耿耿。僅據所見序跋碑傳，輯成三百堂文集二卷，印入乙亥叢編。嗣於徵君曾孫贊尹處，忽見鈔本年譜爲之狂喜。今得校正付印，以報冥冥付託之意，亦云奇矣。徵君歿後，

弟子戴望撰行狀、張星鑑撰傳及書事、楊峴撰述、皆列入繆荃孫續碑傳集。今從陳氏得行狀初稿、與謫謫堂集所載頗異。又黃景仁撰傳、皆前所未見、因附錄於後。歲戊寅仲冬、吳縣王大隆跋。



校記

①「校」上當脫「先以類篇」四字，見上文七十五歲條注。



備藏

徵君陳先生年譜 附錄



# 石隱山人自訂年譜

清·朱駿聲 自撰

清·程朝儀 續編

清·朱師轍 補註

郭 齊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民國十八年鉛印本

《石隱山人自訂年譜》，清朱駿聲自撰，程朝儀續編，朱師轍補注。民國十八年鉛印。《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第三卷第五期本。

朱駿聲（一七八八—一八五八），字豐芑，號允倩，晚號石隱山人，江蘇吳縣人，清經學家、文字訓詁學家。嘉慶二十三年舉人，官黟縣訓導。從錢大昕遊，精研《說文解字》，於聚訟紛紜之假借、轉注二義獨創義例，疊出新見。其《說文通訓定聲》一書因聲求義，創獲頗多，遂為清代《說文》四大家之一。其他著述尚有《六十四卦經解》、《尚書古注便讀》、《詩傳箋補》、《儀禮經傳一隅》、《大戴禮記校正》、《左傳旁通》、《經史問答》等。

程朝儀，駿聲門人。朱師轍，駿聲孫。

是編駿聲自訂止於咸豐三年，後五年事則朝儀所補，師轍又略注數條，並附列原譜未見之譜主著述數十種。此譜以記家事、仕宦及講學經歷為主，條理甚晰，而於著述則寡於繫年，於時事如太平軍攻掠之類則詳述顛末，於出處則毛舉細故，似有待於筆削。此乃作譜之通病也。

# 石隱山人自訂年譜

朱駿聲撰  
張師轍補注

山人姓朱氏。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二月二十三日丙辰未時生於蘇州府城同樂里。名慶元，字登芭，號允清，小名慶元。曾祖鑑，妣張氏、沈氏。祖

煥，妣沈氏，俱歿。曾祖妣金氏，父德垣，是年三十有五。祖張氏，生妣程氏。

五十四年己酉二歲。二月二十三日，週歲。明日，始能張太孺人慶四十。是年，世父德基游幕廣東。

五十五年庚戌三歲。識字數百。

五十六年辛亥四歲。解四聲。張太孺人授以唐律，能頃刻背誦數十首。

五十七年壬子五歲。讀四子書，仍兼慈訓。

五十八年癸丑六歲。

五十九年甲寅七歲。承慈訓，始誦五經。

六十年乙卯八歲。受經於世兄顯聞舉。名學富時聞舉師受業於先府君，館於吾家三載，夜則府君自課。五月十八日，金太安人七十壽。

嘉慶元年丙辰九歲。十三經以次誦竣，兼讀古文。秋，學爲時文。自開筆以至鄉薦，皆先府君親自督課無間。

二年丁巳十歲。七月二十一日寅時，大母金太安人壽終。誕生子懋，正四年五月十八日酉時，年七十有二。冬，應縣府童子試。

三年戊午十一歲。七月，聘徐階人。宛平舉人湖南安鄉縣知縣東屏世伯元之女。東屏公大父授業弟子也。

四年己未十二歲。縣府試皆終場。

五年庚申十三歲。院試。六月十三日，平江書院甄別，部尊任曉村夫子名兆拔取內課第四名。時山長吳竹堂年祖名極垂





青誦、每試輒列高等。同學院者，有胡至、蔣廷樞、譚瑞東、張雲龍、蔣廷樞、陸仁熊、周維義、彭希鍾、李虎臣、鄧翰才、尤崧嶺、夏澍、倪東旭、張雲龍、張昂青、胡國英、沈齡度、張齡、王普階、徐昂、陶文楨、薛濤、吳謙、李師杰、王會國、邵鶴、申南金、朱鶴書、顧道鼎諸人。  
師授按、某君小桃溪、記云、先博士十三歲作孔方傳。

六年辛酉十四歲。十一月初一日，縣試第四名。十二月初七日，府試第一名。元和令舒石溪夫子。郡守任曉村夫子。  
是年，仍庭訓，間命問業於徵士任心齋。進士莊樸園世丈。十一月，祖妣金太安人合葬於陽山祖塋。十二月，母姑母歿于淮安。

七年壬戌十五歲。二月十九日，院試入府學，履歷十三歲。學使平寬夫夫子。五月，入紫陽書院附課肄業。時宮詹錢竹汀夫子主講席，宮詹亦十五歲入泮，是年重游泮宮。初謁時，有傳授衣鉢之語，極蒙獎借，以國士目之，並許受業。十月，書院升外課。是年，隨侍卜三叔世伯宅讀書。

八年癸亥十六歲。肄業紫陽書院，升補內課。間問業於張大令午園夫子。張山東人，是年大水，市米昂貴。

九年甲子十七歲。在家教授生徒。自是至甲戌年，共十一載。學徒有茂才王安瀾、吳近仁、朱光照等。秋，鄉試薦卷，出李夫子房。中正汪稼門夫子。以諸生墨卷甄別書院，仍取內課。是夏，中正任書院決科，三文一詩，憶與先君子及徐少鶴世長一室，清思達旦，三人同出。十月二十九日申時，丁生母程太孺人歿。生於戊辰八月初七日未時，壽五十有七。是夏大雨，水災，米昂貴。

十年乙丑十八歲。正月二十二日，扶程太孺人柩，權厝於府學西放生庵竹園內。授徒於家，仍肄業紫陽書院，給諫馮質庭夫子主講席。是月，公饒大司寇委杜繩入都。十月，侍府君往浙江天竺寺。是年，制軍鍾梅庭奏建正誼書院於滄浪亭。

十一年丙寅十九歲。二月，調入正誼書院肄業。中正汪稼門夫子開課紫陽，以府君同在一院，適有孝廉譚雲亭茂才諸芝田喬梓同肄業正誼，因與雲亭文對調。時正誼山長編修汪文塘夫子。汪安徽全椒人。十二月，服除，授室徐氏。先是，允聘後，外

男歿於京師、徐孺人姚夫李味莊任松東兵備道、撫爲寄女。是年、自上海來歸。

十二年丁卯、二十歲。秋、鄉試不售。恭送諸翁心太世伯入祀鄉賢。十月、長女瑞芝生。十二月初九日辰時、丁母張太孺人憂。距生於庚午二月二十四日寅時、壽五十有八。

十三年戊辰、二十一歲。八月、開恩榜、未與試。十一月初四日、世張太孺人生妣程太孺人合葬于陽山新阡。是年四月、庶母張氏來歸府君。

十四年己巳、二十二歲。正誼山長爲給諫吳江費鶴江夫。後勅先府君仿聚珍版刊活字數萬、印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二百部、命予襲校。

十五年庚午、二十三歲。服除、鄉試薦卷、出沈邦基夫子房。師繼按庚午女史百詠是年所作。

十六年辛未、二十四歲。二月、學使劉蘭芳夫子之試、取一等第六名食館、旋舉優行。自補弟子員後、十年中、五遇歲科、俱未試、一疾病、四守制。至是、始受知於劉師。

十七年壬申、二十五歲。納妾錢氏。是年、正誼山長爲農部吳葵堂世伯。頃

十八年癸酉、二十六歲。鄉試不售。冬、病傷寒幾殆、徐炳南、周彩東、林蘭坡諸醫活之。舊患偏頭風十餘年、至是、右目傷短視、而夙病亦瘳。是年、邵學建尹文端、陳文恭二公合祠、隨方伯愛魚園夫子保恭送入祀。

十九年甲戌、二十七歲。四月、大妹生。是年、因旱大飢、官賑易米以錢自此始、貧民稱便。

二十年乙亥、二十八歲。七月、遷居盤門內梅家橋安安齋。

二十一年丙子、二十九歲。正月、館馬大猷衡汪氏、學徒上舍汪德增。八月、鄉試金陵、大病半月。

二十二年丁丑、三十歲。仍館汪氏。在遷居盤門外北濠四瀝渡口。

二十三年戊寅、三十一歲。鄉試。九月十四日報捷、中式第十名、殿陞二十九歲。大主考少司寇帥仙舟夫子、承副主考侍御盧



秋槎夫子、姓房安徵、安令楊景山夫子、所監臨中丞陳謫谷夫子、姓生監試司馬羅虎西夫子。時十月、往江陰、謁學使少宗伯湯敦甫先生、金剛填親供。又往揚州、考入孝廉堂肄業。時直指厚庭先生、阿克當阿山長爲同鄉、預南雅侍講。

二十四年己卯、三十二歲。正月、入都會試、出侍御陳律堂夫子。官房。留京、與金所香同館內城。予在東四牌樓十條胡同福宅、學徒有包克爾河、正白旗人。秋、患瘡、月餘、服藥、排石方愈。從耕石處借得昭陵碑一函。是年、恭遇仁宗睿皇帝六旬萬壽。九月二十五日、敬往倚虹堂。明日接駕、隨謁至隆宗門、進呈萬壽詩冊。十月初六日黎明、午門祝慶、拜跪如禮。會有河工漫口事上、意不忿、獻冊諸臣俱未邀恩召試。

二十五年庚辰、三十三歲。留京會試、出司業周鼎圭。名之房。五月、自都中旋里、仍館汪氏。學徒有茂才管蘭滋、浙江湖州府上舍許邦治、直隸通州籍。茂才邢大鈞、江陰籍。是年七月二十五日、仁宗睿皇帝龍馭上賓。

道光元年辛巳、三十四歲。仍館汪氏。十月、帥師駕浙江嵊縣嵊山書院教。

二年壬午、三十五歲。正月、入都會試。五月、次妹生。予留京、仍館福氏、兼爲教讀、侍郎。該安書記。時同鄉舊雨及都人士詩酒過從者、有徐少超、福陳師竹、吳張白也、吳吳有庚、胡胡石夫、希希周彭詠、元元熙、張張子畏、黃黃徐燮堂、口口何紫人、

顧顧明古漁、明明鼎雲、郭郭聖浦、王王若山、劉劉玉岐。諸諸君。五月、往盧橋橋劉家峪掃外舅墓。八月二十七日、附方伯

玉賜山。舟舟至天津、謁都轉葉筠潭。紹本九月、回京。是年、揀選、以知縣用。嵊縣令葉桐封請主刻山書院講席。

三年癸未、三十六歲。留京會試、出同年徐士芬編修房。四月、因事往馬關瞻仰高壽吉地、旋回京。九月二十八日、考教習、一文一詩。六月十三日、考國子監學正、一文一策、俱未獲選。八月、自京水程歸。十月抵里。十一月、長女許字對門內十全街王仁齡。

四年甲申、三十七歲。家食。十一月、往浙江師師處祝壽。留三日、隨往嵊縣刻山書院。時新任嵊令宮樹德。是年、纂修郡志、咨部列

名貢舉。嵊嵊、江江、小小、正正、補補、等等、後後、有有、道道光、年年、聖聖、恩恩、及及、登登、成成、于于、是是、年年。

五年乙酉、三十八歲。二月、謁閣濟中丞蔣寧書記、兼佐招獎。四月、大妹許字對門外以榮熙長子元淵。六月、中丞調任安徽、因親

老辭不仕。七月，署吳江令劉君文選聘入幕，兼掌教於陵書院。是年四月，又應青浦令蔡君主講青溪書院之聘。十月初十日，皇太后五旬萬壽。

六年丙戌，三十九歲。會試不第。三月二十八日，在內閣大挑二等。王大臣為博觀王托津、汪公廷珍、松筠公、奕經公、升寅公、韓公鼎晉七人出都，往杭州候署臬。部順安公即旋里。

七年丁亥，四十歲。三月，就館揚城謝司寇第。弟子附生謝增，其會祖永堂先生為先大父同年。十二月，旋里。是年，吾蘇陶雲汀中丞、梁芷鄰方伯、陳芝楣太守重修滄浪亭，又建五百名賢祠。

八年戊子，四十一歲。仍館揚州。著六十四卦經解。十二月，旋里。繼按：唐李賀小傳稱旁注戊子七月，亦此年所作。

九年己丑，四十二歲。正月，大病月餘。三月中旬，仍往揚州。六月，文匯閣抖晾書籍，往讀未見書。又瞻仰史忠正公遺像幀子及殉節時家書墨蹟。九月，游梅花嶺，仰止開部墓。是年，吾蘇陶中丞于樞橋鈴閣重建文星閣，又五百名賢祠告成。

十年庚寅，四十三歲。仍館揚州。九月二十七日巳時，悼亡室徐孺人生於乾隆己酉十二月初四日亥時，卒年四十有二。在邦聞耗，十月初，登黃歸家，大病幾殆，兩月始瘳。十二月，葬徐孺人於陽山新塋昭位之左。

十一年辛卯，四十四歲。正月初八日子時，丁府君憂。府君壽七十有八。四月，京報選授安徽旌德縣訓導，守制。十月，應嘉定令姚滋峯大成筆墨之聘，初五日到縣。

十二年壬辰，四十五歲。正月，往嘉定。二月，旋里，接到揚州崔役潤新開書，延課子姪。三月，往揚州。十二月，旋里。繼按：孔孟紀年後二年冬月，因論聖賢出處，書此以授崔子，聯保當是役，獨于姪輩。

十三年癸巳，四十六歲。四月，服闋，嫁女於王仁誥。七月，至山東省城，應金鄉令崔之聘。九月，家中大妹出閣。繼按：查經古注國定丁卯，以偶檢舊稿，得先大父遺墨一紙，有友姪宗兄姪為參校梓行之語。按：友姪，朱鏡初先生字也，即為先大父刊說文通訓定聲者。疑為說文後談話，何以刊本無之。復核年月不符，遍檢遺著，凡書經古注，雖卷首題有古語，朱鏡初參校，知為此國語。此書道光癸巳在濟南脫稿者，忽忽二十四稔矣。日暮途遠，人問何世，自尋散帶之草，已無遺粟之望。今得博雅好古之



士友傳之。兄見其可憐，為之參校，終終而行之，非其意，余亦一知己，可以不恨。所尤幸者，于流

十四年甲午，四十七歲。仍館山東。正月二十日申時，妻錢氏病故，聞耗。秋，弟子謝增中式。詩繼法，文集答太

十五年乙未，四十八歲。會試，出邢福山房，未第。予前還旌德縣校官，因艱未赴任。服闋，未選到，又值王大臣為肅親王等大挑，因

歸應補班，仍挑教職。四月，出居庸關，至延慶州，候肅親王刺史，同遊八達嶺。摩崖題名共四人，予與浙江查恩、四明張忠恕、

姚江張嗣鴻也。回京，五月出京，仍假館揚州謝增家。

十六年丙申，四十九歲。會試，出周春鑒房，仍不第。五月，出京，道揚州。六月抵里。八月，選授安徽黟縣訓導。十月初十日，辭府君于

長邑二都十三圖南中因字圩陽山新阡，繼妻錢氏於新阡。十一月，女瑞芝產歿，生外孫丙生。

十七年丁酉，五十歲。正月，江陰令趙聘雙陽書院講席，林少程先生推轂也。四月，往江陰，又至揚州，又往安徽江縣，候趙

大令。六月旋里。七月初二日，陳芝桐先生考驗。八月，繼室倪氏人來歸。十一月初二日，到縣教官任。同寅丹陽東名選

丁卯舉人。其子應椿受業於予。

十八年戊戌，五十一歲。正月，送府試。四月，送院試。

十九年己亥，五十二歲。四月，送府試。六月，送省試。十一月，送院試。

二十年庚子，五十三歲。秋，納妻高氏。弟子丹陽東應椿中鄉榜第四名。

二十一年辛丑，五十四歲。三月，送府試。閏三月，送院試。五月，外庶姑倪郭氏卒於署。

二十二年壬寅，五十五歲。四月二十五日巳時，雙壽生。八月，送府試。十月，送院試。師繼法，是年夏，為朱君廣漢撰

二十三年癸卯，五十六歲。正月，庶母張氏卒於蘇城。是年，初次俸滿。十月，往府道藩撫各憲驗看。

二十四年甲辰，五十七歲。正月，送府試。三月，送院試。十一月，邑建節孝總坊四千餘口，予於三年中一手經理。

二十五年乙巳，五十八歲。送府試。六月，修造衙署。八月，竣工。九月，送院試。是年，恭遇覃恩，賜封父母。



二十六年丙午五十九歲正月倪需人送三妹回蘇。

二十七年丁未六十歲二月倪需人自蘇回署。是月送府試。三月送院試。夏三妹許字同郡陸一鳴之子。六月開雕自著說文通訓定聲一書。門生朱鏡容所其事。師繼授、題補注序云、道光丁未十月、委南居內、日以誦讀、問及、或王叔師注、有不淑于心者、忘其來、隨為補訂、如左云云。知為此年所著。

二十八年戊申六十一歲七月全書告成。往太平府謁見羅學使。教折並送書兩部。十月送院試。病足、歲除始愈。是年門生程朝鈺及其弟朝儀來受業。師繼授、古今類編、序、書成於是年仲夏。

二十九年己酉六十二歲二月初七日高氏生男。閏四月印書二百部。六月二次俸滿。九月往府道藩撫各憲驗看。以勳職留任。皖南道張鶴生同鄉委任安慶池州二府屬十二縣查辦事件。十一月旋署。師繼授、續編、續編、續編、注一、非實、知書成於此年。

三十年庚戌六十三歲正月十四日宣宗成皇帝龍馭上賓。是月送府試。四月送院試。五月旋署。恭遇皇上登極覃恩加一級。是科會試。弟子謝增進士及第。一甲第三。八月三妹故于蘇城倉米。九月女多保生。十二月十一日接到撫藩行文於九月三十日准部文。戊寅舉人現任教職。截取知縣到班。八月二十四日奏旨咨取。是年廣西金田村天主教匪洪秀全等謀逆起事。

咸豐元年辛亥六十四歲正月送府試院試。三月旋署。六月晉府領文請咨。八月旋署。九月領咨入都。十一月初抵京。二十四日在禮部呈遞說文通訓定聲一書。十二月十一日禮部代奏進呈御覽。二十三日奉上諭「前據禮部奏江蘇舉人安徽縣縣訓導朱駿聲呈遞說文通訓定聲一書。當交南書房翰林詳加閱看進呈。朕覽餘披覽。引證尚為賅洽。頗於小學有裨。朱駿聲著賞加四子監博士銜。以為留心經訓者勸。欽此。」遂不就截取。不赴春闈。領部照回任。是年八月初四日逆匪陷廣西永安

州。師繼授、是年、為未謀山、總編至玉山、文、集、序。

二年壬子六十五歲正月自京起程回南。二月抵安慶省城。三月回署接印任事。是年二月十七日逆匪自永安州竄擾廣西桂

林省城。四月初一日陷闕。初四日陷興安縣。旋陷全州。二十五日陷湖南道州。六月初八日陷江華縣。十三日陷永明縣。二十

七日陷嘉禾縣。二十九日陷桂陽州。七月初三日陷郴州。又陷永興縣。安仁縣。攸縣。醴陵縣。二十八日圍長沙省城。十一月初



三日、自長沙貳陷岳州府。十一日、自臨湘縣至湖北。十二月、陷漢陽府。旋于初四日陷武昌省城。

三年癸丑、六十六歲。二月、始於營北城外石村買房屋、將邸居於此。六月、奉府札、委同全椒縣訓導潘申恩勸諭捐輸、以資軍餉。是年正月十二日、逆匪至江西、九江失守。十六日、陷安徽東流縣。十七日、陷望江縣。同日、安徽省城亦失守。二月初十日、江蘇江寧府失守。四月初、滁州失守。二十一日、鳳陽府失守。

先師自訂年譜絕筆於此。後五年、保朝儀據說源日記訂補。

四年甲寅、六十七歲。正月二十三日、逆匪陷祁門縣。二月初一日、至黟縣、予與同寅周慎隨同地方官嬰城防堵。初四日、邑令田菊率鄉團擊退逆匪。五月、接部文、自咸豐四年起、闕帝升入中祀、舞用八絃、樂奏六成、與文廟同。

五年乙卯、六十八歲。足疾作、養病漳溪數月。七月初九日、奉慈禧太后升遐。是年、三大條滿。十月、具履歷移縣、轉詳府道藩撫各憲。師諱履、是年春、有客言此說、遂按其實、確信吾論學也。

六年丙辰、六十九歲。患風寒外症。二月、爲雙壽納聘一都程氏。三月、接本府告示、徽州府歙縣黟縣俱加文武學額各二名。五月、升江蘇揚州府教授。時同寅周清午先生歿於任、奉委兼理縣教諭、知照暫緩領憑赴揚。九月、外孫王叔沂入長洲縣學第九名。

七年丁巳、七十歲。二月十七日、爲雙壽授室。四月、以疾劇告病。五月、上憲委休霖令州縣田帶同醫士驗看、轉詳允准。移居石村、遂號石隱山人、旋入漳溪養病。

八年戊午、七十一歲。正月、延門生程朝銓授壽兒舉業、爲更名孔陽。十月疾篤、自漳溪回石村。十六日戊午卯時、山人卒于壽縣石村。

先師嘉言懿行不可殫述、謹以聞見所知、附證於後、以備誌傳之採擇焉。

師之入蘇、繼幕也、益答箋簡、日以百計。暇則從中丞上下其談論、揚陳吳中因革利弊、民風吏治、悉中窺要。與凡山川之夷險、

文獻之盛衰、興衰而談、如指掌。中丞深加景服、告諸中友曰、朱君品醇學富、殆非尋道中人。既中丞調任安徽、訂師同往、師以親老辭。

師愛重人才、所至必加物色。初抵、知原生汪君南士、文豪好古士也、即折節與交、晨夕相質難、經史答問一書、因之而作。南士沒、貧無以殮、師弔諸其室、贈俸成喪。宿紳已深、時時致惜、謂學人難得云。

周清午先生莅教未久、即際時艱、子婦相繼沒、冷憂久繫。師極力周卹、每值流離顛沛、必挾與俱。丙辰夏、竟卒于任。師首贈三十金、并爲致書邑紳、從快百金、付其甥黃得萬葬於城之西、封識如禮。

師之初來吾、與家君傾蓋如故。師處方倍于家君、即訂忘年交。故後少長署中、視師猶父。師嘗稱家君爲古道君子、不當于今人中求之。迨師晚年、身後事、家君嘗一力維持。蓋不敢以死生之故、稍負吾師、而師早于訂交時知之。

師以錄取入都也、因進呈自著書、蒙賞加國子監博士銜。將治歸、門人謝夢漁侍御新及第、請師試春闈。師笑曰、自宜隱桃源、久不踏春明路矣。今幸黃原留跡、此去便當歸田耳。既都中故舊留之者衆、師乃留刺辭謝、輕車出都門。

師少寡兄弟、既宦、值春秋祭祀、念先人邱墓、則愴然涕下。卸任後、寓齋于從姪少英、欲效范文正故事、置立義莊、爲商路規條、將以歸田日行之。

師嘗自製聯云、「禮以制心、千古聖哲行無所愧。學惟爲己、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收觀。」又云、「合漢唐宋而成學、通天地人之間。」又嘗夢中自書屏風一聯云、「孝弟忠信師平民、是亦爲政。學業文章斬于古、聊以自娛。」

先師朱允升夫子自著年譜一卷、題年譜記、置之座右、未以示人。易黃始獲見之。其書實以後圖如、當由的際時艱、有所不忍紀也。吾師少壯好學、志而彌篤、所著書多至九十餘種。壬子春、自都中歸、適沈沈手自攜抄、雖甚不暇、亦嘗從容以復情神神請。師謂此亦忘懷、然意似小納。自是日事搜討、夜則究心老莊、舉以爲常。嘗曰、八十一章道德之言、三十三篇道遠之言、予晚年所寄目力於此耳。頃見師神神神神、不減少年、私心竊幸、以爲期頤可卜。詎甲寅乙卯以來、急遽減神、致抱沈疴、其掃抄未及少間也。意師其年、幾侍几杖之日多、師極盡孝誠、旬日不至、則走匍匐相招。丁巳秋、師入京、復亦繼地繼、音問稍疎。今年九月、聞疾漸

復見。師于秋間、猶謀以勤學好問爲備品。然其時、其似甚苦、心竊憂之、而未敢發也。已而復有武林之役、比歸、則聞師于十月間、過赴道山。悲從中來、淚



如雨下、宗族因感所、竭情謝哭、哭已、時仲世兄于苦次、仲世泣泣此卷及 師生平執事日記、屬爲訂成、後惟 師經事祖行、無遺古人、其時文苑儒林、將采國史、典型具在、致使無徵、謬妄而訂之、將寫紙成、仍付仲我、俾得請于大人先生、賜之諒誨、俾得光其泉壤、匪惟生者感且不朽、即 晉 師亦嗚呼于九京也已。爰集其遺稿、歸諸藏。

先大父自訂年譜、絕於咸豐三年、後五年、門人楊朝選所補。先大父時遇亂離、感憤世變、憂深家國、體氣衰、遺恨風痺、不復乘屨、追憶南北石村、自號石隱山人。雖習醫病、猶時時著書、嘔口授。家君及弟子程朝廷、朝儀等錄之。生平著述、鄧九十餘種。然自註于年譜者、僅六十四卦經解（八卷即古易會通）及說文通訓定聲二種。尚有春秋平議三卷、春秋三家義疏一卷、春秋亂賊考一卷、春秋左傳讀小錄二卷、春秋左傳旁通目十卷、春秋列女表一卷、春秋國文考一卷、春秋地名職官人名考略三卷、春秋國名今釋表一卷、易札記四卷、易鄭氏及辰辰義二卷、易經傳互卦厄言一卷、易章句異同一卷、易消息升降圖二卷、尚書學四卷（即尚書經古注便讀）逸周書集訓校釋增校一卷（即逸周書簡編記）詩集傳改訂四卷（即詩傳箋補）詩序異同箋一卷、詩地理今釋四卷、儀禮經注二卷二卷、三代禮制參考一卷、井田實稅法一卷、大戴禮校正二卷（即大戴禮簡編記）夏小正補解一卷、四書補解二卷、四子書簡編記四卷（即愚解）論語紀年一卷、孟子紀年一卷（二書疑即孔孟紀年）傳經表一卷、小爾雅約注一卷、禮記補注一卷、七經緯讀一卷、古今韻學一卷、說雅一卷、說文通訓定聲補遺二卷、說解附十卷、小學識餘四卷、經韻略說文注問一卷、說文引書分疏一卷、六書假借經說四卷、古說字形變誤二卷、小字本說文簡編記二卷、釋韻一卷、釋事一卷、釋帛一卷、釋色一卷、釋詞一卷、釋農具一卷、經史考問二十六卷、十六國考二卷、唐漢郡國考四卷、晉代諸氏世系考一卷、名人占籍今釋四卷、徐中山王諸系一卷、宋氏世系考二卷、歲星表一卷、天算珠記四卷、數度衍約四卷、山名今釋一卷、各府縣人物志二十卷、淮南子簡編記六卷（即淮南書校正）老子簡編記、列子簡編記、莊子簡編記、管子簡編記、晏子春秋簡編記、讀韓非子札記、呂覽簡編記、新序簡編記、說苑簡編記、鹽鐵論簡編記、風俗通義簡編記、荀悅申鑒簡編記、論衡簡編記、劉劭新論簡編記、各若干卷、說遷六卷、軒岐至理四卷、漢書博學四卷、僞拾拾錄四卷、年杜補錄七卷、詩評選六卷、蘇詩分韻不分卷、如話詩錄一卷（即白梅詩錄）選詞九十調譜二卷、詞話二卷、傳經室文集六卷（師繼補輯十卷賦一卷）詩集四卷、楚辭簡編餘四卷、賦一卷、庚午女史百款一卷、拓跋詩二卷、時文二卷、均未記于年譜。先大父項實錄、惟不欲以著述妄冒自炫、故成書而未勘定、勘定而未鈔錄者、皆弗記載。足徵先賢潔身修德之嚴矣。師繼爲便後學備考、因注所著諸編成書年月可考者於譜內、其不可考者、仍付闕如云。民國七年八月、孫 師繼謹識。

# 寶應劉楚楨先生年譜

劉文興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郭齊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據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重排



《寶應劉楚楨先生年譜》，附著述考，劉文興編撰。原載民國二十二年《輔仁學誌》第四卷第一期。

劉寶楠（一七九一—一八五五），字楚楨，號念樓，江蘇寶應人，清經學家。道光二十年進士，歷任文安、元氏、三河、寶坻等縣知縣。咸豐五年病卒，年六十五，鄉人私謚曰孝獻先生。寶楠幼從家學，受業於叔父劉台拱。嘗主講揚州廣陵書院，與劉文淇、梅植之、汪喜孫等人相交，為揚州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著述有《論語正義》、《釋穀》、《漢石例》、《勝朝殉揚錄》、《韞山樓詩文集》等二十餘種，纂輯有《寶應圖經》六卷、《文徵》百餘卷。其代表作《論語正義》，既補正前人之疏略，又多所發明，堪稱清代研究《論語》的重要成果。

文興字詩孫，為寶楠姪曾孫。其編是譜，所據多第一手資料，如家譜、行狀及文集等，述其學術交遊及家事、著述等，排比論列，簡而有法。至懸疑未決或需作補述者，則以「文興謹案」出之，時引故家遺物及書肆所見以作佐證，亦難能可貴。至全篇登載有關譜主生平大節及學術淵源之重要文章，可稱詳贍。然於五十七歲在元氏任訪得漢延熹封龍山碑條，廣引叔俛、張穆、成蓉鏡、孔繼鑠、朱士端諸人所撰《碑考》及丁晏《碑跋》，長篇累牘，實為贅疣。末附《著述考》，引述序論，考列版本，可見其學術大端，與正譜相輔相成，不可或缺。

寶應劉楚楨先生年譜

姪曾孫文興謹編

清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公曆一七九一二月初五日子時先生生於寶應東門里第之韞山樓。

先生名寶楠、字楚楨、小字寶十。

叔俛恭冕先生撰念樓府君行狀、典簿君有示小兒寶十詩云、子甫三齡我白頭。又云、聞汝吟詩多識字、寶十蓋府君乳名。

別號念樓。

行狀、先世居邑東門、有韞山樓、府君少讀書樓上。嘉慶間樓圯、府君思故居不已、故有此號。

學者稱念樓先生。劉氏系出吳郡、明洪武初有二公者、始遷寶應、後遂家焉。自二公以下五世、曰鎮江儒學訓導繼善。

家譜、繼善、字元卿、號春宇、歲貢生、鎮江府儒學訓導、著掩關集。

繼善生兵部職方司主事永澄。

萬斯同撰明史稿本傳、永澄、字靜之、號練江、舉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選順天教授、滿三載、引疾歸。四十年起兵部職方司主事、病不能赴、卒於家。居恒寡交游、惟與顧憲成、高攀龍、劉宗周、文震孟善、以風節相期。劉宗周私諡曰貞修先生。著有練江集、離騷經纂注、祀鄉賢祠、無錫道南祠。

永澄生廩生心學。

家譜、心學、字近思、號兼山、廩生。甲申後、棄諸生以野服終。著四朝大政錄。



心學生附生以任。

家譜以任字重甫、號宏庵、附生、兼山次子。

以任生石埭縣儒學教諭中從。

家譜中從字自益、號竹峯、宏庵次子、康熙戊子科舉人、候補內閣中書、改石埭縣儒學教諭、辭不就、著所好軒集。

中從生附貢生家晟。

家譜家晟字宋聲、號新齋、竹峯長子、附貢生。

及副貢生家昇。

家譜家昇字唐州、號璿齋、竹峯次子、康熙甲午科鄉試副貢生。

家昇生附貢生世詵。

家譜世詵字宗鄰、號琨石、附貢生。

乾隆辛卯科舉人世讜。

家譜世讜字步辛、號餘齋、乾隆戊子歲貢生、辛卯科舉人。

監生世謙。

家譜世謙字紹呂、號放堂、監生。

靖江縣儒學訓導世暮。

家譜世蕃字仿魏號夢野廩貢生靖江縣儒學訓導。

以世誥世讜爲家晟後世誥生國子監典簿履恂。

自輯劉氏清芬集履恂字迪九號雲陔琨石長子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國子監典簿著秋槎雜記義迹山房詩鈔。

劉文淇撰墓表先生事親孝謹父早卒母多疾先生與諸弟更代侍不假婢媼與諸弟友愛治家內外有法度善議論有幹事才解紛撥煩拯人困急又云先生爲端臨先生從父昆弟而人品學問相伯仲。

汪廷珍撰遺藁序君詩溯源騷選質雅清深綽有神韻蓋樸學家所難。

娶喬氏。

家譜喬孺人附貢生喬其棠女生子二奉集芝集女一適歲貢生喬德全。

繼娶喬氏。

家譜繼配喬孺人縣學生喬光宗生子三寶樹寶楸寶楠。

李周南書家傳後孺人事姑孝奉先誠相夫勤且儉教子慈而嚴撫前室子女如己出。

劉文淇撰迪九先生墓表孺人幼涉書史通文藝歸於先生前孺人所生子女皆幼孺人曰欲兒輩學閔子騫我且勿爲閔子騫之母慈愛終其身先生終於旅次孺人仰事姑俯蓄諸孤姑臥疾不御藥孺人奉藥跪床下率諸子以次伏地移時乃強御藥教子束修外不名一錢自立身行已至



一語一言朝夕檢誨、反覆不倦。其奉先誠、卒之前月、有事先墓、力疾治滌濯、必敬必潔、數十年如一日。

履恂生子五。

家譜迪九子五、長萃集、字伯邕、號梧園、縣學廩生。次芝集、字仲皓、號商樵、郡增生。次寶樹、字幼度、號鶴汀、嘉慶己卯科舉人。丁丑大挑二等、補授五河縣儒學教諭。著娛景堂詩文集、經說、次寶楸、字松渠、次寶楠。

先生其幼子也。

文興謹案、先生生時、迪九先生已五十有四。

先生生七月能言。

行狀、府君初生、自呼苦、先祖妣以足抵之、乃止。至七月、遂能言。

五十七年壬子、二歲。

五十八年癸丑、三歲。

解吟詩。

自輯劉氏清芬集注、予年三歲、先君客京邸、嘗示以詩云、家書每到強加餐、伯仲之言子細看。聞汝吟詩多識字、三年應解憶長安。子甫三齡、我白頭、關河千里思悠悠。方來幸待成名日、莫肖衰翁好遠遊。越二年、先君卒於京邸。今三十餘年矣、子半生作客、十載浮家、名實無成、抱慚明發、每誦斯

篇輒爲流涕。

五十九年甲寅四歲。

六十年乙卯五歲。

四月迪九先生以疾卒於京邸。

自撰迪九府君行狀。府君累赴禮部試不第。乙卯復赴禮部試又不第。旋於四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於京邸。

迪九先生歿。家門衰落。母喬孺人茹甘蘖苦。日課讀不休。

清芬集載喬孺人示子詩。我愛白蓮花。不以污泥滓。我愛青松枝。不以霜雪死。世態異炎涼。草木全其始。如何戴帽錫。見熱不能起。蓬質豈以麻。其質能自強。相彼芄蘭枝。柔靡隨風揚。根株俱委頓。踐蹋良堪傷。質性不自立。誰能相扶將。

自撰寶應詩事。予五歲而孤。弱不勝衣。先母保抱攜持。得有今日。檢束極嚴。而慈愛亦甚摯。讀示子詩。不覺淚泫泫下。予紀哀詩云。兒行以母手。兒藥以母口。兒健母身傷。筋力兒身受。又云。五歲授兒詩。七歲授兒禮。撻兒痛母心。暗室常揮涕。

寶樹撰先妣喬太孺人行述。乙卯府君歿京邸。時不孝寶楠才五歲。太孺人授讀如前。少長就傳。督晚課。膏油不繼。惟竈上置一燈。命讀書數十過。迨釜轉而油已竭矣。嘗語不孝等曰。吾日旰不得食。不以爲饑。歲暮不得衣。不以爲寒。汝曹勤讀書。我雖苦不怨。





秋迪九先生喪歸自京師、殯於城南湧蓮寺。

自撰書先妣喬太孺人軼事、乙卯秋先君喪歸自京師、時未諳入城擡喪之例、殯於城南湧蓮尼寺、寺背城南東環以茅舍、火起東家、烈焰張甚、兄等皆奔火所、索夫舁棺不可得、時寶楠甫五齡、喬太孺人指以付諸尼、而自以要經繫棺釘、諸尼力解不能脫、皆僻踴而號、未幾反風火息始免。

嘉慶元年丙辰六歲。

是年祖妣成太孺人卒、仲兄芝集、伯兄萃集相繼卒。

寶樹撰先妣喬太孺人行述、丙辰仲兄卒、復遭成太孺人之喪、十月伯兄亦病卒。

二年丁巳七歲。

三年戊午八歲。

四年己未九歲。

五年庚申十歲。

先生既稟母訓、復時時請益於兄寶樹、攻苦力學、有同成人。

行狀、府君孝事誠篤、嫻習家政、攻苦力學、有同成人、嘗戲削管作籤、標所誦諸經、每早抽籤背誦、如流水、太孺人爲色喜、十歲時有輿薪者爭於門、淘淘不止、公感門戶之衰、誦讀益勤。

戴望撰家傳、君五歲而孤、母喬孺人躬自授經、始君從父端臨先生治漢儒經學、精深有條理、典簿君及君兄五河君繼之、君從學五河君、長則請業端臨先生。

六年辛酉十一歲。

七年壬戌十二歲。

益發憤有志於學傳注皆自句讀。時從從叔端臨台拱先生受學辨別古今音韻。行狀

既而端臨先生命人家塾從喬德謙肄業。

自撰書先妣喬太孺人軼事從父端臨命與其子巨源同師喬德謙肄業於家塾。暑月端臨公出所藏卷軸竟日舒卷有斷幅常州鄉孝廉光濤書孝廉爲石埭公同歲生嘗遊寶應端臨公以所書賜余袖歸太孺人詰得書狀余以實對未之信明日端臨老僕吳春來太孺人詢焉吳春爲語如實太孺人猶未信他日見端臨公復問之語合乃已。

八年癸亥十三歲。

九年甲子十四歲。

十年乙丑十五歲。

應試郡城。

自撰暫園吟序余年十五應郡試。

十一年丙寅十六歲。

應試爲縣學生。

行狀年十六應試爲縣學生。邑令萬公承紀劇賞府君文以題係未冠置第二及府試揚城張公



敦仁拔置第一。院試受知會稽莫侍郎晉人縣學亦第一。

與江都汪喜孫孟慈訂交郡城。

自撰汪喜孫墓表。寶楠與君同歲人學籍遂訂交。

行狀府君所交友多砥行綴學之士。若武進李兆洛、寶山毛嶽生、晉江陳慶鏞、江都梅植之、涇包慎言、江都汪喜孫、儀徵黃盛修、劉文淇、丹徒柳興恩、同里陸聯桂、朱士端、喬階、喬守敬皆一時負人望。每賓朋燕集莊言雅論未嘗雜以詼謔。規過勸善久敬不渝。府君與儀徵劉先生文淇論學尤契。人稱揚州二劉。

文興謹案先生友朋衆多訂交年月以及事迹多不可稽茲據行狀所載列此。

既人學郡守伊秉綬墨卿聞先生名招置門下與其子念曾同從高郵宋茂初受讀。

行狀伊公臨郡延高郵宋茂初爲其子師而召府君同人署受讀。

念樓集載紀遇詩云夙齡膺憂患蒙督傷孤賤手持一瓣香遲疑不輕獻故守舊爲郎聞望傾畿甸一麾守揚州百里馳郵傳曰余聞劉生召置門下使我無不羈才公卿不識面江左號人藪山海羣珍眩顧乃齒頑愚禮遇過羣彥由是孺子名稍稍供譚讌別離及十年風燭一朝變桐鄉有去思靈祠依水殿未酬國士恩滴淚和醪奠從此歸閉門寂寂無聞見。

文興謹案先生有詩集別行不具載此以其紀事較詳錄之。

將之揚喬孺人戒曰讀書之外不可與聞公事亦不可言家況名公大人所以愛惜汝者望汝成器

耳若髫年蚤失名節何以副名公大人之望耶。

寶樹撰先妣喬太孺人行述丙寅不孝寶楠受知太守寧化伊公召置門下太孺人戒曰讀書之外不可與聞公事亦不可言及家況名公大人所以愛惜汝者望汝成遠器耳若髫年蚤失名節何以副名公大人之望耶。

十二年丁卯十七歲。

居郡城。

八月郡守伊秉綬以憂歸先生亦歸。

自撰宋寶甫碧虛齋吟草書後寶楠於嘉慶丙寅受知故守伊墨卿師召置門下延宋寶甫師課其次子寶楠從受業明年秋墨卿師以憂歸師亦歸高郵。

既歸復至揚肄業安定書院。

李周南書喬太孺人家傳後丁卯周南與哲嗣幼度爲同歲生其季楚楨方共肄業安定書院是年三兄寶樹舉鄉試。

自撰三兄鶴汀行狀嘉慶十二年舉於鄉。

十三年戊辰十八歲。

十四年己巳十九歲。

始作寶應圖經。



備藏

叔俛撰寶應圖經書後家君著寶應圖經六卷始於嘉慶己巳。

十五年庚午二十歲。

補廩膳生。

自撰張趙亭行狀嘉慶十五年注選寶應訓導到官時寶楠始補廩膳生朝夕侍側恩誼倍摯前學使侍郎蕭山湯公訪優行生貢太學先生以寶楠應名實不副孤負師恩。

十六年辛未二十一歲。

春婚於汪氏太學生汪瓏女成婚未踰月孺人卒時閏三月十五日也。

行狀先妣汪孺人太學生汪公瓏女生於乾隆五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來歸甫踰月即卒是爲嘉慶十六年閏三月十五日也。

文興謹案先生曾聘喬氏爲喬大鴻女即喬太孺人從姪女未幾殤見先生所撰喬節母郭貞婦合傳未詳何年姑志於此。

閏三月二十九日母喬太孺人以疾卒時距汪孺人歿方旬日也。

自撰迪九府君行狀繼配喬孺人卒於嘉慶十六年閏三月二十九日寅時年五十有五。

文興謹案先生少孤賴母喬太孺人撫育以成孝思誠篤迥異尋常遭此大故哀毀罔極念樓集有追作紀哀詩數首孺墓之情溢於言表蓋先生不僅爲學人且孝子也。

十七年壬申二十二歲。

宅憂。

十八年癸酉二十三歲。

宅憂授徒里中並纂輯劉氏清芬集。

家贊勳撰清芬集序嘉慶癸酉甲戌間家楚楨孝廉授徒里中校錄先世遺文予嘗助其蒐輯。

十九年甲戌二十四歲。

授徒里中。

始纂輯寶應詩文爲象求集。

自撰象求集序於是網羅舊聞收葺殘帙彙爲斯集竊自附象罔求遺之意名曰象求又自撰象求集序後案云此書成後改爲寶應文徵凡有專集選存數卷及一二卷共得六十家其零篇不能成卷選存於後惟卷帙繁重未能付刻茲用惘然丙午秋九月記。

文興謹案寶應文徵輯成未刊清本流落他方原稿時或散見余家所藏祇象求二卷蓋初稿也。

二十年乙亥二十五歲。

授徒里中。

二十一年丙子二十六歲。

授徒里中。





二十二年丁丑二十七歲。

授館郡城並撰毛詩詳註。

文興謹案毛詩詳註行狀未載僅見先生自撰孫彥之四書說苑後序及叔俛先生撰論語正義後跋蓋未成之稿前於徐森玉先生所見某書店售書單內多先生撰而未成之書中有此名力不能獲深負隱咎。

二十三年戊寅二十八歲。

授館郡城並徙家焉。

文興謹案劉文淇題江淮泛宅圖云楚楨就館郡城於嘉慶戊寅攜家來揚蓋是年初徙揚州。

是年與儀徵劉文淇孟瞻涇包世臣慎伯交。

自撰暫園吟序戊寅予徙居郡城與劉孟瞻交時同訪包慎伯於小倦遊閣。

二十四年己卯二十九歲。

授館郡城。

是年與儀徵劉文淇山陽丁儉卿晏同舉優行貢生時學使爲湯金釗。

行狀嘉慶二十四年大學士蕭山湯文端公督學江蘇舉優行貢生文端治事勤慎尤留意人才時同舉者皆一時知名士。

丁晏感舊詩序劉楚楨大令名寶楠寶應人余己卯優貢同年。

長女貢金生王孺人出。

自撰亡女貢金墓碣。長女貢金生於江都寓舍。道光三年十一日卒於儀徵。春秋五閱。文興謹案。王孺人來歸。家譜未載何年。姑識於此。子女皆所出。後不復載。

二十五年庚辰三十歲。

授館郡城。

道光元年辛巳三十一歲。

授館郡城。

九月長子恭璧生。

家譜恭璧原名恭笏。字孟茶。號魚竹。增監生。終於浙江巡檢。

二年壬午三十二歲。

徙家歸里。獨赴京師。館汪喜孫家。

自撰釋穀序。道光二年。予在都中。館汪孟慈農部家。

三年癸未三十三歲。

歸自京師。復徙家儀徵。

劉文淇題江淮泛宅圖序。癸未遷儀徵。

纂寶應圖經成。



儒藏

寶應劉楚楨先生年譜

叔俛撰圖經後序圖經成於道光癸未。

十一月長女貢金卒葬儀徵。

是年三兄寶樹選授安徽五河縣學教諭。

寶樹娛景堂集記事八則道光三年予選五河教諭。

四年甲申三十四歲。

居儀徵。

九月次子恭冕生。

家譜恭冕字叔俛號勉齋附監生光緒己卯科舉人。

文興謹案楚楨先生論語正義十七卷後爲叔俛先生所成。先生歿而後世無復有繼起者。事蹟不彰。先祖傷之。爲作事略。茲列於下。

先祖佛卿<sup>徽儒</sup>公撰族兄叔俛事略。族兄叔俛名恭冕。楚楨先生次子也。先生生子三。獨兄銳志問學。不墜其緒。坐恒挾書。有得輒識上方。少時纂述已及尺。驚其長老。後以爲不足存。往往燬去。楚楨先生吏文安三河。兄皆從。過庭時。陳質經義。不與聞政事。先生尤愛之。先生捐館後。兄從朱先生蘭於安徽學院。朱先生雅推重。時方刻李冰漁先生集。閱卷之暇。以校讎相屬。間有更正。朱先生輒歎服。金陵克復。曾文正首闢書局。朱先生以兄薦。文正素知兄名。相見益訢合。校勘諸史。爲世所重。湖北經心書院落成。李制軍小荃禮兄主講。傳課經訓。湖北人士爭興於學。今之



讀書有人之望者多弟子籍。沔陽州志、黃州府志、漢陽府志、黃岡縣志咸出兄手。沔陽舊志甚疏漏，考文徵獻，惟兄是畀。視他志尤勤。省志、凡例、彭中丞芍亭以屬兄，並請總纂志書。兄搗謙不居。其後數更張兄之凡例，並所編沿革表兩卷未獲用，識者惜焉。朱先生迥然督學湖南，創立校經堂，勾兄移講席。兄以居鄂久，不忍去，湘中士大夫多以未受業爲憾。先是楚楨先生治論語正義未成而卒，兄憬念先業，蚤夜釐定，爬羅諸家異說，一義未明，馳書四方，必求其是。凡十餘年，訖刊書成。自箸廬廣經室雜著札記數卷，蓋平生精力皆在正義矣。所學於訓詁文字，辨覈極精確。尤熹尋繹微言大義，無主漢、宋之習，常欲爲禮記正義。自以年邁時勗，嶽雲曰：「弟年力強，富又開敏軼同輩，盍治之。」嶽雲竟以假館四方，屬草不多，未能成一家言。重孤兄望，兄未病時猶諄諄相屬，此可悲矣。兄誘掖後進，惟恐不及。凡與游者，虛往實歸，莫不懽洽。與人交一以誠，未嘗脂韋圖轉。雖間爲宵人所賣，處之泊然。繫古之經師德與學稱者也。兄附監生中己卯舉人，年六十歲以風疾歿於家。時維光緒癸未六月，娶王氏生子四，襄孫早卒，春孫附生，騏孫廩貢生。志孫方讀書，女二，一適華氏，孫女四人。葬於邑北鄉殷黃台祖塋之側。兄之葬也，銘幽之文闕如。嶽雲追維平日期望之殷，與金陵武昌相聚之樂，而太息於兄歿後遺書蕩然，不獲慰其志。是用撫其行事學術，俟君子採焉。

五年乙酉三十五歲。

居儀徵。

冬至瓜洲曲江亭訪求遺書得邑人劉玉麐

春浦

覽齋遺稿爲作序

自撰覽齋遺稿序道光五年冬寶楠至瓜洲曲江亭訪求吾鄉耆舊遺書得劉春浦先生覽齋遺稿。文興謹案吾邑有二劉居城東者曰東劉即吾家居城西者曰西劉春浦先生家春浦先生名玉麐有湘南邕管諸集頃售之滬上蟬隱廬其主人羅子敬曾詢之家大人以值昂未能贖回覽齋遺稿湯氏邑志作覽亭以先生序證之亭乃誤字又春浦先生有爾雅補疏今已佚段懋堂所嘗稱許殘稿爲先大父所得曾以刊入粵東廣雅叢書及潘文勤之滂喜齋叢書

六年丙戌三十六歲

自儀徵遷揚州

先生自丁丑戊寅僑居郡城九年之間宅凡四遷因作江淮泛宅圖記之並屬劉文淇爲之序

青溪舊屋文集題江淮泛宅圖序吾友寶應劉君楚楨就館郡城於嘉慶戊寅徙家來揚道光壬午還寶應癸來遷儀徵丙戌又由儀徵遷揚九年之間凡四遷此江淮泛宅圖所爲作也圖成即屬余序余諾之而未果作壬辰冬楚楨復徙家歸寶應而獨來郡城舍館他氏屢責前諾余不可無以應之也余弱冠後與里中薛子韻涇包季懷包孟開旌德姚仲虞丹徒柳賓叔泛覽經史楚楨因得與諸君交相與切磋爲友朋之極樂未幾而季懷子韻先後奄歿仲虞孟開賓叔又各返里門惟楚楨常客郡城中間移家與余隣者且七年朝夕相見兩人相資益者實多楚楨嘗與余約各治一經楚楨占論語余占左傳以論語皇疏多涉清玄邢疏更鄙陋無足觀而何氏集解亦採擇未

備左傳賈服舊說爲杜氏所乾沒者不少唐人又阿杜注而攻賈服皆爲鮮當因各爲二書疏證蓋爲是約十餘年而未有成書過從時嘗以是爲歉顧楚楨奔走長途浮家南北又身羸多疾其作輟也有故余自嘉慶庚辰一遊京師即杜門不出無僕僕道途之勞身又強健而亦無所成就且楚楨編輯論語之餘已成寶應圖經漢石例各若干卷博而有要好古者已傳抄其書余則左傳之外別無事事猶時作時輟此則重余荒落之懼者也楚楨既誣諉作序余因述曩時之約如此雖非圖中之意其亦楚楨意所欲言而感歎不能自己者歟

八月三子恭絢生

家譜恭絢字季戒附監生五品銜候選廣東鹽大使署桂陽縣典史

七年丁亥三十七歲

居揚州

是年得邑人喬侍讀萊諫濬下河海口疏並其子崇修介夫紀事稿裝池以示包世臣包作書喬介夫

紀事文稿後載中衢一勺先生亦有喬介夫下河事宜紀事考載念樓集

文興謹案清初漕運沿明舊制自淮入河以達會通河河失故道從安東入海清口日淤淮泗泛濫由洪澤以南諸河下注治河者又開減水壩洩之淮揚七州縣蕩折離居穡事俱廢當時河臣靳輔奏濬海口以洩積水既遣使報可而朝命于成龍董其役輔失望創議疏海口則引潮內侵惟當築隄束水使高於潮方可赴海會喬侍讀官京師聞其言大驚亟言其害於司空又集淮





揚人士合草四不可議人告復廷爭之其事乃寢遭河臣忌中以蜚語罷歸後召入都不一年故

以上節錄朱彝尊撰喬侍讀墓志及寶應縣志

其子介夫作文紀之合爲一卷此先生所得也今據先生

考及包安吳書後稿爲季子介夫所作余家藏侍讀草稿爲湯西崖侍郎

右曾

手書後有同鄉署

名簽押此原稿也後有侍讀長子學齋

崇烈

紀事文一篇列序侍讀始末文甚長載入縣志不知

與介夫先生所作有無異同惜先生所藏已不可得而校也

八年戊子三十八歲

應鄉試不第

文興謹案先生屢次鄉試不第均未書茲載其見於文集者

始作論語正義

叔俛撰論語正義後序道光戊子先君子應省試與儀徵劉先生文淇江都梅先生植之甘泉薛先生傳均涇包先生慎言丹徒柳先生興恩句容陳丈立始爲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先君子發策得論語自是屏棄他務專精致思先爲長編次乃薈萃而折衷之不爲專己之學亦不欲分漢宋門戶之見凡以發揮聖道證明典禮實事求是而已既而作宰畿輔後所闕卷舉畀恭冕使續成之是年作修建寶應祀典議

議文略云今江南江寧青溪之先賢祠凡生長金陵及仕官客寓有芳名茂績者祀焉浙江杭州金沙港之祠祠浙之大吏守令賢而歿者浙人仕而有功德者未仕或布衣而有學行爲民表率者皆

祀焉。今擬仿江寧杭州祠祀之例，以漢二烈士祠之東偏，改建祠室，中爲崇報祠，祀大吏，左爲遺愛祠，祀令長，右爲先正祠，祀鄉先生，彙名宦鄉賢及諸祠祀，及應祀未與者，而次第之。崇報祠祀明李公遂等十九人，遺愛祠祀明危公澄、清朱公爾遠等五十四人，皆斷自明初，迄於近代，不及宋元以上者，耳目不接，澤不在民故也。

附叔俛後案云：先君爲此議，又製贊十九章。道光十九年，邑令海城劉公光斗採此議，立總位，權祀於烈士祠室左右，惟稍有增益耳。

文興謹案：今念樓集所載祀典議，有夾注，乃叔俛先生補作。

十二月四兄寶楙卒。

家譜寶楙歿於道光八年十二月。

九年己丑三十九歲。

居揚州。

是年與甘泉楊季子儀徵、劉孟瞻同校薛子韻說文答問疏證，及文選古字通疏証，且謀刊之。

劉毓崧通義堂集代撰文選古字通疏證序，已丑秋，子韻卒於行館。某時官江西，寄金至揚州，屬友人寶應劉楚楨、甘泉楊季子儀徵、劉孟瞻詳加審定，重梓行之。而諸君已先期約同人醵金，另爲刊板，因就文選古字通疏證內擇其首尾完具者，錄出六卷，即以某所寄金付諸梓人。

十年庚寅四十歲。



館郡城江氏。

叔俛撰寶應圖經書後庚寅之歲家君館郡城江氏。

作漢石例序。

文興謹案先生著漢石例未詳何年據劉文淇圖跋必丙戌已定稿是年乃作序耳。

十一年辛卯四十一歲。

居揚州。

秋河決高郵五百丈十邑之民田廬盡沒先生目擊時艱上書朱大司空士彥陳運河曆年利害書載

念樓集。

應鄉試又不第。

青溪舊屋文集別號舍詩序辛卯秋賦與楚楨同寓金陵計前後省試已十一次矣與楚楨同寓亦

五次矣相約此後閉戶著書不復應舉因仿陳亦韓先生作別號舍詩索楚楨同作以堅其約詩

云四十年華轉瞬間秋風廿載鬢先斑名山自有千秋業從此歸來只閉關又云壯歲齊名說二

劉白門同載幾經秋知君亦自甘樗散好向江湖覓釣舟案先生念樓集載和詩云壯歲聲華伯仲

間蕭蕭都見鬢毛斑十年贏得頭銜在收拾殘書返故關時將挈眷歸里天涯王粲盡依劉時將甫應皖

江學幕之聘叢菊花開兩地秋遲我湖干垂釣處夕陽亭畔弄珠舟孟瞻買田北湖相約村居此志今猶耿耿

旋應安徽學使鄂木順額復亭聘閱卷皖省。

行狀嘗應安徽學使鄂木順額公聘閱卷精審不敢涉一毫粗怠尤留意經古實學鄂公虛心聽納所取多知名士。

十二年壬辰四十二歲。

歸自安徽復往揚州。

六月同年生江都汪喜孫扶母喪歸自京師問喪禮於先生。

汪喜孫喪服答問紀實六月八日母喪抵里遵制入城治喪世俗浮靡叩之劉明經寶楠始克成禮。

秋戶部侍郎敬徵奉命勘運河以河事詢於汪喜孫汪詢於先生先生以隄不可加宜清濬河答之。

汪喜孫從政錄淮揚運河議歲壬辰奉諱回里戶部侍郎敬徵公來淮按事勘淮揚運河問喜孫鹽政並及河事喜孫請發帑加隄於時洪澤湖水盛漲湖河一片下民昏墊蕩析離居故有是請劉楚楨寶楠謂隄不可加宜清濬河喜孫自悔失言迄今思之楚楨真深知水利者。

九月將赴保定阮常生小雲太守幕先送孥歸里。

文興謹案據劉題江淮泛宅圖謂是年冬由揚歸寶而獨來郡城舍館他氏然以劉詩及先生詩考之今冬歸里又以渡河詩考之明春赴保定未來揚。

青溪舊屋集送楚楨遊保定詩序康熙乾隆間揚郡先達如喬石林侍讀孫邃人刑部皆以爭河事與當道忤直聲振天下近今河事亟於往時楚楨每言及輒慨憤不已茲將就館保定下屆甲



午就近應京兆試於其行也。詩以餞之。質俚無文。惟期楚楨異日居得言之位。抒建白之志云爾。時道光壬辰閏九月也。詩云。自昔繁華地。冠裳雜還投。誰令恒產薄。翻作旅人謀。況復金隄決。真同涿水流。蒼生求奠定。朝野敢忘憂。又云。欲別心難已。將行首重回。典型鄉袞遠。氣節布衣培。試挾陳琳筆。先登郭隗臺。終期致身日。莫忘澤鴻哀。

王冀鳳舍是集劉楚楨先生將以明春赴保定阮小雲太守幕先移宅歸寶應賦送詩云。射陂田沒幾經秋。隋苑螢光獨照愁。又送葛洪移宅返。卻教孫敬負書遊。袍先舊雨分青草。幕待春風度白溝。欲把□駒易招隱。雲帆今昔已難留。

念樓集留別同人詩云。故鄉不可住。滄海已橫流。豈有歸田計。姑爲挾瑟遊。霜華侵客鬢。朔氣透征裘。匹馬關山去。天涯此暫留。郡國多良執。能同憂喜情。不行無善策。將別復吞聲。燕趙三農歉。淮陽四瀆爭。嗷嗷沙渚雁。去住各哀鳴。

纂劉氏清芬集成。

家贊勳清芬集序。壬辰楚楨將之保定。送孥歸里。示余是集。顏曰清芬。

十三年癸巳四十三歲。

春赴保定阮常生太守幕。

十四年甲午四十四歲。

館保定阮常生太守幕。

文興謹案、念樓集載有己未暮春招同孫彥之等集萊根堂詩、萊根堂爲邑人喬氏縱棹園地、有朱彝尊題額、後改書院、課多士、是乙未春初在里門、又江南鄉試、則不在北可知、但癸巳往保定、甲午是否已歸待考。

十五年乙未四十五歲。

秋舉江南鄉試第四十名、時主考爲卓秉恬。

行狀道光十五年鄉試中式舉人第四十名、主考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華陽卓公秉恬、翰林院編修襄陽單公懋謙、同考官爲高淳縣知縣、湘陰許公心源、首藝君子不以言舉人、中用大戴記文、王官人篇語、場中許爲宿學、甫揭曉、許公專足函致府君、邀令相見、府君遂束裝渡江。

旋應郡守劉源灝

鑒原

聘主講廣陵書院。

行狀郡守劉公源灝蒞郡、聘府君主講廣陵書院、督課勤懇、多所識拔。

十六年丙申四十六歲。

春自郡城赴都、同郡殷古農、劉孟瞻、梅蘊生、吳熙載、王句生、楊季子、饒於湖、亭賦詩送別。

文興謹案、去夏於里中曾得見梅蘊生書、先生留別同人詩、及和作、並爲寫出、惟佚吳楊二詩、劉孟瞻詩亦與青溪舊屋集微異、蓋後改之、先生詩、念樓集亦刪去柔韻。

三月自校漢石例一過。

自撰漢石例序、目後跋、道光十六年三月下旬、寶楠自校一過、漫識於目錄後、時寓都中揚州新館。





之淮海堂。

四月四日與葉筠潭

紹本

黃樹齋

曾滋

徐慶峰

寶養

黃桀卿

璩

汪孟慈

喜孫

陳頌南

慶場

四十二人展楔於

江亭。

念樓集四月四日江亭展楔詩序都中四月四日大鴻臚葉筠潭黃樹齋兩先生徐廉峰黃桀卿兩編修汪孟慈陳頌南兩農部招集同人四十二人江亭展楔。

與金望欣定交於京師。

金望欣撰清芬集序道光丙申始識楚楨孝廉於京師江亭。

應禮部試不第歸。

陳慶鏞撰劉寶樹娛景堂集序丙申之春先生偕弟楚楨同赴禮部試報罷歸里。

夏梅植之爲補題江淮泛宅圖。

嵇庵詩集題江淮泛宅圖詩劉侯學行真師式泛舟遠就江淮食妻子圖書載一船半生飄泊頭將白。

去歲射策登賢書今年落第辭燕都。倥偬情懷付圖畫爲君睠望空唏噓。讀書第一人人好無救飢寒博溫飽。匡劉經術馬班文請看諸公亦潦倒。煙水茫茫春復秋江關詞賦卷中留。側身更有無家客我似風萍海上鷗。

十七年丁酉四十七歲。

授館郡城並徙家揚州。

八月江陰吳冠英儒爲先生寫小象寶山毛生甫生作讚桐城姚石甫瑩作隸額陽湖李申耆兆洛有贈詩今象猶藏於家惟毛李所題皆殘損不可卒讀茲從休復堂集養一齋集補入。

休復堂集題劉楚楨小象讚序道光十七年八月寶應劉楚楨屬江陰吳冠英雋寫此象友人寶山毛嶽生爲之讚讚曰志愍言質學邃氣充匪褻而晦實狷以通吾測其養窮達容容。

養一齋集寄寶應劉楚楨詩云殷殷韜壯志草草伴牢愁獨守幼安榻誰褰白傅裘懷人怨遙夜清瑟泛高秋相見苦無日悄然搔白頭。

文興謹案蔣彤撰李申耆年譜是年姚公瑩再護運符書約先生七月既望彤與冕之冠英隨往住運署景賢樓下姚公屬冠英繪談藝圖與於此圖者曰姚公曰養一師曰仲倫曰生甫曰冕之曰寶應劉楚楨冠英及彤也又載姚公石甫致申耆先生書云兩淮鹽法續志主筆者非先生莫屬輔以生甫楚楨數人可成善本據此可知姚石甫先生相需之殷談藝圖與小像蓋同時作吳雋工繪事見墨林今話續篇。

十八年戊戌四十八歲。

授館郡城。

夏郡守李璋煜甫蒞任聞先生及劉孟瞻之經學魏靜卿之篤行榜示通衢敦勉多士。

榜云爲崇獎學行以勸多士事照得守令之官化民成俗是爲專責而化民之術先敦士行勵士



儒藏

之道固亦多方而於本郡樸學篤行厚爲推崇俾多士知所嚮慕其機尤捷本署府蒞任之初諭知郡中寶應劉楚楨儀徵劉孟瞻兩君經明行修著書盈篋昨於郡試之時敦勉多士執經問道實事求是以廣其傳茲又聞魏君靜卿前仕嶺表懋著循聲以母病乞歸不出里閭侍奉維謹衣不解帶者累年矣夫通儒雅材循吏孝義天下之所罕見茲乃接踵於吾郡古之所稱經師兩劉君足以當之古之所稱人師魏君足以當之本署府皆親式厥廬挹其豐采聆其言論敬禮有加焉昔王文成公在江西時因贛州致仕縣丞龍韜居官清謹歸休貧乏深嘉廉節表示通省令官吏歲時存問量飲柴米母令困乏特倣其意表示宅里樹之風聲使爾多士有所矜式一步一趨毋令三君子專美於前也本署府暫時權攝所欲爲者多不及爲興利剔弊恐亦託之空言徒煩文告教化不行咎在太守惟是欲挽民風必以士爲之倡欲敦士行必以師儒爲之鵠此雖一日之間可與郡人相勉於有成而自幸得人之良多也苟喻此意漸摩既久將見遠近父老子弟共相倣效是三君子之學與行足以啓迪生徒激屬末俗非守土者有術以潛移而默化之也吾郡幸甚斯文幸甚此約道光十八年閏四月二十九日示

既而乞先生釐定揚州八屬鄉賢名宦祠並考訂史公祠之應祀及應補祀者先生考覈史乘命次子恭冕記之成揚勝朝殉錄三卷

劉文淇代郡守撰釐正鄉賢名宦木主記云明代始令府州縣學立名宦鄉賢總祠有司春秋致祭國朝亦因其制豈非欲令諸生觀禮者以古爲師而有所取法歟然守土者每視爲具文而儒官亦



未之深考、或已列祀典而祠無其主、或祠雖有主而志無其人、或名宦誤入鄉賢、或鄉賢誤入名宦、或名雖彰著而無關乎本郡、或縣他屬而仍贅列其人、其他官爵缺書、姓名誤寫者、尤不可殫述。凡此諸失、各郡皆所不免、而揚郡尤甚。前劉守源灝督率同僚捐修郡學、屬訓導陳君萼、寶應舉人劉君寶楠考訂名宦鄉賢、以重祀典。會劉公升任去、其事遂輟。今年夏余權守斯郡、陳公以前事詳請立案、其應移祀鄉賢者曹憲等七人、應移祀名宦者婁師德等九人、應補入名宦者謝安以下若干人、應補入鄉賢者臧旻以下若干人、其官爵名姓譌誤者俱已改正。名宦中如王安石應移祀通州鄉賢中、如海州之徐瑋、六合之陳融、如臯之胡瑗、無錫之杜鎬、天長之朱壽昌、通州之杜堦、以下十三人、應各祀其鄉。何遜、王守仁、海瑞、未官揚州、汝南應曜、千乘董永、皆非揚人文、天祥停留真州三日、不得謂流寓、均應撤主。余謹據禮正之、既飭學別立擋案、復作記以誌後之人、俾有所考焉。附劉恭冕後案云、府君與陳先生並列、實則祀冊皆府君所考訂。

文興謹案、先生所釐定揚屬鄉賢名宦底冊、載愈愚錄、未刻本目卷、余曾見之。勝朝殉揚錄、刻於淮南書局、有自序載念樓集。

十九年己亥四十九歲。

春郡守李璋煜去任、先生與劉孟瞻等餞之於桃花庵。

念樓集三月四日桃花庵展禊詩序、歲己亥春、前太守諸城李公奉檄勾當揚州、事竣將行、門下士若干人同宴公於湖上桃花庵、展禊事、時爲三月四日也。寶楠與家孟瞻明經與斯飲、喜而賦此。

徙家歸里、獨留郡城。

六月三兄寶樹卒。

自撰三兄鶴汀行狀、先生卒於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巳時。

二十年庚子五十歲。

正月纂釋穀成序之。

文興謹案、據釋穀自序所載、有書成之年、無經始之歲、蓋自道光二年、館汪氏得見程瑤田通藝錄九穀考之後、即已有所纂述、至是年乃成。

二月赴京師應禮部試。

孔繼鑠有涵心嚮往齋詩集題念樓集、即送念樓入都詩、東天有麟鳳、儀儀復師師、稠適志上遂、厥

美非文辭、與稽大儒業、一心無蔽虧、世德受門祚、不獲辭窮飢、大用無小懷、茶蓼甘如飴、勝衣耳

君學、勸誦驩、今茲百歲慎、同好翕羽無參池、結交有大道、財託乃豪芒、晚近合冰炭、同器無久長、

流連聚形影、君子謂之荒、雲龍古意氣、一德通馨香、友義譬臣節、疾苦生忠良、性命既爾汝、家室

相扶將、哀哉廣絕交、在始乘其方、我生友爲命、以善不以迹、相與虛霸天、詎有未能隙、高寒世上

松磊嵬、澤中石、遊目皆我師、在腹豈無擇、愁雲臥山陽、潘老墳蒿赤、謂四農師。相思吳與魯、謂稼軒、逼父。

河縣與我隔、悠悠天下才、惟子實我益、讀書當見天、日月照我側、以性爲歸藏、掇摭皆蝨賊、萬卷

順一心、平坦實奇特、求火於井中、深涉勞無得、關弓仰射魚、枉用兩石力、弱小坐謬誤、無友爲我





効吁嗟沙在泥往矣迷白黑山以陵遲峻河以委蛇通曆苦終無甘哲士多困窮我生際堯舜聖志開龐鴻一魁荷簡錄寸職孤明聰君子賤小喜高明恥近功七尺立地上當爲天下雄身世既晦用舞蹈蒿萊中上堂奉父母下堂橫六經一室闕塵海門外皆浮萍昂首載道義山樊猶朝廷憂樂同一世所異潛其形進則乘雲飛退則爲淵渟冰雲出戶立萬木凋且零瓦盆藏牖中植物冬蒼青中歲惡離別兀兀君遠行況我識子晚敬以君爲兄津亭萬楊柳日夕春風生安得秣我馬從子俱北征因之寄所憶故人家上京故人問下走道余憂懼並上懼白日速下憂道無成言舉束士氣舍之無榮基君念實勸此君力猶可爲努力此行邁萬物瞻光儀功名太古壽老大何足悲燒燭坐庭戶夜夜披君詩欸欸孝弟言於世胡不宜百族貴風雨被悅當其時

三月與金嵎谷等復修楔於江亭作江亭感舊圖

念樓集江亭感舊圖詩序云京師南城有亭巍然仰觀西山俯臨溪水所謂陶然亭也築自江氏亦名江亭丙申四月葉筠潭方伯黃樹齋少宗伯徐廉峰編修黃桀卿中允陳頌南汪孟慈兩農部招集同人四十二人展楔是亭寶楠與焉越四年庚子寶楠復以計偕入都三月之杪邀同金嵎谷包敏甫梅蘊生汪星掌陳卓人皆昔年座上客追憶舊遊廉峰編修及李禾叔舍人潘四農大令王慈雨吏部先兄鶴汀教諭既皆下世而樹齋少宗槎使閩邦孟慈農部宣防東省流連今昔感慨係之爰屬嵎谷爲圖漫題其後

文興謹案孔繼鑠梅植之皆有題詩載心嚮往齋詩集及嵇庵詩集茲不錄



會試第八十六名。時總裁爲吳縣潘世恩。

行狀道光二十年會試中式成進士第八十六名。總裁爲大學士吳縣潘公世恩。戶部尚書滿洲正紅旗隆文公禮部尚書仁和龔公守正。戶部右侍郎諸城王公瑋慶同考官爲翰林院編修益陽胡公林翼。首藝如琢如磨者自修也。依爾雅治玉治石爲訓。一場多以爾疋方言說文廣雅證明經義爲同考官所激賞。時襄陽單公懋謙亦在列。語本房益陽胡公曰。此卷若在江南省。必寶應劉某蓋府君鄉試出單公門也。遂呈薦。總裁潘公贊賞不已。以己中式名次相付。遂中八十六名。潘公闡中紀事詩有云。掄才當代推宗匠。第一春風被楚楠。隱指府君期許甚至。諸城王公和詩云。狀元宰相傳鐙在。佳讖詩篇紀寶楠。自注原唱和詩押楠字。及傳衣鉢於八十六名。揭曉乃劉某直詩讖也。胡公和詩自注亦云。闡中得賢字四十七卷呈薦。師擊節贊賞。列八十六名。謂傳登科衣鉢也。殿試二甲四十六名。賜進士出身。

殿試策云。臣對臣聞經明者立政之原。理財者體國之本。典農者阜民之要。烝髦者得士之全。古帝王斟元御宇。錫福誠民。將欲稽典籍之浩博。考度支之變通。來既緯而令重榮芸。鼓以徵而文傳釋菜。則本持盈保泰之心。始克懋咸五登三之治。逖稽往牒。篇陳經解。什列豳風。禮陳耕九餘三。史載拔十得五。是故橋門圉聽。尊聖也。泉府流通。宜民也。祈穀則以元日。入學則以上丁。重教養也。仁聖道賅。粲乎同軌。所由亮敷天之駿業。豐壽世之宏規者。胥恃是道耳。欽惟皇帝陛下。學本六經。用敷九式。廣稽溝洫之制。歲登賢能之書。固已化被萬方。而制通六府。農興千耦。而士備九能。



矣。迺聖懷冲挹、猶切勤求、撮細壤以崇山、導涓流而益海、進臣等於廷、而策之以經術、幣法、水利、人才諸大端。臣佔畢庸愚、曷足以知體要、顧當對揚伊始之時、敬念敷奏以言之義、敢不就平日所誦習者、藉摭葵藿之誠、用效芻蕘之獻乎。伏讀制策有曰：三易名於何代、重卦畫於何時、而因備舉夫易書詩禮之旨、此誠聖功王道之至精也。臣考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夏殷不名易、則易始於周矣。易有三義：交易、變易、不易也。又有日月爲易之義、亦取變易之說。夏殷用八、不用六、則以不變爲占、不取易義。然則周禮三易之占、其即以周易統名夏殷與。繫辭所載諸卦、言明作易之由、則重卦起於伏羲、有八卦、即有六十四卦、謂爲禹文重者、非也。堯典、舜典、本一篇、帝曰欽哉、即接慎徽五典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梅氏所加、東晉所出古文、亡此也。然書序別有舜典、今則佚矣。人心道心、見於荀子、此即僞古文之證、其尤甚者、左傳引臯陶邁種德、結曰德乃降、降字對上、邲降言、僞古文取以入經、尤爲無識。康誥、酒誥、多載殷官、多士、多方、宜易篇次、燕射之飲、亦爲黃耆之祈、戒農之詩、即是康侯之訓、大禘乃長發、詩序出車、乃殷王命南仲、不顯成康、如後世徽號之比、非康昭以後之詩。鄉射五物、證以儀禮、禮射不主皮、即是無皮、張侯之制、中星之異、一則以午爲中、一則以未爲中、加王於正、左傳明言周正、似較公羊說爲長。凡釋經務守師訓、未可參以臆見也。皇上昌明經學、嘉惠藝林、凡漢唐以下箋疏、及宋儒傳註、明物義理、不爲兩歧、歸於實事求是、豈漢唐之時所能企及哉。制策又以秦並天下、幣爲二等、而因詳考珠玉龜貝銀錫之用、此誠有國者要務也。臣考孝武所造白金三品、尋廢不行、唐時有禁斷採銀之詔、其充用粟帛絹綿及錢而

無銀然三品之制見於禹貢並及白金爾雅載白金之名詩小戎鋈即白金周秦之際賞多以黃金亦或閒以白金則白金之行固已久矣周官司市無征而作布鄭注謂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泉本字錢假借泉取流通之義錢乃田器音同相假國語稱周景鑄大錢始有二品然子母之制其來已久後世論錢法者若賈誼孔覲陸贄之徒其說甚詳大概錢重則私鑄興錢輕則不能經久用也國家本太公遺法不權子母而制歸畫一所由阜通貨賄爲久長之計而無畸輕畸重之弊者有非前代所能企及矣制策又以夏分澮川周詳輜遂而因詳考漢代以來穿渠引水之利此誠國計民生之最要者也臣考井田之法壞而水利興史起藉漳水之利以溉民田魏國以富鄭國爲韓謀令秦開渠以緩伐韓之舉由是關中饒富卒並六國夫井田與溝洫相表里井田廢而溝洫隨之是宜開渠以引水蓋北戒多山少水然如滏陽滹沱清阿白溝桑乾潞河滎河以及漣洛徐白淀泊水泉未嘗無可興之水利元虞集始有京東墾田之議托克托踵其說明邱濬徐貞明等各有著書以遺後世竊謂後世之水與古不同古之九河在今畿內及山東界其同爲逆河直至永平碣石逆海潮而同入於海古者由澮達川河流所經皆成沃壤故冀州三面距河有水利而無水災後世河屢南徙至宋神宗時南奪淮流然北流猶未斷也明劉大夏築斷黃陵岡北流始絕於是直隸山東多爲石田此邱濬徐貞明所以亟講求水利益廣虞集諸人之說而治法治人誠宜二者交備已聖朝灑沈澹菑高原則宜菽麥下隰則宜秔稻固各視土宜以頒農政胥一世而含哺鼓腹豈爲旦夕苟且之計哉制策又以知人善任鑒別宜精而因亟求廉靜之儒方正之士英雋



授職知縣、授直隸文安縣知縣。

今藏余家。

之才。臣惟唐虞之制、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是以詢事考言、乃底可績。乃下本無言字、言考其言而能與事符、洵有功績可紀也。是以圯族以無功誅、象恭以僇功貶。故三載考績、考其功也。三考並有功、則陟。夏殷之制、雖不可考、大略與唐虞同。周制考課綦嚴、其以六計弊羣吏、猶是考績之制。漢代察吏六條、亦復近古。自斯以降、用人之途漸廣、去古制漸遠。竊謂尺有所長、較尋丈則不及古。人因材器使、問錢穀不知、問兵刑不知、而能持大體、所謂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也。至於鑒別之方、論語稱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即文王官人之法。逸周書大戴禮所載、並詳觀人之術。莫備於此。夫觀人必於其所忽、而達其所欲言、恕其所未逮、則人皆踴躍以赴功名、而效指臂之用矣。國家旁求俊乂、澄敘官方、大法小廉、風行草偃、固已翼爲明聽、效其誠疑、丞輔弼備其選、不已亮天功而熙庶績也哉。若此者、秉經者其學、節用者其猷、興利者其心、求賢者其政、以端主極、則堯舜之德備焉。以儲國用、則管桑之計黜焉。以盡地利、則疆理之制修焉。以觀人文、則庠序之教立焉。洋洋乎治邁鴻軒、祥徵象緯、蓋亙古獨隆矣。臣尤伏願皇上日新進德、天健昭行、本至誠無息之衷、臻累洽重熙之盛、肅心作所、以經畚爲游藝之方、節性守中、以貨布爲揅時之用。南畝已勤耕、作而彌切疇咨。東膠已進賢良、而益深樂育。於以奉三無、安九有、揚休於六寓、式化於八埏。我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視此矣。臣末學新進、罔識忌諱、于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案此策



行狀殿試二甲以知縣用授直隸文安縣知縣。

二十一年辛丑五十一歲。

四月赴文安任。

甫蒞任即出示修清河隄格淀隄以禦水。

行狀文安地形窪下隄堰久不修伏秋水漲輒致潰溢府君履勘相度先事隄防督率民役晝夜罔懈在任三年皆獲有秋。

文安隄工錄自序文安地稱窪下隄堰久不修伏秋水漲輒爲民害道光二十一年予視縣事周履隄防詢知民疾苦爰檢舊冊依例舉辦而旗民恒怙勢不出飲助相爲觀望予執法不少阿功卒以濟乃集前後諸卷彙爲六帙篋而藏之自予去任復以推卸曆控大府但知旗情苦累不復能據案正之洪水氾濫歲苦災侵嗚呼可慨也夫。

旋以旗民抗修據案提懲功卒以濟。

文安隄工錄六月旗民屯目杜國棟千總杜栢齡抗不修隄據案提訊嚴斥限修功遂以濟。六月隣邑大城縣子牙河固獻等隄決先生冒風雨馳赴大城會同搶護幸免危險。

行狀嘗以風雨夜赴大城縣搶護子牙河隄黎明至縣即赴工盡斬沿河柳株有爲民間自植者立予以價率民夫下椿搶築獲保免險大城紳民感頌不衰自府君去任隄復決壞歲告災侵。

文安隄工錄固獻等隄乃大城縣子牙河隄段文安人謂之南隄向無文安幫修之例然南隄潰決

水注文安每伏秋盛漲文安民人幫同搶險其關係與北隄等

二十二年壬寅五十二歲

在文安任

二月先生以時屆修隄之期恐旗民抗修預詳南路刑錢司出示嚴禁

隄工錄

六月隣邑雄縣大清河隄段史各莊大隄漫水隄據文安上游決則爲害先生星夜率民夫往堵幸而未決

隄工錄

七月出示修文安隄如故

隄工錄

七月十五日大城縣固獻等隄復漫水先生星夜馳赴會同搶築如前

隄工錄

冬旗民杜棠等挾修隄嫌拮拾四事赴都越控

文安隄工錄十二月屯旗武生杜棠漢軍天文生常士喜閒散金廷華捐職衛千總劉杲挾修隄之嫌拮拾隄工兵車軍需草束修學四事赴提府控告轉咨順天府發南路廳審辦

二十三年癸卯五十三歲

在文安任

二月出示修隄如故旗民不修隄

隄工錄

三月築春雨堂成

春雨堂銘序文安縣西有堂將圯予新之於時小旱堂成而雨遂錫斯名





冬築勝方堰成。

勝芳堰銘序文安縣城東北七十里曰勝芳舊有民堰東界大城辛章西逾崔莊接霸州高橋延袤二十餘里良田千頃在河水下游以堰爲障伏秋水漲集夫舁土事出倉卒每致潰溢輒沒民田道光二十三年春予行縣到堰舊址僅存主簿王君述士民言請興築余報可村邑響應各醵義錢立表鳩工剋日藏事役興農隙勞而不費而工增固焉。

二十四年甲辰五十四歲。

在文安任。

二月先生仍出示修隄旗民不修如前。

隄工錄。

六月大城縣固獻等隄復出險先生復赴大城會同搶護。

隄工錄。

十月杜棠案結先生去任。

隄工錄十月杜棠案結知縣劉寶楠被參去任。

行狀文安隄工舊例旗三民七公捐俸修理屯旗怙勢不出飲助相爲觀望遂致潰決府君依例舉辦不少假借屯目杜棠等遂掇拾差徭各事赴都越控被參卸任邑民數千人洶洶將詣京呈訴且乞留府君固止之乃已及案定獲昭雪。

文興謹案行狀又載先生宰文安時以計擒獲劇盜劉麻子綽號水晶都督不知何年今始繫之去官時又請祀鄉賢事實冊亦言宰文安日審結積案一千四百餘件。

二十五年乙巳五十五歲。

春初至京師

自撰題城南小集圖序道光乙巳春初予至京師。

尋署直隸寶坻縣知縣。

行狀官寶坻時大水爲災府君聞報即詣勘時繼任倪君焜將受代府君以新任一時未得要領恐致稽緩因於卸任前一日將災區情形稟詳各憲且請賑濟。

又云寶坻民白光幅饒於財生一子捐職通判以事失歡於光幅之妾光幅訟其子忤逆曆任皆以調停取容府君蒞任獨曰此人倫之變不可不正因詳辦斥革收獄其子屬戚友三十人爲緩頰府君不許及府君去任後其子出獄未數年光幅卒妾遂赴都控事聞前後以贓敗者纍纍獨府君任內不涉一言。

又署直隸固安縣知縣。

文興謹案畿輔通志載先生於道光二十五年署寶坻一年是年又署固安一年何時署寶坻及固安與去任年月均無考然以一年云云計之蓋次年乃署固安今依通志列此。

二十六年丙午五十六歲。

是年授直隸元氏縣知縣。

文興謹案據元氏縣志令表所載是年五月之先縣令爲師長順因推知五月之先先生尚在固



安五月之後方抵元氏。

二十七年丁未五十七歲。

在元氏任。

冬十一月先生訪得漢延熹封龍山碑於境內之王村遂命舁入城並遷明倫堂之漢祀三公山碑南蘇村之漢三公山神碑城角兒村之漢三公山碑合此四石置於元氏文清書院之東廂。

叔俛撰漢延熹封龍山碑考家君宰元氏之明年歲在丁未冬十有一月訪得此碑在今縣治西北四十五里王村其地有三公廢祠元米惠迪撰此祠碑云魏孫該神祠賦元氏西界有六神祠吾觀其一然皆以三公題額焉是也。元碑亦家君所得。既命工人舁至城庑置薛文清祠之東廂碑石故厚

工人惡其重乃剝其碑陰中分之碑上截斷裂爲三段家君爲之恨惜累日爰命嵌合增置石座而命冕考釋其文據今尺度之高五尺。碑額餘石約三寸。寬二尺七寸一分厚一尺四寸隸書十五行

行二十六字字約徑一寸五分第一行題首七字末一字泐。鄭君式憬說是頌字。第六行十三字法食

之下諦視有四字是舊刻未竟刪其文也第十行五字第十三行十二字第十四行缺五字泐一

字第十五行缺九字泐二字紀□石下十二字疑亦舊刻未竟隱約處辨之有仲張絳伯王五字

尚可認史記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一年王軍取封龍張守節正義括地志云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

恒州鹿泉縣南邑以山爲名元氏縣志封龍山在縣西北五十里舊名飛龍唐改今名案封龍已見

趙世家非唐所改山在元氏西北正當鹿泉之南鹿泉今獲鹿縣封龍舊屬元氏而稱鹿泉者元



氏王村即獲鹿南境顧氏隸辨引天下碑錄稱此碑在獲鹿縣南四十里山上亦以境地相接收誤載獲鹿耳碑云北嶽之英掾三條之別軸北嶽即恒山在今曲陽縣西北七十里掾者公府屬吏之稱封龍體通北嶽故爲北嶽英掾祀三公山神碑□惟三公御語三條別神迴在領西白石神君碑居九山之數參三條之一皆以三條爲言蓋諸山體連太行恒山則爲北條矣礪即磊字見玉篇西山經上申之山多硌石郭注硌磊硌大石貌也碑言封龍與三公靈山協德齊勳國舊秩而祭之以爲之望又言三靈合化三即三公靈即靈山續漢郡國志元氏縣下劉昭注地道記云有三公塞即三公山也元氏縣志三公山在縣西七十里靈山在縣西北三十里漢人以三公主祀封龍靈山配食故六神祠皆以三公題額而漢三公山碑隸額左右有封龍君靈山君六字洪氏适謂揭其神於額之旁者即是配食三公之祠是也碑又言亡新之際失其典祀則三望之祭西漢已然延熹謂漢桓帝七年是爲甲辰爾雅歲在辰曰執徐碑作涂者古字通豕韋即嫫訾北方玄武宿此言請祀時爲桓帝七年十月也續漢百官志皇子封王其郡爲國每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相如太守有長史如郡丞郡國志汝南郡有富波縣云侯國永元中復桓帝紀建和二年改清和爲甘陵郡國志郡和國有廣州縣蔡邕泮乘皆不見字書泮疑即漆之隸變戊寅詔書謂發詔書之日爲戊寅也文吏即掾屬府史之別稱漢書尹賞傳長安中間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論衡商蟲篇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失頭赤則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也是也郎巽即文吏姓名嵯峨崢嶸崢與疎同元氏郎

□郎是人姓下一字則郎君名也。棘即棘字。趙下是穎字。平棘九門靈壽皆隸常山。百官志言州郡王國皆置諸曹掾史。本注曰主記室史主錄記書催期會其職在屬官縣邑之上下文言縣萬民以上爲令不滿爲長此碑先言史後言縣令則史即記室史矣。南陽亦漢郡名。末三行皆題名文多缺泐無以知撰文人名氏惜哉。碑左側有正書藁城靳啓□□六字蓋後人所題。

張穆撰碑考元氏有漢碑六宋以來著錄家止得其三白石神君也無極山也三公之碑也。至乾隆甲午而祀三公山碑出又越五十餘年而三公山神碑出又越十餘年至道光二十七年而封龍山碑出皆歐陽洪陳諸人所未見也。封龍碑宋人天下碑錄有其目云在獲鹿縣南四十五里山上丁未冬十一月寶應劉君念樓宰元氏始訪得之於縣西北四十五里之王邨命工舁至城內文清書院而首以拓本見詒碑凡十五行行二十六字文詞完整刻畫如新惟末二行上缺一角最後十餘字稍爲模糊難辨處耳。案獲鹿之南正當元氏之北山固跨據兩縣之交也。封龍之名始見於趙世家而山之名則至北魏太宗紀始著碑云北嶽之樊援三條之別神與祀三公山所碑云三條別神迴在嶺西白石神君碑所云居九山之數參三條之一其儷詞之意約略相同蓋三公封龍正當太行折北之處翼戴恒山百里而近上下苞絡通爲北條班馬舊說正是如此。洪文惠引尚書正義證之不誤。翁覃谿乃以爲別有事實或又疑爲崇飾之詞皆非也。碑文言封龍與三公靈山協德齊勳國舊秩而祭之以爲三望又言三靈合化三即三公靈即靈山三公山在元氏西七十里靈山在元氏西北三十里當時蓋以三公爲邑主山而封龍靈山配食故三公之碑額以封龍君靈



山君夾書兩旁、洪氏謂揭其神於額旁者、即是配食三公之祠。而王村舊有三公廢祠、元米惠迪撰祠碑云、魏孫該神祠賦云、元氏西界有六神祠、吾觀其一、然皆以三公題額焉、是也。言歲貞執涂月紀豕韋、執涂即執徐、歲陽爲辰、豕韋即姬訾、北方元武宿、十月見於南方、謂請祀之時爲延熹七年甲辰十月、大吏郎巽等、則其時令長也。念樓篤好漢學、著有漢石例六卷、余爲刻入連筠簪叢書中、其宰元氏也、值歲歉、時遣人告貸京師、而一錢不以累民、然則此碑之出、雖謂天所以獎進循良也、亦實錄歟。

成蓉鏡撰碑考、磔硤文選、嵇叔夜琴賦、蹠蹠磔硤、李善注、磔硤壯大貌。幽州刺史朱龜碑、磔落煥炳、成公綏隸書體、彪煥磔落、磔落即磔硤也。歲□執涂、執上一字蓋貞字也。書洛誥、我二人共貞馬融注、貞當也。歲貞執涂、猶離騷所云、攝提貞於孟陬矣。鬲字書所無疑、燭之變體、從日從火、古多通用、如烜烜、煥晃之類、不可枚舉。燿光日新、荊州刺史度尚碑、燿作暉。昭明小黃門譙敏碑、作炤明、尤隸文通用之證。崙變火從日、猶下文以炤令問、炤變日從火也。

孔繼鑠撰碑考、漢碑之裨經史、姓氏其一、崙也。此碑題名有慈解、縱口、勵文、道仲、絳伯、考春秋桓公九年左傳、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鄭樵通志云、道氏姬姓之國、今蔡州確山西南有故道城、疑爲楚所並、子孫以國爲氏、楚有大夫道朔、案浹滌說、非也。僖公五年傳、江黃道相方睦於齊、是時道尚未並於楚、而桓公九年已有道朔、則道朔非以國爲氏可知。徧考經傳、道氏祇此一見、而此碑有道仲、斯亦古姓之勵存者。慈、何文通姓苑曰、出自高陽氏、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共一





蒼舒諡慈後世以爲氏急就章有慈仁佗縱勵並見凌迪知萬姓統譜縱本朝縱文蕭縣人勵宋勵靜湖州人之二姓者今皆有之絳元和姓氏纂云絳縣老人之後古今姓氏書辨證引邵思姓解則云絳侯周勃之後

朱士端撰碑考碑爲吾友劉君楚楨宰元氏所得其族弟珮卿

璫

以拓本轉贈劉君哲嗣叔俛爲文

以考之成芙卿









蓉鏡

孔宥函

鑒錄

亦各有跋極一時英雋士也士端按碑云虔恭明祀即詩敬恭明

神漢白石神君碑西嶽華山碑魯相置孔子卒史碑臯文選陸士衡江文通雜詩注皆作敬恭明祀詩釋文亦云或作明祀是陸氏所見毛詩猶有作明祀者愚以爲經文由古文而篆隸板本易譌石刻可據蓋漢讀明祀無疑碑又易敬作虔者以上句云敬天之休避複字句變文也又第六行七牲法食下或書碑偶誤剝去數字提行再書亦他碑所罕見

又按祀與神偏旁蓋以形近而譌凡古書舛誤必有所因或以形近或以聲近阮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列商伯申鼎申作又申鼎作反形母乙鼎已作周宗周鐘神作商兄癸卣祀作古書爛簡或脫其偏旁上下之形以致祀字譌而爲神禮郊特牲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鄭注旦當爲神篆字之誤王氏經義述聞云漢簡引古尚書神作古文四聲引崔希裕古神作集韻古神作脫去上半而爲旦矣是其例詩鄭箋亦作神者後人據誤本經文而改箋以就經也

丁晏撰碑跋碑云月紀豕韋謂十月建亥也左傳襄十八年傳云天道多在西北杜注歲在豕韋月又建亥孔疏此年在豕韋一名姬訾當亥之次也此碑豕韋之月亦指建亥之月也

凌奐撰贈劉伯山明經漢封龍山碑歌。常山祀典崇三望。漢家刊石昭神貺。光和之碑宋人收。國朝始見元初樣。後先得一不能兼。蒙皆藏異精裝潢。豈知封龍別有石。伯山明經重相餉。又云龍靈自昔配三公。靈山何獨虛青嶂。宰官風雅山效靈。古碑續出神應相。春華秋草六神祠。安得寄語更搜訪。

文興謹案。叔俛伯祖碑考已見廣經室文鈔。張石舟碑考亦載見齋文集。本不應逸人。茲因成心巢孔宥涵朱詮甫諸考暨凌□□詩僅載伯祖封龍山碑錄。丁儉卿跋亦僅載山陽某氏藏本。後俱屬未刊。興懼日久湮沒。特用表褻。復錄伯祖及張氏碑考以見顛末。

又案張氏碑考末曾云及代刊漢石例暨告貸京師事。近見鹽城孫氏藏張石舟致楚楨先生書言此事甚詳。疑此事當在道光二十七年至咸豐元年間。書長不備錄。

又叔俛撰元氏移置漢碑記。嘉興沈匏廬先生清著常山貞石志所收漢碑凡四。皆在元氏。道光丙午家君作宰來此。明年冬復得漢延喜封龍山碑。於是以四碑移置文清書院之東箱。增置石座四碑者。一祀三公山碑。舊在明倫堂。一二公山神碑。舊在南蘇村。一二公山碑。舊在城角兒村。一封龍山碑。舊在王村。惟白石神君碑仍在學宮。元氏今稱碑藪。宋人所載尚有漢無極山碑。山在今縣西三十里。當更入山求之。予邑中有漢射陽石門畫像。爲江都汪容甫先生所得。道光十年家君商之孟慈先生。移歸畫川書院。碑左側有包慎伯諸先生題名。附記於此。爲博古者告。

十二月刊文安隄工錄成。隄工錄自序。



二十八年戊申五十八歲。

在元氏任。

夏元氏蝗蝻大作、互二十餘里、先生設廠買捕、歲以無恙、惟時曆一月、捕蝗又多在夜間、常不成寐、下齒爲之全落。

行狀二十八年、境內蝗蝻大作、互二十餘里、設廠買捕、歲以無恙、初時每斤十二文、繼增二文、鄉民爭來致捕、或以土蝶、蚋、蠅、雜廁其中、亦不加詰、以故盡捕無遺孽。

自撰元氏縣八蜡廟碑、道光二十八年夏、元氏西北境蝗延袤二十餘里、知縣劉寶楠禱於東郊八蜡廟神祠、於東城角西褚吳村分廠買捕、蝗爭投坑、或抱禾死、凡收買十餘萬斤、歲則大熟。

二十九年己酉五十九歲。

在元氏任。

夏元氏苦旱、先生齋戒虔禱、率不踰時即雨。

行狀元氏地居山麓、時輒憂旱、府君齋戒虔禱、率不踰時即雨、鄉人以府君有驗、雖小旱亦偶語於市、冀府君聞之、爲之祈雨、府君曰、此民情堪閔、雖數禱何害、其不憚煩勞如此。

三十年庚戌六十歲。

在元氏任。

是年移境內白叟村魏凝禪寺三級浮圖、頌碑於文清書院、與諸漢碑並立。

冬劉文淇有懷人六絕句見寄先生有和詩載念樓集

青溪舊屋文集懷人六絕句效少陵存歿口號詩序余素少交游自姻戚以外生平相知至厚者不過十數人就中子韻交最深季懷子敬子駿孟開次之楚楨儉卿蘊生仲虞賓叔彥之又次之最後乃得石洲今存歿各半即其存者亦散處四方惟賓叔官於揚郡尚得偶相過從適楚楨自直隸元氏郵書索取近作爰仿少陵存歿口號賦六絕句寄之以懷人爲題故朝夕相見者如茗香季子熙載西御勾生諸君殊未之及云道光庚戌十一月朔日識詩云搜羅寶應圖經富楚楨輯寶應圖經續補延昌地志詳平定張石洲著魏延昌地形志元氏甘棠誰薦達石洲宿草劇淒涼丁鴻豪健才猷懋

山陽丁儉卿究心桑梓利病見所著石亭紀事姚信凋零樸學深旌德姚仲虞深於周易著有一經盧叢書多口未妨稱

國士苦心何處覓知音柳氏文章師子厚丹徒柳賓叔梅君詩筆勝都官江都梅蘊生有嵇庵集一經行世

迂迴待賓叔精於穀梁春秋著書七種待刊片石遺孤鄭重看蘊生家藏唐貞元田府君石五色明珠輝璧社高郵

孫彥之與莘老同族編四書說苑九苞威鳳耀河東甘泉蘇子韻系出河東著說文答問疏憲文選古字通等書珠光久

照人將老鳳彩先消遇最窮廣文有道官偏冷歙縣閔子敬官全椒學博有古君子風公子多才命不猶歙縣

洪子駿爲桐生師嗣子苜蓿闌干情自適芙蓉搖落稿誰收子駿工詞有殘荷詞尤佳今遺集不存大包君與小

包君講藝談經迴不羣涇縣包季懷禱毛時禮徵其族子孟開治公羊之學鍾阜孤墳悲日月季懷葬江甯金陵旅

館悵寒云孟開客京師館於呂鴻驢宅

咸豐元年辛亥六十一歲



在元氏任。

九月繼配王儒人卒時年五十有九。

行狀先妣性慈仁有求助者量力給之舊絮陳羹推解略無吝色處境順逆一以平等視之與人語煦煦切切雖僕嫗未嘗加以疾言遽色。

冬去元氏任。

行狀府君居官勞勩過甚晨興盥沐詣籤押所治事原委曲折必盡其情官元氏時平谷民某以事赴府控府批發回本縣候審某求赴元氏府尊詰其故曰元氏隨到隨審無守候之苦府君嘗謂聽訟本非易事然苟以真意求之所失必鮮又謂居官不可有赫赫名能令人思庶可耳又元氏富民王佶地井內有無名男子屍爲汲者所得王佶惴惴不自保府君往驗急傳佶到廠取具不知情供結狀案延數年終未涉王佶一言府君謂當時若不取具結狀則後此便拖累無窮矣又元氏各房書吏向無辦公銀班役公食又不敷用仰給於官而皆取於民游民無業多隱充奔走府君取貧而謹慎諳練者數十人以供差用餘悉裁汰勸令歸耕凡遇公事書吏有苦累者給以飯食紙張盤川之費諸科房竟日無事元氏辦公所扃閉或爲字畫館諸僕自供灑掃外有識字者皆令鈔書稍給以值其懲厲貧薄裁汰浮散防微杜漸纖悉周至有如此者。

二年壬子六十二歲。

正月調署直隸三河縣知縣。



文興謹案、行狀載先生署三河在元年、而畿輔通志職官表載在二年正月、考先生自撰元氏文廟碑、咸豐元年四月興工、二年七月工竣、時某已量移三河、語是元年四月、尚居元氏、又先生自撰三河縣文廟碑、有咸豐元年知縣李朝儀等、醵集義錢、以是年十月興工等語、是元年十月之先、三河知縣乃李朝儀、蓋先生元年奉調、次年正月乃到三河任、行狀以奉調言之、通志以到任言之、茲依志編列。

時東三省兵絡繹過境、先生按日給價、役不擾民。

行狀舊制、兵車皆出里下、府君謂兵多差重、非民所堪、遣往通州車行雇車、按日發價、空車減半、所領協濟銀兩不敷、且不時發、府君自是愁慮無一日歡矣。

三年癸丑六十三歲。

在三河任。

五月去任、七月回任。

四年甲寅六十四歲。

在三河任。

五年乙卯、公曆一八五五六十五歲。

在三河任。

秋病足瘡。



備藏



叔俛撰論語正義跋咸豐乙卯秋先君子病足瘡遂以不起。

九月二十四日子時先生以疾歿於三河縣官邸先歿七日自撰墓志。

墓志略云君諱寶楠字楚楨世爲寶應儒家其先世見君所作先考典簿公行狀典簿君諱履恂乾隆丙午科舉人國子監典簿累贈文林郎元氏三河縣知縣君五歲而孤母喬太孺人教育以成年十六入縣學生旋食餼嘉慶二十四年舉優貢生道光十五年舉於鄉二十年成進士授文安知縣境四臨河每隄決三年水乃涸君嚴督修治歲獲有秋再補元氏葺建墳廟百廢俱舉買捕蝗蝻以千金計縣境大熟調三河知縣在任四年兵差絡繹役不擾民咸豐□年□月□□日以病卒春秋□□□□君娶汪氏王氏贈孺人子三長恭璧嗣君之從兄筭兼嗣君之從兄寶圖次子恭冕嗣君之從兄榮閏兼嗣本生三子恭絢嗣君之胞兄五河縣教諭寶樹兼嗣本生君嘗謂兄弟之子猶子己之子亦猶兄弟之子其達類此女二人孫□人已見家譜不具載。

叔俛先生等書後云此府君咸豐五年九月十八日作也府君病知不起自撰墓志竟於九月二十四日棄養春秋六十有五孫二人長春孫次麒孫原稿年月日春秋孫各字下皆空格謹補載於後孤子恭璧恭冕恭絢泣記。

文興謹案先生生女二長適高郵鹽知事胡豫如次適同邑象山縣典史王世球孫五春孫麒孫襄孫艾孫皆叔俛先生出戊孫季戒先生出春孫後名玉春艾孫名螽孫戊孫名奉瑜玉春出嗣恭璧又無子嗣子鍾瑾麒孫以奉瑜之子爲後而奉瑜次子又嗣襄孫螽孫蓋叔俛先生歿後

君子之澤盡矣。

卒之明月、喪至自三河。明年春正月、葬城北黃塍溝、合兩孺人之藏。鄉人私諡曰孝獻先生。人祀先正祠。

同治九年、人祀鄉賢祠。行狀

喬守敬撰請祀先正祠呈略云、裔本貞修、家貽清白、髫年失怙、奉母爲師、夬角傳經、事兄如父、誦劬勞而隕淚、至性過人、厪著作之等身、積學儲寶、公卿倒屣、教施丕播於淮南、畿輔鳴琴、遺愛偏敷於冀北。但飲溥沱之水、吏解鈔書、能麾神策之兵、英雄歛迹、孫叔溉芍陂而利溥、民不能忘。張公秀麥隴而風馴、家無餘蓄、口碑具在、論定宜崇、揆厥行藏、合稱孝獻。恭查邑中二烈士祠內、舊有先正牌祀、茲謹諏吉期、添設位次於右。

孔繼鏐心嚮往齋集聞楚楨三河之訃、哭之吳淞江上、詩交游卅載、揚州郭難忘、梅花嶺上春。薊北淮東真隔世、儒林循吏有兼人。酌君岸荒停君舫、老我歸年獨釣綸。仲子抱經何處哭、故園門巷正煙塵。

丁晏感舊詩序、劉楚楨大令、名寶楠、寶應人。余己卯優貢同年、道光庚子進士官直隸文安縣、調三河、讀等身書、勤學好問、惓惓無華古所謂安靜之吏也。箸有寶應圖經、漢射陽石門畫象考、詩云、樸學劉光伯、焯掌窮羣經。安宜證水道、準望圖地形。京畿宰百里、勤政行戴星。契闊十餘載、蘭言思德馨。盤根資利器、黽勉磨新硎。謹案此稿現藏山陽某氏。



戴望撰事狀云君劉氏諱寶楠字楚楨江蘇寶應人也其先明兵部職方司主事永澄當神宗朝德望重天下六傳以至於君世有聞人曾祖家晟祖世詵皆附貢生父履恂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國子監典簿有丈夫子五人其季君也生七月能言三歲解哦詩五歲而孤母喬太孺人躬自授經始君從父端臨先生治漢儒經學精深有條理典簿君及君兄五河君繼之君從學五河君長則請業端臨先生學行聞鄉里爲諸生時與儀徵劉君文淇齊名人稱揚州二劉道光十五年以優行貢生中式鄉試舉人二十年成進士授直隸文安縣知縣文安地故窪下隄堰久不修遇伏秋水旁溢爲居民害君視履隄防詢知疾苦令甲凡隄工旗丁及民均資修理君如令施行而旗丁怙勢不出飲助相爲觀望君執法不阿功卒以濟在縣三年無水災再補元氏縣知縣會歲旱縣西北境蝗延袤二十餘里君禱東郊蜡祠令邨保設廠購捕蝗爭投阮井或抱禾死歲則大熟咸豐元年調三河縣知縣值東省兵過境故事兵車皆出里下君謂兵多差重非民所堪遣往通州雇車應差給以民價空車減半民得不擾君在官十六年衣冠樸素如諸生時勤於聽訟官文安日審結積案千四百餘事每鷄初鳴燭人噉食少許興坐堂皇兩造既備當時研鞫事無鉅細均令具結口授結狀或予紙筆當堂收結母許吏胥攙言凡涉親故族屬訟者諭以睦卹概令解釋訟獄既簡吏多去籍歸耕曹舍晝閉或賃與人爲書畫肆於是遠近翕然著循良稱咸豐五年九月寢疾卒先沒七日自撰墓志春秋六十有五歸葬寶應城北之黃塍溝鄉人私諡曰孝獻先生入祀先正祠所著書有釋穀四卷漢石例六卷寶應圖經六卷勝朝殉揚錄三卷文安隄工錄六卷愈愚錄

及詩文若干卷。又哀輯先世遺言爲清芬集十卷。寶應文徵百餘卷。嘗病論語皇邢疏蕪陋。蒐輯漢儒舊說。益以近世諸家及宋人長義爲正義一書。未卒業。命子恭冕成之。君內行嚴整。步立笑言。皆有渠矍。鄉人士望之以爲矜式。子弟好博及飲菸者。必痛懲之。至禁絕乃已。與人交。和敬以誠。不事諧謔。居恒不爲耳語。謂其近知故險汙之行。其學不堅持門戶。於河漕鹽筴大政。洞悉本末。嘗言河淮當分。河流湍急。足以刷沙。且免灌倒之害。南漕重艘抵清河止。略倣轉般之法。於河北別雇民船。或用舊存糧艘。數年之後。重艘有朽敗者。不復修治。亦雇民船用之。各船漕丁。分年散遣。不致滋事。其策似可行。而不敢著其說。君沒十四年。望客金陵。與恭冕朝夕承事書局。始得觀君遺書。慕其世德。恭冕次君行命爲傳。望不敢當史任。爰述事狀一通。俾後傳海內先賢者有所稽考。謹狀。



附著述考

文興謹案、楚楨伯曾祖畢生精力、萃於經史、其所撰述、達三十種。論語正義、尤爲致力。晚年勞形簿書、鉅製宏篇、大半未竟。叔俛伯祖仰承遺志、補葺賡續、然亦用力論語爲多。故詩文等僅有定本。孟徵先伯不幸早歿、繼嗣累年不定。從母故後、遺書板片、遂漸亡失、手藁亦散於四方。其副稿有藏宗人者、略見一二。興既成端臨伯高祖年譜、慮年久無聞、從事此譜、復作此考、以存其名、其有未詳、概從略焉。

一、己刊

論語正義二十四卷。同治丙寅、金陵書局刻本、黃岡范氏重刻本、續皇清經解本。

謹案、論語正義、乃先生一生用力之書、於微言大義、多所發明、有清一代十三經新疏、居一席焉。初道光戊子、應省試、與儀徵劉孟瞻、江都梅蘊生、安吳包孟開、丹徒柳賓叔、句容陳卓人、約各治一經、略仿江氏、孫氏尚書、邵氏、郝氏爾雅、焦氏孟子、別作疏義、先生發策得論語、至是遂屏棄他務、專精致思、先爲長編、次乃薈萃而折衷之。五十以後、曆官畿輔、迭更盤錯、書成過半、中道而止。十七卷後、乃叔俛先生就先生原輯稿編次、間有所增、故署以述。同治丙寅告成、適應曾文正聘、校書金陵、遂以付刊、後取板置於家。孫某售之金陵書估、先是王先謙刻皇清經解續編、亦曾列入、故是書有二刻。

又案、此書另有黃岡范氏重刻本、世不經見。孟徵先伯亦未言及、去歲日本京城帝國大學教授



藤塚素軒先生來華過訪相告始獲知之茲並承惠以重刻本跋一通用亟錄入藉志謝忱

句容陳卓人立序云道光戊子秋立隨劉孟瞻梅蘊生兩師劉楚楨包孟開兩先生赴鄉闈孟瞻師楚楨先生病十三經舊疏多書駁欲仿江氏孫氏尚書邵氏郝氏爾雅焦氏孟子別作疏義孟瞻師任左氏傳楚楨先生任論語而以公羊屬立嗣楚楨先生成進士宰畿輔草未就授哲嗣叔俛明經續成之爲若干卷而楚楨先生旋下世既從明經假讀書乃敘而論之曰漢世論語有齊論魯論篇次小殊說亦略異孝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論語蓋與古尚書逸禮皆有文無說張禹兼通齊魯爲張侯論而齊魯師法淆鄭康成就魯論篇第考齊古爲之注而三家師說亦不可究矣何平叔等作集解名爲集諸家之善其不安者頗爲改易而去取多乖義蘊備略然師授淵源雖汨沒無考其漢時經師單詞雙義猶賴焉存惜皇邢二疏未能發明未學膚淺於微言大義既無窺竊於典章訓詁名物象數復多蓋闕厥用慨焉楚楨先生先德本東林耆彥躬行力踐世守勿替從父端臨公著論語駢枝精深諦確雅爲通人所重先生少從端臨公受學長益旁紹博覽又得通敏若明經者爲之拾遺補闕繼承先業故其疏論語也章句櫛比疏通知遠萃秦漢以來迄國朝儒先舊說衷以己意實事求是其最有功經訓者如謂有子言禮之用章是發明中庸之說夫子五十知天命是知天生德於余之義告子游子夏問孝是言士之孝乘桴浮海居九夷是指今高麗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是夫子教門弟子之法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是指所得之簡策言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問崇德修慝辨惑是魯行雩祭樊遲舉雩禱





之辭以問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是言朋友責善兄弟不可責善謂伯魚爲周南召南是伯魚受室後示以閨門之戒四海困窮是指洪水之災堯舉舜敷治之凡此皆先聖之旨沈薶二千餘載一旦始發其蘊至八佾鄉黨二篇所說禮制皆至詳確以視江孫邵郝焦氏諸疏義蓋有過之無不及已立於公羊疏勿勿四十年近甫輯成藁本七十餘卷復橐筆遊楚越疏陋淺謬卒未覈正歲月如逝寫定無期追維先哲悔慙何已

黃岡范祝父華封重刻本跋云右論語正義二十四卷寶應劉叔俛先生續其先人撰述更加審校遲之十有二載而後成者也先生主講楚中華封得交其嗣君子芳悉先生之學讀所著廣經室文鈔已非近世俳優軋茁之比正義一書同志尤爭購之原板爲先生攜歸華封乃出子芳向所持贈者畀之梓民用廣其傳焉嘗歎古聖遺經宋儒傳註衍說頒之學官於以崇化厲賢甚盛典也獨以謂生後古聖持其獨見印窺義蘊豈胥鑿然不詭於舊至於屈經從傳抑又慎矣漢時都授大會異同錯出諸儒務求一是不以臆決矧去古未遠聞見較可據依者邪論語雖孔氏之徒爲之然皆纂述至教更二千年微言大義及諸鄉國禮制講道之家傳習空言茫乎不得其解者久矣國朝昌明漢學華封舊藏論語稽求篇及聖門釋非錄服蕭山之通敏特其力詆宋儒至斲木而像之以恣剖擊似爲已甚茲書章櫛句比取明絕學未暇角勝考亭而創見別出俾斯道之蔽翳者一旦廓清讀者蓋如遊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厥功詎不偉哉聞先生歿後江蘇督學使臣採其遺著奏列儒林此非先生治經之初所希覲然以視掇拾遺文譁世取寵者則奚翅霄淵之判云



備藏

寶應劉楚楨先生年譜

附著述考

叔俛先生後序云、班生有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聖人之言、中正和易而天下萬世莫易其理、故曰微言、非祇謂性與天道也、大義者、微言之義、七十子之所述也、今其著者、咸見論語、竊以先聖存時、諸賢親承指授、當已屬稿、或經先聖筆削、故言特精善、迨後追錄言行、勒爲此篇、作之者非一人、成之者非一時、先儒謂孔子沒後、弟子始共撰述、未盡然也、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皆有箸書於先聖之道、多所發明、而注家未之能及、至八佾、鄉黨二篇、多言禮樂制度、漢人注者、惟康成最善言禮、又其就魯論兼考齊古而爲之注、知其所擇善矣、魏人集解於鄭注多所刪佚、而僞孔、王肅之說、反藉以存此其失也、梁皇侃依集解爲疏、所載魏晉諸儒講義、多涉清玄、於宮室衣服諸禮闕而不言、宋邢昺又本皇氏別爲之疏、依文衍義、並無足取、我朝崇尚實學、經術昌明、諸家說論語者、彬彬可觀、而於疏義之作、尚未遑也、先君子少受學於從叔端臨公、研精羣籍、繼而授館郡城、多識方聞、綴學之士、時於毛氏詩、鄭氏禮注、皆思有所述錄、初著毛詩詳註、鄭氏釋經例、後皆輟業。及道光戊子、先君子應省試、與儀徵劉先生文淇、江都梅先生植之、涇縣包先生慎言、丹徒柳先生興恩、句容陳丈立、始爲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先君子發策得論語、自是屏棄他務、專精致思、依焦氏作孟子正義之法、先爲長編、得數十巨冊、次乃薈萃而折衷之、不爲專己之學、亦不欲分漢宋門戶之見、凡以發揮聖道、證明典禮、期於實事求是而已、既而作宰畿輔、簿書繁瑣、精力亦少就衰、後所闕卷、舉畀恭冕、使續成之、恭冕承命惶悚、謹事編纂、及咸豐乙卯秋、將卒業、而先君子病足瘡、遂以不起、蓋知此書之將成、而不及見矣、丙辰後、邑中時有兵警、恭冕兢兢慎持、懼有

遺失暇日即將此藁重複審校手自繕錄蓋又十年及乙丑之秋而後寫定述其義例列於卷首繼自今但求精校或更得未見書讀之冀少有裨益是則先君子之所以爲學而恭冕之所受於先君子者不敢違也世有宏博碩儒幸不吝言補其罅陋正其迷誤跂予望之

又凡例云一經文注文從邢疏本惟泰伯篇予有亂臣十人以子臣母有干名義因據唐石經刪臣字其他文字異同如漢唐宋石經及皇侃疏陸德明釋文所載各本咸列於疏至山井鼎考文所引古本與皇本多同高麗足利本與古本亦相出入語涉譌加殊爲非類既詳見於考文及阮氏論語校勘記馮氏登府論語異文疏證故此疏所引甚少至注文訛錯處多從皇本及後人校改其皇本所載注文視邢本甚繁非關典要悉從略焉一註用集解者所以存魏晉人箸錄之舊而鄭君遺注悉載疏內至引申經文實事求是不專一家故於注義之備者則據注以釋經略者則依經以補疏其有違失未可從者則先疏經文次及注義若說義二三於義得合悉爲錄之以正向來注疏家墨守之失一鄭注久佚近時惠氏棟陳氏鱣臧氏鏞宋氏翔鳳咸有輯本於集解外徵引頗多雖拾殘補缺聯綴之迹非其本真而舍是則無可依據今悉詳載而原引某書某卷及字句小異均難備列閱者諒諸一古人引書多有增減蓋未檢其原文故也翟氏灝四書考異馮氏登府論語異文疏證於諸史及漢唐宋人傳注各經說文集凡引論語有不同者悉爲列入博稽同異辨證得失既有專書此宜從略一漢唐以來引孔子說多爲諸賢語諸賢說或爲孔子語者皆由以意徵引未檢原文翟氏考異既詳載之故此疏不之及一漢人解義存者無幾必當詳

載至皇氏疏、陸氏音義所載魏晉人以後各說精駁互見，不敢備引。唐宋後箸述益多，尤宜取擇。一諸儒經說有一義之中是非錯見，但採其善而不箸其名，則嫌於掠美。若備引其說而並加駁難，又嫌於葛藤。故今所輯舍短從長，同於節取，或祇撮大要爲某某說。一引諸儒說皆舉其箸書之名，若習聞其語未知所出何書，則但記其姓名而已。又先祖考國子監典簿諱履恂、箸秋槎雜記、先叔祖丹徒縣學訓導諱台拱、箸論語駢枝、經傳小記、先伯父五河縣學訓導諱寶樹、箸經義說略疏中皆稱爵。

孫仲容

諱

先生與叔俛先生論論語正義書云：昨日下午稷辱惠顧，敬聆緒論。以前舉質哀公問有

若章、漢石經異文、猥荷不棄，芻蕘以爲致塙，仰見虛衷下問之盛，曷任欽佩。邇來校讀尊疏，又得賸義數事，謹再質之執事，未敢自以爲是。爲政篇大車無輓、小車無軌，集解包曰：大車牛車，輓者轅端橫木以縛輓，小車駟馬車軌者，轅端上曲鉤衡。尊疏據臣軌注引鄭注云：大車柏車，小車羊車。蒙按此經包鄭注義迥異。周禮車人賈疏亦云：按此羊車較長七尺，下柏車較長六尺，則羊車大矣。而論語謂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以柏車皆脫穀輻牙，羊車不言，惟言較而已，是知柏車較雖短，穀輻牙則長，羊車較雖長，穀輻牙則小，故得小車之名也。賈說即本鄭注，然此大車小車自以包說爲是。車人三車同駕牛，而羊車大柏車小，鄭以此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其說難通。蓋三車之次，惟大車最大，羊車柏車次之。今釋大車乃遺最大之大車，而取其之柏車已不相當。況車人於羊車止箸較長之度，其穀輻牙諸度並無文，蓋當與柏車同，互相推校。羊車自大於柏車，賈強





爲之說殊不可通。又輓輓並持衡之木以牛車馬車異名。若小車爲羊車則仍是牛車。其持衡者仍當爲輓不當別云輓。鄭注之誤明矣。八佾篇子貢欲取告朔之餼羊。集解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蒙案此引鄭注未全。詩周頌我將疏引鄭論語注云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此正釋告朔餼羊之義。而朝享之祭則因告朔牽連及之。經實無是也。何氏不審乃引其餘義而刪其正解。殆誤以祭廟朝享與告朔爲一事也。考玉藻孔疏云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太牢。故司尊彝朝享之祭用虎彝。雖彝大尊小尊之等是其別也。孔氏此釋最析。蓋鄭意告朔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太祖廟其禮略用特牲。朝朔祭五廟禮詳用太宰。一事同日行之而隆殺迥異。論語所云自指告朔言人餼羊即特牛也。鄭注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云云則當用太牢不得用特羊。何刪諸侯告朔以羊二句則似餼羊用以朝享。朝朔即是告朔直混二禮爲一矣。皇氏義疏述鄭義云告朔之祭周禮謂之朝享亦與何同誤。不知告朔不得云祭廟祭爲朝朔又不得爲告朔也。雍也篇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集解孔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蒙按此章之義孔注大致不誤。惟釋有字未明。諦審經義有當爲親愛人才之義。左昭二十年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也。書泰誓云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又云惟截截善編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義並略同。子意祝鮀善口才尚有用於世如臯鼫鼫之盟能據禮



以爭是也。譏世人乃不愛祝鮀而唯愛宋朝之美，所親失當，宜其不能免於世害也。蓋古人多以佞爲材，不盡以爲惡德，故子於祝鮀亦有治宗廟之褒。後儒不知此義，意子以佞與美同席，而此章之義不可通展轉牽傳會，滋曲說矣。鄉黨篇吉月必朝服而朝，集解孔曰：吉月月朔也。蒙案：月朔謂之吉日，義見毛詩傳。然此云吉月，究與吉日不同。孔說非也。此吉月實當分爲二事：月與朔日爲一日之始，猶一歲之始，謂之歲也。吉則爲一時節氣之始。國語周語云：先立春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是以立春日爲初吉也。此吉與月相對，謂若四立二至之日，亦當服朝服而朝，與月朔同。若止是月朔，則當云月吉，不當云吉月矣。陽貨篇惡紫之奪朱也，蒙案：審繹奪朱之文，彼時必實有易朱用紫之事，非徒尚紫而已也。春秋時人蓋凡服色之用朱者，並改而爲紫。玉藻：玄冠朱纓組，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紫綌，自魯桓公始也。蓋凡纓與綌同色。魯桓公易丹組纓爲紫，丹即朱也。又古韋弁服，韎衣裳，韎與朱色亦同。左傳哀十七年：衛渾良夫紫衣狐裘，此即玉藻大夫士狐裘黃衣以楊之者。詩羔羊疏說：韋弁服，韎韐衣，用黃衣狐裘。若然，渾良夫其衣韋弁服而易衣爲紫與。又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云：齊桓公好服紫衣，蓋亦韋弁服朱與黃色相近，故皆以紫。易之依韓子說，竊疑玉藻魯桓公即齊桓公之誤也。以上五事皆前賢所未及，或足仰裨尊箸之萬一，惟董理而折衷之。此外如里仁篇德不孤，必有隣，皇疏一曰：隣，報也。蒙案：皇引別說，古書罕見。惟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云：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李善注云：言陵無功以報漢爲孤恩。論語曰：



德不孤必有隣、崇賢說似與皇疏別義同。泰伯篇關雎之亂、集解鄭注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蒙案晉書司馬彪傳云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紹統此說、正用鄭義、可爲左證。子罕篇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集解大葬君臣禮葬、蒙案何說、凡定無徵、考周書大聚篇云立職喪以卹死、立大葬以正同、此天葬義、疑與彼同。蓋周時命士以上喪葬、皆公有司、助治其事、周禮職喪與士喪既夕兩篇可證也。此皆瑣屑義證、並附陳之以備財擇。尊疏體大思精、遠軼皇邢、勿遽未遑盡讀、俟更掣繹、儻有所窺、當續錄奉質也、惟鑒不宣。

案此孫仲容先生商榷之書。是時正義已定稿、不獨前十七卷、未用其說、即後七卷、爲叔俛公所述、於朱紫之辨、亦止採江說也。又向於故紙中、得叔俛伯祖所著論語正義補一卷、前有王蒿隱頌蔚先生序、所述德不孤必有隣、即取仲容書中之說。然傳不習乎、傳讀專、德不孤必有隣、隣訓報、則皆楚楨公所已採、而又自以爲不敢定於一是者。傳不習乎正義叔俛伯祖凡例亦言說義二三於義得合、悉爲錄之、以正向來墨守之失。是公父子書例如是、非以剗解爲定論、及作補編、自變其例、而不以人正義、蓋始終不以己意雜人也。興既編定補篇、用再彙錄蒿隱先生原序、俾讀者知正義之外、尚有補編、又以見叔俛伯祖編輯之慎、不苟同也。

王蒿隱頌蔚論語正義補序云、國朝乾嘉間學者、揚州爲盛、揚州之學、高郵王氏父子、儀徵相國、振微扶絕、陶染後進、最稱大師。餘若李大令惇、汪明經中、焦孝廉循、江上舍藩輩、亦皆根柢漢儒、辯



章古學粹然成一家言。至於衰持遺經、綿曆數世、師傳不失、如古大小歐陽尚書、平原高氏世習魯詩之比、則莫如儀徵寶應兩劉氏。儀徵之劉自孟瞻伯山兩先生至恭甫明經、皆世左氏學。寶應之劉自端臨楚楨兩先生至我友叔俛孝廉、皆世論語學。顧左氏傳疏以三世纂輯之勤、尚未卒業而論語正義則楚楨先生世屬稿已具。君遂足成之、寫定於同治丙寅、宣匝海內、學人豎印、越十有餘年、君讀書日益博、復矧集儒先古誼、參以並世諸家之說、條舉件繫、題曰論語正義補。其中隱文奧誼、皆前所未及、而精審翔實、亦略相等。如傳不習乎魯、讀傳爲一專、引廣雅、專業也可。正近儒增字訓釋之非、兼可訂桂氏說文義證六寸簿之誤。苟志於仁矣、讀苟爲居力反、謂苟爲謹勅之義、引申之、則爲誠。下篇苟子之不欲、苟有用我者、苟合苟完、苟美皆訓誠。當讀居力反。案賈子道術篇志操精果爲之誠、苟訓爲誠、即急救之意。經典苟字誤從艸、故苟行、苟廢、聘禮記賓爲苟、敬釋文無音、是唐以前已不識苟字矣。德不孤、必有隣、引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注爲證。訓隣爲報、乃六朝經師舊詁之厘存者。自行束修以上、據書大傳太公酌酒切脯、除爲師學之禮、謂古者事師有修脯爲贄。按書堯典二生一死、贄士相見禮贄、冬用雉、夏用脰。鄭注夏用脰、備腐臭也。是贄用修脯之證。億則屢中、據越絕書屬貨殖言、與論衡合。亦西漢舊解。魯衛之政、引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迺宣魯衛之政、敷二南之澤。又謂詩於二南之後、次以邶鄘衛、所以見異於諸國。魯列三頌、故不與周詩相次、以此申明包說、可正後儒就衰世言之謬。必也狂狷乎。據中庸篇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謂賢者即狂、不肖者即狷。案後漢書獨行傳序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是中庸

即中行故以賢不肖釋狂狷集解最諦公伯寮據御覽引論語摘輔象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疾惡謂其後或遷善爲直士今案緯文公伯周承仲弓宰我子遊公冶長子夏之次是的然孔門弟子又爲史遷馬季長增一佐證蓋寮惟疾惡而過乎中故有愬子路之事譙周俗儒未可援以難史記也凡此諸條誼至精確皆前人未發之蘊有功經訓甚鉅竊惟國家右文稽古鴻生魁壘靡不輟宋祧唐易書詩儀禮春秋公羊穀梁孝經爾雅孟子皆有全疏雖純駁不一以視六朝唐宋諸家疏義實已過之惟論語獨闕蓋四子書限於令甲場屋程藝墨守宋儒無敢踰越故乾嘉諸老師治此經者較尠江都徐文學復嘗著疏證見漢學師承記及江氏隸經文其書不傳以頌蔚所聞近今爲此者君家之外有吳縣潘氏父子朗如邕侯兩明經潘書集古注此承用集解猶江孫二家尚書與王氏後案略例小異其爲漢學一也頌於庚午歲讀嘉興李氏左傳賈服注輯述始識君名傾想十年及是來鄂乃盍朋哉過從之暇謬承盼睐命弁厥耑泚筆應教深自愧已

案此序今已載

入寫禮廣文集

釋穀四卷

家刻本續皇清經解本光緒十四年廣雅書局刻本

謹案此書之作乃病程瑤田先生所著之九穀考詳於禾黍稷而略於豆麥麻因旁搜遠紹詳稽博引成書四卷初刻於家先祖人粵復以授王雪澄先生與愈愚錄同梓於廣雅書局於是並續經解爲三本

自序云道光二年予在都中館汪孟慈農部家得讀歛程氏通藝錄其中九穀考辨別禾黍稷三

種最爲精悉。餘姚邵氏爾雅正義猶沿舊說以粢稷衆秣爲今之小米以秬黑黍爲今之高梁。程氏嘗致書先從父丹徒君云二云釋草中言黍稷與前人相反其誤顯然。春間作一書奉寄未蒙裁答或者以妄言妄聽置之。原注是書程集未載其手書今存從弟桂榮家文興謹案是書現藏新會陳氏文見余著端臨

先生年譜今觀其說顯有駁難之處是不以程說爲然。程邵同時通儒而所見各異學者將何所從乎。予又嘗疑爾雅釋草九穀俱載獨於麥不載來牟而載雀麥蘧麥二種皆是荒穀非日用局食九穀考於麥豆麻三種亦多闕略。爰於授徒之暇原本程說廣引羣書旁推交通作爲釋穀其篇韻以下及諸方書字多別體義亦罕徵其有與經史相證明者亦採錄焉。藁本粗就未及繕寫近命次子恭冕校寫成帙釐爲四卷若夫種植之法耒耜之利已見他書茲不詳述。

山陽丁額伯

壽昌

後序云向讀江都汪容甫先生釋三九謂數之少者言三多者言九高郵王伯申

先生經傳釋詞謂終風且暴終釋爲既有隱憂如釋爲而歎其精確發前人所未發。寶應劉楚楨先生廣陵宿學著述甚富所作釋穀一書明辨以晰其釋蜀黍戎菽胡豆胡麻之類謂凡物之大者皆得稱蜀稱戎稱胡而闕齊侯獻戎菽張騫得胡麻之謬說證之雅訓確不可易。因即先生之說而引申之凡物之大者曰王曰蜀曰戎曰胡曰牛曰馬曰龍曰虎曰鴻物之小者曰童曰妾曰婢曰荊曰楚曰鹿曰羊曰兔曰鼠曰燕曰雀皆古人比事屬詞非有異議於其間也。其見於經傳甚多先以爾雅經注證之物之大者曰王王蛇王雉是也曰蜀蜀葵蜀雞是也曰戎戎菽戎葵是也曰胡胡豆是也曰牛牛蘄牛藻牛蘓牛棘是也曰馬馬蘄馬藻馬棘馬藍馬舄馬蜩馬蜋是



儒藏

寶應劉楚楨先生年譜

附著述考



也。曰龍、紅龍、龍葛是也。曰虎、虎杖、虎葛是也。曰鴻、鴻薈是也。物之小者曰童。童梁、童牛是也。曰妾、妾魚是也。曰婢、魚婢是也。曰荊、荊葵、荊桃是也。曰楚、楚葵是也。曰鹿、鹿藿、鹿藜是也。曰羊、羊棗、羊桃是也。曰兔、菟荑、菟葵、菟瓜、菟葵、菟絲是也。曰鼠、鼠莞、鼠梓、鼠梨是也。曰燕、燕麥是也。曰雀、雀麥是也。由此推之，則釋穀中之虎豆、馬豆皆豆之大者也。燕麥、雀麥皆麥之小者也。諸家之曲說，不辨而自息。此則經傳釋詞之所未及，而與釋三九之義有可相發明者也。昌頻年奔走，自愧荒落。蒙先生手書相勸，屬以校訂。因就先生所已及者，舉一反三，附諸卷末，以當土壤細流之助云爾。

案丁先生言物之小者曰童，引童梁、童牛爲證。先祖駁之，謂童梁不秀，童牛無角，其名以童取山無草木曰童之義，非小也。見先祖讀書雜錄。

愈愚錄六卷

光緒十五年廣雅書局刻本

謹案先生每讀經史，輒有劄錄。曆時既久，裒然成冊。因倣王氏困學紀聞，顧氏日知錄之體，先爲長編。次乃薈萃而折衷之。始錄存六卷，爲愈愚錄。曾授丁頤伯先生壽昌，俾爲閱定。丁手加按語，甚多。今或夾注每段之後，別有稿本若干。叔俛伯祖釐定爲八卷，並先後爲十四卷，未及刊。先祖入粵，遂以先寫定之六卷付之王雪澄先生，刊於廣雅書局。惟當時未詳校，有誤以丁頤伯先生語入正文者，謹附此說，以待重刊時糾正。

又案愈愚錄藁本，與所見約五種。始爲長編，後乃編目。次第既異，去取又不皆同。最後有一卷刻本三十一頁，則叔俛公在湖北通志局時付刻，首署卷一目次與廣雅全殊。又有寫樣十數頁，則

第二卷寫而未付刻者。今據已刻目列附於後。不知當日授先祖何以又別一本也。已刻板疑留湖北。此卷中丁壽昌語皆未之載。固知丁所籤出不盡錄人也。

### 原刻本目錄

橋撻以記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我二人共貞。周南召南。平王齊侯。習習穀風。發夕蜉蝣。掘閱中鄉。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既立之監。或佐之史。招搖在上。急繕其怒。用水火必時。武亂文王。追稱王干。越道及士大夫。零割臂。西宮北宮。將犯之子。皮戒趙孟。桓宮僖宮。災分陝。分子晉國。云霓館甥。郊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

### 漢石例六卷

楊氏連筠等叢書本。湖州丁氏刻本。朱氏槐廬叢書本。

謹案是書據自序年月。則道光十年之先已成。又據自撰例目後案。知十六年又重校一過。是書取有漢一代石刻。準金石例條分縷析。若網在綱。引證以洪氏隸釋。隸續。旁採諸家發明經義。貫穿史籍。凡爲墓碑例百五十。廟碑例二十九。德政碑例十三。墓闕例十一。雜例三十二。總例四十八。原原本本。尤爲醇備。自序所謂藝林之圭臬。文苑之楷模是也。初刻於靈石。楊氏連筠叢書繼而原藁流入廠肆。爲匡源所得。湖州丁硯丞見而好之。遂重刻於山東。逮光緒丙戌。吳縣朱氏刻金石三例續編。收入其中。於是是書亦有三刻。自序云。元潘景梁。明王止仲。國朝黃太冲。並纂錄韓柳諸家文。爲碑碣例。世稱金石之例是也。夫刻石之興。肇自皇古。梁甫弇山。載籍蓋闕。琅琊碣石。巡幸偶經。降至東都。斯風乃熾。公卿貴人。下及一行之士。門生故吏。載筆貞珉。其書



儒藏



爵里姓名爲傳體其書生卒年月爲狀體魏晉以降迄於唐初謹守其法韓柳上法莊荀工於思議而體製寢失余素喜東漢碑碣之文甄而錄之爲墓碑例百五十廟碑例二十九德政碑例十三墓闕例十一雜例三十二總例四十八爲文之體略備於斯魏晉以下概從刪佚然而祖考稱考祖母稱母父母生稱考妣以及烈祖烈考文考之號親父惠兄順弟之名或碑陰頌其舉主或碑額題其姓名尊之則頌以聖心卑之則比於下流此皆不可爲法若夫張氏爲天文之應柳氏爲柳宿之精以霜月爲九月以皇極爲五日歐陽趙洪並多詆斥又如祖考稱皇女子稱妃郡署稱朝官牒稱勅墓域稱陵以病亟爲不豫以終命爲殂落以遺言爲顧命以居喪爲諒闇揆以今儀皆宜避諱至於橋元碑陰刊以鼎鉞之文武氏石室廣繪聖賢之像山陽麟鳳黽池木禾並徵作繪之功無關摘詞之義凡斯之類概不入編於是刊其踳駁採厥精腴繩墨定而曲直明規矩陳而方園正誠藝林之圭臬文苑之楷模也爰爲條列例目將以就正大雅得所析衷焉自撰例目後跋云近見錢唐梁君玉繩誌銘廣例吳江郭君慶金石例補採集漢魏六朝碑文其途則廣其例甚略又嘉興馮君登府金石綜例上採商周下及唐宋旁及海東諸國其例較梁郭備而疏略仍多且漢碑已有之例而引六朝唐碑如稱父爲君已見樊安碑而引唐顏氏家廟碑銘詞分章已見章公神碑劉熊碑而引唐木澗魏夫人祠碑錄有銘不加銘曰已見太尉公楊碑陳留太守胡公碑而引北魏司馬元興墓志序三代書爵不書名亦見楊公胡公碑而引東魏司馬昇墓志銘若斯之類殊失檢校又以稱曾祖爲高祖爲曾父稱高祖爲高門稱曾祖爲曾門稱他人

父爲先父及生稱考妣爲例。今人臨文未可襲用。夫金石之學藉以考證經史。梁郭無所銓釋。馮君亦未發明。均未善也。三書已刊行。閱者自能辨之。

平定張石洲穆序云。文生於義。不生於例也。義洽而例自立焉。故不獨春秋有例。若易若詩若書。無不有例。其例即定於聖人精義之心。非有所比擬景附也。爲文必當明例。碑志又文字之最謹嚴者。其例尤不可不講。元潘景梁明王止仲國朝黃太冲遞有撰述。然取法不越昌黎。是謂昌黎以前金石之文皆獲語也。先河後海。豈其然乎。古人制鐘汜鼎。義專褒顯。面人傷事。不患本末不審。故欵識流傳。類皆隱括行能。文質究宣。但主銘勳。不關記事。變金爲石。其義猶是。其例亦當猶是。秦漢以來。矩矱具存。可覆驗也。自昌黎一變而爲述事。後世史籍露午。往往足資考證。故各家文集碑志尤爲可貴。昌黎之功。誠亦不細。然不得因後掩前。反疑古人渾噩爲不達也。朱竹垞嘗謂墓銘莫盛於東漢。鄱陽洪氏隸釋。隸續。其文其銘體例。非一宜用。止仲之法。舉而臚列之。竹垞既未有成書。錢塘梁氏志銘廣例。吳江郭氏金石例補。嘉興馮氏金石綜例。搜採較博。舉例尚疏。至長洲王氏碑版廣例。雖上取秦漢。下訖中唐。其旨乃主於摧毀漢人。專以文章正統與韓歐。其言曰。漢碑版之在世亦多矣。或奧而蹟。或枝以蔓。雖或焉其所得。嘗不敵其所失。又曰。漢碑版不皆出於文士。乖離析亂。人率其凡。未嘗有例也。噫。古人物勒功名。一器且不苟作。何由旌功寫德。託垂千億。乃曾不得一文士爲之操觚乎。晚近尚欺心之學。且有專標柳子厚馬少監張子野黃夢升諸文。以爲碑志正宗者。是並韓歐之例可廢。何論漢也。吾友寶應劉君楚楨。始本竹垞之意。壹以東京爲主。傳以



經術加之博證纂爲漢石例六卷。蓋惟深通漢學故能得其大義義舉而例亦因之俱舉。文章家既讀潘王之書即何可不進以此箸也。楚楨爲端臨先生從子少與儀徵劉孟瞻齊名號揚州二劉。作令畿南迭更盤錯時遣人持券告貸京師而不以一錢累民。比官元氏貧愈甚循聲亦愈起訪獲縣境古碑甚多其尤著者則延熹封龍山碑自來金石家皆未見也。靈石楊君墨林及弟子言雅好金石讀君書喜且寶之因請刻入連筠簪叢書中而以校勘之事屬余。余既獲交孟瞻又獲交楚楨故樂序行其書。楚楨又著有寶應圖經精博與孟瞻揚州水道記埒。二劉之目豈虛譽哉。

膠州匡鶴泉源序云碑碣之興莫盛於漢其時崇尚經術上下同風操觚之士類皆有典有則文質相宣代遠年湮流傳寢渺宋歐趙兩家蒐採雖廣評隲未詳迨洪氏隸釋釋續兩篇嗣出備載全文加之訂正令後世讀者得以因文考義論世知人其功可謂勤矣。然體例各殊繁簡不一從未有分門別類勒爲一書者。元潘蒼崖金石例斷自唐人其後沿爲要例廣例總例諸書不少六七種或折衷未當或考據未精論者往往病之。寶應劉君楚楨余同年友也究心漢學素負重名道光庚子貢禮闈年已五旬餘其經藝淵深奧博讀而愛之旋以縣令出宰畿輔卓著政聲一官未遷終於三河任所數十年來每以未睹其著作爲憾。同治甲子得是書稿本於京都廠肆重價市歸朝夕披覽其書取有漢一代石刻準春秋比事屬辭之義條分縷析若網在綱引證以洪氏爲主旁採諸家論斷精確而發明經義貫穿史籍本本原原尤爲醇備誠如自序所云藝林之圭臬文苑之楷模也。既又得張君石洲所爲序文於見齋文集始知靈石楊氏嘗欲刊之而未果。乙丑出

都主講樂源書院、攜之行篋、丁硯丞都轉見之、以爲碑志文字、載筆綦難、非精於義例、不能無蹊駁之譏。魏晉之際、尚守漢人遺規、六朝以來、漸趨冗濫。昌黎起八代之衰、稱號復古、今學者知祖昌黎而不遠稽漢代、是沿其流而未溯其源也。屬余爲之校勘、將付剞劂、公諸同好。余乃盡發藏書、詳加參閱、經歷寒暑、始竣厥事。都轉專家學淵源、博聞好古、所刊人譜類記諸書、志在表章先哲、啓迪後賢、用心良厚、是書一出、不惟劉君半生精力可慰九泉、世之治古文辭者、亦可有所師法矣。

附叔俛先生撰連筠簪叢書本漢石例校記。

敘目第一葉十一行。全廣延紀母碑當作金廣延母紀產碑。第八葉二十行。據此諸文、諸文二字刪。第十葉十六行。倚廬當作凶廬。卷一第五葉五行。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案隋書禮儀志三云。三品以上螭首龜趺。五品當作三品。第十五葉十行。終于宰邑。于字誤干。第二十八葉十二行。于嗟于字誤干。卷二第三葉十一行。安鄉侯安下脫樂字。第九葉三行。安鄉安下脫樂字。十五行。末載。誤未載。第十葉五行。末載。亦誤未載。第十一葉五行。列于諸侯。于字誤干。第十三葉三行。蔡中郎集。郎字誤重。八行。按終卒對文。則別卒當作死。則字刪。第十九葉三行。五月。當作五年。第二十四葉一行。風俗通無氏姓篇。案風俗通有姓氏篇。見蕭該漢書音義。前說非。然亦不作氏姓。當改云風俗通有姓氏篇。不作氏姓。第四十一葉二十行。漢石例卷第一案卷一作卷之一。此作卷第二。後卷皆無之字。亦無第字。卷三一葉一行。漢石例卷三案卷一卷二卷下有之字。此及後卷皆無。





第五葉十三行註造橋椽當作道橋椽。卷四第十葉十三行碑末誤碑末第二十四葉五行龔斑業龔當作龔因下龔字亦誤。卷五第十一葉四行綬和壺銘當作綬和第十八行府堂當作府君。卷六第七頁五行五夫一案二當改作二偏左方下五夫二史夫二亦同。第十一葉十二行窆

勝朝殉揚錄三卷

同治十年淮南書局刻本。

自序云國朝順治二年明臣史可法守揚州率士民抗拒天兵城破史公率士僚死之士民從死者甚衆聖朝寬仁超越三五凡勝朝殉節諸臣賜諡賜祀有差誠千古未有之曠典也史公舊有祠在廣儲門外而從祀者闕議久不決道光十八年夏太守諸城李公主持風化百廢具舉屬寶楠考覈史公祠之應從祀者忠義節孝祠之應補祀者曾子病目不能覽記次子恭冕從學郡館爰命檢錄史志參以別集凡殉義官弁及鄉官士民婦女共若干人分爲三卷寶楠復加考訂以上之太守自知掛漏良多冀博雅君子有所增益焉

定遠方子嚴

濬頤

序云前明閣部史公殉難揚州一時官弁紳民婦孺從死者甚衆我朝嘉公之節

諡曰忠正凡從死者亦各分別諡祀有差卹典優渥方之式閭封墓殆有過焉公遺命葬梅花嶺其下建祠有司歲時祭祀罔敢或替道光戊戌諸城李公來守是邦慮應祀者或有遺漏迺屬寶應劉君楚楨考覈史乘旁採羣籍勤如蒐輯斟酌盡善成勝朝殉揚錄三卷務蘄表慕幽微藉以維持風化予向聞其書而固未之見也歲戊辰由粵移榷淮鹽以兵燹之餘文獻不無散佚既請



諸大府設局刊書復謀諸都人士續修郡志且以地當南北要衝郡人歿於粵寇者指不勝僂方語司事諸子留意博方一一筆而褒之毋使湮滅會楚楨同年詰嗣恭冕茂才自金陵郵寄此編繙帛循誦不禁悚然起敬乃知此邦忠義節烈之氣較勝他郡其薰漸固有繇也亟付手民並述其梗概如此

寶應圖經六卷

光緒九年十月淮南書局刻本

謹案圖經凡八卷首有圖十四幅後缺半幅次爲表著曆代沿革起自漢唐迄於明代卷一爲城邑卷二爲疆域卷三爲河渠水利卷四爲封建卷五卷六爲人物始作於嘉慶己巳成於道光丁未叔俛伯祖繕成以副本交珮卿叔曾祖璿刊於淮南書局並爲校對惟叔曾祖雅志辭翰於校勘頗疏故譌誤處觸目皆是家大人病之曾爲是正他日當錄之爲校記有自序一劉序一皆未刊人今附於下

自序云寶應志有三難唐人撰集地志平安安宜前後相襲稽其舊邑在今境西南唐初安宜實遷今治其地東兼射陽西跨東陽三境牙錯並爲一縣而欲考城邑於邱墟辨封疆於桑海此一難也典午東遷僑立郡縣一隅之地分爲數州一丸之城立爲數郡瓜剖豆分朝更夕變或以客奪主但擁虛名或以寄亂真全無實土而欲條分蝸置畀分蟻壤此二難也境內運河從緯百里諸湖迂遠本非直渠或東或西十有餘變岸谷屢遷失其故道而欲尋川於陸問水於陵此三難也舊志有嘉靖隆慶萬曆康熙四部嘉隆二志未見其書吳喬所編見存篋笥然嘉靖維揚志屢



述寶應新志萬曆志本於隆嘉二書太較可知矣。吳喬之書詳於賦役而迫於官程剋期歲事論今粗備考古並疎凡茲三難闕而不講。夫山川能說可爲大夫文獻有徵斯能議禮士君子於桑梓故鄉粉榆片壤而詢其形勢無馬援指畫之圖考其人文謝朱育宴見之對數典忘祖斯之謂矣。今城邑疆域河渠水利並沿明世於是溯漢及明原本正史旁貫方書辨誤取真摘疑成信期於實事求是不敢爲鑿空面壁之談賦役一門舊志並詳不復綴錄封建官師人物皆其所略因並及焉。寶楠是歲浮家久離鄉土夢中丘壑未獲身經紙上川途恐憑臆論正譌糾繆用待通人云爾。

海城劉光斗序云。郡縣補國史之略而作者每難其人。建置不明與勢不辨踵襲謬誤往往而是侈列人物無當懲勸又其靡也。余攝寶應縣事識縣人劉君念樓得讀其所謂圖經若干卷作而嘆曰。良史哉。首爲圖及沿革表審地形也。取喬侍讀說證得實事衷於正也。志疆域公署學校附之。志河渠農田水利附之。舉大務也。間及宅第祠墓景仰先哲也。志人物必學行參備端趨嚮也。斷自有明而止慎之慎也。簡而能明博而有要良史哉。昔人稱康對山武功志爲最善君是書義例實取材焉而有過於康氏者。縣爲南北漕道治水尤急引淮通黃又以敵黃隄防愈增漕道屢變自非言之有本不能悉於得失之故非如康氏之書無涉政事者也。故君書尤爲有用也。至其約潔有體如酈道元水經注如常璩華陽國志則視康氏且過之。君方爲名孝廉枕肱淵懿他日承明珥筆爲國家慶良史臣請以是書爲左驗也。

按此序係山陰何士郡代作。

叔俛先生撰書後云家君著寶應圖經六卷始於嘉慶己巳成於道光癸未自漢唐以來城邑之沿革湖河之變遷漕運之通塞與夫民生利病所可考而知焉者無不瞭如指掌至謂邗溝山陽瀆專屬淮安揚州運隄非李吉甫所築平津堰而揚州地勢唐宋以前南高北下邗溝水北流入淮以故自昔江淮之間止患水少不患水多至蓄高堰內水始南流入江皆至詳確無所復疑者也庚寅之歲家君館郡城江氏據江藏本水經陳登穿溝證趙一清本陳敏之誤後江籍衰落藏本不知所歸亦不記起何人所刻及檢他本陳下或空方一字常以不得江本覆校爲恨人物一門斷自有明不及國朝蓋依通鑑之例至五代而止不及宋也家君於先世遺聞及前哲嘉言懿行世次宅墓與其後世興衰之故雖其子孫所不能詳道者皆能備舉其說蓋留心桑梓者久故此書爲能精博若此也官況多艱未得付梓今年夏四月屬姊丈王君興三國寶復寫一部而命晁司校字之役乃謹述其緣起及此書之大以諗來者

寶應劉氏清芬集十卷 家刻本

謹案先生初輯邑中詩文爲象求集後改名爲寶應文徵嗣以卷帙浩繁不易殺青遂先輯劉氏文詩爲劉氏清芬集十卷凡錄詩六十五人文二十一人子猷先生爲付之梓首錄徵文啓後附子猷先生跋本無序其後乃倩金望欣陳方海爲序板藏於家及後人出鬻家大人糾合族醴金贖歸則啓跋已失中又有闕命匠補刊始還舊觀今置之祠中

自撰徵文啓云先世系出吳門宅茲射水含靈嘉遯潛德弗彰比及六世當明神宗職方君二十



儒藏

登朝人倫冠冕行成圭璧志潔冰霜紹洛閩之傳行洙泗之教鄒羅相爲先後高劉與之頡頏然  
年甫逾立官僅爲郎忠端劉忠周文肅文震孟襄集遺文雖上登石渠下被藝苑零篇斷簡散棄已多  
君父鎮江君弟選士君子文學君並以學行見重當時各有著書今多湮沒職方君之曾孫真定  
君石埭君皆有淳德美行過人之才真定君白首爲郎終於典郡石埭君待次垣掖改官告歸雖  
文章詞翰照耀江淮而簡爛篇殘正多遺逸真定君之子貢士鹿沙君少負奇童長稱詞伯喬侍  
讀稱爲佳士田司寇目爲俊人文而不壽賚志以終其弟之孫貢士友蓮君清風亮節取重時賢  
而孝行不旌夫綽楔品學不載於陽秋教授蓬廬倏焉終老石埭君有孫四人立學修行皆爲民  
望孝廉君以公車老靖江君以廣文終餘皆困於諸生先君從兄弟十七人丹徒君立德立言儒宗  
碩望瑞州君試官三載遺愛在民並殞中途設施未竟自職方君迄於丹徒君凡七世丹徒君近守  
靖江之緒遠紹職方之業道高德修爲後學典型而艱於遇而嗇於年所錄遺書十存一二先君  
典簿君弱冠知名晚膺鄉舉授徒四方終於旅次文辭散失僅有存者寶楠蚤歲孤貧中年羈旅  
感他鄉之霜露眷故土之鬆楸雖誦家風流連世德蕭瑟梁山之曲飄零河洛之書志切開楹心  
勤剖石乃上溯十有二世三百餘年網羅舊聞鳩集殘帙旁及同宗已故者如有所述悉著於篇  
然而萬曆以上闕略恒多康熙以來埋沒不少躍龍關畔醉月樓高斗拱門東種松宅古東臯載  
酒羣從並爲惠連西浦尋詩諸子無慚逸少而藻翰與泉石俱湮文字並煙云共盡況復訪賢良之  
墓酌酒無人過將樂之廬遺編何在未覩丹陽之集空傳博士之書重可悲已昔人稱劉氏人才



之盛甲於郡邑、而或窮而不仕、或仕而不達、槁首黃墟、蓬顆蔽塚、遂使形魂等於秋草、身世同於朝露、菁華既散、託諸詩文、不泯英靈、賴有此耳。吾宗耆年碩德、不乏儀型、俊譽英髦、每稱時彥、伏願同志搜羅、廣爲購輯、昔歆向傳經、厥惟父子、焯炫積學、祇有弟兄、以今方古、殆將過之、石室名山、信其不朽、寶楠謹啓。

家子猷先生贊勳跋云：嘉慶癸酉甲戌間、家楚楨孝廉授徒里中、校錄先世遺文、予嘗助其蒐輯。其後楚楨浮家真揚、聞其編纂寶應文徵而未成也。道光壬辰、楚楨將赴保定、送孥歸里、示余是集、顏曰清芬、蓋以文徵卷帙浩繁、乃於其中錄出先世遺文及同宗著作、別爲是集、易於付刊、即用以成劉氏一家之書、予因之有感矣。先公曲江、當明萬曆時、以諸生與兄職方公齊名、職方既歿、先公嘗與無錫高忠憲公講學邑東城之興讓堂、忠憲爲碑記、碑陰題名、以先公爲首。是時崔呈秀按淮揚、先公以其貧殘狀告忠憲、忠憲據以入劾、疏有得之淮揚士人最爲親切之語、忠憲既被逮、或錄碑陰文白府、謂先公爲忠憲黨、提學牒下、先公慷慨對簿、屢瀕於危、迨崔魏伏誅、乃已。先公憂時感事、輒見諸詩、北征以還、著述尤富。劉忠端公手爲刪訂、鼎革之際、散軼無存。國朝康熙時、伯曾祖真定公輯寶應詩選、略載數首、是集所錄七言律詩是也。以公之學不見用於世、而文章著述又不使留於人間、豈天厄先公、至於斯極耶？抑其文多指斥明末弊政、後之人鑒于呈秀之難焚、溺不敢存耶？猶幸吉光片羽、經二百餘年、而僅有存者、由公以降、至先君子、五世詩文、亦於是集略載焉。此予所以悲喜交集、而亟欲以是篇流播於世者也。予既任校勘之役、遂以楚楨所作徵文





啓冠卷首又以所作寶應詩事附各公詩後用明詩綜湖海詩傳例也。

全椒金嶠谷

望欣序

云道光丙申春始識寶應劉楚楨孝廉於京師之陶然亭。楚楨云陔典簿子端

臨學博猶子也。先世職方公萬曆時與顧端文高忠憲劉忠端講學東林其子兼山上舍幾罹黨禍著有四朝大政錄云陔端臨兩君子以名孝廉精經學有聲乾隆間官不足以盡其才士林惜焉。楚楨孤貧力學年踰四十始舉於鄉近以授經廣陵與余館舍相隣獲盡覩其著述既梓行大政錄及劉氏遺書復網羅成化以來三百餘年十有二世之詩文成清芬集十卷其族叔子猷上舍任校刊以傳世。嗚呼世家大族郡邑之文獻也所賴有賢子孫者非欲其守遺資以致富也非欲其躋顯官以駭流俗也惟是一經不廢有以述祖德而繼家聲斯手澤存而靈爽憑焉矣。夫名臣碩士之立言得列於史傳及郡邑志者奏議耳民生病利之言耳若夫講學之書憂時之什爲人師道統所攸關而朝章國故時世盛衰藉可考而知焉者往往藏之私家子孫爲農賈即不知愛惜棄若弁髦至於老儒之經義才子之遺聞生不見重於當時死未流傳於後世塵封蠹蝕於若存若亡之際子孫不輯而刊之較棄華屋良田者其情爲尤慘若劉氏者非先澤孔長焉能得孝子慈孫表揚於數百年之後也哉。吾宗亦自前明遷全椒先世少參中丞兩公亦著籍東林本朝二百年來祀鄉賢舉孝義登甲乙榜者未嘗無人而祠墓蕭條文章零落所由讀寶應劉氏之集而爲之泫然流涕也。

鄱陽陳方海序楚楨輯其先世遺文自云上溯十有二世三百餘年網羅舊聞鳩集殘帙旁及宗人

已故者如有所述悉著於篇。始於十二世者劉氏之先爲吳人。此本其始遷實應者稱首也。自明成化迄今劉氏世傳家學。史傳有人。自人本朝益恢先緒。乾隆時端臨先生爲一代名儒。有海內五君子之目。五君子者錢曉徵、盧抱經、邵二云、王懷祖與先生而五也。先生學無不通。尤精三禮。其文以說禮爲最多。是集所載亦最富。楚楨爲先生從子。近守見聞。遠遵規矩。故能砥德礪材。懋昭時譽。宋劉元高編三劉家集。祖孫父子一時之作。則已掇拾殘缺。略存十一。今楚楨此書爲劉氏復增盛事。上溯十有二世。視元高勞相什。功相百矣。紹開鉅任。何止爲一家之書。亦天下賢子孫之勸也。嘗見講學之徒。博綜自喜。或叩以先人之業。而不盡知。誠可愧矣。著錄諸賢。名山在念。而先不能託其子孫。亦可傷矣。夫著錄者必先求無壞於爾家。則庶幾旁曆九州。下垂後世。講學者首務。繼承先人之緒。則庶幾木本水源。輪囷漫汗。有以自異於當世。雖然。必傳者天也。克傳者人也。天人之故。有乖有合。或不容強焉。吾於楚楨。蓋深敬之。亦深幸之矣。

文安隄工錄六卷

家刻本

自序云。文安地稱窪下。隄堰不修。遇伏秋水盛漲。輒爲民害。道光二十一年。予視縣事。周履隄防。詢知民疾苦。爰檢舊冊。依例舉辦。而旗民恒怙勢。不出飲助。相爲觀望。予執法不少阿。功卒以濟。乃集前後諸卷案彙爲六帙。篋而藏之。自余去任。復以推卸。曆控大府。但知旗情苦累。不復能據案正之。洪流汜溢。歲告災寢。嗚呼。可慨也矣。

二未刊



愈愚續錄□卷

謹案是書本隨時編定，無所謂正續。有初編之稿，其後人妄署爲續錄者，售之滬估，由滬估手輾轉至廠肆，謀售於某圖書館，興曾請於當事者，得獲假歸，披閱七日，乃盡始知是書爲初著長編，非定本。吾家亦有一殘冊，乃叔俛伯祖釐定四次稿本，此則尚未經釐定，雖所列經史皆備，蠅頭密楷塗抹縱橫，而書面所題不類先生手筆，亦不類叔俛伯祖書封面印章，署琨石先生，先生爲楚楨先生之祖，盜用舊章，前後不審，亦可謂之妄矣。姑仍其續錄之名，未可據爲定稱也。

寶應文徵□卷

謹案先生初輯邑中先哲詩文爲象求集，取象罔求遺之意。上溯明季，下迄近代，凡有詩文都在甄錄，厥家數十爲卷百餘，卷帙既繁，乃改名爲寶應文徵，僅有清本，未能刊刻。辛亥後，家大人里居網羅遺逸，求之宗人，秘不得觀，嗣見寓公王蘭生家有一副本，索值太昂，竟未能得。近始獲睹殘稿數冊，遙錄一通，然終不及十之一也。邑修志時，家大人擬廣收重輯爲藝文志，衆意不附。邑中著述屢經災害，故家書籍半已輦載而南，文獻無徵，輒爲太息。今錄象求集序以見梗概。

自撰象求集序云：國初選詩家以鄧氏漢儀詩觀爲鉅集，所載吾邑詩人如喬公聖任可聘、明天啓元

年進士官御史應人明詩、秀水朱氏明詩綜載其詩是也。其國朝詩人趙韋齋開雍、陶季深漱、喬公

鈍庵應、朱秋厓克生、陳冰壑鉉、王左生孫晉、喬疑庵出塵、鄒惕庵之璜、喬公石林萊、先伯高祖真定君中柱

伯曾祖鹿沙君家珍凡十一人其時真定君有寶應詩選載國初詩人二十有一朱元膺王文玉

致徐性之宗道湯梅逋廷頸石菴廷相朱鐵輪四輔鄭虎谿在湄孫東山世勳朱石崖克簡王用晦士光張羽

季珣丁敦園敦仲琴公以懿王築夫巖喬楮堂崇讓其六人則韋齋水壑秋厓左生喬公鈍庵喬公石

林無季深疑庵惕庵以其時尚在又不自錄父子詩故不載然寶應詩選未刊行詩觀雖刊不甚

行此外若卓氏爾堪本事詩遺民集倪氏匡世詩最孫氏鉉詩選席氏居中詩存陶氏瑄詩的所

採既略板行並鮮維新城王文簡公感舊集盛行於世載吾邑詩凡四人季深秋厓水壑及李黼

臣藻光乾隆時長洲沈文愨公別裁集載吾邑詩凡九人季深秋厓左生石林及朱燕堂經王樓村

式丹喬學齋崇烈王白田懋茲劉艾堂師恕於後青浦王侍郎述庵祖撰湖海詩傳以續別裁之選載吾

邑喬公劍谿億王少林嵩高朱直方宗大凡三人嘉慶初同郡中丞阮公採輯揚通詩人爲淮海英靈

集較以上選本無輔成文至性之石庵東山用晦羽季七人其他悉載而增人者喬氏則固翁崇修

斯齋鐸休原肅一山仙伊柏鍾集楓亭方立荔江大鈞王氏則鶴聞懋謀懿誦懋訥在川希伊豫園康楓次涉

擢子野彬淡泉貯凌谿朱氏則紹亭績良齋約右紳紀繼武續止泉澤云海音澤況賓旭略宗洛光進雁橋

宗光晴巖宗贊界陶朱氏則匏莊嚴祈年養湯氏則滋人啓祥蘧圃緡寺魯山應隆象亭希儀潘氏則繼耕

遇莘臥南遇龍築夫夢舉禹門夢龍書思恕其在劉氏西劉則後齋國豫蒲塘師向榆莊師龍穎川冠育旅齋

籍震象林憚桂青嶼天麟偃仙佳東劉則先從伯野塘君兆彭先考典簿云陔君益以商衡成公康保及

陶文虎蔚郭元城東楊篁坻景鑒凡若干人可謂詳矣然嘗讀王少林太守所撰陸杞堂先生文鑒傳



極稱其梅花詩惜其湮沒不彰今太守歿不過十年予嘗問陸先生之爲人無能道者而梅花詩亦無存又吾友張勵庵策嘗誦陳云門兆鴻菊花詩云一年好景登高日千古多情送酒人一聯之外不可更得於是網羅舊聞收葺殘帙凡以上選本未載者或一二首或數十首彙爲斯集竊自附象罔求遺之意名曰象求其有以上選本未載而亦未錄者王孟亭歲與有編年專集湯荊垣壘壘劉又徐玉塵人七子詩合刻均已行世至陳鳩柴鐵湯云樵之柱及從第巨源源岷詩集前已彙赴阮梅叔二尹英靈續集之選故亦不贅錄焉

又跋云此書成後改爲寶應文徵凡有專集選存數卷及一二卷共得六十家其零篇不能成卷選存於後惟卷帙浩繁未能付刻茲用惘然

寶應詩事一卷

謹案此書不見行狀家大人從故紙堆中得之冊端有一紙爲鼎頤錄乃刻成之封面後有孟徵先伯題字蓋孟徵伯戲訂書首非定名也其中實皆雜記寶應詩事有已見清芬集者有經朱郁甫先生採入白田風雅者亦有從殘編斷簡中錄存者蓋隨手雜錄之作家大人爲葺清芬風雅所採合之此冊題以今名

清芬別錄□卷

謹案先生既輯劉氏詩文爲清芬集十卷又以先世編紵之交往還函札投贈詩篇遺蹟間存不忍放佚乃悉錄存並碑贊銘誄傳記序跋凡若干首編爲是集得若干卷文興往歲作端臨公



年譜時甚有賴焉。惟興在舊都所見頗多，溢出他日當補綴之以附此書之後。

### 念樓集八卷

謹案先生曾以自著詩文若干首訂爲韞山樓集八卷。韞山樓者舊居名也。樓圯，思念不已，因自署念樓。又改韞山樓集爲念樓集。叔俛伯祖曾以文集四卷畀先祖訂正，而詩集不預焉。比年家君網羅散佚，又得其詩集，計詩文各四卷，詩凡三百七十一首，文凡六十四篇。惟當時以選贖者爲外集，而依其目次，又似內外不分。家大人擬存其目，而編合內外集爲一集待刊焉。

叔俛先生書後云：家君自訂詩文集凡八卷。詩自嘉慶丁卯迄道光庚子，凡古今體詩三百七十一首。文自嘉慶己卯迄於近歲，凡論議序記書事書啓書後考狀表銘碑碣傳贊六十四首。其詩及用韻之文皆本廣韻。薦蘿篇前六韻獨用微韻，後六韻用支脂之韻。紀哀第二首二韻用齊韻，後四韻旨止同用。臥疴雜詠第一首前四韻葉帖同用，後四韻屑薛同用。又擬古歌第四首首句權韻，第三句貌韻，在三十六效。中句鈞韻，在三十四嘯。題後玉帶生歌首句錄韻，第三句曲韻，在二沃。中句哭韻，在一屋。中句並不入韻。江亭展楔詩中一段首句出韻，在五質。次句及第四句跡釋二韻，在二十一陌。首句不入韻，非謂其相通也。又勝芳堰銘首句平韻，在十二庚。下經瓴二韻，在十五青。首句亦不入韻。獨齋銘前三韻用一屋，後三韻用二沃，亦非謂其相通也。家君論爲文之法曰：切曰潔，切在命意；潔在修辭。又嘗自謂文如春水觸磯，不風自浪。雖無江河浩瀚之觀，而有動宕迂迴之致。詩有性情，肫摯處自覺驚心動魄，咄咄逼人。恭冕等學問淺疏，無以仰承庭訓，謹繕



儒藏

錄副本而以所聞於家君者識於末簡以質之博雅君子云。

上元梅伯言

曾亮

序云國初以詩鳴者王漁洋施愚山皆不以實事求是爲學其以是爲學者如閻

百詩惠定宇何義門於學各有所長而於詩非其所好兼之者惟顧亭林朱竹垞兩先生亭林不以詩人自居竹垞於詩則求工而務爲富者矣然其詩成處多而自爲者少無蹉跌而亦無獨至之思興到之趣未必非其學爲之累也吾嘗謂詩人不可以無學然方其爲詩必置其心於空遠浩蕩凡名物象數之繁重叢瑣者悉舉而空其糟粕夫如是則吾之學常爲吾詩之助於言意之表而不爲吾累然後可以爲詩若吾友楚楨之詩其學而不爲所累者乎經傳訓詁金石輿地百詩諸君子之所長既兼而取之矣而其爲詩跌宕清妙怡人心神或磊落質直無所雕飾凡有生平所譏述者至詩而一空其迹蓋非徒事樸學者不能爲之即漁洋諸家專以詩鳴者亦莫能傲其長而襲其美也吾向頗知楚楨爲學人讀其詩乃益知其爲詩人也抑楚楨之詩多作於窮居羈旅今爲令有民事焉其境異其情殊且得終爲詩人而已乎雖然和平其心而達於事者循吏也固詩教也荒於政而惟詩之耽豈吾友治詩之意哉。

山陽丁儉卿

晏序

云嘉慶己卯之歲余以優行貢成均同舉者揚州劉孟瞻劉楚楨學使蕭山湯文

端公並重其學行薦於朝當時有二劉之目二君既與余同譜孟瞻長余五歲楚楨長余三歲交久且敬淮揚相距三百里書翰往來皆以學問相切劘每至大比之歲聚首省會朝夕過從或公車同行講貫無虛日孟瞻著書滿家四旬外即不應科目以明經老歸然爲江左經師楚楨道光庚



子成進士筮仕文安縣以儒術課治綽有循吏之稱與余不相見者二十年於茲矣咸豐癸丑余以團練被議羈繫揚州孟瞻時時省視攜襪被與共楚楨二千里郵書來詢時宰三河劇邑單車走都中余大兒壽昌供職戶部楚楨詣昌館語及近事氣鬱涕零至手顛不能舉盃二君者匪獨其學可重其性情篤厚患難之交終始不渝可謂死友矣既而孟瞻以甲寅秋歿楚楨亦於乙卯秋卒於任是年秋余自揚返淮仰荷聖恩釋歸田里而二君已不及見矣丙辰九月楚楨詰嗣恭絢來訪奉其先人詩文集將付之梓而屬序於余余何敢辭夫性情學問文章之根本也性情不深學問不邃其詩文未有能傳者也況楚楨政事卓然可觀輶軒之觀民風於是乎在其不爲輦悅之辭亦明矣余同年梅伯言農部序已盛推之奚俟余言所可痛者余息影衡門老而耆學窮年兀兀以補荒蕪楚楨往矣伯言亦相繼殂謝海內知交日以凋喪獨學寡聞誰與就正而蕭山師又於今春薨逝寢門之哭無歲無之昔人所云既傷逝者行自念也悲夫

昆明戴綱孫序云今必援校史讎經之例而事聲詩終無當於曹劉七子就揚風挖雅之才而商考證詎有合於鄭孔諸儒蓋實事求是者緝古之編而僞體別裁者緣情之著雖同工而異曲實源合以流分欲其兼之固亦難矣讀吾茲友劉君之所撰能無歎觀止矣乎原夫詩以言志哀樂喜怒感諸心詩之訓持敦厚溫柔崇其教故風兼比興義本隨時而境判窮通言惟體訓君則中年久客孰知司馬之才蚤歲遺孤但永臯魚之痛過韞山之樓址草暗春暉來上谷之城隈榆荒夕照謝池吟苦心摧鄂棣之華臯廡春殘腸斷篇蘿之詠效盧諶之覽古範史班書嘆王粲之依人蕪

湖簪嶺。以及褒忠闡孝。感舊傷離。莫不騁獨至之思。扶難言之隱。鯨魚跋浪。拊懷地斫之歌。鳳鳥承旂。搔首問天之語。此君詩之以情勝者也。昔者叔重說文。盡分點解。康成述禮。改漏刪繁。使非考厥源流。何以明其同異。君則光延藜照。世傳中壘之經。孝感堇生。家擅北州之學。公是與公非。並軌士說無雙。子珪偕子璲。齊衡名符第五。於是楹書載啓。誦乃先芬。邑乘詳稽。述茲祖德。祀覈鄉賢之典。志仿華陽。兵傷海國之防。鑒存明代。疎懲谷氏。補三案之遺文。誤正閭君。考四書之釋地。取喬侍讀之議。慎起河隄。上朱司空之牋。力籌湖運。凡諸鉅製。可稱經史之宏模。即彼餘篇。無愧立言之茂矩。此君文之與古會也。夫耽佳句於杜陵。而文辭未稱。草太玄於揚子。而韻語無傳。然則揖拜王韋。驅馳董賈。合文苑儒林之傳。唱和埧簷。聚詞場學海之珍。經營鑪冶。文徵漢石。信知此定推袁。襖展江亭。曾記當時御李。乃者政成元氏。民頌慈君。戶暖冬曦。樹新猷於武順。堂開春雨。懷舊譜於文安。詞鏤雪浪之銘。宵寒石話。韻寫風泉之聽。書靜琴彈。求良吏於醇儒。君應舉首。論稱詩而汲古。我自慙顏。

寧化伊墨卿

秉綬

題詩集首云。多蓄義理於中。而得性情之正。即集義之功。與月露風云迴別。既涉

人事。不變所守。將上達可期矣。

泰州康發祥

伯山

詩話云。寶應劉楚楨大令游俠詩云。幽并游俠兒。委心報知己。白日持短刀。殺人

邯鄲市。不願主人知。長揖歸田里。多事魯仲連。姓名挂青史。梅花歎云。空庭閤梅樹。幽草生其下。班坐朝摘花。日夕不盈把。東方月上日西馳。願分清影到花枝。一年幾度春風時。春日所好軒橋上。



作云閉門橫短約、徙倚傍危磯。水緩隨花住、云遲待雁歸。遊魚牽荇帶、浮鴨襲苔衣。無計酬春色、清尊送暮暉。豪情逸致兼而有之。又云楚楨論今人詠古蹟、每鋪陳本傳、即或翻駁新奇、亦少含蓄。不知古人詠古詩、多得句外之神。杜工部禹廟、明妃村等作、可悟余臆其言。

當湖張炳堃題後云、叔俛先生出眎先德、念樓集屬爲選定集中詩高者、直逼陶謝、次亦不落盛唐。以後元圃積玉、無非夜光、本無瑕疵、可指間有取境稍平、而無關於家國身世之感者、除原刪外、妄擬裁汰若干首、其存者則皆醇乎醇者矣。淺見如此、請還質之當世之深於詩者。

又案聞新會陳援庵先生言、有韞山樓集五卷、乃友人孫蜀丞先生從寧估所得、因亟請於先生、幸獲轉借、知爲楚楨公未分內外集本。曾就正於梅蘊生、戴彥升、金望欣者、中多梅批、去取謹嚴、不爲苟同。間有竄易、誠爲諍友。蓋先生平生邃於經史、而於詞章餘事、不甚措意。中年乃彙而存之、興曾取念樓集副本對勘、凡梅氏刪改涂易、無不遵從、其不取者、則外集是矣。今錄所見評語於後。戴桐生彥升云、彥升與先生一見而意合、再見而情真、三見而作肝鬲不吐之語。蒙以大稿屬爲點定、攜歸客舍、日間卒卒無暇、每於燈下展誦、凡三過目、而後以墨筆圈誌、所選甚寡、蓋不欲濫存。啓後人指摘、爲先生留真面目也。然彥升之見、恐亦未爲定評。又或兩人學業精進、他日再讀時、今之所存者、倘猶有不必存者也。相期努力、毋負少年。

又云、先生若能多讀選詩、多看古六家、自必如羊角風轉而益上、不在多作也。  
金嵎谷望欣云、此本詩、雜見各本中、毋庸另選、欣讀。





梅蘊生

植之

云五言古雅近韋柳有其潔處無其渾處。

又云古詩有漢人樂府規格第製題與注事實與節抄非古也。余以爲古人高製多寄興無端故其辭每不類其意每難解要之作意不若是也。風騷多比興故亂其辭若實其事以求之則鑿矣。晉宋以還但解修辭意不流遠至唐人則賦矣雖青蓮寸筆工於賦題子美鴻篇只能說事當別具一格非古人旨遠辭微之意也。逮元白張孟涂爲解注詩如謠唱題如小說今之妄者極以爲古反陋西漢則惑之甚者也。先生深於毛鄭之學試觀比物連類豈容後人涉解乎。又豈使後人終不解乎。若接若續若隱若現秘密之微旨正在於是。漢人去古未遠故獨存嗣法晉宋以下則無解人矣。古詩下。

又云七言歌行其格不一務使聲情與題相稱翕張變化輪困瀟宕體雖古而情實今必得有起有接有頓有揚有題中所應言有題外所難言而且應言者不雷同難言者不隱晦縱橫絡繹渾化天成斯善之善者也。伊古以來獨我一子美先生而已其餘諸賢非無奇思異采鴻筆麗辭然非中和之正聲康莊之夷道故君子不由也。承先生不恥下問敢以所聞於師者爲狂瞽之談以瀆大雅祈辱教之。七言歌行下。

又云五律植選與戴同者三首增戴者三首第非敢立異正不欲蕪音累句爲薄夫藉口以玷盛名。五律下。

又云以僕所見七律不若五律宜讀盛唐人詩寬其勢而壯其氣加以先生之淹雅則詩中之密

秘與詩外之學問可一蹶而幾矣。竊以五七律法莫備於杜。規員矩方萬古之至也。中晚則瘦羸不振。其賢者僅能如題。其不肖者但解文飾浮藻。故無取焉爾。七律下。

又云辱示大著命以涂抹小人承寵狂諄。不禁用敢竭一日之力。肆行筦見。遂不顧大雅之譏也。以先生行業文章。經師人師。僕所敬憚。而顧以詠歌小道。問途於老馬。其集益善下。殆樂取於人者歟。僕以爲詩至今日。古人高製無美不臻。自一種漢魏樂曲。自一種晉宋五言。自一種齊梁及陳隋五言。自一種雖代有更變。猶有古人之情意在焉。何也。其音莊其脈隱。其味醴醴而無窮。至唐承陳隋之遺。初唐諸賢如沈宋四傑。體雖近律。而色質聲響猶堅勁茂美。其古近交會之間乎。逮子美出而一變古製。鋪張揚麗。發洩無餘。金科玉律式法萬古。有功開來。無德繼往。譬之桓文創霸。雖東周之功臣。乃三王之罪人也。第子美以後。無一人能出範圍。韓蘇兩賢其才非不瞻也。學非不博也。今觀兩集。但能激子美之頽波。而步趨之。非有加於子美之外也。下此則鄙情惡藻。蕪音累氣。破律亂道。指不勝屈。風雅之士。憫其異端。昔滄浪有言曰。學詩規李杜。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也。僕以爲此語誠然。然而學李猶不若學杜。李有奇才。杜有美法。才不可學而能法可學而能也。今之學杜者。乃不讀書。空撐硬句。虛飾哀情。自以爲杜。則又杜之罪人也。僕又以爲詩佳者。惟其稱耳。詩與題稱。章與體稱。句與章稱。字與句稱。音節氣脈。抑揚抗墜。藻繪色澤。朗麗明淨。古人所謂五色相宜。八音諧暢。鴻筆之矩手也。至於取藻綴文。又視乎所學。拾唐人詩中之詞。以爲詩佳者。當行劣者。空滑拾齊梁人詩中之詞。以爲詩。並得唐人詩中之意。以爲詩。精者人初盛。劣者亦不



致蹈宋元惡習。若採摭三代兩漢之書以爲古，又能別之使合乎詩，與不合乎詩，而經緯之而組織之，神明變通，動與古會，吐棄一切，破空直行，則顏謝不足多，而李杜易爲也。僕於此道，如蚍蜉之撼大樹，螻蟻之行嵩嶽，自知窮畢生之力，不能造其萬一，而敢爲先生倒篋傾筐以獻者，誠以愛我而忘其醜也。道光丙戌十二月十九日，後學梅植之謹識。

又案別有詩選一卷，與愈愚續錄同見於某處。然先生平生所著詩章，業已載於念樓集，其存而不入正集者，又入外集，無所謂選本。自去歲遺書版片散出，愈愚續錄諸書，興皆定爲稿本，而此卷則先生自書雜詩二三十首，僅爲臨池渾灑，估人不知，以爲秘本，過已。

念樓外集二卷

謹案此先生自訂選詩之作。大氏晚年所著及早年汰去者，故云外集。計古近體詩一百八十三首，雜文二十一篇，其中有前集收而外集又出，成涂抹竄改者，蓋經戴梅諸先生選擇，別錄出而仍未遽定耳。

三草稿本

鄭氏釋經例若干卷

謹案先生著述繁多，既已臚列於上。辛未夏有書估某往吾邑，以重金購求遺稿，於是散出，爲上海中國書店所得，將售之北平圖書館，因亟請於吳興徐森玉先生，獲觀書目，其中大半爲初著各書長編，或蒐輯舊說，未加釐定者，又有書估作僞，實非先生作者，因以已見分別之，後以值昂

未成交、不得見原書、惜哉。此釋例名、曾見於叔俛伯祖撰《論語正義》書後、不詳爲何年作、意在治《論語》之先、治《毛詩》之後、欲明諸經、必明鄭注、釋例之作、殆其嚆矢、行狀不載、未成書也。

毛詩正義長編

毛詩

謹案、先生早年治《毛詩》、曾有《毛詩詳註》、未成而輟、名不載於行狀、僅於《四書說苑》後序及叔俛伯祖《論語正義》書後中見之。其命名或作《毛詩》、或作《正義長編》、蓋皆未定之名、要亦屬稿未就也。

禮記注疏長編

經義旁通

禮記

謹案、此編乃叔俛伯祖作而未成之稿。蓋《禮記正義》久無任者、伯祖慨然有志、未及作、人鄂主講經心書院、以屬門弟子左笏卿朝佐、周少樸樹模、又以屬先大父、先大父成《禮經通釋》、遭亂、僅存數篇、後又成《曲禮正義》、亦未竟。至《經義旁通》、下注《禮記》二字、度非定名、亦非楚楨先生作。

論語注疏長編

論語注

論語

謹案、此三種必著《論語正義》時創稿、或名《長編》、或名《注》、或僅標《論語》二字、與前《毛詩》一名相類、未定之名、不足據也。



備藏

寶應祀典紀略。

列傳。

雜選。

謹案以上三書皆書估僞名。寶應祀典議載念樓集中。列傳則寶應圖經人物之一。雜選則估客之巧立名目。

易古訓。

謹案先生不治易。此必非先生作。惟家余齋先生世謙曾刻周易本義發明古注。此或其遺稿。

海口支河錄

謹案此非先生作。建臨先生台斗諗於水利。有下河水利篇。此或其書異名。

說文雜著長編。

謹案此亦非先生作。邑人朱氏詮甫先生士端有說文校定本。說文形聲疏證、疆識篇等有長編十巨冊。藏余家。此或書估以朱氏他稿闌入。

本譜編葺時。重承陳援庵、徐森玉、孫蜀丞、閔葆之、倫哲如諸先生惠借秘籍。成後復承胡綏之、沈兼士、余季豫、陳援庵、閔葆之諸先生指正。並蒙陳援庵先生錫以先楚楨公遺墨。載卷首日本京城帝大教授藤塚素軒先生贈以論語正義范刻序跋。云誼盛情。並此聲謝。癸酉伏臘。文興補識於燕市劉文清之故第。



# 警石府君年譜

清·錢應溥編撰

郭齊校點

楊世文一審

蔣宗許二審

清同治三年刊本

《警石府君年譜》一卷，清錢應溥編撰。清同治三年嘉興錢氏刊本。

錢泰吉（一七九一—一八六三），字輔宜，號警石，又號深廬先生，浙江嘉興人，清經學家、史學家。官海寧州訓導近三十年，晚年主講安瀾書院，與從兄儀吉有「錢氏二石」之稱。治學「自周秦諸子、馬班羣史、許鄭詁訓、杜馬典章，洛閩之淵源，唐宋名賢之詩古文辭及目錄、校讎、金石、書典、方志、雜說」無不討究，尤好校古書。著有《曝書雜記》、《禾人考》、《學職》、《清芬世守錄》、《海昌備志》等。

錢應溥（一八二四—一九〇二），字子密，泰吉子。道光二十九年貢生，入曾國藩幕，工爲文檄。光緒間官至工部尚書、軍機大臣，卒謚恭勤。

是編全名《皇清敕授修職郎誥封朝議大夫顯考警石府君年譜》，通稱《警石府君年譜》。詳述譜主言行，往往照錄原文全篇，間有評論。編次有條理，校刻亦精，罕有誤字，可稱善本。末有同治三年泰吉外孫沈師濟跋語，稱「舅氏子密先生纂輯《年譜》，得與校字之役，恍如二十年前置身可讀書齋，親聆緒論」，則譜於泰吉去世次年即已付梓，編者親承聲歆，雖不乏溢美之辭，然所述大體可信。是譜有同治十一年重刊本、光緒十一年三刊本等，附入《甘泉鄉人稿》。



備藏

警石府君年譜

像贊

# 錢警石先生小像

世後學惲光業敬寫



耽悟易。殆修博易支。先生有憂迷  
信不多。漢唐宋來學行文書。揭其  
精華。饁為饗。卅年校官。講席以  
繼。身在海隅。氣鑄一世。兵戈漂泊。  
歸此靈光。道山往矣。緬邈長望。

同治三年歲次甲子秋七月  
獨山年後學莫友芝述贊。

皇清敕授修職郎

誥封朝議大夫顯考警石府君年譜

府君姓錢氏諱泰吉字輔宜自號警石又號深廬先

世本何氏居海鹽甘泉鄉明洪武中貴四公以賦役

事成都勻府以其族行次子如淵公諱裕幼不能往

依同邑富一錢翁

吳越武肅王十四世孫

鞠養以成遂承錢姓

四傳至海石公諱薇是爲府君八世祖嘉靖壬辰進

士禮科右給事中以論官寮削職隆慶初贈太常寺

卿事具明史列傳七世祖魯南公諱與映嘉靖甲子

順天舉人六世祖紫芝公諱陞萬厯戊午舉人五世

祖鶴菴公諱瑞徵康熙癸卯舉人西安縣學教諭高





祖廉江公諱綸光太學生。自紫芝公以下皆以文端公貴。

誥贈光祿大夫。六世祖妣鄭、吳、五世祖妣曹、高、祖妣蔡、陳、誥贈一品夫人。曾祖文端公諱陳羣、康熙辛丑進士、以刑部侍郎

予告歸。

特加太子太傅、刑部尚書。

誥授光祿大夫。

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曾祖妣俞。

誥贈一品夫人、繼曾祖妣俞。

誥封一品夫人。生曾祖母沈

誥贈恭人。祖安叔公諱汝慤。少穎悟。十三歲工擘窠書。十八歲卽世。

誥贈奉政大夫、

贈中憲大夫。祖妣馮守貞來歸。乾隆三十八年題旌、

誥贈宜人、

贈恭人。本生祖饒齋公諱汝恭。乾隆丁卯舉人。河南新鄉縣知縣。江蘇丹徒、沭陽等縣知縣。安徽安慶府同知、

誥贈中憲大夫。本生祖妣沈



誥贈恭人。考荅裳公諱復、福建侯官縣大湖丞、署建安、羅源、閩清、甌甯等縣知縣、直隸雄縣縣丞、吳橋縣知縣、順天大興縣知縣、

誥授奉政大夫、以不孝官、

贈朝議大夫、妣氏陳沈

誥贈宜人、

贈恭人。大興公有子四人、長爲學源先生、諱友泗、潛心

理學、自號四水子、謂將津逮濂洛、探源洙泗也。年十

九卽世。

長兄炳森嗣

次諱震行、幼殤、俱與府君同爲沈太

恭人出。次諱在策、亦幼殤、庶祖母林出。府君其季也、

嘉興縣學廩貢生、海甯州學訓導、

敕授脩職郎。以不孝官吏部文選司主事、軍機處行走、疊

遇

覃恩、誥封朝議大夫、配我母胡恭人

誥封恭人。子二、長炳森、道光甲辰舉人、國史館謄錄、

景山官學教習、前卒。次不孝應溥。女六人、孫七人、炳

森出者五、不孝出者二、孫女三人、炳森出者二、不孝

出者一。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十月初六日子時、府君生。

是時大興公自福建偕沈太恭人歸里、府君生於嘉



興府城南門內蓮花橋 文端公舊第西偏之頤和室。大興公旋赴直隸候補。沈太恭人畱家居。營建馮太恭人貞孝坊成。

五十七年壬子二歲。

五十八年癸丑三歲。

五十九年甲寅四歲。

隨沈太恭人北上。途中見名人扁聯皆默識之。書而藏諸櫝。人咸以爲異。

六十年乙卯五歲。

侍太興公。沈太恭人於保定府寓。是年世父學源先





生就學京師。府君始入塾。從海鹽何先生讀。謹案府君手錄  
塾師紀略云。我家本何姓。先生與大興府君序兄弟行。名字不能記憶矣。大興公與先  
 生約課讀之時。整齊規矩。必奉曲禮少儀。內則諸篇  
 爲準則。以故府君自少至老。終日無惰容。與人言。無  
 貴賤親疏。必誠必信。蓋幼所熟習然也。今年四月。府  
 君猶力疾作塾師紀略一篇。敘述生平受業諸先生  
 里居姓氏及學問行誼甚詳。諭不孝曰。余衰年奔馳  
 幸得未死。學問日退。敢希沒世之名。然粗知文義。不  
 失規矩。實受諸先生之教。深淺不同。誠懇則一。爰記  
 授學次第。以示兒孫。若曹其謹誌之。府君之拳拳師

誼老而彌篤蓋如此。

嘉慶元年丙辰六歲。

是年大興公擢吳橋縣知縣府君隨之任從石門沈

桐圃先生厚輝讀。

二年丁巳七歲。

大興公勤於當官。尠問家事。府君出塾沈太恭人督  
宵課嚴甚。太恭人熟於杜詩。授府君讀必解析題義。  
謂題義不明則詩義因以不明。府君詩集中有憶吳  
橋舊事四首。第一律首句云一卷少陵詩長吟母是  
師。紀當時實事也。是年世父學源先生卽世。仲父諱

震行同時殤。

三年戊午八歲。

四年己未九歲。

是年大興公自吳橋擢任大興縣知縣。

五年庚申十歲。

隨侍大興官廨從沈雲賡先生

澍讀。

六年辛酉十一歲。

是年近畿大水通衢沒馬背村野不見廛舍。大興公束木筏載餼糧至孫河黃村禮賢采育諸處給飢民全活無算。大興官廨被淹府君侍沈太恭人移寓外。



城興隆街。沈桐圃先生會試報罷，仍來寓授讀。旋卒於寓。大興公以禮棺斂，送匱歸石門。數年前，先生之子歲貢生方增，猶寄書府君，盛稱大興公厚德。

七年壬戌十二歲。

是年，沈太恭人猶寓外城。府君從徐怡亭先生景濱讀。

八年癸亥十三歲。

侍沈太恭人重至大興官廨，從武進吳海嶠先生蔭

暄讀。先生喜論詩古文，府君初學時藝，授讀天崇名篇。府君喜甚，信筆爲詩文，縱橫馳騁。吳先生大歎異。

九年甲子十四歲。

是年京師大旱蝗戢戢遍野。大興公冒暑忘飢渴以赴焚撲驅逐。歷月餘乃止。積勞甚歸而得偏枯疾。遂丐去移寓內城分司廳。府君從歸安沈溯濂先生。方籤讀。大興公謝事後貧不能歸。日課府君讀東坡詩以自遣。後府君綴集大興公遺墨裝潢成卷。時時指示不孝等。道及昔年從旁侍讀事輒淚泫泫下也。跋語謹錄於左。先府君手書時藝二首、乾隆乙丑詩一首、合裝一卷。小子泰吉泣識之曰、泰吉嘗問世父戶部公言、府君少時文極宏肆。乾隆庚寅鄉試主司以三場不中式落解。辛卯病不赴試。甲午遭安慶府君沈太恭人之喪。乙未服除境甚困遂筮仕閩。





中、非其志也。後世父暨兩叔父登甲科、府君以剛直不合。上官意鬱鬱不得志。一日見舊所爲文、悉以投諸火。而此二藝爲十六歲作、安慶府君手澤存焉。則屬吾母藏之篋。嘗出示泰吉日、安慶府君欲諸子各受一業、以成名。而時文則尤屬望於吾。欲吾以科名顯、庶有以報貞孝。馮太宜人苦節也。吾不能如先人教、急於求仕、不得已耳。小子志之。府君服官三十年、所幸多劇邑、勤於其職、不暇以詩文自娛。間有所作、亦不畱稿。乙未梅花詩、猶未筮仕時作。偶寫便面、爲伯兄所藏。讀小序、知有二首、其一不可得。嗚呼。府君於先人手植花木、猶對之悲詠、不能釋。今捧誦遺墨、痛何如耶。癸亥二首、作於大興官舍。偶錄示泰吉、因得藏焉。甲子秋、府君膺末疾、去官、貧不能歸。日課泰吉讀東坡詩、以自遣。乙丑春、與族叔東堂先生、一桂表兄、沈渤濂師、方錢徐怡亭師、景清、嚴仲和、姊婿士鈞、分韻賦詩。府君得草字、卽席詩成。命泰吉錄以分贈。同席時、府君病甚、每握管、必二人侍。右者掖、左以手按紙、始能書。常苦展舒、不如人意。紙未半輒止。此詩幸得成稿。泰吉謹藏篋笥、不敢失。又於敗簾中檢、利稿并藏焉。是時戶部公告歸、已有年。府君自悲、不能



歸、常、常、日、吾、安、得、從、吾、兄、上、先、人、耶、驪、乎。故、有、故、園、  
 夢、常、通、池、塘、又、春、草、之、句。沈、夫、子、誦、此、詩、謂、泰、吉、曰、  
 古、人、分、韻、賦、詩、於、限、字、必、出、奇、制、勝。今、以、自、然、得、之、  
 坐、客、閣、筆、矣。後、府、君、病、日、深、不、能、更、御、几、案、此、詩、竟、  
 為、絕、筆。痛、哉、痛、哉。泰、吉、尋、求、府、君、遺、詩、得、乾、隆、癸、巳、  
 侍、安、慶、府、君、遊、新、鄉、駱、駝、灣、寺、五、言、律、詩、一、首。時、安、  
 慶、府、君、宰、其、縣、手、書、父、子、同、作、之、詩、付、寺、僧、因、得、傳、  
 鈔。詳、具、泰、吉、所、纂、清、芬、錄。又、建、邨、八、景、七、言、律、各、一、  
 首、乃、與、同、官、倡、和、之、作、有、刊、本。又、於、薊、氏、姑、所、畫、百、  
 果、卷、見、府、君、題、句、云、一、例、收、成、多、結、果、兒、童、莫、漫、說、  
 酸、甜。時、嘉、慶、辛、酉、姑、來、大、興、官、舍、畫、以、乞、題。府、君、猶、  
 未、病、頗、厭、世、事、有、感、言、之、也。道、光、六、年、丙、戌、既、裝、潢、  
 此、卷、因、醵、縷、記、所、聞、於、卷、尾、以、告、後、之、讀、  
 府、君、詩、文、者。六、月、朔、日、不、肖、孤、泰、吉、謹、記。

十年乙丑十五歲。

是年大興公仍寓內城。三月二十四日為公生朝大興民老幼擔負果蔬走京師致祝。時從父給諫公衍

石先生以公車留邸寓有詩云朝來叩戶聲何急野  
菜濃香壽故侯蓋紀實也。府君嘗舉以示不孝曰犬  
興公德政足以感民於旣去之後而民俗之厚尤可  
感念也。冬十二月遭大興公喪。

十一年丙寅十六歲。

四月侍沈太恭人扶大興公喪歸。江湖險阻屢瀕於  
危。七月抵里時伯祖戶部公方家居傷吾祖父行之  
先後蕭落而亟望後起也。見府君泣下曰爾父歿後  
爾寄我書能達意爾自作耶。府君對曰然曰適欲答  
某人札我意云何爲我繕稿。又曰聞爾能作五言排



律信然耶。卽命一題。旣呈稿。伯祖乃大喜。語從父衍石先生曰。汝善啟誘若弟。俾有成。以慰我先人。府君聞戶部公言。日就衍石先生論詩古文詞。服膺弗失。由是文譽日起。郡人交稱曰。錢氏二石云。是年梅里李介石徵君穀權課數月。徵君日讀三通序文。府君以是有志於經世之學。

十二年丁卯十七歲。

府君十三四歲。六經始畢。卽好聚書。籤排甲乙。大興公顧而喜曰。我有書數千卷。置之吳橋王氏。當取以畀爾矣。迨大興公喪還。王氏以書來歸。遂攜以南。日

恣瀏覽。是年，戶部公得語溪吳氏黃葉村莊藏書數百卷，府君每玩不忍釋。戶部公盡舉以賜，由是藏弄漸廣。自不孝有知以來，每見府君過善本書，非力所不能得，必購藏焉。詳見府君藏書述，謹錄於左。余年四時，從先大夫於大興官舍，六經、祖學始知好書。先大夫曰：「我有書數千卷，在吳橋縣，自爾兄歿，不忍視。」織篋置之。王氏當取以畀爾矣。迨先大夫喪歸，過吳橋縣，之連兒寓王氏，以書來歸，遂攜以南。籤排甲乙。先宜人顧而喜曰：「兒好書，可以畢父兄之志矣。」惜吾家昔英堂數萬卷，盡屬他姓，否則恣所瀏覽也。已而得外曾王父所刊讀書敏求記，始知四部之大略於於是。益有意於聚書。歲丁卯，世父得語溪吳氏黃葉村莊藏書數百卷，余等玩竟日，不忍釋。世父盡舉以賜。從兄衍石以有用之學相勸，贈以通典、通考。戊寅，兄自江右攜南昌學新刻十三經注疏以贈。從父中丞公又賜以胡氏所刊通鑑文選。戚友知所好，亦有以





書爲贈遺者。三十年來遇善本、非力所不能得、必購藏焉。今雖不及儲藏家十分之一、而學舍中一堂二內、所以充棟者、皆書也。嗚呼！聚吾書而粥諸市、不足充數年之糧。從容玩味、厭飫其大義、則道德之腴、可以飽數世。獨恨三十歲以前、役科舉業、不能專一。藝自來海、以病廢、絕干進於有司、乃稍稍誦讀。然所夕所丹黃點勘、以散壹鬱之疾、而爲藥石之助者、班范之史、杜韓蘇之詩、爾六經語孟、則於小兒曹郎誦時、閉目靜聽、領其旨趣而已。少嘗有志鄭孔之學、欲辨析名物、自附於通人。今亦已矣。有病其空疏者、笑謝不敏。然則父兄所畱貽、友朋所投贈、三十年所尺寸而積之者、譬諸庖人、山珍海錯、五鼎之烹、三牲魚菽之味、百和之醬、備取悅不知何人之口、而佐饗之勞、嘗一嚮焉。此則余所以廢書而長嘆也。佐

十三年戊辰十八歲。

是年大興公服除、初應試、受知於萍鄉劉金門先生、以經義古學置第一、入縣庠。

十四年己巳十九歲。

是年我母胡恭人來歸。同里胡曉林公諱斌女

十五年庚午二十歲。

府君自戊辰後從特齋先生爾琳學者三年。先生於

輩行爲府君族孫。府君終身執弟子禮不衰。府君幼時有志鄭孔之學。至是益肆力研究。

十六年辛未二十一歲。

是年長姊生。嫁同里沈蓉莊公諱延祿子國學生江蘇候補典史名念椿。

十七年壬申二十二歲。

周蓮塘先生督浙學。試士以經義。府君列高等食餼。



是時府君致力於三禮注疏、暇則肄及古今體詩。吾郡詩家竹垞而後咸推從祖、蘧石先生及竹垞裔孫梓廬先生。休度梓廬先生自山西作吏乞歸、府君常往謁請質。先生與蘧石先生論詩有夙契、府君不及見蘧石先生、每樂聞先生緒論、時時爲不孝道之。不孝竊窺府君生平古文詞以史漢爲根柢、以唐宋大家推之震川、望溪爲義法、而於鄉先哲則私淑王宋賢先生。元啟祇平居士集詩則於古人外尤服膺梓廬先生。淵源所在、亦時有神似處、而從不摹擬。每謂詩文一道、不必與古今作者角短長、自成一家規

矩、但求其真而已。府君自道其所得如此。是年從曹種水先生言純假東坡詩集評本手錄一通有跋存曝書雜記。

十八年癸酉二十三歲。

從曹種水先生假竹垞先生韓詩評本手錄一通四月而畢。

十九年甲戌二十四歲。

山陽汪文端公按試吾郡得府君卷、詫爲文筆逼近眉山、拔冠曹偶。蓋府君以古文爲時文、迥異流俗、故屢見稱於宗匠云。

二十年乙亥二十五歲。

冬十二月遭沈太恭人喪。

二十一年丙子二十六歲。

錢塘吳蘇村先生

載和

府君畏友也。府君常諭

不孝

曰、余遭沈太恭人喪、偶荒所業、蘇村先生曰、弟近日言動異於母在時、非所以報慈母也。府君聞言大慟、先生亦泣下、因勸府君日習小楷、曰、此亦收放心之一端也。且曰、雜學瑣屑、無補身心、不若專心經義及詩古文詞、他日或有所歸宿爾。府君每舉以示不孝曰、同時良友若張堯民、昌衡胡仁圃、祥麟金岱峯、衍



備藏



宗沈蓮溪

濂

諸君子皆能規我過而勸戒最深者莫

若蘇村。府君之慎於交遊樂聞已過蓋如此。是歲長

兄生。

初名銘恕。更名炳森。

冬卜葬大興公陳太恭人沈太恭人

於海鹽縣北之南石木。

二十二年丁丑二十七歲。

偕吳榕園先生。

應和

曹種水先生至富陽有詩存集

中。榕園先生工詩精形家言。府君營大興公宅兆實

賴先生左右維持每爲

不孝

言之感泣。

二十三年戊寅二十八歲。

至從祖恕堂先生鎮江府署校閱試卷。

二十四年己卯二十九歲。

是年從父衍石先生奉戚太恭人喪南旋府君朝夕共讀益得肆力於經史。并以文端公詩卷繁富讀者不易因與從父商定香樹齋詩精華錄分類鈔讀。今存篋中。

二十五年庚辰三十歲。

省從祖潤齋先生於山東節署吳縣村先生偕行。後府君於乙未歲有偶檢嘉慶庚辰行篋雜記追感縣村先生詩謹錄於左。昔偕吳兄行青徐旅宿阻雨一日餘野水三尺沒通衢游行水中馬如魚如魚負舟我馬瘠急投村店休僕夫吳兄今之管鮑徒客枕夜話情不孤天明脂車前馳驅高



岸水退仍泥塗。土人相慶相招呼。明日有錢酒可沽。  
三更更四更。攜耒鉏官道。盤空穿溝渠。蔽以泥草雜葦。  
蒲有不戒者。足躡虛車輪。四角馬截跌。居人見倒誰。  
肯扶橫索客。子青錢輪。掀車泥淖來。眾狙前車既去。  
後不虞道旁。債車無日無我。嘗一日三嗟吁。暮入坎。  
窅濡衣。袂同行走避。如驚鳥相依。形影我與吳。風餐。  
露宿忘飢飢。詰朝出險。鞭羸驚。揚鞭高語彼奚奴。大。  
河前橫那可踰。津吏索錢甚索逋。自朝待渡至日晡。  
一騎忽見飛官符。止姦禁暴修野廬。境入齊魯道開。  
除時我從父開府。初濟南風物。佯吳趨城角。一鏡開。  
明湖扁舟蕩漾雲水區。涼堂結夏。兄與吾客中長得。  
如斯夫。棄家遠游亦良圖。入秋我乃趨京都。楚泉重。  
酌寒風疏。我獨南行。兄踟躕忽忽。十五年已徂。瞥見。  
行篋淚眼枯。當時瓜步同行。臚那知客死彼一隅。蘇。  
幕帳以江瑯銅。知吾今倦游。守妻孥。出門所向逢。觚。  
安得誠信如兄乎。作詩匪獨招友于。鈴牋驛臺魂之。  
來兮燈。秋至京師。寓衍石先生興隆街邸舍。即辛酉。  
模糊。年侍沈太恭人所居之舊宅也。對庭前棗樹感賦一。



絕云童稚讀書地重來一惘然。無成愧庭樹落實自年年。冬歸里。是歲第二姊生。嫁桐鄉嘉慶庚午舉人江蘇松海防同知沈曉

滄公諱炳垣子道光乙未舉人江蘇候補知縣名寶禾。  
道光元年辛巳三十一歲。

府君屢困場屋至是秋試又報罷乃援例以訓導候選。

二年壬午三十二歲。

是歲第三姊生。

嫁秀水庠生陳梧亭公諱昌言子庠生名澤曾。

三年癸未三十三歲。

衍石先生四十生朝府君敬奉文端公手錄晉書良

吏傳一軸寄京師爲祝先生賦謝一律。數行手澤卽官箴愧矣無

問老漸侵微尙敢令移勺水累傳慣已斥籛金重三月展春風筆四十年賒夜雨心他日西堂尋舊夢讀遺書共後三十餘年不孝官京師從兄子侑舉以畀

藏敬懸邸舍中堂以時觀省府君聞之馳諭訓勉謂數行手澤卽官箴句須刻刻體會云。

四年甲申三十四歲。

是歲不孝應溥生。

五年乙酉三十五歲。

府君少時爲文奇崛屢躋省闈乃力求平易。是年尤用力於舉子業。秋試仍得而俛失後遂不再應試矣。



六年丙戌三十六歲。

吾族四大支之譜創始於前明臨江太守東畚公至康熙乙未丙申族祖偶莊晚香兩先生分刻第三支世系後久未修梓。嘉慶己卯歲從祖潤齋先生自江西巡撫述職入

覲乞假省墓創議修輯家乘乃與族兄恬齋方伯分俸集資而以纂輯事專屬之府君。府君承命悚惕敬慎將事。吾錢氏支族繁衍散處各鄉府君棹小舟徧厯所居諮詢周確詳定體例間以事中輟前後越七年至是年八月譜成僉謂非府君之力不及此。府君有書



世系譜後一篇新城陳碩士先生歎爲至理名言世  
家子弟宜各書一通謹錄於左。族之盛也。豈特仕宦  
其業而已矣。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工商之  
子恆爲工商固也。卽士爲農、農爲士、工商爲士、農要  
亦不失爲士、農工商之人至不士不農不工不商欲  
族之盛何由得也。吾錢之爲錢也始盛於明正德嘉  
靖之間。今三百年矣。子姓蕃殖世世食德綿綿延延  
至於今不絕。聞諸長老言蓋未有不專其業者。業專  
則生遂生遂則心純。邪僻之念無自起。修其身而誥  
誠其子孫以孝弟之事達而在上。有用於國家。窮而  
在下。無忝乎祖父。胥自專其業始。今吾錢之人蓋益  
衆矣。問其業農爲多。士次之。工商又次之。而不士不  
農不工不商之人亦往往而有。嗚呼。其誰之責歟。泰  
吉年三十矣。無所成就。蓋深懼其業之不專。因書以  
自警。非敢爲族人告也。

七年丁亥三十七歲。

是歲選授杭州府海甯州學訓導。五月之官，攜所藏書數十匱，大半皆寓目涉筆者。偶讀仇山村金淵集，有官冷身閒可讀書之句，曰：先得我心矣。乃名學解之室曰可讀書齋。秋病甚，旋愈。

八年戊子，三十八歲。

五世祖母陳太夫人工繪事。乾隆丙戌年，文端公進呈摹古畫冊十幅，蒙

純廟御題此冊爲卿父母手澤，貽畱。今卿欲登之石渠，以永其年。朕思石渠所藏卿母各種畫頗多，不忍更畱此。因各題一絕，仍以賜卿，俾卿家什襲爲傳世之寶。並命



金廷標倣寫成冊、錄原題收入石渠、藝林當增此一段佳話也。迨辛丑年重

命呈閱又

賜題一律、并書清芬世守四字、弁首、仍

發還寶藏。甲辰年、文端公長孫雲芝公

諱端

又進呈太夫人

所繪四子講德圖、文端公書四子講德論合卷、蒙

純廟御題、錢陳羣之孫錢端進呈其曾祖母所畫四子講德及陳羣書論合卷、閱畢還之、俾爲其家世珍。仍於卷首

賜題清芬世守四字。府君感念

天恩謹承世德、舊萃一家文獻、以示後人。是年始有清芬

世守錄之輯。至次年庚寅纂成分二十六卷、府君自

為序。謹錄於左。清芬世守錄者、蓋紀德而作也。首六卷恭錄天恩祖

詩、儲藏之品、仰見賜題、賜藏冊卷以及石渠寶笈、

雖虞陞賡歌、漢廷題像、未有若此之遭逢也。後二十

卷敬錄、四百年來十餘世之翰墨名公鉅儒、騷人墨

客之題詠、雖一家懿美、而官箴世範、朝廷之掌故、

藝苑之叢談、往往而在。於戲、我先人所以以上結

以觀、亦可知其大概矣。泰吉懔懔、過庭之遺訓、聞長老

之緒言、搜訪二十稔、編纂成集、以視宋韓氏尤氏之

舊話、竊不自揆、以為過之、族之人熟讀先世傳稿、

國史列傳、私家狀誌、既知立身立政之大端、參考於

是編、而繹思夫清芬之義、以無負天語、助勵焉、

則世世子孫、所以報國恩而

承先澤者、其何如哉。其何如哉。是歲第四妹生、

甯道

嫁海

甯道



儒藏

警石府君年譜



光癸巳進士、江蘇候補道許珊林、公諱樵、子道光。己酉拔貢、咸豐壬子副貢、江蘇候補知縣、名誦宣。

九年己丑三十九歲。

春日病後、讀近思錄、葉氏采註本、李介石徵君特齋先生謂、府君讀書好爲深湛之思、恐耗心氣、不若校讐舊籍、可以定性養心。府君謹受教。十一月始從梅會里李金瀾廣文遇孫假所藏傳錄何義門評校前後漢書、先校錄漢書於汲古閣本。

十年庚寅四十歲。

五月錄漢書畢、始以所藏元翠巖精舍刻本元文類校修德堂本。十二月校成。

十一年辛卯四十一歲。

春初始校後漢書至十月而畢。

十二年壬辰四十二歲。

是年以武英殿本漢書校汲古閣本并錄考證八

月至杭州假秀水莊芝階舍人仲方所藏元至元年

西湖書院本元文類校翠巖本所缺四十一卷軍制

以下之文後於丙申年假蔣生沐廣文光煦所藏西

湖本重校一周又嘗從莊氏假劉靜修集歐陽圭齋

集校所選異同著於簡端而屬潘梧君茂才名諤人海昌人

工古文詳校姚牧庵文別錄成冊翠巖本舊爲黃葉村



莊藏書、府君重是伯祖戶部公手賜、故一再精校。常諭不孝曰、昔晁氏得南陽井公五十篋、校讐終篇、撮其大旨、成讀書志。予拜賜於世父、寶守數十年、僅獲校正俗刻之訛、而於蘇氏選擇大指、未能得也。有志讀此書者、當續成余志、以無負世父賜書之意。今不孝衣食奔走、無以仰承舊學、夙夜疚心、不獨此書之不能繼業也。嗚呼。府君所望於不孝者、又豈止校書一事哉。追念遺訓、長號無已、謹誌於此、以望我後人。

十三年癸巳、四十三歲。

春、從父衍石先生自京師歸里、將往粵東主講席、暫



畱樂壽堂戶部公舊居月餘。府君歸家相聚縱論今古。歡  
 甚。蓋自庚辰歲與衍石先生別於京師。越十三年矣。  
 時不孝隨侍甫十齡。未能仰窺緒論。但憶居小樓上。  
 府君與衍石先生時執一編。共一几讀。讀少間。述先  
 世遺聞軼事。以相詰誡。時或參以諧語。相爲娛樂。兄  
 弟友愛之情。至今猶敬慕不忘也。往歲庚辰辛巳  
 之交。府君依岳本詩經手寫小序及正文。以授長兄  
 讀。多正坊本之訛。戚友爭仿寫。以授子弟。至是知前  
 步橋許春畦翁洪鈞有梅會里朱氏潛采堂家塾評  
 點詩經。相傳爲稼翁錄竹垞先生筆。衍石先生少時

曾傳錄焉。府君乃從許氏借本、合衍石先生所錄本、互校疑誤、手錄一過。府君謂教子弟讀經書、一字不可苟。而尤須馴習幼儀、推而廣之、方能事事有把握。嘗稱述衍石先生之言曰：窮經以小學爲本。漢人之小學、文字故訓也。宋人之小學、灑掃應對進退也。二者正宜兼習、不可偏廢。此卽君子尊德性、道問學之大端。欲尊德性、則容貌詞氣必宜慎之；又慎觀曾子所貴乎道者三、一節可見。若欲致力於問學、則必先熟爾雅、而他經之詁訓悉參其異同、佐以說文、廣韻、則文字訓詁可以粗了。至治經、看一家之書、且守一





家之說不可自己有意見。今人善讀書者少。由於有  
意見。故虛字爲讀書一字訣。虛非謙之謂也。古人謂  
讀易者如無書。讀書者如無詩。乃虛字訣。夫以聖賢  
相承之故籍。數千年聚訟不決之疑。乃欲以一己之  
心思才力。一目讀下。便見黑白。安有是理。是以甯墨  
守。無輸攻。久之有得。或竟可一言決千古。始非倖獲  
也。讀史以制度典章爲重。史家本有二派。治亂興衰  
一也。制度典章一也。顧興亡之跡。其理卽具於經。考  
史以證經耳。至一朝因革損益利弊之由。非講求有  
素。則徒善不足以爲政。他日臨事。施措失宜。而民受

其病矣。府君奉衍石先生之言以垂訓者如此。嗚呼。後之人其敬誦之。是年從錢塘汪小米舍人達孫假義門弟小山所校兩漢書過錄。先校後漢書。六月校畢。又從汪舍人假所藏明人手鈔東漢會要完善之本。校南城胡森刊本。兼以范書訂正闕訛。七八兩月畢事。九月始校前漢書。

十四年甲午四十四歲。

是年博考明以來禾郡人官海昌學博者遺事遺文。爲海昌學職禾人考。以示景仰先哲之意。謹錄序文於左。嘗考海昌及吾禾舊志。宋乾道間嘉興婁機彥發任鹽官尉。通達敏練。七攝鄰邑。俱以治績聞。



紹興時魯蒞為鹽官幸請粟振饑全活甚眾又為叢  
家以收疫死之骸崇德張琥子嚴為鹽官宰則以寬  
平簡易著聲嘉定時皆吾禾先哲也考其美政足為  
閭里之榮矣文學之職至明始有聞然如趙秋曹之  
正典禮李龍南之請折漕第令終老一官其所施設  
亦可不恨安見一命之士於事無濟乎夫儒林冠冕  
稱職為難若勞先生之著述不倦費先生之砥行立  
名亦後事之師也泰吉涉學固陋強顏人師瞻望先  
民無能為役時或嘯歌一室外物得忘養性讀書悠  
然有會後先趨尚儻有同焉噫自乾隆四十一年纂  
修志乘以來纔六十年耳而任斯職者求之士大夫  
之日與吏胥之所記憶已參錯不能具而前此數百  
年諸君子之見於志籍班班如是信乎託於文字者  
之無窮也然豈獨文字之故哉泰吉有懼於此備錄  
自策其頽惰云學使新城陳石士侍郎見而歎府君  
用意之厚搜采之勤欲求海昌祝人齋先生遺著府  
君為助摭輯人齋有張北湖傳略侍郎讀而心慕府

君因據北湖年譜譔事狀。北湖人齋服膺楊園之學、皆得之於范蜀山。侍郎與府君欲合刻蜀山、北湖人齋三先生遺箸未成。府君時以爲憾。族姪味根明府聚仁藏諸草廬宮贊錄義門校後漢續志。府君於是夏假錄一周并錄小山校漢書畢有記。兩漢書校本。子校兩漢書初從李金濶廣文遇孫假其大父敬辛卯十月畢。壬辰正月從兄子承志假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前漢書謹校一過。蕭氏音義宋氏三劉氏之刊誤館閣諸公考證悉錄簡端至閏九月而畢。欲續校後書未能也。癸巳春日於武林汪小米遠孫處得義門弟小山氏所校兩書乃先校後書自春涉秋而畢。繼校前書自是年九月至今甲午六月而畢。夏秋之交從味根從孫聚仁所又得諸草廬先生所錄義門校續志三十卷。李先生錄本未備者得補。



錄焉。暇日參以吳氏兩漢刊誤補遺、惠氏後漢書補注、嘉定錢氏之考異、高郵王氏之雜志，則於甫里所謂精實正定可傳，或庶幾焉。兩何氏皆以汲古閣本為主，余故亦用汲古本。校既粗竟，因條件何氏所據之本，見前輩校書不以再三為限，且冀為兩漢之學者廣求善本，考其異同焉。

十五年乙未，四十五歲。

前歲校曹棟亭所刻隸續，至是年正月畢一過。府君舊藏鈔本西漢會要，暇日以聚珍本校讀。自庚寅六月始，至是年閏六月，凡閱五年始畢。夏長兄銘恕後更名炳補嘉興縣學庠生。先是，府君請於沈太恭人，必為學源先生立後。甲申，不孝生，即命為先生後。至是，府君寓書衍石先生曰：以次子為兄後，義未安也。今



銘恕幸列學宮弟子，可以爲四水子嗣子矣。衍石先生深韙府君言，遂定議焉。秋，長兄娶婦蒯氏。廣西泗州府同知吳江蒯鐵厓公諱嘉珍孫女，道光辛巳舉人，廣西蒼梧縣知縣婁生公諱光煥次女。

十六年丙申，四十六歲。

府君官海昌數年，遇計典，大府將以府君名上，府君力辭之。每諭不孝等曰：我祖父俱久任知縣，實政在民，我固深知縣令之難爲也。顧大府廉知府君能遇地方，事有關民生利弊者，必屬州刺史與府君商榷。是年，將開濬備塘河，杭嘉湖道金文波先生洙首以相屬。府君勤恤民隱，采訪輿論。維時刺史李曉村先



生甫下車、府君以民所不便者痛切言之。刺史意未合、府君持論斷斷不稍撓、乃作書詳析辯論、而辭開河事不預聞。既而刺史熟思府君言、重索前書觀之、乃大歎服、遂與府君聯文字交。後刺史居父母憂、請府君爲表墓之文。時不孝年尚稚、猶憶刺史具衣冠再拜執禮甚恭。其推服府君、蓋出於至誠云。致刺史書謹錄於左、亦以見府君抱用世才而深自退藏、尤爲人所難能也。泰吉竊祿於此九年矣、謹守先人之訓、不敢妄言動、以自取戾。職處閒冷、不當有所建白、未嘗以事干大府也。客冬觀察金公假之顏色、以事下問、謹據所聞以對、亦未嘗求知於觀察也。觀察鑒其誠、遂以公舉董事、開濬備塘、河見屬。自揣庸下、不克勝任、訪於士人、議列條款。大指疏

通河道以洩海塘漫溢之水。因仍地勢以免閭閻滋  
擾之弊。蓋保民必先安民。安民必使樂業也。及執事  
下車。首以此事相詢。亦既不鄙其言。許參末議矣。今  
聞大府俯念民依。欲取土填補塘足。水坑使金堤鞏  
固。永無漂盪之患。甚盛意也。嘉松諸郡生靈。皆在大  
府懷保中。豈獨海昌一州之民歌頌而已哉。又豈得  
以一隅之民。小有室礙而妄議石畫哉。然伏處下風。  
竊聞輿論。有不得不爲執事告者。側聞下尺一之符。  
稽魚鱗之冊。鑄廣河身。盡反侵地。夫沿河居民。因河  
道填闕。貪愛小利。樹藝其地。幾同世業。今將固其隄  
防。俾安百室。而執姑息之愛。動以勿擾爲言。此迂闊  
之論。誠不足與圖實政。然頻年歉收。民處重困。之後  
婦子織悉之利。私之日久。得無有稍宜紓緩者乎。古  
人謂寬一分則百姓受一分之福者。此類是也。然此  
猶得曰。侵占官地。律有明禁。貸其既往之咎。與謀遠  
大之計。民亦俛首無辭耳。若溶河之土。不足填坑。將  
別買民田。以爲補益。則其事有未易一二言者。往者  
取沿塘之土。興建柴掃。此數世之利也。而下流竊議  
何可盡聞。茲事重大。非鄙儒所敢言。今執事重農意也。  
面膏腴還之業戶。而取其下瘠壤。此執事重農意也。



然稻田之土。本欲推陳出新。縱畱面土。無補於民。而近塘之土。半屬桑田。辛苦樹藝。十年乃成。旦晚護視。無異金玉。欲取其壤。不能不拔起桑本。拔而後栽。勢必不活。是執事雖有愛民之心。民未必實蒙其利。執事又謂取土。限以尺寸。不許過深。使其地仍可耕種。用意良美矣。但恐從事畚揭者。未必人人能實體愛民之心。儻所取。過限。小民豈敢力爭。況按畝而計。取土既屬有限。給價不能過制。糧賦不能蠲除。是民坐失數年之利。而有數年之累也。若此事既行。執事雖憐而撫之。已無及矣。此泰吉所以急欲爲斯民乞憐也。夫大工既不容已。備塘河之土。又不足填補水坑。然則將奈之何。鄙意不若於備塘河旁。近相度淤塞河道。有宜疏濬者。籌畫施功。卽離塘稍遠。以買土之價。爲運土之資。彼此相準。雖所費較增。而小民獲水旱之備。沃壤無曠廢之患。農業不失大工速成。亦兩得之道也。執事儻不以爲迂言。祈與在事諸公熟籌之。昨於廣坐之中。畧陳端緒。訥於口辨。不能盡言。用敢以筆代舌。煩瀆清聽。先民有言。詢于芻蕘。管窺之見。不知有當芻蕘否。伏惟恕其狂愚。一畱覽焉。

秋從海甯徐晴江廣文開



業假所錄歸震川評史記錄於汲古閣本。自樊鄴滕灌列傳後、病中畏冷、不能伏案、命長兄續錄焉、并錄震川例意評點於卷首。是年、繪冷齋勘書圖、海昌陳君宗敬寫景、張君元寫照畢肖。厥後庚子年、湖州費君丹旭寫深廬品研圖、甲寅年、吳江陸君潮寫照、秀水張君熊寫景、與沈蓮溪丈合寫南部聯吟圖。最後丁巳年、嘉興董君畬寫圖、府君自題四字曰對松逢鹿。各圖設色補景俱勝於前、而寫真逼肖、莫如張君元之筆。迄今不孝追摹遺象、猶賴勘書圖彷彿萬一。兵燹之餘、此幀幸得收藏弗失、府君靈爽實式憑之。





矣。圖中題詠數百家，今有稿者僅十之三四。府君自  
 作勘書圖記，謹錄於左。亭林先生述陸文裕之言曰：  
 之學租以供師生廩膳。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爲  
 之故，雖校刻畫頗有精者。又謂宋元刻書皆在書院  
 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學者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  
 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讐，一也；不惜費  
 而工精，二也；板不藏官而易印行，三也。今讀元西湖  
 書院刻文類公文及慶元路王海指揮知文裕之言  
 信而有徵矣。宋元書院山長往往以教授兼之，今則  
 院長延士大夫退居者，教官尠兼任。然其職閒無事，  
 不離文字之役，則一也。歲丁亥，泰吉始爲海甯州訓  
 導，先世遺書萬餘卷，盡攜之學舍中，取伏山村官冷  
 身閑可讀書之句以名其齋。旣以病廢，謝絕科舉之  
 業，精神遐漂，不能爲深沈思，因假友朋所藏舊刻，日  
 校數葉，爲靜坐養性之助。八九年來，財數百卷而於  
 兩漢書元文類用力稍多。兩漢書校本則假之梅里  
 李君遇孫、武林汪君遠孫。李君旣司訓，括蒼汪君下  
 世，欲如亭林所謂互相易而傳布者，恐不可得，乃寫

冷齋勘書圖而以所校諸書跋語錄於後傳示同志冀各出善本相假俾無事之歲月不至情棄且以告我良友之爲院長校官及久任校讐之職如劉中壘顏祕監其人者并力於一書當不若明時書帕本祗供餽贐之用也或曰學校之官當講明道德啟迪生徒乃爲稱職否則融貫經史之大義勒成一書亦不得行其志者思所以詔來學也皆不出此徒從事於一字一句之間見其小而忘其大得其淺而遺其深坐耗居諸不亦惜哉

是年宜興吳仲倫先生

德旋

斯言也余深愧之

來訪畱學舍三日縱論文事府君樂甚別後寓書論

文尤紆獨見又聞仲倫先生言馮柳東先生

登府

將

辭甯波校官再爲縣令府君馳書力尼之言極深切

兩書於府君爲學宗嚮及出處大旨略存梗概謹並

錄於左

與宜興吳仲倫論文書

束髮卽耳盛名嗣於莊芝階翁處讀尊箸益深向往前年得見



先生已爲平生之幸。先生出語矜重。則文字見訪。更歷兩載。必踐斯言。乃知先生之幸。先生出語矜重。則文字見訪。更歷兩載。想見泰吉小時。讀先生世遺集。受教於從兄。衍石。因深推之。當世之作。者。暑。窺。詩。文。門。徑。大。抵。見。地。之。淺。深。各隨其學問。所到。不可勉強。而其尤要者。真偽之辨。也。自古作者。必有性情。獨到之處。資其性情。所獨到。而養之以至正。不至於偏且雜。其氣和以平。其體醕。而雅而充之。以經史之義蘊。其言爲天下之至言。其文爲一家之真文。在。上。而操簡畢。足以紀朝廷之實政。而不可誣。伏處一鄉。則一鄉之嘉言善行。及其足跡所至。耳目所及。亦必辨別。一鄉之材之高下。義理之經權。審慎而書之。雖傳之。所以甚有世而戒懼。而不敢輕肆其言也。若夫筆勢之起。滅變化。敘事之錯綜。離合。固文章之能事。而其本。猶不在是。世傳先生得桐城正脈。所爲文。甚似。惜抱。泰吉謂先生妙處。正在不似。惜抱。蓋論其大。同。則文章之理。脈萬變。不殊。惜抱。不能不。同乎海峯。海峯。則文章之理。脈萬變。不殊。惜抱。不能不。唐宋以來。諸大峯。不能不同乎望溪。望溪。又豈能變滅。神獨至處。雖父子兄弟。不容相假。老泉之廉悍。東坡

之明達、子由之沈靜、各根乎性情、不可強也。惜抱豈能苟同乎海峯、海峯豈能苟同乎性、情之真、旬日來細讀大集及聞見錄、益慕擬惜抱之形、似以苟同乎、惜抱哉。泰吉得侍三日、微窺先生性情之真、旬日來細讀大集及聞見錄、益知先生用心之所在、將與古道者爲徒、一能使一時之微、皆賴先生以傳、而偽雜之念、矜肆之氣、自其少時驅除殆盡、惜乎皋文先生早世、不得與先生久逐乎壇坫、而商訂其異同也。然先生以蕭疎勝、要之用心、後無疑、茗柯以密栗勝、先生以蕭疎勝、要之用心、平正真實、而和藹之氣、充溢於紙墨間、是則先生一家之真文也。泰吉何足、以言文學、淺而體弱、其無成也、必矣。然性情、不敢不辨也。平生微尚、如是而已。嘗與友人縱談、謂偶有所作、惟冀傳示家之子弟、爾無使他日腹誹、而竊議曰、某翁所言、與所行殊不相似、則亦幸矣。假使子弟不信其言、又安論外人耶。泰吉所自勵者、如此、惟先生教正之、附呈與柳東書一通、乞賜剛削。柳東已早辭薦舉、不藉鄙人之言。泰吉借柳東以舒寫其性情、亦良友之助也。台從何日南來、得再侍談、幸甚幸甚。潘梧君手啟。





並呈暇望披答。暑候諸維。以道自衛。不勝仰企。丙申  
 五月。二十。六日。泰吉。頓首。與馮柳東勸辭薦舉書  
 歸。迂道。見訪。談三日。詩古文。及書法。皆卓然。獨到。不  
 愧。老宿。惟詩。境過高。未能。即從。吳丈。謂柳東。言亦如  
 此。且盛稱。柳東。近著。古文。得桐城。正脈。為之。不已。必  
 傳。於後。此柳東。數年來。鱸堂。寂寞。中獨造。之詣。然則  
 天。之位置。柳東。而成就。之者。為不薄矣。假使。柳東。不  
 辭。將樂。令。今雖。出縣。令。而郡佐。而郡守。而監司。即超  
 擢。而開府。榮則。榮矣。其自得。之樂。恐不若。石經。閣詩  
 古。文之。確然。可傳。為身。名俱泰。也。昔王。宋賢。先生。亦  
 嘗。為將。樂令。數月。罷歸。境甚。困。為書。院長。終其身。集  
 中。文。字。及諸。所撰。著。則自。罷官。後。而大成。今遂。以祇  
 平。居。士。况。柳東。柳東。之志。則遠。矣。然而。鄉先。輩。前事  
 之。師。可。念也。比。間。柳東。磨大。府之。薦。將舍。校官。而再  
 為。縣令。柳東。果。樂於。縣令。乎。不。當去。將樂。而。適歸。矣。  
 柳東。果。不。樂。於。縣令。乎。何。問大。府之。薦。而。不辭。也。與  
 柳東。同。舉。進士。登。館。選者。今。為。開府。之。監司。踵。相。接。柳  
 東。宜。不。能。無。動。於。中。然。命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假。使  
 柳東。不。辭。縣令。遂。能。偕。數公。者。比。肩。疊。迹。而。致。通。顯。



乎。此固不足爲柳東重。而爲柳東計。則有甚不宜於  
縣令者。敢陳其愚。願一察焉。牧民之官。當耐繁雜。乃  
有實政及民。吾曹與卷軸同卧起。家人呈日用簿。纔  
十百字。猶懶不寓目。一旦爲縣令。文書堆案。能如歐  
陽子之徧閱夷陵舊牘乎。其不宜一理財用人。當官  
之急務。不善爲之。則飽豪僕之橐。貽子孫之憂。柳東  
度。理素精。當不至此。然未敢爲柳東決其必不至此  
也。其不宜二。柳東爲古文。求直接震川。則震川者。柳  
東之師也。震川爲長興令。爲忌者。所中卒不得顯仕。  
蓋不同乎流俗。必爲流俗所駭怪。柳東能與流俗之  
爲縣令者參錯其間。無所齟齬否。不能無所齟齬。而  
欲其折服柳東之學之才。而惟柳東所爲能乎否。況  
大府而愛重文學士。未易數數觀。卽愛重矣。因文學  
而不責以吏治。斷有所不能。柳東自揣吏治果勝於  
文學乎。否乎。其不宜三。柳東有老親。校官雖未足榮  
其親。然絜白之養。甘於五鼎膺薦。而補縣令。當在數  
年後。又不能任候選。未得一官之遷。先失三釜之  
祿。非計也。他日就銓。雖例得告近。欲如甬東之能安  
輿就養。朝夕承歡。亦未可必。吾恐柳東望雲之思。太  
孺人倚閭之嘆。自此始矣。其不宜四。凡此數者。柳東



十七年丁酉四十七歲。

宜自知之。而決然膺薦而不辭。其義當別有在。然竊  
 念柳東道義之友。總角之交。若張蓮舟。堯民兄弟。李  
 次白。史竹南。屠梅西。周桐北。諸君子。無一存者。新得  
 文字之好。如吳丈者。亦知柳東不宜再為縣令。而以  
 交淺言深。為戒。未嘗為柳東言。其他或不能無利於  
 柳東。為縣令而不欲言。其淺者。又未暇為柳東深謀  
 而。不能言。泰吉齒雖少。於柳東。託交。柳東幾三十年。  
 學問不逮柳東。遠甚。世事則粗識一二。且先祖父皆  
 久任縣令。家庭傳述。極知縣令之難為。若不為柳東  
 言。恐無人為柳東言者。敢布腹心。望深思之。倘大府  
 之薦。必不可辭。縣令之職。決所樂就。亦望柳東深思  
 之。苟泰吉所謂不宜者。皆深思之。而得其宜。則柳東  
 之由縣令而超擢。而開府。必無不宜矣。幸甚。幸甚。吳  
 丈言。柳東十八日。自四明開棹。日內當在武林。泰吉  
 無事至武林。柳東能一來。敝齋作數日談。出處之計。  
 當更決矣。專此布意。不宣。丙申四月二十八日。泰吉  
 頓首。

是年孫女生。

炳森。

出。

沈諱楷子庠生祖伊。

秀水金岱峯先生、府君執友也。官臨安教諭。約府君往遊者屢矣。是年假所藏明天啟年羅朗刻羅鄂州小集校程哲刊本。又假錄所藏查他山、何義門評陶詩於拜經樓刻本。八月旣望、訪岱峯先生於臨安學舍。時新築應奎樓成、樓面泮湖、荷花初謝、菱角登盤。岱峯先生善倚聲、微吟緩諷。府君掩卷靜聽。時或就案繙閱所校書、評騭同異、樽酒論文、俯仰千古。府君嘗諭不孝、謂此樂雖百城不易也。流連十日而歸。九月、從文瀾閣鈔西漢年紀、手自校字、兩月而畢。冬、從沈小湖侍郎假鈔鄉先哲沈果菴明經南宋文鑑。



目、又從侍郎假盛匏庵高士竹林唱和詩四卷、辨香庵唱和詩四卷、校寫舊時所錄廉江府君遺詩。又得張氏慶燾所刻辨香詩匯、沈氏鴻所輯辨香詩鈔、中有借廉江府君吟詠之作、亦傳錄焉。府君於先世遺墨、雖零篇斷簡、寶若琳琅。時衍石先生方輯廬江錢氏詩匯、每有所得、亟寄大梁。嘗致書衍石先生云、幸承先世餘緒、得稍通文墨、則祖宗嘉言懿行、待傳於後者、必當努力摭輯、以垂示子孫。否則名滿天下、亦屬何補。府君之日誦清芬、孳孳不倦、蓋如此。府君每謂三禮之文、喪禮最爲詳細、蓋古人於慎終之禮



一字不苟也。海昌人文薈萃，而近數十年來，講經之學稍衰，故家士族遇喪服疑似，未敢臆定，必就質府君。府君詳考古義，證以通例，必期合禮經而順人情。是年，張氏以承重議聚訟不決，府君爲作適孫攝重議示之。一時學者歎爲通儒之言，翕然稱善。謹錄於左。

署桐鄉縣教諭海昌張君承福之母顧孺人卒，既殯而張君卒。張君之弟承烈爲叔父後，不得攝喪主，將使教諭君長子濤爲祖母持重，而稱承重孫。則疑於父爲適，居喪而亡孫不傳重之文，見通典卷八。種條以詢於泰吉。泰吉日，教諭君之弟若不爲人後，則爲母服三年之喪，而爲兄攝喪主。濤也不忍變於父在，爲父喪之主，而服祖母以本服可也。教諭君之弟既爲人後矣，若濤也不忍變於父在，則顧孺人終喪三年之禮，誰爲之主而誰爲之服哉？濤也。今雖在千里之外，其聞喪而奔歸也，以一身兼主二喪，夫何





疑。杜氏通典所載有祖喪而父亡服議已言兼主二  
喪矣。惟傳重無言承重孫者。儀禮於孫主祖喪止曰父卒  
然。後爲祖後者服斬。雜記載喪祭祝辭止曰哀孫喪。  
服於爲人後者曰受重。後人制禮定爲承重之孫。蓋  
以上有傳則下有所承。以別於爲人後者之受重。  
義非不當。第專施於孫主祖喪則意實未該。泰吉謂  
禮緣人情而生。禮既世變而殊則辭亦因時適宜可  
矣。宗法久廢幸有承重孫之名亦告朔餼羊之意也。  
而若濤也於狀刺之文則宜稍異其辭以別於父亡  
而後喪其祖母者也。嘗聞通儒沈冠雲之論矣曰若  
有祖亡未殯而父亡者於父未殯之前亦攝父事雖  
祖殯不得爲承重正主必父殯而後得承祖喪之重  
也。其殯祖時狀刺則稱孤孫。親親而後得承祖喪之  
顧孺人已殯矣與冠雲所言未殯者雖稍殊而濤也  
在千里之外尙不得聞其祖母之喪而教諭君又死  
孝矣。其奔喪也豈忍變於父之在而儼然承重然又  
可同於父在而爲諸孫之文則其狀刺之稱宜曰不  
重孤孫。蓋冠雲嘗曰父而末殯宜攝重而不宜承重  
也。且合於萬氏所述喪祭祝辭曰哀孫重而文其可  
也。

泰吉。非習於禮者。又未嫻朝廷之定律。何敢主持斯議。伏讀欽定義禮疏。於喪服中錄鄭康成答趙商問。父在。為祖三年之文。御案云。以此推之。於大夫士。凡祖父之喪。父有廢疾。不能受重。則適孫受重而服。斬禮亦同之。聖制煌煌。天下萬世所共式也。父有廢疾。尚宜受重。況父已沒乎。濤也。縱不忍變於父在。而同於父有廢疾之禮。誰曰不宜。苟不忍變於父在。則終服受重三年之服。而攝重之稱。不變也。亦誰曰不宜。道光十七年六月。

十八年戊戌四十八歲。

夏初。蔣生沐廣文。

光煦

贈乾道臨安志。清祐臨安志。

乃假蔣君所藏陸香圃三間草堂鈔本。吳氏拜經樓

本校一過。學使桐城姚伯昂先生。

元之

見而愛之。府

君即舉以贈。夏秋之交。從吳氏拜經樓假所藏宋槧



殘本漢書十四卷、錄考異一冊。七月校畢。八月、錄吳  
兔牀先生所校佩觿字鑑有跋。是年、遇金匱錢梅  
溪先生於杭州。先生爲武肅王二十九世孫、序輩行、  
呼府君爲族叔。是時年八十餘矣、出所箸寫經樓金  
石目、屬府君校閱。府君夙嗜金石文字、考覈精確、不  
失累黍。梅谿先生自謂用力幾七十年、猶愧弗如也。  
是年、孫女生。炳森出。嫁同里候選訓導胡諱京呂子兆補。  
十九年己亥、四十九歲。

府君於上年撰曝書雜記二卷、海昌管芷湘茂才跋  
尾云、以史漢之類例、爲晁陳之品評。分之則百餘條、

合之則自首至尾、脈絡灌輸、爲自來說部之創格而著錄之變體也。其中敘述家訓、感念故人、尤見至情至性、不獨妙義微言、啟迪來學也。芷湘好聚書、從府君游最久、能深知府君者、故言之親切如此。是年、蔣生沐廣文刊入別下齋叢書中。嗣是海內藏書家轉相購求、傳錄頗廣。靖安舒厚菴先生恭受爲吾浙循吏、與府君未識面。聞李曉村刺史稱道府君行誼、卽思訂交。及見曝書雜記、心益嚮往。壬寅、以甯波守城事被吏議、居請室、取曝書雜記校讀一周。癸卯冬、以手評本致書府君、謂秋錄屆期、恐將訣別、屬府君訂



正評語、將寄示家之子弟、且以身後之文爲託、語悽  
愴、不忍聞。府君報書謂平生未相見、卽相知者、當首  
數先生。設不幸、竟不相見、後死之責、所不敢辭。論者  
謂厚菴先生獄中觀書、胸中鎮定、雖古人如夏侯勝、  
繫獄授書、講論不輟、不是過也。而府君至性、感人  
之深、於此益見云。秋、從錢塘邵位西先生懿辰假明  
刻尙書蔡氏傳、屬友人鈔鄒氏季友音釋、手校誤字。  
是年、不孝應薄入縣庠。

二十年庚子、五十歲。

是年、始以 殿本史記校評林本、又假 文瀾閣本



校正義知閣本亦從震澤王氏本鈔錄未見單行正義本也。夏初作放蝶詩命長兄暨不孝同作一時和者數百家。府君詩謹錄於左亦海昌學舍中佳話也。學舍鄰並小女子得綠蝶一大踰常蝶後翅若燕尾。籠之經宿一蝶翔舞繞籠若求其偶者乃並獲焉。余聞而異之取放庭樹間少選偕去。噫物類相感其殆深於情耶。記之五言二百字時道光庚子初夏。鳳子何翩翩紺縷劇蔥蒨。有若曳綠衣而以雲錦緣。雙眉染新蛾兩翦拂乳燕庭榭小徘徊料是孤飛倦。胡爲首若問尋香漫畱戀。乍辭連理枝遽上合歡扇。野雉誰爲媒游蜂莫輕哂。猗彼故園侶不隔平生面。飛飛獨相尋相依若相唁。因知仙靈使芳心貞百鍊。飄零秘粉衣晨夕共輾轉。吾聞維摩詰衆生與方便。愧非古押衙異術敢鬻術。開籠放使歸神光繞庭院。初如餅師妻淚頰罷歡宴。須臾忽遁跡捷去若紅線。雙宿花房深深度芳甸。奇麗勿自矜文采任隱見。生涯謝春風不以輕薄賤。我將志蟲天爲爾作佳傳。



冬十月、府君五十生朝、從父衍石先生自大梁寄邵  
康節先生小像、錄康節清風長吟詩於上方、跋語云、  
予得康節小像於中州、攷先生生於大中祥符四年  
辛亥、吾弟警石初度亦辛亥、因別摹一本、并書此詩、  
寄弟海昌學舍、讀憑依全藉德一語、知鳶飛魚躍之  
趣、固不徒爲高尙閒適已也、讀此知府君與衍石先  
生交相散勉、至老不倦云、從兄子萬孝廉寶惠撰序  
爲壽於府君生平行事存心言之甚悉、謹附錄於左。  
道光庚子中夏、寶惠偕弟尊讓、挈壺醕將自返之京師、  
大人謂曰、汝叔父今年五十壽、小子能以文字奉叔  
父一笑乎、寶惠跪受命、旣行、日與弟述家世舊聞、陳  
說風尚、以勸以規、怡怡然樂也、次保陽、旅壁有文端

公書壽字一幀尊讓奉以行曰是可以壽吾叔父乎。邕醕乃言曰叔父豐於德遠於學矜式于宗族鄉黨行成名立矣。竊意叔父年鼎盛設大用於世被澤之厚當何如而乃久爲學官以高尚則可矣。謂天道何寶惠曰唯否。幼嘗聞吾師子壽述檢討公言也。公一日枚數郡望某公某公顯於世然其族某某潛德弗耀實啟其緒而引延其子孫不有是卽其家有顯者亦增修前之澤而盲右之久後之繼承長世與否不可知。譬諸草木其久而華勿替焉者其必壅殖沃漑於不及知者也。寶惠書諸紳嘗竊以爲善言天道云我錢世德遠者莫得聞。明以來一盛於正德嘉靖間惟贈刑部公封給諫公愷大以迪後愛敬以立教而左右之者有菊莊西汀諸先生。泉中衰魯南公西乘公則續承前志闡揚德美以傳而先後其事者有敬畬幼卿諸先生及乎再盛西安公以旋期之壽光昭佑啟之不倦。至廉江公益昌大之乃歷百數十年六世以迄於今未艾也。而同時耆碩又偶有偶莊紫雲晚香次公諸先生。夫盛與衰相嬗也。天心厚愛其祖宗因以仁其後於盛衰之際必篤生賢者豐以德遂以學而寄以承先啟後之責而賢者默契夫天所以



篤昇之之意以祖宗之心爲心寶舊聞守前訓稱先  
述德敬宗族俾子弟有志者得矜式相與奮興於  
德於學而後其心慰且安是其肩荷者重其蘊涵者  
廣其施被者亦遠矣自宗法廢而族之人所繇維繫  
而觀感者必在乎是蓋天道然矣吾叔父孝悌根平  
性事奉政公十五年事沈太宜人二十五年惟順惟  
恪爲伯父四水子立後嫁諸姑撫孤甥如子叔母胡  
孺人同心以輔凡施於家者靡不厚事伯祖母金太  
恭人如母友于諸父疾病痛苛癢如多在己吾父嘗  
弟之敬愛吾也求諸父疾痛苛癢如多在己吾父嘗  
來見叔父與吾父書月一冊亦不多有自寶惠有知  
也請所從事精意以求也獲上世遺籍一得必詢以  
以告也迺至交友親疏家事纖悉恒臚舉以就教也  
頃又錄吾父寓書言學行爲一編曰惟兄教多銘坐  
右以自考也吾父官京師貧甚則節學官俸以濟後  
數年葆餘叔父亦官戶部金太恭人笑謂曰若好爲  
之毋憂貧若兄行節學官俸助若矣在鹽官教學者  
塵學實踐掇科名相繼而觀善者尤衆早棄舉業爲  
古文辭積數百篇時緘草以來吾弟幸已少治毛詩  
也不足爲榮觀不意同謂乃有吾弟幸已少治毛詩



戴記註疏近歲校班馬史尤精審收藏多善本暇日講授子方子密勵以學作曝書雜記二百餘事而尤專力讀先世書吾父考慮江藝文百數十種撰其目二卷中有未見者叔父頻歲勤求往往得之爲伯祖中丞公撰刻宗譜又自輯清芬錄又欲會最厯世述德之文而論譔之蓋吾宗文字四百年集大成於今日緊叔父之力爲多夫人以祖宗之心爲心伯叔舅弟其支體之分也舊德懿行其性情之蘊也文章簡冊其聲音笑貌之存也日親炙乎聲音笑貌以追本其性情以全安其支體而心之德以全叔父之用心若是天之篤畀焉以保艾吾錢再盛之業使縣縣延延垂久遠惟叔父實承之是其躋大耋儲蕃釐固當蓋天道然矣即用世之大且實何以易此邇醕日兄言之善謹書以呈大人將寓諸海昌伯叔父一尊焉其可。是月之望從子寶惠百拜謹譔於保陽旅次。

二十一年辛丑五十一歲。

數年來府君送試至杭常與金岱峯先生同寓。是年





長興朱立齋廣文假得明震澤王氏刻本史記。府君求之有年矣。夏日校集解序於螺子峯法華寺寓樓。并錄王氏延喆刻書跋。金先生讀樊榭詩。府君校史記。靜對湖山。大饒清興。六月又從汪氏振綺堂假明莆田柯氏本史記。錄小米舍人及吳子撰明經

春照

所校各條。并手訂疑誤。仍寫於評林本。且以王氏本參校。冬十一月大雪盈丈。寒甚。時海口戒嚴。海昌城多圯壞。府君先於夏秋之交創議集貲修城。屬唐太學

元

董其役。繕完補闕。事無不舉。府君佐州刺史。宛

平許伯璩先生

發和

防禦之暇。校史不輟。十二月十

一日、校河渠書畢、欲向汪氏假柯本世家列傳、杭城多遷徙者、不能得。乃摩挲城闕古甃、與長兄暨不孝各賦長篇、并跋所藏唐人墓誌十種、爲消寒之課。孫發榮生、炳森出。

二十二年壬寅五十二歲。

正月至四月、海氛不靖、時聞風鶴。府君宅心鎮定、以臨帖遣日、并編定明許同生太守遺稿、有雜識。府君初至海昌、卽勤求一州文獻、編次先哲遺文。若祝虛齋、許雲村、查近川、張待軒、談孺木、朱近修、盧日堂、周耕厓諸先生集、皆詳校傳錄、相助訪求。編輯者、管芷



湘暨葛泮南繼常潘梧君謫人三茂才也。長洲陳

碩甫先生

負

專精西漢之學成毛詩疏三十卷。己亥

之秋始與府君訂交於西湖汪氏寓樓偕訪績溪胡

竹村戶曹。

培輩

胡先生邃於儀禮病賈疏之漏略重

爲義疏出示府君相與商榷旋即別去碩甫先生與

府君書問不絕是歲五月重遊湖上假館汪氏始檢

得柯本史記世家列傳以寄府君六月以後日校數

葉至十月而畢冬爲許伯璵刺史撰定梯學堂紀事

紀兩年來海防始末也。是歲爲

不孝

娶婦許氏。

海甯乾隆

己酉舉人江蘇沛縣知縣許順菴公諱嘉猷  
孫女附貢生候選縣丞敬堂公諱元欽女。

二十三年癸卯五十三歲。

是年編定大興府君沈太恭人學源先生詩文雜著、  
爲頤和室合稿四卷、手校授梓。衡州常文烈公

大清

時官鹽運使、手書序文以贈孫保榮生、炳森出。

二十四年甲辰五十四歲。

秋、長兄中式本省鄉試舉人。府君聞信、諭兄曰、吾自  
戊辰後、每赴省闈、沈太恭人食貧茹苦、節縮餐錢、爲  
具舟楫。榜發被黜、必慰勉之曰、爾學未至也、毋躁。使  
從老蒼宿儒知名之士遊、以擴充其學養。今爾倖獲  
鄉舉、而予不聞慈訓、忽忽二十有九年矣。言之嗚咽。



不成聲。不孝從旁敬聽，亦感泣。府君之不忘先訓，逾時而悲有如此。是年勸修學宮。八月歲事，有海昌重修學宮存信錄跋，謹錄於左。漢人於造作紀功之書，出錢人姓名及錢數於碑陰。孔廟則若韓勅造禮器碑，題名百有餘人，是也。後世存信錄實昉於此。其自出奉錢，若魯相史晨祀孔子奏銘及饗廟後碑，則無出錢人姓名。然日以城池道濡麥還所斂民錢財，則始未嘗不借力於眾人也。借力於眾人，既相勵而趨為之，或工役之不勤，出內之不慎，鈎稽之不當，其何以孚眾志而為連殫之思。歲丁亥，泰吉初至，海昌當陽湖，俟修學落成之時，迄今十有八年，風雪摧壓，不修且壞。乃與學正金華董君長庚謁諸刺史宛平許侯發和山錢為倡興工於二十三年之秋。唐太學元董其役陰陽家言方有宜忌，且眾力難集，未克畢工。是歲之冬，平越楊侯裕深來權州事，乃率作興修。新建陶棣生宗輝、涪州周鷺汀、廷振、閩南羅勛庭汝修、三鰲尹雲南、李琳、園州判仙根、銅山彭聿修。



吏目念祖偕諸紳士勸募有成乃鳩工於明年二月  
至八月而訖總其出內者泰吉及曹文學錦堂也都  
料工匠則蔣太學晉俞廣文漢陳少尹治而董君暨  
部文學蕙時省視之以克完固乃會計出入之數授  
之梓凡出錢者人藏一編後有興作可按籍稽也將  
以餘資續修志乘僉議謂然嘗考韓勅碑陰孔建壽  
旣出錢千碑左側又書孔建壽二百蓋助錢造器與  
修廟爲二事也海昌士君子有樂爲孔建壽者當續  
錄焉道光二十四年歲次甲辰十有二月旣望

二十五年乙巳五十五歲。

是歲以修學餘資延應笠湖明經時良鍾署香繼芸

管芷湘庭芬曹杏庭錦堂潘稻孫詒穀諸茂才及府

君姊子程淡如菊孫集孝子祠分修州志府君總其

成傳錄嘉靖蔡志趙氏甯志備考談氏外志范氏驥



海甯志稿周氏春海昌勝覽周氏廣業甯志餘聞并  
屬管芷湘以金志校戰志府君排日披閱有海昌修  
志開館條約謹錄於左州志自乾隆四十一年纂輯  
輩出經濟文章卓然可傳於後者固不乏人而嘉言  
懿行述於耆老之口與文人之所論譔者若不就所  
聞見詮次排比後有作者何所考稽泰吉用敢忘其  
固陋與諸君子共事纂集謹述條約以待折衷一  
舊籍宜博搜也劉知幾謂即明受經立傳廣包諸國  
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今論次  
一州之書七十餘年之事似無庸旁摭遺紹徒事糾  
紛然不明乎七十餘年以前之故實則前志之詳略  
未明得失未審何能率爾操觚則舊志固宜熟觀鄉  
先哲之誤著亦宜博考拜經樓吳氏所藏其總匯矣  
他若洋南葛君繼常芷湘管君庭芬之所鈔輯以及  
知好之所藏弄故家之所畱貽斷簡殘編皆為至寶  
急宜購借分手鈔傳眾腋成裘眾材構厦庶能取信  
一時以貽後禩但一編之借每苦不還宜立冊籍以

爲符信。一、鈔撮宜詳備也。溫公脩通鑑，先成長編、殘稿在洛陽者，尙存兩屋。蓋積成數尺，裁爲一卷也。一、州之志固無取繁文，然詩文選著及金石文字有關於實者，宜備錄全文，以類編次。所積日多，既足爲諸傳之取資，別成一集亦可。倚海昌之文獻，泰吉嘗欲纂集先哲遺文，卽此意也。祝參政查京兆許淮陽談孺木張待軒周耕厓諸先生遺文已曾鈔輯，所愧見聞未廣，精力未專，尙難賅備。潘君諱人亦嘗同志如許黃門雲村集近修朱氏爲可堂集之有闕鄉邦故實者，詳鈔成冊。今潘君已矣，泰吉校勘三史，猶未畢工，不能專力斯事，尙望諸君子相助成之。一、采訪宜微實也。黃梨洲先生言：近見修志有子孫見其父祖入於文苑，勃然不悅，必欲入之儒林，而後止。夫表彰先德，固有同心，然無美而誣，適招物議。方今采訪之始，諸君子宜共矢此心，雖至親密戚無取阿私，庶廣喻於同人，勿取譏於有識。前明教諭平湖趙無聲先生銳意修志，無所假借，會中蜚語幾欲輟筆。先生慨然曰：志可不修，書不可不讀，綜前後所輯彙爲一編，曰甯志，備考。後之摻采邑乘者，資爲故實焉。泰吉愧無學識，敢希前賢所冀共事諸君子諒此鄙懷。



誓堅素志、宜防疏漏。切勿濫收。一、日力宜愛惜也。欲成佳著、固難刻期。幸賴平越楊侯、勸修廟學、得有餘資。若草率從事、有愧於心。然不惜分陰、淹滯歲月、則繼晷無資、汗青何日。今開館伊始、采訪未集、先就應二梅孝廉補輯、張退菴先生桑梓錄、中未入州志者、及兩浙輶軒錄、杭郡詩輯、續輯、中海昌詩人小傳、按次鈔錄、並將學宮碑刻彙錄一編、以便尋討。資脯無多、冷齋共事、所望在館諸君子、共甘淡薄、共惜居諸、各列姓氏、共疑則辱、共信則榮。秦吉力小任重、敢事偷安。擬立日課簿、與諸君子共考焉。右四條、就管見所及、以質大雅。若續志體例、或踵前書、或宜變易、則俟采訪既集後、就正有道。相與裁成、末學庸虛、未能遽擬。

本史記十月二日始校世家畢。許季覺氏、樞府君

從高祖紫雲先生。汝霖之弟子也。所著罔極錄、論喪

葬之事。是年借本傳錄。又從蔣氏錄范蜀山灰隔葬



法將合刻焉。夏日與仁和勞季言格遇於吳山書

肆。季言嘗見惠半農學士松厓徵君所校漢書曾仿

後漢書補註摘錄成卷。逾月令其從子桃叔類攜借

府君錄副本藏之。孫女生不孝應溥出嫁海甯江蘇候補從九品

陳諱宗灝子明濬

二十六年丙午五十六歲。

是年偕同人採訪志事時棹小舟訪深鄉風土之殊異人文之薈萃水道之通淤橋梁之廢置纖悉臚舉成采訪日記四卷識者謂文體匹水經註云而於節孝之家搜訪尤勤必慎必確人物列傳則虛心商酌





屬稿、寄大梁、請正於衍石先生、屢易而後定。八月、始

開雕、并助東防同知武陵王石喬先生

德寬

輯續海

塘新志、先爲付梓。孫

志澄

生、炳森出。

二十七年丁未五十七歲。

六月、刻海昌備志五十二卷、附錄二卷成。州舊有志、

府君創意續輯、以修學宮餘資爲經費、不賦士民、不

告上官、事必核實、語必詳盡、不欲附於官書、故不曰

續曰補而曰備志也。有海昌備志發凡、謹錄於左。

宋

前志乘多稱圖經、志地理者必詳輿圖也。乾隆十七年、海昌都正當、久、作、繼、綱、仍、圖、說、凡、三、百、五、十、七、圖、擬、校、梓、未、果、今、繪、城、內、圖、城、外、圖、州、治、圖、學、宮、圖、安、瀾、書、院、圖、於、卷、首、以、建、置、異、於、前、時、取、備、考、核、也、沿

革疆界都庄舊志已詳。茲錄周氏餘聞及乾隆十七年部庄圖說以相佐證。四境之山無可增補。水利橋梁已見都庄卷中。就所目驗誌之。采訪日記。戶口田賦等當據案牘。羅鄂州作新安志。趙侯不悔約。救諸曹遇谷輒報。此類是也。今州中故籍驟難檢尋。雖賢侯繼踵席不暇煖。欲訪末由。成化杭州府志。錄後跋語云。欲移書公府檢核舊牘。求諸故實。以見一時不能也。當時情事。今實同之。且卽有舊牘而事非素習。惜筆無從。不能不畧閱者。諒之。任卹之事。詳采訪日記。海塘大工。王石喬先生已刻新志。毋事刪節。故亦從畧。防海之事。知州許侯發和有梯。學堂記事。附刻備志之後。壇壝祠廟舊志已詳。寺觀與廢則釋老之家。自能數典。茲就采訪所及有。關掌故者。誌之。日記。州治公署七十年來無大建置。觀職誦詞。學校則長子孫於此。固已耳熟能詳也。學官碑碣就所及見者。一一登錄。後之君子病其繁蕪。不敢辭責。訂訛糾繆。則願執鞭。碑碣碑刻遺文語。詳卷中。職官補舊大半取資於周耕厓之餘聞。周松靄之勝覽。泰吉與友人搜討逾年。亦有兩家所未及者。乾隆四十年以後。則問諸老吏。姓氏不全。且



多失次。久之乃屬仁和樊小園孝廉元求之布政司  
冊籍始能全備。然舊時城守及長安巡鹽千總漕運  
千總舊志所有。今仍缺如。額稱。勸。宋元志人物不分。  
幼。選舉人物補舊與職官同。強為區別。論定實難。  
子曰。為多據事直書。人品自見。強為區別。論定實難。  
海昌舊志分名臣循吏儒林文苑等目。自愧非才。不  
敢沿襲。宋施氏宿會稽志第十四卷。首列前朝公卿  
大夫。不標子目。即史家之大傳也。次日經學。曰文章  
曰節義。曰孝行。曰隱遁。曰貞婦烈女。即史家儒林文  
苑等傳也。而第十五卷。宋之宰輔侍從。別為門目。次  
以神仙高僧伎術。張氏誤續志謂其紀載人物官至  
宰輔侍從。則書故行義。如趙萬吳孜。才學如齊唐華  
鎮。博洽如姚宏。姚寬。或以不仕。或以官不達。故畧之。  
則前人己嘗議之矣。高氏似孫刻錄。以先賢傳標目。  
而分人士孝行。列女仙道高僧五子目。似亦未安。今  
仿范石湖吳郡志例。不標名目。一族之人。以次萃聚。  
列女則別為一編。以紓猷鱗。記事之文。固當簡潔。  
然高才碩彥。積數十年之力。以成名。不能得其大綱。  
欲以十百字盡之。求彰反晦矣。陳氏者。卿赤城志。於  
仕進諸人多云。見某人所撰某文。當時文集具存。固

可考見。數百年後，遺籍散亡，讀者茫然不知其人。之  
生不矣。故今所記，不敢博高潔之名，蹈簡漏之實。文  
末仿咸國臨安志，各著所據，以資探討。素吉勉爲  
一鄉之善士，安敢尚論古人。惟此七十年中，見諸文  
字者，曾萃以觀，皆得其實。交游所及，未有文字者，據  
所聞見，有善必登，或見人物，或見藝文，各從所宜，非  
有軒輊。若未真知，則俟作者。通人哲士，或咎其寬，或  
病其隘，皆所不辭。惟不敢有意抑揚，任情進退。誓諸  
天日，耿耿自知而已。宋景濂撰浦陽人物記於所  
嘗師事者，若柳道傳、吳立夫，則變例稱字。孫夏峯撰  
中州人物考，雖布衣亦稱曰公，惟有名無傳者，則直  
書其名。志傳例當稱名，而景定嚴州續志於名宦賢  
牧及郡人物傳，皆稱公，亦例之變也。泰吉才非專長，  
地則接壤，心所私淑，義兼敬鄉，用仿宋景濂之例，一  
概稱字，且以明淺陋之學，不敢專輒撰傳，聊記事文，  
以待筆削。齋號起於宋元，例不當書。舊志各傳，但  
舉表字，古法也。然數十年來，友朋相呼，俱以齋號，詩  
文著作，自署亦然。若竟畧之，亦爲失實。故用景定嚴  
州續志之例，字號並書。范氏吳郡志於馬友直傳，  
云侍郎唐公權、御史王公葆及我先君少師，皆敬愛





之。海目先哲與我家有舊而傳文不得從畧者謹用  
此例。至元嘉禾志三十二卷而碑碣一門凡十一  
卷居全書三分之一。後人不病其繁以所錄碑碣多  
資考證也。前志藝文但有書目吳氏騫創為經籍備  
考於著書大旨始存崖畧。管生庭芬專力二十餘年  
增補其未備成海目經籍志搜采極博同人為之排  
比刪訂錄藝文志。如藝文當分四部然未見  
全書但存名目恐蹈崇文總目樹萱錄之譏且以鄭  
夾際之淹博而藝文畧分隸失當往往有之前志以  
人為次雖於著錄通例稍殊而一人誤著彙萃簡中  
亦知人論世之一助也。刻錄於戴阮王謝所著書亦  
以人次。今用其例。僑寓閩秀方外亦各分卷。續所采  
摭則為補遺。開慶四明續志專錄吳潛治鄞三年  
之政并載吟稿二卷於著書體例未免有乖。然潛之  
詩詞藉以獲存故四庫全書與寶慶志並錄焉。前  
志於官師簡牘著述亦錄其目專取有關海昌故  
實者他所撰著則置不收。今仍其例。藝文志誤著  
之人已見前志各傳及今所記人物者字號仕履例  
不必詳。然此志卷帙既富本可單行不辭繁複俾免  
檢尋。素吉初至海昌得讀明天啟時教諭趙無聲



先生維寰所撰備考。後尋覽舊籍。知永樂時訓導邵武曾先生和實創邑志。今雖失傳。嘉靖蔡志賴以取徵。兩先生品學豈敢希蹤。然嚮往之心。不能自己。今賴諸君子佐成此編。雖門目未備。而墜簡佚文。待采摭於來哲。疏畧抵牾。幸見原於名賢。名曰備考。亦趙先生備考之意爾。道光二十有七年歲次丁未夏四月望後三日。杭州府海寧州學訓導嘉興錢泰吉謹識。

吳縣吳姓舫先生甲

辰督浙學時。與府君借書互校。引爲知己。及庚戌再

任學使。見海昌備考。謂府君曰。此書體例之善。雖自

來著名之武功縣志。亦所不及。又嘗遇吳門顧湘舟

於吳山。謂府君曰。予生平藏書。不收志乘。惟海昌備

志。則列之史類。以體例之善也。府君每謂深得箸書

苦心。越二年。衍石先生自大梁撰序。以寄言之親切。



亦自來志乘序文之變體也。謹附錄於左。海昌城東鎮日袁花。余所長也。余生嘉禾。初隨親往來。及先人計偕北上。余居於鎮者七年。而後去也。寓公爲前廣濟宰。德清戚公。余外大父也。州之大姓。若祝許查陳揚諸族。自明至今。其於我錢。非劉亞卽通門也。於戚公亦多雅故。亦有鎮居者。時來謁公。余勝衣出拜。長者倚我笑語。或貽我紙若筆。且誇譽我也。旣去。十年。嘗一至鎮。則我舅氏已移居吾郡。而龍山在目。猶憶戚公之置酒。命賓觴詠乎其上。而童子得隨侍也。又嘗一再至州。看竹安瀾之園。信宿乎陳霞林丈之居。夜聞潮聲澎湃。旦而見潛山俞先生。爲言枚乘七發。觀濤曲江。爲浙爲揚。持論斷斷也。自京宦後。久不得至其地。一旦吾弟警石爲之司訓。喜劇如身親之也。未幾。弟書來。稱某也賢。某也博。古某也工。文詞又喜。弟之能得士也。已又書告余。得其州前哲之某書。某集。且有所攷論。又喜弟之留意掌故。稱其職業也。嗟乎。弟到官至今。忽二十餘年矣。前所稱某某。若潘孝廉文鏡。俞明經興瑞。朱明經修之。潘文學藹人者。俱盜焉。朝露。今其名乃在管君所撰藝文目中。可慨。

也。而州人前後著述，弟積久，寓目滋益多，乃能廣記。倚言以成此志也。州舊有志，今所撰者，不敢自同官書。故不曰續，曰補，而曰倚志也。近人作志，首重金石。歐陽趙洪之嗜好，弟固有之也。州無漢代文字，得元至正祭器於舊庫，其象尊猶合於齊子尾送女器之制。亟著之以存古也。若唐汝南周君誌馬夫人誌，宋皋蘇將軍之碑，自嘉慶以後出土者，皆箸錄而余尤喜其多爲跋尾，實事求是，又時時通其意於爲政也。若元至正十六年至二十二年之達魯花赤以下題名，明成化七年歲貢題名，又皆賴殘石以存也。石亡而，其文見於它紀載，參互補綴，別爲碑碣遺文二卷。余嘗謂金石雖壽，不如紙堅，欲自史記秦始皇刻石及水經註所列碑以下，都爲一編，曰金石楮未成，弟之意與余同也。山川道路皆出目驗，前人鑿鑿言之者，至其地無其山，不敢附會也。若廟山、烏龍山之爲一爲二，雖久居其山，亦不易辨，則竝存其說，又不敢臆決也。扁舟所沿，兼旬累月，於水道尤詳明，如昔人言句中有圖者，觀卷末采訪日記，何其用心之勤也。職官之紀聞，人物之擬傳，信事而慎言之。余嘗以亡友張神羊屬其入志，弟屢請讀所著而後錄焉。



余以是知其不爲苟作而自遠於聲氣攀附之所爲也。獨賦役兵制之屬不及詳。方事之始。州大夫創意爲之。其後三四更任。又政事煩多。吏胥不爲檢案牘。無可攷信。不知則闕。與其疏舛以誤後人也。時島夷犯鄞。海上戒嚴。弟從宛平許侯策厲士民爲守禦事。平許侯記其事。今侯沒而附錄其書。辛壬防海之事。略具焉。而不必自爲也。錄前輩耕厓周氏之譔沿革疆界。乾隆十八年蔡侯之紀都莊冠於本書。又以見弟之能取善也。諸生分譔者。皆列其名於前。是又集衆善以爲善而樂善無窮也。書成鐫木出於修學官之餘財。不以賦士民尤善之善也。千里相至乞余一言。余以衰病方晝意治經。未暇及也。今者養病無聊。始得竟首尾一讀而不勝其喜也。已乃懷舊游思鄉里。徘徊俯仰。若有見於山之高。海之深。而神往於吏部橋南街讀書之樓。不自覺其繁言碎辭。下筆不能已也。道光二十九年仲春之月。兄儀吉手書序文於大梁書院。冬從吳惺園明經昂駒假拜經樓所藏舊鈔陳后山集何義門校本過錄一周。適有許氏四妹之戚。



府君謂向以校書爲養性者、今藉以忘憂矣。

二十八年戊申、五十八歲。

夏初、諸城劉燕亭方伯

喜海

行部至海昌、與府君談

及校史、因假所藏彙集宋本、凡四種、有單刻集解本、有兼刻索隱本。府君詳錄款識於校史記雜識中。方伯尙有兼刻正義舊本。明年春、方伯奉召至京、不及借校。是年上元、朱述之先生權海昌州事、府君論文舊交也。政事之暇、日夕過從。假府君手校元文類集韻諸書、傳錄以藏。府君亦就假所鈔文瀾閣宋元人集、時時展閱。詳見曝書雜記中、謹錄於左。

丁酉





之秋、余始識上元朱述之於居筱園所。時述之將入  
 關分校、不及過從。及王寅冬、寓杭城、與述之鄰。方錄  
 金陵詩及注、曹子建集、相與商確者旬餘。戊申、權知  
 海昌、始得縱觀所藏書、述之鈔、文淵閣宋元人集、  
 已得十之七八。他所購藏、甚富。其尤愛賞者、宋刻胡  
 穉、增廣箋註、簡齋詩集、三十卷、無佳詞一卷。年譜一  
 卷、又續添正誤、四葉。雖半屬影宋鈔、亦極精審。有紹  
 興、改元臘月上、海、竹坡、胡仲孺、自序、前有樓、大防  
 序、大略謂、曉江、胡君、仲孺、約居、力學、日進、不已、得此  
 詩、酷好之、隨事、標注、遂以成編。吏部、蘇公、訓直、愛其  
 書、屬余、為敘云云。此注、為四庫所未收、愛日精廬  
 藏書志、及儀徵、相國、經進書目、皆有之。亦未詳、竹坡  
 生平事蹟也。余擬助述之、編纂所藏書目。未踰年、述  
 之、調任嘉興、遂不果。後其書、載歸金陵、已付劫灰矣。  
 可為痛恨。但記有、不全。元刻、巾箱本、爾雅、注、每葉十  
 六行、每行十五字。卷上、釋詁、釋言、釋訓、釋親、卷下、釋  
 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皆附音釋。序後有  
 木記、六行云、一物、不知、儒者、所恥。聞患乎寡、不患乎  
 多也。爾雅之書、漢初、嘗立博士矣。其所載、精粗巨細  
 畢備、是以博物君子、有取焉。今得、郭景純集、學者共

精加訂正，殆無毫髮訛舛，用鈐諸梓，與四方學者共之。大德已亥，平水曹氏進德齋謹誌。述之熟精爾雅，文書遮眼，猶能倍誦全篇，不誤一字。此為案頭長置之冊，惜余亦未及取校簡齋集及此書，不知尚存篋中。孫頤仁生，不孝，應溥出。

二十九年己酉，五十九歲。

往歲癸卯，徽州程木菴先生

洪溥

讀府君曝書雜記

心折焉。介海昌金石僧六舟，以通志堂經解全部寄

贈訂交。府君有詩紀事。

徽州程君木庵洪溥博物好古，延海昌六舟上人達受為

拓所藏鐘鼎彝器款識。六舟贈以蔣氏別下齋叢書。

木庵見余曝書雜記，深相契合。讀至第二卷，知余未

有通志堂經解，因以儲藏。副本屬六舟弟子虛山攜

贈訂交。賦誌二律。九經一百四十部，唐宋元明眾

說，譚近愧專家，忘舊業，遠須善本，寄新安。交論異地

勞相賞，客詫奇緣，索共觀。一藝未通，嗟已老，短書敢



謂合叢殘。平生恨未識程元、聞道山居述作繁。絕  
 品銘心勤譜錄奇辭與指涉根源。漫誇博士書牆券  
 難共高人隱鹿門。韻事流傳并屬汪道士。想雲  
 到儒釋遺經善守易兒孫。  
 書圖以報。詳見許辛木先生圖記。程君旋下世未及  
 相見。府君感程君之意思。校勘經解。力有未暇。是歲  
 始校讀衛氏禮記集說正文及注疏。以南昌正義本  
 校。并校改正義誤字。坊本陳氏集說正文之誤亦多  
 校正。是夏大水。府君述嘉慶辛酉年大興公辦水災  
 事。刺史古田甘小滄先生鴻聞而心慕。即屬府君同  
 籌荒政。撫卹士民心力頗勞。暇則讀禮記不輟。是  
 秋。聞杭州設局博采守節婦女請旌。府君錄備志

所載年例相符之節烈貞孝婦女凡七百二十八人  
附入總局造冊彙請府君手訂冊籍其勞倍於校書  
二十年來長兄暨不孝日課之暇府君每於燈下  
講究經史義理并論述先世遺箸寒暑無間自甲辰  
長兄得鄉舉後屢赴公車不孝一人侍讀如故是年  
秋不孝受知於昆明趙蓉舫先生充選拔貢生府君  
愀然久之謂父子一燈共讀之樂自此難得矣益當  
以校書自娛嗚呼此情忍追憶耶。

三十年庚戌六十歲。

是年校衛氏禮記集說畢有跋長兄會試報罷充

國史館謄錄。旋考補。景山官學教習。七月、不孝赴

廷試蒙

恩以七品小京官用。籤分吏部文選司學習。府君聞信、手諭云、昔劉韶美在都下累年、不以家行、得俸專以傳書、必三本。雖數百卷爲一部者亦然。出局則杜門校讐、不與客接。既歸蜀、亦分作三舟、以備失壞。已而行至秭歸新灘、一舟爲灘石所壞、餘二舟無恙、遂以歸。普慈、築閣藏之。予讀老學庵筆記而心慕其爲人、今以勸爾矣。得俸購書、杜門謝客。我先人官京師時、類如此。能守家風、乃可希蹤先哲也。又寄諭不孝曰、京





曹所爲皆循分之事、無可建樹。總在平日言行謹慎、不至有意外疏失、有益於人之事、不憚辛苦。他人受用、自己心安。保家保身、皆在於此。我嘗謂祖宗陰德、亦若家產、均分於子孫。不能承受者、固不足論。卽不至敗壞祖宗陰德、而一生所承受者、旣已消去、必須隨時積累、乃有餘蔭、以及子孫。家產失去、尙可再得。陰德旣消、無從培補。我二十餘年衣食於海昌、常恐難於消受。教官之稱職、較縣令更難也。嗚呼。府君所望於不孝者何如。追念前訓、茹恨銜酷、尙忍言哉。尙忍言哉。

咸豐元年辛亥六十一歲。

二月錄查初白評瀛奎律髓於紀文達本。府君謂兩家所評皆足救虛谷之偏。若合二馮評以參觀律詩三昧在是矣。五月從蔣君生沐假何義門校蘇子美集。六月校畢。府君生平於貞孝節烈事悉心表彰。惟恐不及。道光二十九年海甯鄉農朱興仁聘妻張珊姑。殉夫死。其父國純愿人也。匿不聞。府君知其事。招之來。加以禮貌。導之盡言。始詳顛末。亟請於大府。爲達禮部。至是年二月奉

特旨予旌。僻壤窮簷。始知節烈爲榮。一時傳爲盛舉。府君



爲文表墓謹錄於左。道光三十年冬、禮部准故事、具奏、二十九年各直省所上烈婦、

三十六口、子旌以否、惟人女子上財察、皇上

以仁育膏物爲心、恐天下婦人女子相率效慕、輕役

其生也、詔不必旌、咸豐元年二月、特降諭

旨、軫念冬春之交、冷煖不時、繫此貞魂、勿令抑塞、前

年直省所上烈婦三十六口、詔不予旌者、皆

予旌、長浙江杭州府海甯州十九都祝家橋鄉農

朱興仁、聘妻張珊姑、其一也、珊姑少侍父疾、半載、以

孝聞、十四歲、許字於朱、二十歲、十一月十五日、與

仁死、聞於張、越一日、珊姑晚侍父、母食、如常、入室、織

如常、夜半、潛出、投於河、父、母、驚覺、蹤跡、之、見、絮、襖、在

岸、石上、珊姑所遺也、順流求之、不得、明日、得屍、於珊姑

姑、伯祖、母陳墓前、陳與其祖姑楊皆年少、苦節、珊姑

夙聞其事、而心誌之者也、里人謂珊姑既死、遡流而

上、乃至此、皆驚異、泰吉聞之、召珊姑父、國純、訪求、本

末、將上其事、國純愿樸人也、固辭、而後泣、道之、事在

道光二十八年、大府上奏、則二十九、年也、嗚呼、弱女

子誓殉、所天、皆誠、壹之所致、非有所以致、早哉、皇

不予旌、豈若東海枉殺孝婦之足、以致早哉、皇



上體天出治、因氣候之偶偏、溟汗大號、使一夫一婦  
 無不與被。旌揚此不獨珊姑與三十五人者之幸、抑  
 同荷天下之幸也。若婦人女子不幸而失所、天能矢堅  
 忍之節、以成其家、乃理之正。勿激於一時之悲憤、以  
 輕殺其軀、則凡有風教之責者、所當尋繹。聖天  
 子遲久而後、子旌之意、以家喻戶曉者矣。下邑士庶  
 捧誦詔書、走相告語、國純感泣歌頌、將以  
 賜金合葬珊姑。夫婦於其鄉、泰吉幸為學官、表烈女  
 之墓、乃其職也。嗚呼、可以不死而死、珊姑之烈也。可  
 以不旌而旌、珊姑死而迴流之精誠、其亦久久不至  
 泯沒也夫。咸豐元年冬十二月、海甯州學訓導錢泰  
 吉謹撰。

前年請

旌婦女既得

旨允准府君謂

志中合例旌表列女所遺不少、且舊志未旌者更多。

會慈谿葉君仁遂安洪君

白含

重開省局乃取州志

備志悉心標注合計應

旌一千二百二十八人又

采訪二百四十七人并州志孝子四十五人各造清冊、細心校核、以達於大府、爲吏胥所閣置。越明年、重造清冊以上。府君於此事不憚再三、必成而後已。其顛末詳致劉月臨札中。秦吉竊祿海昌、廿有六年、臺時、於貞孝節烈細心采訪、據實登記、未嘗稍受請託。此闔州所共知也。道光二十九年、由杭州節孝總局彙請旌表、總坊七百餘人、然所遺不少。而乾隆四十年所纂州志、未經旌表者亦尙盈千。上年造送志書、冊籍未及、牒州備文、致奉駁回、另造。現又遵辦、於本月十一日、交至總局、送府矣。太守徐鐵孫先生、於表微闡幽之意、素所關心。且素知秦吉非喜事之人、諒必允准、轉詳、無庸瑣瀆。惟聞撫軍定限十二月初五日以前到院、方能彙題。司中截數之期、更須趕早數日。昨聞府中尙未出詳、鄙懷實深懸系。秦吉所造各冊、皆自出紙筆之資、於節孝之家、絲毫無累。上年費心寫校、幾及三月、一經掠閱、今年又費數月、心力重





造。在泰吉安坐竊祿。固不應憚勞。而千餘人苦節苦  
 心。得荷表揚。已遲一載。皆由泰吉辦事不周所致。清  
 夜思之。實難安枕。若今年仍未達泰吉。行將引  
 退。同事董君及後來任事之人。雖有心及此。而勢更  
 周折。能辦與否。未可知也。用敢縷陳顛末。如得今冬  
 彙題。則海昌紳士及節孝之家。同戴厚德矣。再前次  
 詳冊。尚有孝子四十五人。皆就新舊志中擇其至行  
 過人者。雖不免割股而並未傷生。於旌表之例無礙。  
 今又重造牒州詳府。并求照登。泰吉於此等事。非敢  
 要名求福。不過期免廿餘年無事坐食之咎耳。大君  
 子必亮其微忱也。長兄暨不孝於上年九月假歸省觀。是年  
 四月。府君命入都銷假。不孝自清江登陸。先行以假  
 期將滿也。長兄暨不孝婦子附漕艘北上。八月始達  
 都門。瀕行。府君諭云。朱子論祭禮云。父在主祭。子出  
 仕宦。不得祭。古者支子尚不得與宗子並祭其祖父。

况父在未傳乎。且祖考之精神當萃聚於一、不可分散也。我曾謂都中遇祖先忌日及四時俗節之祭、可與南中並行、於禮自不合。然審思之、先人皆久居京師、物產所嗜、勝於家鄉。我父子各極誠敬以祭於彼、於此、惟神所在、亦不爲大悖於禮也。婦孺皆得習禮儀、展敬思於家規、亦可整肅。我今所處之地亦屬仕宦、非先世棲神之所。南北並行、質之先儒、當亦許之。不孝等謹受命、京居十年、遵守家規、未敢偶怠。府君之憶慕先人、精通禮意、類如此。是年孫康榮生、炳森出。

二年壬子六十二歲。

春初大病幾殆。

不孝

在京師聞信擬單騎馳歸已東

裝矣。接府君手諭謂病初愈已日寫老子乃中止。大興府君深好老子府君思先人所嗜而家藏未有善本乃於病起後日寫數頁以爲養心之助。用世德堂所刻河上公注本而以聚珍本王弼注校勘。又摘取嚴氏可均鐵橋漫稿所校龍興本異文錄於簡端。

司馬溫公稽古錄評論列朝得失府君奉爲讀史準的。所藏刻本多訛字。是夏假許辛木先生及從兄子侑邑醇閱本校正。又假蔣君生沐所藏張氏刻本細



校多所是正。往歲乙未、從汪君假所錄嚴厚民校宋本集韻及汪君以說文釋文手校之本過錄兩家所校皆至第五卷止。後聞吳姓舫先生嘗以汲古閣影宋鈔本精校、又附晉江陳侍御慶鏞校語、頗精核。歲甲辰、府君假錄一周、凡嚴氏汪氏所未及者、得補錄焉。是年冬日、又從蔣生沐假所錄段琳堂大令校本、手錄一過、此書遂稱完善矣。

三年癸丑、六十三歲。

是年恭遇

覃恩、以不孝官吏部七品小京官、加一級、



敕封儒林郎。三月，具文引退，移居城東張氏。主人爲花田  
茂才、鶴瑞制行誠篤，府君深器之。旋擬歸里，州人士  
爭攀留，乃延訂府君主講安瀾書院。府君初至海昌  
時，掌教者爲張荔園先生，駿卽花田茂才之祖也。年  
已九十，品學爲一鄉祭酒。繼之者潘伊人先生、天掄  
應笠湖明經、時良與府君皆以論詩文相契。至是，府  
君主講席，弟子來謁者必以鄉先哲遺型相勸。府君  
爲海昌校官暨掌教安瀾前後三十四年，士之言動  
不以禮者，必嚴絕之。或疑丰裁過峻，而士大夫之賢  
者未嘗不樂府君之和易近人也。卽不孝等夙昔交



遊類皆以府君故而愛。不孝等若昆弟。至今存問不絕。固足見彼都風俗之厚。而府君感人之深。亦於此益見云。

四年甲寅六十四歲。

十年來同人屢勸府君以詩文壽世。府君時以衍石先生詩文未全刻爲憾。每曰給諫之文天下之文也。予之文譬之於人。勉爲一鄉之善士云爾。未可問世也。是年蔣君光緒刻衍石先生記事續稿成。府君欣然色喜。乃節修脯所入。刊甘泉鄉人詩文稿二十四卷。甘泉鄉在海鹽十四都。明初始祖居焉。至永樂中。



始遷秦溪故府君自號甘泉鄉人云。府君家居時編輯先世傳誌文字爲秦溪淵源錄。秦溪者宋嘉熙中許梅屋先生種梅結屋之所也。府君幼時有舊村讀書之志欲仿梅屋融春室故事懸樂天東坡二先生像而以梅屋爲配。常曰我安得結茅數間讀先人遺書其中致足樂也。至是重定體例亦易秦溪爲甘泉從朔也。夏五月不孝借長兄乞假歸省。十月長兄以時疾謝世府君慟甚。長兄溫厚劬學工帖括於詩古文詞亦窺見堂奧。不孝自十齡操觚學文每遇疑義就兄質問必爲之反覆解析俾有領悟而後已。蓋

以兄爲師者幾二十年、不孝粗知文字、皆府君與兄親教之也。自兄歿而獨學踽踽者又將十年。此十年中、府君道及長兄行事爲人、歔歔流涕。不孝旣負長兄之教、又無以慰府君之心、嗚呼、唏已。十二月、移寓海昌陳氏雙清草堂。是歲第五妹生、庶母屠氏出。

五年乙卯、六十五歲。

自長兄歿後、

不孝

依侍晨昏、未忍遠離。府君慰諭之

曰、爾年正壯、宜及時自效。我自揣精力、尙未衰也。敢促

不孝

北行。遂於是年五月重至都門。蓋自是離府

君膝下者、越七年。至辛酉春、始得馳歸。侍奉出走、倉



皇選地、從此無歡愉之日矣。嗚呼痛哉。自不孝入都後、府君時以肄書遣日、摩抄古帖、藉以自娛。性尤喜佳硯、辨別石材、剖析入微。舊蓄端溪石、多下巖水坑之上品、而未得歙石之佳者。幼時大興公以羅文歙石硯畀府君、旋爲友人借觀失之。府君時以爲至恨。是年六舟上人贈金文硯、歙州佳品也。府君喜甚。嗣又贈府君廟前紅、最後乃得金文星雲硯、大小適中。府君近年校書多用之。亂後、端溪石友都化煙雲、此硯幸尙無恙。府君病中時時摩抄、誌此以告我後人。願世世子孫慎藏之。是年二月、孫增榮生、炳森出。

六年丙辰六十六歲。

府君喜讀梅宛陵集甲寅春日長兄得此集於厰肆攜以南歸未幾長兄病歿府君遂不忍檢視是年始從濮陽彝齋勞假所藏查梅史先生揆評閱徐氏所刻本對校一過彝齋與唐端甫仁壽從府君游在海昌同人爲最後而性情嗜好沆瀣最深府君亟賞之所藏校本若前後漢書元文類各種兩君皆手錄一周府君深喜得有副本亂後久不得消息府君時時念之病亟時猶論不孝曰彝齋端甫實海昌之翹楚今不知流轉何所矣彌深慨歎其所校書亦不知尙



存天壤丕。而予原校本猶羅列几案間、豈非幸事歟。  
是歲恭遇

覃恩、以不孝官吏部文選司主事、加一級、

誥封奉直大夫。

七年丁巳六十七歲。

府君所藏左氏百川學海與元文類同爲黃葉村莊  
藏書伯祖戶部公所賜也。府君甚寶守之。中缺七十  
餘葉。府君謂五十年來所見本皆同。蓋此書之殘闕  
久矣。是年秋濮陽彝齋得舊刻本。所缺頁皆有之。府  
君見之喜甚。檢閱前後裝裱之紙爲明萬厯時秀水



縣貧戶冊則此書裝訂已二百餘年、宜與邇來習見本迥殊也。府君謂補鈔此書缺頁爲晚年大快事。

往歲丙辰海昌蔣寅昉

光緒

校勘元廬陵羅中行復

詩集傳音釋二十卷、以正統本及胡氏一桂詩傳纂疏、朱氏公遷詩傳疏義、許氏謙詩名物鈔爲主、參之史氏榮風雅遺音、而益以他籍、校其異同、成詩札記、附刊於後。府君爲之薈萃增定。同人若許君、丙鴻管君、庭芬朱君、元炅陳君、錫麒皆遂於經訓、每遇疑義、必就府君商定。至是年九月始刊成。

八年戊午六十八歲。



德清戚氏寶研齋藏晉書評校本不知何人之筆屢  
 引彭羨門先生語當是康熙以後人往歲戊戌府君  
 命長兄假錄評語時長兄方從事帖括列傳四十六  
 王舒以後不暇分句讀是年冬乃從蔣寅昉假  
 本及舊藏明周若年仿宋大字本點閱王舒傳至載  
 記卷末詳校一過府君謂周氏本頗便老眼每卷末  
 附何超音義亦足補汲古閣本之闕寅昉好讀史尤  
 喜論詩府君有與之論詩書謹錄於左詩不必拘唐  
 有不宗法唐人者也強分唐宋亦將強分漢魏與唐  
 乎漢魏特未有近體耳若五言七言古體唐之大家  
 亦何以異嘗有人見宋人詩輒指目之曰此宋詩爾  
 僕應之曰老杜集中宋詩多矣試細讀之聞者皆匿

笑。浩翁力追少陵生僻之境。蓋欲自立門戶。與坡翁  
爲勦敵。不肯作蘇門君子也。若當世無坡翁。浩翁或  
不若此。后山雖辨香南豐。然亦自關門徑。僕謂兩家  
皆非正軌。固由性之所近。亦因有所畏避。而別尋塗  
轍也。廬陵學昌黎。而幽淡。與廬陵迥不相同。而各  
立一則豪放。一則幽淡。與廬陵迥不相同。而各得其  
性情。斯爲能自立者也。半山亦學唐人。而自成局。面  
者。也。吾嘗謂善學唐人者。莫若北宋。而追蹊唐人者。晚  
後。能自成一善學。唐人者。莫若北宋。而追蹊唐人者。晚  
唐。多靡靡之音。此由唐人取法。北宋而追蹊唐人者。晚  
專。以聲調求工。本原之地。薄矣。猶今之作時藝者。馳  
騫於時。墨而於先。輩繩尺。皆置不講。得榮名。則有餘  
安。能久遠哉。學詩者。若沈蓮谿。之。作時藝。於諸家所  
長。博觀約取。斯爲善學者矣。要之。大家全集。觀其自  
以。植其本原。故讀詩。必當讀大家全集。觀其自  
老。雖體格。屢變。而其真性情。則數十年如一轍。若性  
情。所。向。朝夕。異。趣。何。取。乎。爲。詩。術。石。兄。謂。詩。所。以。持  
性。情。者。此。也。僕。少。日。先。人。命。讀。少。陵。東。坡。兩。家。略。知  
體。格。後。又。讀。昌。黎。詩。弱。冠。後。得。三。家。全。集。評。本。手。自  
過。錄。稍。識。門。徑。雜。以。科。舉。之。學。又。喜。泛。覽。未。能。專。心



九年己未六十九歲。

學詩。及至海昌。以病廢。不能吟誦。於詩益疎。足下以爲識途之老馬。屢屢相問。聊抒淺見。以備采擇。幸勿哂之。是歲第六妹生。庶母屠氏出。不孝續娶程氏。嘉慶甲戌進士。安徽巡撫程懋棠公諱楙采女。

錢塘汪少泉博士

崇熙

過訪贈詩。府君次韻答之。

錢塘

汪少泉博士。崇熙爲謹堂少師。曾孫荊叟。尙書之孫。先曾祖文端公。與少師同官。同居最久。先祖與尙書爲總角交。先大夫宰大興。時尙書兼京兆尹。視如子姪。不以屬吏相待。泰吉年十五。曾得謁見。少泉長余三歲。時閒先大夫講論。兩家不通消息。五十年矣。已未正月。少泉將適館吳門。過訪話舊。見贈一律。疊韻答之。房杜諧心跡。朝先贈過訪。話舊見贈。一。律。疊。韻。來肯相訪。不比託交新。海畔幽棲地。吳趨旅食春。暮年同作客。故里憶明真。兩家大父行。少小卽相親。君守傳衣舊。吾藏遺墨新。聽談祖庭事。重見帝



城春。坐客多年。寄諭不孝京師云、少泉博士於嘉慶

壬戌癸亥間屢謁大興府君起居、我老年得遇曾見

大興府君之人、實爲至幸。府君眷戀先人、老而益篤

蓋如此。是年孫松年生、不孝應薄出。

十年庚申、七十歲。

是年、恭遇

覃恩、以不孝官吏部文選司主事、軍機處行走、隨帶加三

級

誥封朝議大夫。二月、杭城初次被陷、盜蹤將及海昌。府君  
於倉卒中棄置一切、獨奉先世筆墨數篋、避居城東



之長浜張氏。事稍定，乃攜家具遷居海鹽北鄉大興公墓廬之旁舍。四月，賊陷常州、蘇州，遂及嘉興。府君匿跡深鄉，宗族親戚咸來會集。雖烽煙逼近，而府君讀先世遺書無虛日。鄉人感念先德，且服府君之誠信，時以蔬果相遺。自四月至十二月，賊蹤近在數十里內，而海鹽北鄉獨能安堵。嘗考元季寇亂，相仍海鹽未罹兵燹，遠近高人多辟地焉。桐廬姚氏桐壽有樂郊私語之輯，異世一轍，庶幾似之。府君每曰：「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十一年辛酉七十一歲。

自上年四月後、南北音書隔絕。不孝供職樞垣、倉皇無措。至十月、乞歸侍養。道途多阻、繞道至江右、安置妻孥於外家程氏、隻身馳歸。十二月至廣信府、又爲賊阻。是年正月、始達鄉居。謁見府君、悲喜交集。維時寇警日徧、旋於二月陷海鹽。府君依戀先塋、不忍他出。不孝再三請渡江遠避、府君痛哭告墓而行。四月、至澈浦、登海舶達餘姚。族姪曉廷孝廉與朱久香閣學有連、先於上年寄居朱氏。府君與久香先生爲道義交、至是相見甚歡。五月、約九老會於朱氏。府君有篤慶會記、謹錄於左。篤慶者、餘姚朱久香閣學蘭與其族人創建宗祠之樓也。咸豐



辛酉五月望前一日、閣學之族祖山輝翁球七十生  
朝。既望、燕同縣老人及子姓於樓前之堂。余與族孫  
曉廷、教諭聚朝、異鄉避地、得與斯會、幸事也。是會也、  
戴翁鶴汀、茂才、聖涯、年九十一。嘗攻香山、九老、洛陽  
耆英、胡公、年八十九。富公、七十九。為最長、無踰九十  
者。惟睢陽五老、則最長者畢公、世長九十四。方之古  
人、茲亦勝事矣。次於戴翁者、黃雨、香霖、七十七。耆英  
席君、從之年也。余七十一、次黃君。雖不敢上希王君  
貺、論年則同也。主人之年、同於張昌言、次主人者、震  
峯、茂才、杓、六十三。閣學六十二、少於溫公、與會之年  
一二歲、亦舊例也。朱竹溪、茂才、琛、五十七。卓人、棣、五  
十六。曉廷、與卓人同。最少者、主人之子、枕谷、錯、三十  
九。蘭亭、修、祿、少長咸集、會稽故事也。猗歟、休哉。諸君  
子或宦遊於外、或久居一鄉、雖出處不同、皆有正業、  
以教成其子孫、表率於鄉里。觀於今日之會、敬老睦  
族、兼有其義、亦可見風俗之厚、足以銷兵氣而奠鄉  
邦矣。抑余更有所慨想者。姚江名儒輩出、功業若王  
文成、自來講學家、未有也。吾意山川雄厚之氣、篤生  
異人、應時救世、儻有戡亂如文成者、庶幾旦暮遇之、  
則浙西倒懸之民、皆安衽席。余與曉廷、偕歸故鄉、亦

當舉先世小瀛洲十老曾永安湖書社故事廣延名流講論道德於寬閒寂寞之濱願諸君子不憚遠涉扶杖聯袂而來同坐賓席也爰爲篤慶會記以當左券。日篤慶會者乾隆時嘉善蔡氏有尊德會上海曹氏有敬承會皆尚齒之會也一時文人多歌詠其事。少讀家集輒歎羨以爲不可幾及今乃與於諸老之列。爲文以記其六月又以餘姚土匪蠶起再遷慈谿事所不辭云。

時宰是邑者爲棲霞牟冊加大令溫典重府君品學

商之邑人借寓校士館中。旁舍祀黃文潔東發先生

府君生平喜讀黃氏日鈔得瞻遺象深以爲幸。自六

月至八月與邑人馮薇史茂才惟恕論文最諗。九月

賊圍杭州破紹興將及慈谿火光徹夜倉卒登海舶由甯波達上海再乘輪舟至九江易小艇越鄱陽湖



而西至大塘程氏卸裝時已十二月矣。此三月中險阻艱難備嘗辛苦。雖骨肉幸獲團聚而府君精力自此衰矣。

同治元年壬戌七十二歲。

春大病幾殆至夏始愈。秋不孝奉湘鄉相國師之命襄理戎幕。九月至安慶。十一月迎養府君賃居城西。此地冠蓋所萃談藝多賢。府君顧而樂之。惟病後足力未健扶杖而行纔可數十步。憶上年春日不孝初至海鹽鄉間隨侍府君田隴緩步間遇雨猶能屐步行里許不藉扶持。不孝私心竊喜。甫隔一年而困於



奔走、神明大衰。此皆不孝侍奉無狀、罪難擢髮數矣。  
嗚呼痛哉。

二年癸亥七十三歲。

春府君步履漸佳、客來談文、娓娓不倦。獨山莫子偲

孝廉

友芝

新甯鄧伯昭孝廉

瑞

南匯張嘯山茂才、文

虎瑞安孫琴西觀察

衣言

烏程周縵雲侍御

學潛

桐

城方存之茂才

宗誠

陽湖方元徵貳尹

駿謨

海昌李

壬叔茂才

善蘭

皆博學多聞、過從尤密。府君嘗謂故

鄉無此樂也。手校三史、惟范書未得。殿本對校、乃

從李眉生太守

鴻裔

假所藏本、日校數葉、夏日盛暑



不輟。不孝以日書小楷、未免耗心力、勸稍休息。府君曰、吾自樂此不疲也。性尤喜集帖、終日摩抄、藉以怡神養性。賈秋壑玉枕蘭亭、曾爲先文端公所藏、後歸他姓、并榻本亦不可得。二十年前、從張叔未先生得雙鉤本、藏之篋衍、以爲至寶。今年夏日、王叔閱肆、見舊拓本、以告府君、聞之狂喜。及往視、已爲劉同民別駕度攜去。乃介張鍊渠觀察鳳翥轉乞以歸。府君題識再三、欣賞累日。不孝歸寓、依侍、竊見府君靜定之功、遭亂不改、方謂愛日正長、還鄉有日、乃自九月後、咳疾增劇、漸至失音。又聞適陳氏第三姊之喪、時傷

懷抱。姊聳陳頴樓茂才

澤會

挈三子來皖同居，親戚

情話，抑鬱藉以稍紓。然聞述家鄉近事，輒增憤恨。常  
常諭不孝曰：我年已七十有三，死亦何憾。惟先世文  
字之責未了，亂後墓廬盡毀，梓木被伐，不能留吾身  
以待整理，是可恨耳。又曰：我祖父以來，事事以忠厚  
爲主。大興公遺愛在畿輔，爾等尙可食其報。本生祖  
蕅齋公於安慶江防同知任，聞文端公訃，歸以毀卒。  
我寓居此地，愾慕前徵，時時如接先人謦欬。小子其  
敬承之。不孝聞命悚聽，猶冀府君神明未衰，從容調  
理，可冀漸痊。十一月初，聞蘇州捷音，欣然語。不孝曰：



我其可歸守先人邱隴乎。十一月初十日、後日形委頓、疊進葠苓、迄無功效。時時念及親戚族郇之被難者、累欬不怡。十八日、從兄子右茂才啟自泰州至。兄力學砥行、爲府君所激賞。一見喜甚、扶牀握手、詳問數年顛連情狀、惻然久之。諭不孝曰、此吾家佳子弟也。二十日、爲曾祖妣馮太恭人忌日、猶問祭品已齊備否、孫輩行禮整齊否。時加申、覺痰聲微湧。不孝倉皇失措。府君命扶掖起坐、進陳皮湯、飲少許。顧不孝曰、吾胸中毫無事。言未已而閉目端逝、嗚呼痛哉。自不孝有知以來、府君事事訓迪、俾免大戾。服官京師、



十年中手諭月再至、必以謹守家規、實事求是爲勛  
勵。雖遠在三千里外、而不孝之言動起居、時時在府  
君心目中。迨辛酉回鄉、府君謂自嘉郡陷後、南北音  
書闊絕、自度此生無相見理。不意天佑人助、使吾父  
子重聚。益當感祖宗遺澤之厚。此兩年中、府君愛護  
不孝如嬰兒、時其飲食、節其勤勞、勸以進學之方、勉  
以自強之志。蓋府君待不孝以慈愛者、有加無已、而  
不孝曾未能博一日之歡、以竟府君未竟之志。興言  
及此、肝腸寸裂矣。嗚呼痛哉。

嗚呼。府君嘉言懿行、豈不孝所能殫述哉。惟於晨昏



侍奉默窺意旨及所聞於庭訓者謹誌崖略勿敢忘。府君少時好爲深湛之思頗耗心力肝疾屢作。中年以後慕梅子真之爲人常以讀書養性爲務精力日見強固。讐校經史日有定程。治一書必貫首尾丹黃點勘十數過不厭。文端公教子弟爲學之法曰工夫不在狠祇在整。又曰知足則遇自安知不足則學日進。府君稱述斯言以爲讀書準的。暇則與學官弟子講論經史深相勸勉而訓於家者尤諄諄以培養元氣爲本。時諭不孝曰董江都有言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

也。善惡之微，可不戒哉。世父學源先生研究儒先之學，嘗書格言貽衍石先生，有云：寬厚和平，天地之春夏也。嚴峻刻厲，天地之秋冬也。上四字接物，下四字治已。府君服膺斯言，守之弗失。蓋府君口不言理學，而身體力行，終身如一日也。其於文章流別，辨析至嚴，而一歸於和厚中正。樂道人之善，而不議論人得失。友人文字有涉嬉笑怒罵者，必深規之。謂古人立言，稱其善者，而不善者自見。每舉昌黎語以示學者，而引伸之曰：行峻而言厲，不如心醇而氣和也。又曰：詩文以意為主，氣爲輔。意必真，必厚，氣必潛，必和。此



府君生平文字之宗旨也。府君天性真摯，不孝自十  
齡後稍有知識，每見府君遇大父母忌日，輒獨坐黯  
然，僂乎如見。偶述舊事，感愴動容。捧奠之時，閤家幼  
穉皆環侍，不敢唾洩。蓋府君儼恪之氣，莫不觀感也。  
官海昌訓導二十七年，引退後，掌教安瀾書院。又七  
年，海昌士大夫相依如父兄，惟恐府君之去此邦也。  
遭亂以來，避地數遷，舊交存問不絕。府君睠念故鄉，  
時時流涕。自壬戌春大病後，雖調治漸瘳，而精氣日  
減，疾病之日強半。每諭不孝曰：文端公晚年寢疾，人  
來問疾，輒與誦啟予足。啟予手數語，疾少間，則曰：吾

若未填溝壑、且仍誦戰戰兢兢三句矣。我先人一生  
謹畏、老而彌篤。予雖衰白、敢忘斯語。嗚呼。府君之敬  
承先訓、時時惕勵、爲何如也。不孝依侍左右、蒙昏罔  
覺、未能養志、遷延歲月、寢至大故、尙忍言哉。尙忍言  
哉。惟念府君績學種德、著於士林、垂於家訓、生平著  
述、久爲當世推重、而微言隱行、有人所不盡知者、用  
敢和淚濡墨、按年條繫、謹述梗概、伏求  
當代大人先生、錫之銘誄、俾不孝扶輿歸葬、礱石深刻、  
以垂久遠、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不孝孤子錢應溥泣血稽顙謹述。



誥授光祿大夫、  
賞戴雙眼花翎、

欽差大臣、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兵部尙書、都察院右都  
御史、兩江總督、一等侯、通家弟曾國藩拜填諱。



外王父警石錢公博學工文服膺衍石給諫我郡學者盛稱錢氏二石。往歲甲寅公編定詩文稿命師濟摘錄與給諫述家世文字書刊入集中。謂家規世範不獨錢氏子弟所當體會也。師濟年十五吾母棄養吾父宦遊於外就傅海昌學舍之可讀書齋。公於燈下與舅氏講究經史義理寒暑無間。師濟從旁敬聽微有領悟如是者有年。迨兩舅氏先後入都猶手執一編爲師濟推求窺竅剖析異同不殊曩日。嘗曰凡讀古人書當於古人未下筆先求之方得其用意之所在。否則掩卷茫然雖記誦無益也。嗚呼公所望於



師濟者甚厚、而不才自棄、一無成就、負公多矣。然奉公之教、不敢妄言動、用免大戾。自我鄉遭亂後、依侍左右、攜帑相隨、倉皇奔走、江海波濤、未嘗一日離師。濟所以幸免於難者、皆公賜也。今舅氏子密先生纂輯年譜、得與校字之役、恍如二十年前置身可讀書齋、親聆緒論、而音容日遠、遺言僅存、師濟愚蒙如故、恐終無以副公之屬望也、能不悲哉。能不悲哉。同治甲子孟秋之月、外孫沈師濟謹識。



# 定盦先生年譜

吳昌綬 編撰

郭 齊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光緒三十四年刻本



《定盦先生年譜》一卷，吳昌綬編撰。清光緒三十四年仁和吳氏雙照樓刻《龔禮部集》附錄本。

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一名鞏祚，字璉人，號定盦，仁和（今浙江餘杭）人，清經學家、文學家。嘉慶二十四年舉人，道光十年進士。歷官內閣中書、禮部祠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博通經史，工詩文，與魏源齊名，時稱「龔魏」。先後受乾嘉學派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父子，《春秋公羊》學派莊存與、劉逢祿影響，為嘉道間提倡「通經致用」今文經學派之重要人物。所著甚夥，有《尚書馬氏家法》、《左氏春秋服杜補義》等。今人輯有《龔自珍全集》。

吳昌綬，字伯宛，自珍邑人。

此編凡經三手，始創於績谿程秉釗，繼以錢塘陳昌紳，而成於吳昌綬。昌綬所纂，蓋十之七。大字正文之下，小注考訂頗詳，博引文獻，言之有據，時有辨正。於詩文之作年，用力尤勤。其不知者，付之闕如，如四十歲下注云「是歲事實無考」，實事求是之精神可嘉。雖間有過於瑣細之病，如信佛之類著筆過多，要不失為知人論事之重要參考資料也。

龔先生年譜、受止友之託、日月悠、  
尚負詬責。

弟有宏纂成之、欽哉、美似此舉、  
當使蒲孫、感於九原、亦足補兄之  
過。

印臣五弟如晤。  
昌紳拜啓。



藏

往歲在吳中輯補龔禮部集二十四  
卷、復誤年譜一卷、成亡友程庶常秉  
釗、陳編修昌紳未逮之志。頃來京師、  
先染身譜、彙本就質方雅、然極兩  
君遺跡、以并卷端。

光緒戊申八月、仁和吳昌綬謹志。

定盦先生年譜

龔禮部集附錄三

同縣後學吳昌綬編

先生名自珍字璉人號定盦一名易簡字伯定更名鞏

祚案內閣漢票簽中書舍人題名龔鞏祚榜名自珍又  
祚名易簡破戒草有投牒更名易簡詩在道光七年四  
月而其年十月自書破戒草後則稱龔自珍一名易簡  
似擬改未果也道光十六年五月送廣西巡撫梁公序  
十八年正月上堂上官言禮曹事書署名並稱鞏祚其  
時稿已改定然十六年後文字亦有仍題自珍者今據  
自訂文集重校不得不概從原名附著義例於此先  
生初名自暹又字愛吾說見後璉人亦作率人見鈕  
非石姓龔氏先世隨宋南渡遷餘姚後遷杭州著籍仁  
詩和六世祖煜原名國昌字旦公吳振棣國朝杭郡詩  
續龔卷三旦公五歲失



怙事母至孝。母歿擬屈子九章以鳴其哀。讀者酸然。佐宗人作令。閩中令卒。巨盜猝發劫庫殺人。遂挺然與盜相持。盜退。身負重傷。與控上官。盜盡獲。乃携其旅櫬及孤嫠以歸。其智勇絕人。而不以死生存亡易其志。有如此。卒年五十二。甘泉令鑑其孫也。高祖茂城字汝璞太學生累贈朝

議大夫以孝友忠厚重於鄉黨曾祖斌初名鎮字典瑞

號硯北晚號半翁邑增生累封朝議大夫吳顯朝杭郡詩國

輯卷二十三硯北先生人品學問郡人所推重道貌凝然從無戲言失色顧以同里自幼親炙欽為人師詩文

其餘事也阮文達兩浙輶軒錄卷二十二張椿年曰

先生有至性從兄鑑遠奇疾幾殆時先生甫就傳晝夜

禱於神曰兄選宗族無黨重其行朋輩師其學其人不

可死願減某算以續其年鑑病遂瘳晚年主趙州講席

束脩所人贏金二百族子某將令陝西悉斥以佐治任

族于固具券以行迨屬續謂子曰吾行無負神明惟曩





族子某以秀至，于固卻不可得。今伊康於官以死，他日其子歸，爾等必召之來，焚其前秀，于死蓋無憾。其敦睦類如此，語具成城。著有有不能草。曾祖母辭茶人祖敬，選半翁先生傳中。

身字岷懷，號匏伯。乾隆己卯舉人，己丑進士。龔氏科名錄，公榜姓

金授職後改復本姓。進士題名碑同。由內閣中書轉宗人府主事，遷吏部稽勳司員外郎，兼考功司事。充己亥順天鄉試同考官，遷禮部精膳司郎中，兼祠祭司事。記名御史，出知雲南楚雄府。卓異，擢迤南兵備道。紀文達匏伯龔公墓志，公天性恬澹而意氣落落，胸膈間曾無俗事。早歲讀書為文，皆刻意追古人，不甚摹仿舉子業。後以老親期望，乃以餘力治八比，每一落筆，即出尋常蹊徑外。官京師，雖皆間曹，其中未嘗無捷徑。公夷然不屑，日惟俯首理案牘，不妄干人人，亦不

致妄干。退食則逝手一編，究訂古義。不廢交游，亦不輕  
交游。璽璽虽珠苑，似寒家。晏如也。久乃領資外，轉得楚  
雄府。比抵任，杜絕餽遺。凡陋規之病民者，皆汰除之。差  
徭之累民者，皆籌畫調劑之。月俸雖薄，而營書院，置漏  
澤園，補多年之闕政，一無所怙。約束所屬尤嚴厲。戊申  
四月，大理因鹽務起釁，民變戕吏卒，詔言謫起巡撫譚  
公檄公往案。公廉得其實，惟誅首惡，昭法紀。凡附和者  
皆得免。民大感悅。譚公亦重其不動聲色，立弭大難，非  
徒硜硜自守者。薦擢迤南兵備道。未及上，而丁憂歸。遂  
不再出。一段王裁苑，信龔公神道碑。公岐嶷，即有成人  
度。年十一，遭母喪，哀痛特至。及長，至性過人。篤於父母  
昆弟。凡與人，必誠執事必敬。不爲厓岸。斷絕之行，而其  
中，介不可易。自處約，至服官，終其身不改。乾隆四十八  
年，以郎中俸滿授雲南楚雄府知府。居官所至，輒盡職。  
顧以爲京職勤薄書而已。太守李有司，視民必民與官  
休戚一體。呼吸相聞，輒遷其疾痛，苟可以利益於民，不  
以官易。七邑之民，感其誠訟者，皆不赴縣，赴府。七邑令  
長亦感其誠，不敢不盡心民事。大吏知其能，倚重之。全



省刑名有疑必委復讞多所平反五十二年大計卓異  
奏擢迤南道而公以父憂去官矣楚雄舊使民出官夫  
官馬減其雇值往來賓客離運咸利是而民重困又出  
夫數十名馬十餘匹日伺候堂上爲儀衛名曰站堂公  
曰何用此也罷之凡夫馬悉平雇於民永禁官夫馬勒  
於石首縣民徐姓訟羅姓舅姑殺其女以無賴子見屍  
井中爲證公使縣令鞠之并實無屍令信無賴語窮治  
羅枉誣服公一日自鞠之杖無賴及徐徐不服公令後  
堂引徐女出曰汝等其識此人耶二人驚駭歎服則由  
被虐逃傭他鄉公早使人覘得之者也大理府突以民  
變聞大吏驚勒所部兵將進檄公往度形勢時大理民  
以勒增鹽價爲苛政羣起殺役府縣官不敢出眾聞兵  
且至益兇懼公單騎入眾中諭之曰爾等皆好百姓奈  
何作斫頭事余楚雄龔知府也來活汝爾等甯欲活耶  
公在滇滇民無不知龔知府者千萬厥角環拜泣曰幸  
公來何以救我公曰兵之來爾等聚眾也眾苟不聚兵  
何施眾悉散去杖數人以復大吏其事遂靖先是滇省  
鹽不由商官案民戶分鹽歛價相沿已久復議增價公

議曰案戶給鹽胥役瑣器民飲恨久矣。若再益之虐民  
何以堪。必滋事變。至是乃更請停各郡增價之令。順甯  
府察銅缺額大吏以爲憂。公奉檄往勘。至則虔禱山神  
銅卽大旺。未逾月竟足額。遠近咸異之。巡撫譚公尙忠  
歎曰銅無知乃識廉吏。孟伯周不能專美於前矣。公之  
歸也。楚郡之人祀公於郡城東迎恩寺。國朝百五十  
年郡守尸祝於是者。張公允隨及公二人而已。訟棍飭  
永荷校者二人。公行時。縣釋之。叩頭舉酒於旁。公曰爾  
不我怨而我饑乎。對曰如公爲官其敢怨乎。小人從此  
不爲不肖矣。非公政無缺失。烏能姦宄格心如是。五十  
三年封公卒於家。初封公就養都門。以滇道遠不往。公  
常不自安。稟請終養。辭旨甚哀。大吏以格於例不敢奏。  
及聞喪痛不欲生。喪畢遂引疾不赴銓。偕諸弟晨昏情  
話。種蒔花木以爲樂。蓋公天性孝友。與弟澡身親身理  
身治身。相愛善。視身亦以舉人官內閣。公之謹憲視身  
之穎敏。一時稱兩龔。在部同官同居如左右手。歲丙申  
至戊戌。視身及妻潘孺人反。妾王氏相繼病歿。視身次  
子麗正先爲公後遺孤六人。履正繩正京正守正及二





女皆幼穉或初咳守正方出遺腹啼號滿前公出入顧  
復之滇則盡挈以行養教一如麗正無纖毫別異二十  
年來宦學婚嫁一一頭角嶄然履正官廣東鹽大使纔  
正爲諸生有名京正官河南從九品守正官翰林院庶  
吉士女皆歸士族年俸無幾不問田舍惟以八百兩主  
祭祀墳墓一千八百兩主宗姻賻卹婚喪之費分委澡  
身治身經理又買地桃源嶺葬族中無後者居恆誠子  
姪以儉日吾惟儉故能廉且吾節損自奉稍稍分贍宗  
黨不亦可乎公爲諸生時以理學文章自任以程朱韓  
柳爲指歸晚年嘗以古文彙付繩正輯若干卷藏於家  
銘曰古之良史最重循吏馬班之書不傳孝義惟孝能  
循本無二事後世分之源流殊致我慕陽城終身偕弟  
以刺道州心勞撫字世風既澆子姪異視不有哲人何  
以觀世原鶴鍛羽每言灑涕諸子惇惇吾敢不于夫人  
一心飲食教誨封胡遏末駢枝成器公之愛民與子無  
二中夜叩天甘霖遂沛革其巫觋迪之道藝其學未竟  
卷懷自閤楊播匙箸姜肱枕被兄弟怡怡湖山杖履于  
官於朝夙夜無寐天不憖遺凋我善類不敢寢門哭君



風義公之文章。昌黎元氣。我實不文。曷銘公隧。刻石新  
阡。幸無諛愧。杭郡詩續輯卷十八。鮑伯先先生。在里中  
時。清約自持。無貴侈習。與先王父交甚善。余家橫河。先  
生居泥橋。兩老人時相追從。方輯杭郡人詩時。先生每  
有所增益。見先王父原序中。著有桂隱山房遺藁。凡雜文二卷。目。祖  
母陳恭人。本生祖禔身。字深甫。號吟臞。乾隆壬午舉人。  
己丑會試中正榜。官至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杭郡詩  
十五。吟臞與兄鮑伯敬身。雪浦澡身齊名。有東城三龔  
之。日後與鮑伯同官中書。參佐東西對牀。風雨致足樂  
也。入直。樞廷為諸城劉文正所賞。扈蹕至熱河。癘  
發於肺。亟還京。誦逾月而卒。藁中有病中自述一詩。蓋  
絕筆也。又云。雍正五年。有下第舉人文理明通。特用  
教職之。諭。時謂之明遠榜。乾隆三十四年。有選用中  
書學正之。諭。因有吟臞山房詩。本生祖母潘恭人。考  
又謂之中正榜。



麗正吟臞公次子、嗣爲匏伯公後、字暘谷、又字賜泉、號  
 闇齋。乾隆乙卯舉人、嘉慶丙辰進士、官至江南蘇松太  
 兵備道、署江蘇按察使。著有國語注補、一作國語、韋昭注疏見抗郡詩  
 三輯、三禮圖考、兩漢書質疑、楚詞名物考、諸書、見東軒  
 小傳、象小母段恭人、諱馴、字淑齋、貴州玉屏知縣茂堂先生  
 傳。玉裁女、著有綠華吟榭詩草。抗郡詩續輯卷四十三淑齋女自璋字瑟君能詩工  
 書。綠華吟榭詩草一冊、其所手寫極娟秀、可喜案瑟君爲先生女弟、歸新安朱氏、見詞注。龔氏世有  
 隱德、匏伯先生以科日起家、簪纓文史、稱浙右族。及闇  
 齋先生爲段氏壻、從茂堂先生受小學訓、故以經學課

子弟先生之學有自來矣。案先生自謨龔氏五世述已佚。今參考諸書輯其先德行實。經韻樓集尙有仁和龔氏南高峯四世墓碑文繁不備錄。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七月初五日壬寅先生生於杭州東城馬坡一作巷宅

爲匏伯先生戊申歲歸田所置後歸他氏。是歲四月

二十四日祖母陳恭人卒。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二歲。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三歲。

乾隆六十年乙卯四歲。

閻齋先生由增生中式本省鄉試第五名舉人。

嘉慶元年丙辰五歲。

閻齋先生聯捷會試第三十一名、殿試二甲第十

八名、

龔氏科名錄誤作第十名據進士題名碑改

賜進士出身授禮部

主事。

嘉慶二年丁巳六歲。

嘉慶三年戊午七歲。

先生小時體弱、聞斜日中飭簫聲則病。迨壯猶然、莫喻其故。段恭人慈愛甚摯。髫髻早慧、好讀吳梅邨詩、方



定盦

百川遺文、宋左彝學古集、後賦三別好詩、謂自揆造述  
絕不出三君、而心未能舍去、以三者皆於慈母帳外、  
前誦之。吳詩出口授故、尤纏綿於心。壯而獨遊、每一吟  
此、宛然幼小依邨下時也。先生天性淳至、隨在流露、大  
率類此。

嘉慶四年己未、八歲。

得舊登科錄讀之、是蒐輯二百年科名掌故之始。

嘉慶五年庚申、九歲。

九月初一日、祖塈伯先生卒、壽六十有六。



嘉慶六年辛酉十歲。

嘉慶七年壬戌十一歲。

十月、閻齋先生奉匏伯公與陳恭人柩、合窆於施家邨之原。服闋入都、先生侍行、從建德拔貢生宋魯珍瑤學。

嘉慶八年癸亥十二歲。

外王父段先生授以許氏說文部目、是爲以經說字、以字說經之始。在塾中、與袁琴南桐友善。懷人館詞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句云、放學花前題詩石上、春水園亭裏逢君一笑、人間無此歡喜、自注乃十二歲時情事。

嘉慶九年甲子十三歲。



宋先生舉順天鄉試，仍館先生家。嘗命作水僊花賦，後編刻少作一卷，以此賦冠首。又以伊尹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知與覺何辨？發問於先生，有辨知覺之文。

嘉慶十年乙丑十四歲。

始攷古今官制，後成漢官損益上下篇。白王易從論一篇，並以竟髫年之志。

嘉慶十一年丙寅十五歲。

古今體詩編年自是歲始。案己亥雜詩注云：詩編年始嘉慶丙寅，終道光戊戌，勒成。

二十七卷。蓋先生少壯所作咸在其  
中。今自破戒草外。隻字無傳。惜哉。

嘉慶十二年丁卯十六歲。

始讀四庫全書提要。爲目錄之學。自是蓄書頗富。多

七閣未收之本。時先生侍親居京師法源寺南。嘗

逃塾就寺門讀書。金壇段叟清標尋聲尾之。寺僧戲謂

一猿一鶴也。段叟名玉立。一字鶴臺。

包世臣藝舟雙楫有與段鶴臺明經

論書次東坡韻詩。段恭人之叔父。識錢塘夏進士璜。是有朋

友之始。

嘉慶十三年戊辰十七歲。



是歲、

睿廟五旬萬壽、

恩科鄉試、閻齋先生

簡放廣西正考官、時官禮部郎中。

案先生禮部題名記

除禮部補儀制司、改祠祭司、兼儀制司、又兼精膳司、前後在儀曹二十年。

先生從父文恭

公守正

亦以編修典試湖北、兄弟同持使節、時稱盛事。

游太學、見石鼓文、大好之、由是始爲金石之學。

嘉慶十四年己巳、十八歲。

是歲、閻齋先生入直樞垣。

案段先生與方葆巖制府書有軍機章京龔麗正云云、乃

是歲事、又見杭郡詩三輯小傳。

春、秀水王仲瞿孝廉

墨

見先生於門

樓胡同西首厲齋、遂訂忘年交。

嘉慶十五年庚午十九歲。

秋應順天鄉試由監生中式副榜第二十八名。座主長

沙劉文恪公。權之新城陳鍾溪少司寇。希曾涇縣朱靜

齋中丞。理房考覺羅文莊公。寶興試題君子博學於

人治人改而止其為氣也至則塞於天。文二句故君子以始倚聲填詞。

地之間賦得正誼明道得明字文已佚。

是歲宋先生卒。

嘉慶十六年辛未二十歲。

段先生賜字曰愛吾。經韻樓集外孫龔自珍字說龔增段先生賜字曰愛吾。之子小字阿珍嘉慶庚午其父名以自珍以副車貢於順天其父書來請字於余余曰字

以表德古名與字必相應名曰自珍則字曰愛吾宜矣。





夫珍之訓藏也。藏之，未有不愛之者也。愛之義大矣哉。愛親愛君愛民愛物，皆言事也。未有不愛君親民物而可謂自愛者，未有不白愛而能愛親愛君愛民愛物，充乎其量，曲當乎其宜，無慙矣。古賢聖者，故必自愛而後能愛人。今之自愛者，多途矣。以貨利鑿吾是，是鳥獸吾也。以美官榮吾是，是傀儡吾也。以貨利鑿吾是，是商僧吾也。以辭章剽說誇吾是，是鞏說吾也。以和光同塵，似忠信，似廉潔，偷吾是，則莠紫吾也。吾之不爲鞏說，不爲莠紫者，天下尠矣。然則孰是其能愛吾也哉？然則何以愛吾者，其必在五者之外哉？陶元亮曰：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夫惟元亮乃有元亮之廬，不知吾愛而惟廬之愛，雖安何在也。書以答吾靖司馬，命名之意也。夫嘉慶辛未元旦，書於七葉衍祥堂。年七十有七。案紀文達匏伯公墓志：孫一，自還時，先生已九歲，其爲原名無疑。段先生謨神道碑，則作自珍。乃後來追改，據此字說，知庚午以前固未名自珍也。惟愛吾之字，僅此一見而未用耳。

六月二日風雨竟晝，檢簾獲宋先生遺墨，感賦水調。

歌頭一闋。後於丙子歲。撰宋先生述。宋先生力學以孝聞。訓先生以敬順父母。先生追隨有年。感念師承。久而彌竺。

嘉慶十七年壬申二十一歲。

由副榜貢生考充 武英殿校錄。遂爲校讐掌故之學。

三月。閻齋先生簡放徽州知府。先生侍行。經韻樓集。正之徽州郡守序。唐人之仕。重內而輕外。故昌黎子厚。刺潮州柳州。非所樂爲也。然二公者。有德於二州。廟食至今。不替。二公不以僻遠而鄙夷其民。亦可見矣。昌黎之送陸欽州也。謂陸君之道。行於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威。故賢者皆以爲不宜去。夫君子在朝廷。在一州。惟君所使耳。苟有可以及民。不必在朝。



廷也。郡縣之長吏親民。近而化民。遠而庶幾。可以盡其心。安見不賢於在朝廷也。吾壻龔闇齋麗正。故賢太守鮑伯先生之令嗣。鮑伯在乾隆年間守楚雄。亦有德於民。廟食其地。今麗正由郎官出守徽州。非有潮柳楚雄之遠也。天子之所選用。同於唐之陸君。又適當其地。非韓柳之有不得意可憐也。惇心壹力。於是邦以報天子。以篤家聲。以垂聲名。無窮固予所深信於其素行者矣。麗正平日視余猶師。既承恩命。卽馳書寄余。言當益加小心。謹守先言之法。尤仰丈人誨言。余謂爾法爾之先君。善乎善也。若余則何可言哉。余壯盛出宰。氣質未化。未能盡心於民。頗以好讀書玩公事。年已老。既時用自悔。夫蒞其事而不敬。其事及可爲之時而不爲。皆非忠也。余何足以贈言哉。至誠無偽。惟古循吏及龔柳及爾先君是師。惟余是鑒。勿以勤勞日久外任可恨。勿以臨深爲高。自監。是則余之贈言也夫。

四月從段恭人歸甯吳中。初段先生以女孫許字。至是遂就婚焉。同還杭州。夏汎。



舟西湖有詞。旋由杭之徽州任所。經韻樓集懷人館詞  
 女之子也。嘉慶壬申其父由京師出守新安。自珍見余  
 吳中。年才弱冠。余索觀所業詩文。甚夥。間有治經史之  
 作。風發雲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爲長短句。其曰懷  
 人館詞者三卷。其曰紅禪詞者又二卷。造意造言。幾如  
 韓李之於文章。銀盤盛雪。明月藏鷺。中有異境。此事東  
 塗西抹者多到此者少也。自珍以弱冠能之。則其才之  
 絕異與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余少時慕爲詞。詞不  
 逮自珍之工。先君子誨之曰。是有害於治經史之性情。  
 爲之愈工。去道且愈遠。子謹受教。輒勿爲。一行作吏。俄  
 引疾歸。遂銳意於經史之學。此事謝勿談者五十年。今  
 見自珍詞。乃見獵心喜焉。昔伊川於晏叔原夢踏楊花  
 之句。徘徊賞之。引余遠不逮伊川者。爲所動宜矣。雖然  
 余之愛自珍之詞也。不如其愛自珍也。余之愛自珍也。  
 不如其自愛也。李伯時之畫馬。黃魯直之爲空中語。規  
 之者。皆以爲有損於性情。況其入之愈幽而出之愈工  
 者耶。余髦矣。重援昔所聞於趨庭者。以相贈也。茂堂老



人序時年七十有八。

嘉慶十八年癸酉二十二歲。

在徽州段先生寄書勉學。經韻樓集與外孫龔自珍札。久欲作一札勉外孫讀書老

癡中止。徽州有可師之程易田先生其可友者不知凡

幾也。如此好師友好資質而不銳意讀書豈有待耶。負

此時光禿翁如我者終日讀尚有濟耶。萬季犖之戒方

靈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作無用之文。嗚呼盡之矣。博

聞強記多識蓄德努力爲名儒爲名臣勿願爲名士。

何謂有用之書。經史是也。茂堂泐時年七十有九。

四月入都。七月元配段宜人卒於徽州府署先生歸

已不及見。應順天鄉試未售。在汪小竹水部全泰齋

中見秋花有感賦詞七闋。南旋見驛壁有一騎南飛四



字爲滿江紅起句、復成如干首、名之曰木葉詞、一時和者甚眾。

嘉慶十九年甲戌二十三歲。

三月、攜段宜人柩歸杭暫厝。經韻樓集龔自珍妻權厝。余女其妻名美貞、余次子駮之女也。始吾重龔氏孝友、昌熾方未央、故以女孫字自珍。嘉慶壬申四月、自珍從母歸甯、婚於蘇州、同至杭、而抵徽州府署。時吾壻任徽守也。美貞歸龔後、遂能聽從家教、敬事舅姑、夫子而懷病於中、有庸醫誤以爲娠、且半載有餘、始覺之。遂至不可治。至癸酉七月、卒於府署。年二十有二。傷哉。時自珍先於四月赴京師、應鄉試、出闈後、遄歸、不見其人矣。甲戌之三月、自珍攜柩歸杭、暫厝於西湖之毛家步。余適至徽、因志之、使石焉。銘曰：深深葬玉、非余悲、乃爾姑嫜之悲。淚浪浪猶未絕、今苟非爾之婉嫕、今曷爲經三時。



儒藏

而猶痛其挫折。爾舅哥姑爾夫之厚爾今爾亦可  
以自慰而怡悅。委形付諸空山。公魂氣升於寥沆。  
汎舟西湖有詞。遂由杭州往徽郡。閻齋先生議修徽州府  
志。延歛汪鰲泉。龍陽湖洪孟慈。節孫及武。穆洎胡文水

諸子纂修。凡甄綜人物、搜輯掌故之役、恆命先生任之。  
先生謂府志爲省志底本、以儲他日之史、立傳宜繁不  
宜簡、冀表章忠清文學、幽貞郁烈之士女。移書志局商  
榷、同人咸爲歛服。又勑立氏族表、其義例曰、載大宗、次  
子以下不載。次子之子孫官至三品則書、其有立言明  
道、名滿天下則書。自嘉慶之世推而上之、得三十世以



上者爲甲族、得三十世者爲乙族、得二十世者爲丙族。  
 著錄洪氏、吳氏、程氏、金氏、鮑氏、方氏、汪氏、戴氏、曹氏、江  
 氏、孫氏、畢氏、胡氏、朱氏、巴氏、凡十有五族。其餘羣姓附  
 見焉。先生平生持論特重宗法，此其一端也。作明良  
 論四篇，段先生加墨矜寵，甚至謂吾且髦，猶見此才而  
 死，吾不恨矣。元和李四香銳及王仲瞿皆有評識。編錄  
 文集自是歲始。案保甲正名關是歲時事與地丁正名皆當作於是時。冬手植  
 梅花三十本於郡齋。

嘉慶二十年乙亥二十四歲。

六月、閻齋先生擢江南蘇松太兵備道。

案、杭郡詩三輯小傳、閻齋先生

曾由徽州調守安慶。考先生詩文、似先後未離新安。或未赴調、遂遷任歟。

先生繼配何宜

人來歸。宜人字吉雲、山陰人。安慶知府裕均之從女孫。

紀年文有黃山銘、別辛丈人文明、故按察使司僉事

金君石闕銘。

據金氏世德記年月繫此。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二十五歲。

春、將之海上、省侍、道經蘇州、寓段氏枝園。

案、枝園在蘇州、閻門外上

津橋見段先生校汲古閣說文識後。

旋詣任所。上海綰轂東南、閻齋先生

以宿學任監司、一時高才碩彥多集其門。先生與吳縣



備藏

定盒先生年譜

鈕非石

樹玉

錢塘何夢華

元錫

諸君搜討典籍凡

文

淵閣末著錄者及流傳本之據善本校者必輾轉錄副

歸由是益肆意著述毋弗百家究心經世之務鈕樹玉

人詩龔君率人出示詩文走筆以贈翠蚪游青霄醺雞

舞盆盎賦形既懸絕高下焉能仿大雅久不作斯文日

悄恍蛙聲與蟬噪傾耳共嗟賞浙西挺奇人獨立絕俛

仰萬卷羅心胸下筆空依仗余生實鄙陋每獲親俶儻

偏覽所抒寫如君竟無兩君今方盛年負志多慨慷大

器須晚成良田足培養陽氣已潛萌萬彙滋生長率爾

成贈言聊以資撫掌章鈺曰匪石此詩前二首有入

月下句琴南袁君邀余信宿南園作中有邊壩本仙鄉

云云又挽李四香詩今春畧聚首自注同在上也王仲

海龔觀察署中知匪石曾為閭齋先生記室也

瞿來訪留一月乃別去秋應省試未售紀年文有



乙丙之際著議。亦作塾議。案依王癸之際胎觀例當是此兩年作。陽湖趙惠父直刺評本則云乾隆終乙卯嘉慶始丙辰似別有徵信也。又案平均篇原集次於著議之前疑亦此時作。越七年乃作農宗則當在壬午癸未間矣。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二十六歲。

是歲王仲瞿歿先生助其葬墓在蘇州虎邱山南又爲撰表。夏進士將之京師銓縣令紆道別先生海上作序送之。紀年文有錢吏部遺集序江子屏所著書序附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安慶知府何公墓表銘餘見上。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二十七歲。

是歲、

睿廟六旬萬壽

恩科先生應浙江鄉

試中式第四名舉人。

案同治崑新志。有先生不屑藉門廕。以縣學生就民卷中式。經魁

之語。先生庚午已捷副車。志豪語謬。

座主高郵王文簡公。

引之長安李愔

甫太史。

裕堂

房考富陽知縣向。

名佚試文見龔氏科名錄。

日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議治於既富。亦保其富而已。夫視富爲無加。所以不恆富也。子曰教之。亦猶保庶以富云爾。且三代之興也。不易民。或謂撫強盛。斯易爲功。或謂繼豐亨。愈難爲理。皆非也。治無升降。估地利者卑。俗無汗隆。師人倫者化。說在冉有與夫子論政。於既富後也。未富而諱言利。是謂迂圖。願往往救時之相功在厚生。而名世顯其書。以爲治功。僅得半者何也。未富而恥言財。允爲過計。願往往雜霸之主。才能裕國而



備藏

儒生議其後。竊謂經術未嘗聞者何也。則請設既富之形。審既富之勢。開大利者。防六患。天地日茲生。山川日吐納。挽數百年凋殘之氣。而償以太平。蚩蚩者不知其至難遇也。造物之力已勑。而寰區歌舞之俗。日出而方新。吾君吾相。其遂將以此民貽孫子哉。利百世者。憂萬世士。則有舊德。農則有先疇。積十數傳。絲粟之餘。而餉茲樂利。昧昧者不知其不足恃也。先民之矩己遐。而鄉里逸諺之夫。不材而自恣。乃祖乃父。甯不以此民望神聖哉。又何加焉。冉子所以問也。子曰。不教之不足為富。猶不富之不足為庶也。保庶莫如富。保富莫如教。法制者。教之具也。粲以陳之。其秀而文者。升於國學。鄉學其樸而魯者。亦約束於律令。而勿使來奇。衰之氓三物以興。六行以勸。八刑以糾。永無墜此。既富之規。樨而已矣。綱常者。教之原也。明以導之。其馴而愿者。蔚為孝子。順孫。其勇而悍者。亦愛惜其聲名。而不至入禽獸之路。父語其子。兄詔其弟。婦勉其夫。胥無負此既富之日。月而已矣。教之一言。為教民者計。抑仍為富民者計也。尚何加哉。尚何加哉。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



以勸百姓也。合臣與民而勸經事之二端也。蓋士與  
 百姓胥待勸也。爲之舉曰忠信重祿。又爲之舉曰時使  
 薄歛。經之事有如此。曰我國國家承平數百年。其所以蒙  
 愷悌之庥而奠靈長之福者。大都平數百年。其所以蒙  
 端而已。知士氣之關乎天下國家而歎先王之體恤寒  
 賤者罔弗至也。知民心之係乎天下國家而歎先王之  
 于惠困窮者罔弗渥也。請繼敬大臣而陳其事。經言體  
 羣臣中其義曰。勸士統乎造士。俊士選士而言之也。辭  
 其父母。預一命之恩榮。背厥井鄉望。九重之顏色。此際  
 之望恩倖澤者。人情容不免乎。然而大可諒矣。莫之贊  
 策之名。我方以忠信繩士也。而我所以待士者。安在賞  
 可逃邑。可辭士。亦或口不言祿也。而我所以愛士者。安  
 在是。故笙與簧結其心也。酒與醴沃其德也。既聯其心  
 體而又瞻其身家。遑曰養崇高。惜帑藏歟。且夫爲士者  
 許身忠孝。自命之常。而他年之探史筆者。必溯厥本原  
 以爲此國家養士之報。然則士固無負於天下國家。而  
 先王加之意者。亦豈豢庸人也。尚其法文武之忠信重  
 祿而可哉。經曰。子庶民。申其義曰。勸百姓。推乎同姓異



姓庶姓而言之也。族齒雖微，天府以登版籍，酒漿雖菲，南畝以奉君王。此際之惜力吝財者，人情大抵同乎。然而正可憫矣。書則壞詩，授衣百姓方冀我之勞之也。而我奈何不慎？所以使民補在春助，在秋百姓且願我之惠之也。而我奈何不慎？所以歛民，是故定公旬酌以天也。議遠適，酌以地也。既惜以歲月，而又于以脂膏，遑曰事靡盬，賦無藝歟？且夫為百姓者，踴躍奉公，分所宜然。而四方之侯國勞者，氣美其君上，以為此朝廷愛民之祥，可見百姓固何負乎天下國家？而先王計之深者，夫亦利宗社也。尚其法文武之時，使薄歛而可哉？將見蒙爵命之重，而奔走，在公感撫字之深，而謳吟載路，藹藹萋萋，臣盡力也。誰誰嗒嗒，民協服也。熙熙而遊于至，普天齊進，萬壽之觴也。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以民事為國本，即民自言而已。先亟矣。夫不知亟，亟民事，則國不立矣。蓋亦誦郊民之早亟，乘屋乎？若曰：朕於宗廟，是長則當無忘教民稼穡之先，無忘即邵家宰而後。蓋先世立國久遠，由今日而溯古風，民之綢繆甚切，皆君之綢繆甚殷，其兢兢焉。



不敢緩而且至。亟有預在未改歲時者。君之有國。猶民  
之有居。民不借婦子以保其居。則陰雨迫之。君不恤黎  
庶以足其國。則情農安之。在昔締造艱難。勤恤民隱。視  
在國之宅。爾宅者。如一體焉。君其尚守開基之業乎。毋  
謂民寡也。民知憂而君憂其憂。則無傾。古之人。縣縣保  
世而曰。胥原曰。瞻原無非。爲慮。旅飲食之謀。此芮鞠之  
居所。由密也。毋謂民弱也。民知樂而君樂其樂。則弗替。  
古之人。皇皇播遷。而曰。乃覲。曰。乃依。遂以開牢豕。匏酌  
之俗。此流泉之利。所由相也。夫民之有事。至亟也。亟民  
事。不以戰。而以耕。亟民事。不爲損。而爲益。亟民事。不恃  
威。而恃恩。彼日以兵餉轉輸者。舍我事。此日以休養生  
息者。備乃事。民之歸之。緩也。猶有憾。瞻烏而歎。誰屋者  
哉。乃民曰。孔亟君曰。姑緩。無惑。猷幽之雅。頌不得聞。而  
館之遺風。不可復也。使其可緩。亦思昔民之宵晝。無暇  
逸。而先亟其功於乘屋也。何居。蓋自君爲國之勢。晝而  
或近於太王。之遷岐。當日迺疆。迺理。惟於民事。謀之  
而遂能百堵。皆興。則境處其變。事處其常也。夫豈緩其  
所當亟。而使民鮮農桑。廛舍之依哉。而自君爲國之本。

而論可昉自公劉之居邠。堯至九月十月似於民事已告成而不勝。塋茨之廬則時當其逸民習於勞也。夫且亟其所可緩而在民有補。葺寬閑之待哉。夫乘之爲言升也。治也。彼日中爲晝夜中爲宵。何以往取茅歸而爲繩之絞。則升蓋其野廬之屋也。卽曰索綯以待蠶用。治屋以待耘耔。其爲民事則一。由是祈來年百穀於公社。有不可緩者。七月之詩。舊邦之業也。賦得蘆花風起。夜潮來得來。字五言八韻。莽莽扁舟。夜蘆花徧水隈。潮從雙峽起。風翦半江來。鎧影明如雪。詩情壯挾雷。秋生羅刹岸。人語子陵臺。鷗夢三更覺。鯨波萬仞開。先聲紅蓼浦。餘怒白蘋堆。鐵笛衝煙去。青房考評其文曰。規衫送客回。誰將奇句。頤丁卯憶雄才。房考評其文曰。規鏃六籍籠罩百家。入之寂而出之沸。科舉文有此海內觀祥麟威鳳矣。又評其詩曰。瑰瑋冠場。歸安姚鏡塘兵部學堦。閻齋先生丙辰同榜。學行淳備。爲先生所嚴。



事。嘗東長洲陳碩甫明經，吳昌平王北堂徵君，護齡偕

訪之。又自言抱功令文二千篇見姚先生，先生初獎借

之，忽正色曰：「我文著墨不著筆，汝文筆墨兼用，乃自燒

功令文。今鄉會試文僅存，亟錄附以餉學子。」紀年文

有闡告子。案此文至道光癸巳冬始刪定。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二十八歲。

春應恩科會試，不售，留京師。始從武進劉申受禮

部，逢祿受公羊春秋，遂大明西京微言大義之學。自

匏伯先生官京師，至先生三世百年，先生少日所交多

老蒼於乾隆庚戌榜過從最親厚。次則嘉慶己未多談藝之士。洎乎壯歲所接海內通人勝士尤不勝數。其爲學靡書不覽、喜與人辯駁、雖小屈必旁徵博引以伸己說。旣治西京之學、文章亦淵懿樸茂、雅近匡劉。推究治學本原、深明周以前家法。其所造述則益深窈簡覈、但舉大誼不爲卮詞矣。參用杭州府志本傳暨程庶常說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二十九歲。

會試仍下第、筮仕得內閣中書。

案內閣漢票簽中書舍人題名云道光元年

閣此據先生自譔張青瑀文集序當得其實

先生官中書先後十餘年於





內閣故事最洽熟。識故和碩禮親王。昭璉多習當代典

制。會嘉慶二十一年治河方略館借內閣所庋順治朝

及康熙初紅本悉燬於火。案道光二年漢票簽直廬又

值班者欽鮑子先生就藏書故家求順治前輩文章鉤

索舊聞。又獲堅舍人庚也。累朝硃簽及絲綸簿皆史家

底本也。秋戒詩。北齊蘭陵武王高長恭碑海內孤

本舊藏何夢華家。是歲孟冬以贈先生有跋記之。案全

復出土碑首有安德王五言詩刻方紀年文有東南

罷番舶議佚西域置行省議徽州府志氏族表序。



道光元年辛巳三十歲。

正月在吳中與顧澗蒼

千里

作探梅之遊。

似於上年秋冬間南旋闕

疑侯旋入都。

外王父段先生刻經韻樓集十二卷成

先生與校字之役。

在內閣充

國史館校對官。時館

中方重修一統志先生上書總裁論西北塞外諸部落

沿革訂舊志之延漏凡一十八條先是桐鄉程春廬大

理同文

修會典其理藩院一門及青海西藏各圖皆開

斜方而得之屬先生校理是爲天地東西南北之學之

始而於西北兩塞外部落世系風俗山川形勢原流合



分尤役心力、洞明邊事、雅稱絕詣。自撰蒙古圖志、訂定義例、爲圖二十有八、爲表十有八、爲志十有二、凡三十篇。大興徐星伯舍人松精於西北地理、先成哈薩克布魯特二表。先生歎爲當代奇作、遂沿用之。謹案、道光元年定新疆識略、伊犁將軍松筠奏進其稿、卽徐松代撰。初名伊犁總統事略、哈薩克世次表、布魯特頭人表、並在第十二卷。惜程大理殞、孤學無助、志竟不成。集中惟存諸序、亦足見其精博矣。房師覺羅文莊公寶興任吐魯番領隊大臣、先生上書、備論天山南路事宜及撫馭回民之策、并錄西域置行省議獻之。蓋議遷議設、撤屯編

戶盡地力以劑中國之民實經畫邊陲至計。己亥雜詩

有五十年中言定諗之句。合肥李文忠公黑龍江述略序曰古今雄偉非常之端往往

往於於書生憂患之所得龔氏自珍議西域置行省於道光朝而卒大設施於今日蓋先生經世之學此尤其

萃萃大者夏考軍機章京未錄賦小遊僊十五首遂破戒

作詩。除夕與長洲彭文敬公蘊章同寓城南圓通觀。

案集中屢言道觀據張詩彭公出平生詩讀之竟夜時

瑛文集序知爲圓通觀也紀年文有擬進上蒙古圖志表文朱殤

女碣。

道光二年壬午三十一歲。

是歲

成廟登極

恩科應會試未第

先生

自辛巳後與程大理及甘泉秦敦夫編修

恩復

友善相

約得一異書則互相借錄無虛旬其時徐星伯舍人王

北堂徵君並以搜羅精博聞於日下先生引爲同志由

是珍笈益萃是冬所居不戒於火藏書燼者十八九其

後歲以酒醢奠亡書百種皆絕無僅有之本也

豐順丁氏持靜

齋書目西藏志四卷有先生是歲手跋張石洲爲靈石

楊氏刻連筠移叢書長春真人西游記二卷有程大理

跋云此冊爲葉雲素給諫所贈翼定盦嘗借鈔既而徐

星伯復就鈔於定盦而爲之跋昌綬又見長洲陳碩甫

徵君家寫本畿輔水利集說有先生朱字手校惜未購獲並記於此

上海李復軒秀才



儒藏

定盦先生年譜

學瑣

爲先生作文集序、鬱鬱千餘言、

未見以詩報之。李君

配歸佩珊夫人

懋儀

工詩、有女青蓮之目。丙子歲、李夫

婦客吳中、先生卽與倡和。歸夫人詞云、國士無雙、名姝

絕世、指先生及吉雲夫人也。

吳山人

文徵

爲作簫心

劍態圖。先生王申泛舟西湖、詞有怨去吹簫、狂來說劍

句、歎洪子駿曰、二語實難兼得、未曾有也。因填金縷曲

和贈。下半闋云、俠骨幽情、簫與劍、問簫心劍態、誰能畫。

越十年、乃圖之。先生夙以沈俊自喜、其託意如此。先

是戊戌歲、武進莊卿珊

綬中

館先生家、爲言其祖莊公





存與事行之美。且曰碑文未具。是夕綬甲夢見公者再。若有所託狀。己卯先生之京師。識莊公外孫宋于庭。翔鳳復爲推測公志。至是歲不盡三日始屏棄人事。總羣言而刪舉其大者。譔禮部侍郎莊公神道碑銘。是歲有蜀人掘山藥得一窖。獲漢印泥凡百餘枚。以泥雜膠爲之。估人賫至京師。大半壞裂。先生與諸城劉燕庭各得數枚。以泥質厯二千年而不壞。良可寶詫。在金王之上。見筠清館金文。此泥封著錄之始。紀年文有劉禮部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序。上海張青瑯文集序。與人論青海事書。與人

箋論石經五事。餘見上。

程庶常曰：先生是歲有  
畫語受譏事，屢見詩詞。

道光三年癸未，三十二歲。

春，在都供職，會試未第，以事詣

圓明園，趨公既罷，因

覽西郊形勝，過澄懷園，和內直友人詩。

送青田端木

鶴田

國瑞

出都。先生素不輕許可，與鶴田論易，獨歎爲

聞所未聞。

見遼州府志  
端木太鶴傳。

五月，自編甲戌以還文章，爲

文集三卷，餘集三卷。既竣，見所棄者倍所存者，因又錄

少作一十八篇，附餘集之尾。

此集爲先生自刻，今流傳  
本絕少。昌綬搜獲一冊，尙

是初印藁樣，惟無餘集，  
所附少作亦祇五篇耳。

六月，刊定無著詞。

初名紅懷  
禪詞。



儒藏

定盦先生年譜

人館詞、影事詞、小奢摩詞四種都一百三首。

案無著詞王午春選

定懷人館詞、影事詞、辛巳春選定小奢摩詞則是

歲近作也。此四種與己亥雜詩均有自刻本未見。

七

月、母段恭人卒於蘇松道署。先生解職奔喪，奉櫬還杭。

州，殯於花園埂。在匏伯先生塋側，植梅五十本於墓上。

紀年文有五經大義終始論暨答問九篇。壬癸之際

胎觀九篇。

原刻文目作心書

阮尙書年譜第一序與江居士書。

道光四年甲申三十三歲。

居憂無詩。

八月與吳縣貝簡香居士

壩

江鐵君居士

沅校梨唐釋宗密圓覺經略疏二卷，皮版蘇州婁門內

三家邨善慶庵。

案小集詩集彭甘亭先生亦嘗磨此。又葉廷珪鷗波漁話引徐貴時詩序云

沈子珮聲世以醫名所請吳城壩頭沈氏壩頭在城東偏平江里第二橋地下之三家邨蓋宋代已有此名矣。

自爲願文與妻何宜人均題名箴尾。

此此刻近於吳中購得又誤後

序。先生學佛鐵君爲第一導師與仁和錢東父居士林

慈風和尚四人皆奉徹悟禪師之書竺信贊歎慈公深

於相宗東父則具教律禪淨四問在京師識睿親王子

鎮國公容齋居士

裕恩

好讀內典徧識額納特珂克西

藏西洋蒙古回部及滿漢字校定全藏凡經有新舊數

譯者皆訪得之或校歸一是或兩存之三存之自釋典

入震旦以來、未之有也。又借經於龍泉寺僧唯一、施南人持陀羅尼滿四十九萬卷。夏日定課程、誦普賢普門普眼之文。

道光五年乙酉、三十四歲。

十月服闋、客崑山、爲李秀才增厚補題夢遊天姥圖卷

詩。序云、予母喪闋才一月、勉復弄筆、未能成聲。腦中見紅梅思親、有作自注、全家南下之歲、迄今十有四年。母在人間、百事予不知也。猶記丙子至戊寅三除夕、燒蠟兩枝、供紅梅牡丹各一枝、讀漢書竟夜。除夕、又有夢返





故廬見先母及潘氏姑母詩。案、段先生匏伯公神道碑、女一、適福建興泉永道潘

本義次子鹽大使立誠即先生始也。先生孝思肫摯、哀慕無窮、於此可見。

夏進士卒、先生二十年故交也、賦五截句以存其人。

十二月十九日、得漢鳳紐白玉印一枚、文曰縑仔妾

娟印。故明李竹嬾日華六硯齋舊藏、後歸文後山、鼎流

轉入先生手。嘉興鮑昌熙金石屑第三冊李竹嬾記曰、

間嘉靖間、曾藏嚴氏、後歸其墨林、又歸錫山、華氏、余愛

慕十餘載、得此藏於六硯齋、為一奇品、永為至寶、若願

以十五城、豈能易也。又張叔未記曰、昨與几山連牀、夜

話、知後山近獲此印、翌日、往同觀、各印一紙、携歸、並互

錄、李跋以志、一時清興云、嘉慶壬戌、初冬、記、又田恩厚

跋曰、李氏藏、後為阮文達所得、聞龔定盦亦有此印、歸



何子貞何轉售粵東潘某得價五百金某之弟鳳岐孝廉公車北上知其事者詢之而信但未未知龔氏所藏即出於阮氏否此朱印本獲於張叔未家今鈎撫付梓案田跋語多未晰此文亦繁猥此印無歸阮文達事故節錄其文而附辨之錢塘韓泰華小亭無事爲福齋隨筆趙縉仔印歸粵東潘氏江編修標曰標見趙印在金石屑櫺本縉從糸旁仔从人旁趙字則从女旁文極工肖字首作火定盒所云寓飛燕意也戊子从女旁文極工氏藏印檀匣四面刻字幾滿印不知何屬矣鄭中書文焯曰飛燕印余曾於石埭徐氏見一拓本篆文奇古趙字碯象鳥形綢繆其體想見當年宜主風流曩題四絕句今不復省措矣此印諸家攷核綦詳惟歸海山仙館後則不知屬誰江建霞戊子歲在嶺南已有去珠留續初葉有估客何伯瑜携自粵東以三百金歸諸簠齋緒存理臣處因屬其郵寄拓本爲識流傳本末亦藝苑之英譚也甲辰仁和趙晉齋魏以爲芝英篆先生定是冬孟滬上記

飛燕物。謂末一字爲鳥篆。鳥之喙三。鳥之跡二。故知隱  
寓其號矣。急就章有繼字。碑本正作綫。史游與飛燕同  
時。故有定誰工小學。或者史游鑄之句。嘗論西京雜記  
出六朝手。所稱漢人語多六朝語。未可信。客曰。得印所  
以報也。爲說載文集中。已失喜極賦四律以倡。徧徵寰中  
作者爲詩。平湖朱爲齋某堂蕉聲館集詠文後山所藏  
分。見班純白。班旁有朱斑半黍。繆篆四字。曰綫仔。妾趙  
案。漢書飛燕合德皆曾爲婕妤。好此印。難定爲誰所。氣第  
其篆法古渾媚。逸非後人所。能作者。矧玉澤溫潤。入手  
凝脂。洵奇寶也。又。璽字作綫。足校班書矣。詩曰。後山雅  
似文三橋閣。開清閣鄰紫桃。紫桃軒中一方印。入手換  
卻青瓊瑤。當年姊妹聯春宴。嬌殊赤鳳無人見。何時手



截素驚肪鳥體綢繆似飛燕燕子飛來風自芳纖腰攜  
 佩雜明璫細看小點黏紅粉曾寫新歌鈴綠章歌筵捉  
 搗舞裴雙玊珣見怡仿駕鸞頸扶寸瑤華透骨香平分蛤  
 采纏落冷我來雅翫剗傷情如看鮫綃玉體橫安得金  
 缸與相見昭陽舊侶話深更錢塘陳文述雲伯碧城  
 仙館詩漢趙飛燕玉印歌昆刀畫雪流春乳苑轉雙螭  
 靜無語胭脂紅暈漢宮春小印流傳趙宜主風流  
 舊有名漢家天子重領域平陽歌舞春如海一顧當筵  
 早日成便娟最得君王意蟬帳宵明玉顏麗石華廣東  
 紫英裘頃刻六宮傳故事蛾眉當日正中宮椒殿香生  
 四壁紅赤鳳歌中春正好詠熊羆上煖初融此印氤氲  
 蘊蘭麝離鐫小字珍無價藏處惟宜金屑茵裏來定展  
 香羅藉精金驅指幾番拈紫玉膏盛碧玉匣焚嬌簿中  
 湘碧亞彭簪書上桂紅鈴遠條別館開春宴歸風送遠  
 留題徧省識何方署最多七寶屏風九華扇卷髮新妝  
 麗曉霞更聞女弟擅容華金缸銜壁流蘇帶爭美昭陽  
 弟一花再拜嘉辰貴人姊矣書定亦工文史蓮枕同心  
 菱鏡圓芳燈照字明如水亦有當年辭輦人甘心明月



照長門。淒涼一卷東宮賦。華殿蕭條起暗塵。木門零落  
倉琅朽。赫蹏書字今何有。祇餘片玉暈桃花。仙乎曾絕  
纖纖手。宮闕西京事總非。鳳凰琴斷冷金徽。一面留得  
藍田壁。莫化似頭白燕飛。錢塘汪遠孫小。米芾閑生  
詩論印六絕句之一。茗華小印。漢宮春。堯母門開。賜號  
新底事。文人工傳會。倉琅啄矢。爾何人。自注。龔定盦得  
漢玉印。文曰。捷仔。妾趙趙字。帶鳥篆形。遂以爲飛燕物。  
余曰。屬之鈎弋。不較足重耶。仁和。高錫恩。古民友。石  
齋詩。趙飛燕玉印歌。印藏龔氏。定盦家文。四字曰。捷仔。  
妾趙趙左作鳥篆。端木子。彝決。爲飛燕物。考之漢書。永  
始元年四月。封婕妤。好趙氏。父臨。爲成陽侯。六月丙寅。立  
皇后。趙氏。則是印蓋飛燕未爲后時物也。爰爲作歌。漢  
家玉璽崩一角。老婦臨朝淚雙落。豈知北。亂在當年。燕  
燕飛來姿綽約。玉顏言日承恩。香紫泥。小篆鮮如霞。深  
情艷逸此四字。肯使淚滅歸塵沙。妾身本出江都尉。歌  
舞長安。佗阿族。一朝被寵入深宮。夜夜君王白沈醉。紫  
茸雲氣流蘇帳。綠琉璃隔晶屏。望未並金螭虎紐尊。  
漢制后璽金螭虎紐。已超列嬪羣妃上。君王與妾安心





相印。白璧闌前對明鏡。繡褰小袖。妹還來。五采組文作  
 符信。一家姊妹真嬋娟。沈香豆蔻。傾溫泉。中宮正位。自  
 永始。珊瑚枕畔明珠圓。香螺卮與文犀箸。玉玦金彊。不  
 知數。想偕此印。並時藏。百寶摩挲。極珍護。閑來何物堪  
 消暑。桃印當門。日凝結。更有端陽朱索懸。牙簞花光倍  
 豔冶。搖搖太液。千人舟。仙乎欲去。誰爲留。夢餘射鳥憶  
 前事。歌成赤鳳傳。新謳。君王航此。溫柔鄉。纍纍之印。環  
 諸王。忠臣檻折。亦何益。皇孫啄盡。真堪傷。摩挲此印。長  
 太息。玉質玉顏。應一色。當日擎思。纖手柔。此時看。擬瓊  
 肌。哲。銀鈿烏篆。工安。是。妨。是。妹。休。疑。猜。漫。將。元。后。石  
 璽。比。合。配。郎。官。私。印。來。謂。世。所。傳。董。賢。玉。印。我。聞  
 高帝創業初。刻印銷印。無。踟躕。暮年亦復戀。女子。遂使  
 人。氣。堪。嗟。吁。又。聞。武。王。好。方。士。王。母。來。時。捧。靈。璽。求。仙  
 無效。悔心。生。銷。弋。奴。奴。賜。環。死。豈。知。禍。水。非。龍。漿。漢。家  
 火。德。於。焉。衰。坐。看。剛。卯。製。新。莽。難。將。倒。印。追。前。非。流。傳  
 片玉。能。完。善。回。首。西。京。夢。痕。短。卯。金。八。寶。墜。難。尋。此。印  
 千秋。抵。金。盃。歛。程。恩。澤。春。海。程。侍。郎。集。隸。仔。玉。印。詩  
 截肪。方。寸。腴。可。餐。繆。篆。烏。頭。紛。屈。盤。日。華。映。雪。愁。瀟。灑

點朱入內。紅而殷。婕妤妾趙文四言。縵衣爲縵稱。去  
聲。制中宮以下。卽婕妤。舒安。大當以下。推崇班。漢武  
氏位。婕妤。凡三。一鈞。弋。夫人。一宜主。一合德。鈞。弋。高  
居堯母門。雙燕飛。啄倉琅根。若云。拳握玉鈞。開得無纖  
指。親控搏。金霞帳。底月蛤團。得無拳。此掌中看。夜光珠  
照。膚體寒。得無現。此來。瓊瑤。可憐。姊妹承恩。歎。父馬萬  
金。非趙曼。何如。望氣。求河。問奇。女子。有黃雲。漫。時。無昭  
儀。位尤尊。金章紫綬。同賜。頌。奇。鈞。弋。時。婕妤。最尊。至元  
帝始設。昭儀。位在。婕妤。上。此。紅文。采。鴛鴦。蟠。卽。駕。無  
語。深可歎。鴛鴦。自有。分明。語。見。唐人。小說。尋。其。流  
傳。自。冰。山。據。李。竹。嬾。記。此。印。嚴。東。樓。曾。寶。之。冰。山。錄  
乃籍。嚴氏譜也。亦。弄。墨。林。紫。桃。軒。墨。林。所。藏。後。歸  
竹嬾。比。來。歸。翼。復。歸。潘。龔。定。盦。潘。德。輿。日。下。接  
夢。百。循。環。姤。虹。媚。月。秋。霄。干。想。當。印。信。初。封。完。嬋。娟。煙  
視。花。破。顏。無。論。錦。帶。誰。帶。帶。冠。總。財。金。屋。珠。圓。端。三。千。年  
來。數。梁。園。梁。王。后。璽。見。印。譜。此。尤。芬。逸。誇。季。蘭。願  
將。紫。泥。印。千。緒。豔。呼。官。氏。望。人。寰。歸。安。楊。嶼。庸。齋。遲



備藏

定盦先生年譜

鴻軒詩趙縉仔玉印二首漢家寶璽今何在九字奇觚  
 已渺茫到眼忽驚縉仔印千年紅玉煖生香班婕妤好方  
 畫眉妒趙婕妤好偏舞衷工班趙同侍成帝班家團  
 扇空秋月趙家玉印又春風右諸詩就所見輯錄凡  
 在文氏潘氏時題詠復擬構寶燕閣他日居之先生夙  
 亦悉存之以資攷證願恆在具區莫釐之間卜宅幽棲攜鬢吹笛有終焉之  
 志中年仕宦心中溫溫然不忘東南山居曼妙之樂嘗  
 賦能令公少年行以自禱斬又作莫釐仙夢卷子仿郭  
 頻伽爲鷗夢圓圖爲吳蘭雪夫婦作桐君仙人招隱歌  
 國朝閨閣詩鈔小傳吳蘭雪繼配蔣名微字琴香一字  
 錦秋號石溪漁婦善畫山水著有琴香閣詩箋其姪人  
 岳緣喜善寫蘭所謂亦屢及之迨游崑山買徐侍郎秉  
 蓮花博士侍書也

義故宅

見同治重刊新志。案：州府志流肩門采之。

詩注所謂先得地十笏於

玉山之側，後來卜居，榜曰羽琤山館，卽其地也。

紀年

文有古史鉤沈論

案：三記詩徵序年三十四，著古史鉤沈論七千言，具稟七年未寫定。己亥

雜詩注則繫於癸巳歲，蓋其時方成。今所存四篇不足五千言，則刪始多矣。

海壇鎮總兵官

丁公神道碑銘

是歲有詠史一律，舊傳爲南城曾賓

谷巖使作

程庶常曰：案詩意謂曾公罷官也。先是有某官過揚州，索曾觀，不副其意，遂爲詩投曾，有

破格用人，明主事，暮年行樂，老臣心之句。又故流播達

上聽，曾遂被召入都，坐三誤，情銷投杖永廢。此事予

聞諸忠州李芋仙刺史士葵刺。

史聞諸豐城徐稼軒侍講士穀。

道光六年丙戌三十五歲。





會試不第。是科劉申受禮部與分校鄰房有浙江湖南  
 二卷經策奧博曰此必仁和龔君自珍邵陽魏君源也。  
 亟勸力薦不售。於是有傷浙江湖南二遺卷之詩。詩曰  
 人文甲天下如山明媚兼。鑄九鼎罔兩頽伏歸洪鈞。蜂車  
 濯錦裁銀雲神禹開山鑄九鼎罔兩頽伏歸洪鈞。蜂車  
 昔走十一郡奇祥異瑞羅縉紛茲登新堂六十俊。浙  
 卷七百餘獨分得六十卷。就中五丁神力尤輪困。紅  
 霞噴薄作星火元氣蒼鬱煇朝暉骨驚心折且揮泪練  
 時良吉齋肅陳經句不寐探消息那知鍛羽投邊塵。文  
 字遼海沙盡耳司中司命何歡嘆更有無雙國士長沙  
 子。子言漢魏真經神尤精選理蹤鮑謝。暗中劍氣騰龍  
 鱗侍御披沙。齡雙眼手持示我咨嗟頻。湖。南。政。肆。五  
 策冠場文更高妙子決其為魏君源。翻然雙鳳與空  
 碧會見。應運翔丹宸萍蹤絮影亦偶爾且看明日走馬  
 填城闔。見劉禮部行述及詩集案詩意似先生卷卽



出禮部房薦。先生後三年成進士。其年禮部卒。魏君至乙巳甫登第。則不及見矣。前輩賞譽之

盛於此益見。先生初與程大理齊名。稱程龔。及是學者

復稱龔。魏云。夏友人謝向亭學士。階樹。蘄水陳太初

修謨。沆相繼逝。作二哀詩。又祭程大理於城西古寺。賦

三律。詩中並及大理。既吳夫人。案國朝閨閣詩鈔。小傳。吳玖字瑟公。石門人。稱婦程大理。同文繼室。著寫

韻樓詩草。有寫韻樓畫。冊一時名士題詠甚多。同年績溪胡竹邨戶部培翬

集同人祀漢鄭司農於寓齋。禮既成。繪爲卷子。先生作

祀議一篇質戶部。佚。復檉枯其悵。諸爲韻語。大略謂鄭

君兼治十三經。惟孟子注見隋志。殆未可信。又言生平



惡周禮、莊君綬甲、宋君翔鳳、劉君逢祿、張君瓚昭。

案張君字

海甫，湖南平江人，著有天文分野說，見經世文編。

言封建皆信孟子，疑周禮海

內四人而已。張說尤悲。又云：禮經十七篇，注爲鄭功弟

一、千秋所當崇奉也。先生是歲春入都，何宜人同行。

歲暮共幽憂，相喻所懷，相勗所尚。賦寒月吟，慨念勞生，

有偕隱之志，自寫成卷，又題一詩。紀年文有上海李

氏藏書志序，餘見上。

道光七年丁亥，三十六歲。

是歲，閻齋先生引疾歸，主講杭州紫陽書院。同年吳

梅梁侍御傑疏請唐陸宣公從祀睿宗得俞旨行

屬同朝爲詩以張其事先生獻侑神樂歌五章顧澗

菴得唐睿宗書順陵碑以拓本自吳中遠寄京師先生

本以瘞鶴銘及北齊水牛山文殊般若經懸齋中得此

而三又藏有宋拓漢元儒先生婁壽碑清河王琛王航

壽碑石久毀碑本宋時畫良史所藏明代已闕四十六

字藏於華中甫真賞齋後歸朱臥庵又歸邵僧彌國

朝藏顧憩閑家何義門先生爲顧氏外甥遂爲所得

歸同郡蔣春濤最後歸仁初龔定盦錢梅溪從蔣氏借

鉤寄翁覃綏一本在末谷遂以刻於京邸上

元張容園寶德雙鉤刻入鐵硯齋石刻文宇泉顏書八

關齋七十二字包世臣藝舟雙楫杭州龔定盦藏宋拓

八關齋七十二字一見疑爲鶴銘始知



古人鶴銘極似。是歲於臨川李春湖中丞宗瀚家獲觀

古拓隋丁道護書啟法寺碑。四月投牒更名易簡。詳說

卷首。十月錄辛巳以來七年之作百二十八篇爲破戒

草一卷。又依乙亥庚辰兩例存餘集凡五十七篇亦一

卷。歸安孫憲儀秋士詩存題龔中翰破戒草服或披居

士身還現宰官非非曾想入苦苦悉吟安謂佛甯徒

瘦如梅卻未寒同僚先生金石之學精博絕特勦立

蘭雪集可耐舍人看。義類時出新解集中說宗彝說爵說刻石說碑諸文其

楊黼也。初擬撰金石通考五十四卷分存佚未見三門

書未成。至是成羽琤山金石墨本記五卷趙晉齋何夢

華爲之謾正。又撰羽琤之山典寶記二卷、鏡苑二卷、瓦  
韻一卷、輯官印九十方、爲漢官拾遺一卷、泉文記一卷。  
右據己亥雜詩自注。案、文集有漢器文錄序、鏡錄序、五  
錄序、秦漢石刻文錄序、自晉迄隋石刻文錄序、與詩注  
互有出入。皆某布政欲謾吉金款識、爲聚拓本、穿穴羣  
手纂之本也。經極談古籍形義、成書十二卷。案、此指南海吳荷屋中  
書自序云、一日廖工部珪來請曰、子之金文、龔定盦禮  
部欲任校訂。余固知定盦研精籀篆、與家子苾編修搜  
訪若干、悉以付之。余再出、爲閩藩、則以此事屬陳禮部  
袁遠、敦促成書云云。據此、則今刊五卷、未必悉出原稿  
惟所收先生遺器及釋文、在京師、爲阮文達撰齊侯中  
不、少別輯、爲卷附刻集中。在齊侯二壺也。釋文全彙  
壺二壺釋文。案、此卽世稱齊侯二壺也。釋文全彙中。又作





學海談龍存金石諸題識。所藏彝器之屬今可考者如

方鼎、龍勺、魚爵、父丁爵、立戈爵、癸飲觚。見說衛公虎敦。橙寫本此

文增商父丙爵、周從鐘、鈎、秦豆、漢一升、十四龠熏鑪。

有嬰桃第一四字漢剛、羗、右尉、雒左尉印、嚴道橋園、嚴道橋丞

牛鞞、長印、諸范。見箬清館金錄及趙召伯虎敦。百有內

史弟五行鐙。見詩漢松豆、鴻嘉鼎、大小洗十有五。見漢

錢古鏡五。見鏡錄序昌綬得先生鏡拓一紙自題云

序記之。又云：此羽璫，山人平生第二寶也。手拓本丁亥付

百字者，此鏡徑三寸許，字細如髮，制作精絕。惜釋文已

佚，拓本未能悉辨。原鏡不知流轉何所矣。昌綬纂年譜

竟適獲是拓，驚喜逾望。因撫綰仔玉印同裝一冊，題曰

羽琤雙寶集同人歌詠張之。又案破戒草丁亥歲雜  
詩弟四首云我有秦時鏡竒窈龍鸞痕我有漢宮玉觸  
手猶生溫我有墨九行驚鴻若可捫玉皇忽公道奇福  
三至門欲供三炷香先消萬古魂古春伴憂患詰屈生  
酸磨且揭三千本贈與人間存即指飛古泉則有新莽  
燕玉印及此鏡與洛神賦九行本也  
時次布九百見戴文節又唐天寶銅造象海鹽張燕昌  
寶造象題名銷質金塗面刻蠅頭楷書云大唐天寶五  
載五月廿日上為皇帝下為一切蒼生又為七代先亡  
今為見存父母敬造阿彌陀象一鋪佛弟子張處方一  
心供養六行凡五十言大唐字書於六行之中上筆法  
極寬綽有餘杭郡黃松石樹穀所藏乾隆乙未春日借  
鮑遠飲廷博訪松石令于小松易於武林門外借歸  
齋燈下同梁山舟侍講先生夢又黃樹穀跋曰甲寅秋  
予得一造佛題名小銅碑大可二寸寬八九分許額以  
雙龍蟠其上負重在其下僅鑄前半身而中刻小字如  
半東碑背有鼻鈕大略造佛既成而繫此碑於佛座間



者案此象又見山左金石志。徐康前塵夢影錄龔定盦禮曹得唐天寶銅造象面陽文佛象背如碑式小楷陰文即張芑堂金石契中壓卷者後為梁太守恭辰所得劉方伯喜海亟賞之太守即持以獻旋調台州府隱以報之為吳中丞文先生己亥雜詩注已自言吉金星銘所刻列入彈章。

散百存一二卒後益蕭落不可問矣。韓丹徒嚴保庸問樵石跋尾序金石家言自歐趙洪薛以來至我朝而極盛保庸生平師友間知阮芸臺相國宋荦堂尚書蔣伯生大令翟文泉進士龔定盦禮部諸君子皆獲接其人讀其書上下其議論輒用自愧又自豪也又云阮相國龔禮部皆君所善且一水所滅尚有玉剛卯見漢器可達請更以此書質之。

小鸞眉紋詩硯。先生嘗自賦天仙子詞顧澗蓀思適齋時定盦方談佛也詞曰黛色割遙嵐墨瀟微酣是誰收拾小檀函留得寒篁天下影長對初三居士借經龕位

置偏諳偷窺曉鏡語重參。不許花箋題煮夢。解脫春蠶。

歸懋儀佩珊題葉小鸞眉子硯詩螺子輕研玉樣溫。

摩挲中有古吟魂。一泓煖瀉桃花水。流出當年舊黛痕。

鄭文焯曰小鸞眉子硯余見之石埭徐子靜案上謂

於海上得之先生家子孝拱家石已中斷別有舊脫本

名流題詠殆徧光緒初余游吳門猶及見孝拱之妾褚

晚香詢以龔氏遺蹟則云有名跡則有宋拓蘭亭定武

書百餘篋盡售之海客已。

本洛神賦九行本此據沈氏樹鏞說先生又蓄十三行

中。保母東拓本見詩李成溪山秋曉圖見詞牽連記。

紀年文有定盦八箴說衛公虎大敦賦常州高才篇

贈丁若士履恆備述乾嘉以來常州諸名流如臧在東

鐫堂顧子述汝明惲伯子敬孫季述星衍趙味辛懷玉

鐫堂顧子述汝明惲伯子敬孫季述星衍趙味辛懷玉





管孝逸

繩萊

洪孟慈莊卿珊

前見

張翰風

琦

周伯恬

儀暉

董方立

肅誠

陸祁生

繼乾

皆先生所素識也。

道光八年戊子三十七歲。

撰尚書序大義大誓答問尚書馬氏家法各一卷成案

誓答問汪小米先有刻本今賴以傳龔氏家

彙目錄亦稱著述甚多家存惟此一種耳

先生嘗

得宋皇祐重摹魏邯鄲信三體石經尚書三十九字左

傳三十八字先生盛稱淳親見祕府孔壁古文且言石

經有今文古文兩者之學邕一字今文家也淳三字古

文家也

見劉禮部集跋杜禮部所藏漢石經後鄭文焯曰光緒二十二年許州出石經尚書殘字文



爲三體書曰古文篆隸存一百十一字殘十字以漢慮  
僂尺度之字徑寸波磔與黃氏小蓬萊閣所度漢  
石經體格迥異攷古者以爲魏邯鄲信之眞跡也石  
藏山東黃縣丁氏余別有攷證惜先生未及見之  
紀年文有最錄尙書古文序寫定本最錄李白集

道光九年己丑三十九歲

會試中式第九十五名座主歙縣曹文正公振鏞滿州

文恭公王麟寶應朱文定公士彥山陽李芝齡大宗伯

宗昉歙縣吳退旃大司農椿房考清苑王曉船中丞植

試文見龔氏科名錄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廢也夫欲速恃其氣也見小利恃其識也則弊所生也  
決之日不達不成而二者將毋窮曰古今立功名之人



不。一。其。大。端。曰。氣。日。識。慎。功。名。之。人。不。一。要。其。大。端。曰。恃。氣。曰。恃。識。今。驛。語。之。曰。二。者。可。用。而。不。一。要。其。大。端。曰。信。為。之。究。其。弊。曰。是。但。與。無。氣。無。識。等。底。其。人。進。於。若。怯。若。悔。之。中。而。勇。智。益。為。世。用。無。欲。速。無。見。小。利。抑。思。欲。速。見。小。利。之。果。何。如。人。哉。抱。負。無。積。但。庸。眾。之。胸。而。既。思。遠。試。以。售。其。學。又。思。小。試。以。暴。其。才。此。其。人。非。無。情。於。天。地。民。物。可。知。也。權。藉。未。歸。斯。局。外。之。見。而。業。為。其。遠。而。人。心。不。驚。業。為。其。小。而。國。脈。已。寄。止。其。人。非。無。責。於。天。地。民。物。可。知。也。歲。月。者。豪。傑。所。當。惜。然。人。能。惜。之。人。不。能。與。造。化。爭。之。夫。不。壽。乎。氣。數。之。原。而。知。萬。事。萬。物。之。有。定。候。焉。將。聖。賢。之。惜。歲。月。與。豪。傑。之。惜。歲。月。何。以。異。經。濟。者。商。賈。亦。能。諄。然。彼。喜。譚。之。彼。不。能。以。學。問。擇。之。夫。不。總。乎。成。敗。之。林。而。信。陰。陽。人。事。之。無。全。功。焉。將。聖。賢。之。譚。經。濟。與。商。賈。之。譚。經。濟。何。以。異。夫。然。而。歎。恃。氣。者。僑。非。不。慕。久。道。化。成。而。恐。天。下。不。及。待。而。疑。已。而。求。天。下。之。信。已。疑。信。相。戰。始。用。是。皇。皇。矣。議。因。革。也。因。革。皆。條。約。之。言。議。富。教。也。富。教。孰。肌。膚。之。受。行。一。政。思。畢。一。政。大。都。取。目。前。所。易。為。者。而。銳。為。之。夫。然。而。

歎恃識者淺非不知美利不言乃恥天下不見功而謗  
己因求天下之譽己。謗譽一明始用是沾沾矣。有司筦  
出納借國帑而國帑空。積人給指使收人材而人材去。  
舉一政而廢一政。大都取流俗所共悅者而苟悅之。而  
何能達而何事之能成。吾是以思古之能制氣者。或少  
壯經營而成功。在耄期之日。或祖宗之能制氣者。或  
子之朝。其定力足。以當天下之疑。而勇可恃。法更可  
恃。由體達用。密如爾。吾是以思古之能制識者。明以  
時孔亟。謝羣策。以還明廷。明知出門有功。留餘以還  
天地。其定識足。以敵天下之小。大謗而智可恃。愚益  
成。允成功。泊如爾。苦父雖小。宰天下。亦猶是矣。商也  
之哉。或生而知策君之實。以天策人。也。夫公知生之  
之一也。以知策君之實。以天策人。也。夫公知生之  
於學。困而不知。學困之無異於生。知也。子故以知之者  
策之。且臣言文武之政。至於知天。知人也。而天下之  
者信矣。天下之言道者。又疑矣。信則信。夫憲章之法。必  
侯乎講明。疑則疑。夫濬哲之原。先限乎等殺。夫謂未  
之前。無等殺焉。不可也。謂已知之後。有等殺焉。不可也。



何則形氣未判之始此知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  
同渾於無形無端而後知其所以分又知其所以合此不  
特人人所不得私即文武不得而私之也而性分之中  
無凡無聖形生神發以後此知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  
夫婦各燦於兩間由是而當知其何以過又當知其何  
以不及此不特人有所不得同即文之以武亦必不能  
一。致也。而中道之有合有離於是神靈而開學術因  
矣。有言生知而困從此來者以神靈而開學術因  
學術而啟顓蒙有言困知而學而生從此溯者因憂患  
而嘗學問以學問而返性天有生知而下資夫學困者  
待旦繼夜雖神聖而竭憤排之聰明有學困偶兼夫生  
知者赤子途人以良知而契無聲之歌泣凡此者果有  
以異乎無以異乎以爲無以異不也太早乎以爲有以異  
豈其誣乎而要未嘗於及其知之而括論之也道有其  
當然者及其所當然而後爲知聞境淺焉思境深焉意  
境虛焉身實焉知之果肖乎當然則淺者深虛者實  
矣。萬古此作謀作哲四海而一室一心而回視夫未覺  
之先如何扞格將覺之際如何遲徊一身之前後甘苦



盡可泯也。舉世之甘苦何勿泯乎。如既覺而猶差等夢寐之甘苦則已愚。道有其所以然者及其所以然焉。或得之積漸焉。或得之倏忽焉。漸者頓萬者一矣。得之會通焉。知之果踐乎所以然。則漸者頓萬者一矣。靈蠢可合何況智愚古今可通何況旦暮而回遡夫所契之境界歷歷如此求契之塗歷歷如彼。一悟而前後優劣固贅詞也。萬人之優劣獨非贅乎。如既悟而又剖別迷塗之優劣則已謬。臣得而斷之曰。汲其知之序。人此知知天亦此知也。公其有意乎。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其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臚三代學制之異同而其所大同者可知矣。夫校序庠其制異也。學其制同也。至於設學之歲入以然則異者固同。同者又大同。昔者三代之制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小學小學六書九數而已。大學大學之明。明德在親民。夫千古典學之制肇自虞氏。曷爲不言有虞。王者奉三政存三統與已而三過三非所考也。故言田制言學制皆自夏始。抑聞之夏有東序周有鄉校。殷人亦養老。豈無庠。周人亦習射。豈無序。庠序學校。





三代大都同然而言其同不如言其異。易異乎。爾其所  
偏重者異其所為專號者異。夏實曰校。殷實曰序。周實  
曰庠。夫同之中有異如此。然而其同者自有在矣。三代  
之天子天子之元子公侯之適子支子卿大夫之門子  
罔不學。三代之王若曰有鄉學以化隴畝之民。無國學  
以備顯懿之士。非教也。鄉學教士庶。五方之風氣或異  
宜。國學教貴游朝廷之掌故。必表一。故國學則三代其  
之是謂異之中有同。雖然此其小異同也。凡三代典故  
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者皆異同之小焉者也。然則三代  
所大同者可知已。六書九數大道所寄非道也。先知不  
知後知先覺不覺後覺自淑其身而非淑天下之學也。  
三代之人才閭大道同淑其身而必兼淑天下也。同此  
豈制度名物之可得而與民變革者哉。皆所以明人倫  
也。此之謂大同。且三代之學士身處於下而恆與上之  
人共其責焉。帝典之文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周之制  
亦上和親為一書。夫萬物之命治亂之紀聚散之數久  
暫之源在乎親與不親之間而已矣。親則相羣相別相  
安天下無不人之倫。天下自無不倫之人矣。不親則不

相羣、不相別、不相安、天下有一不倫之人、天下漸化爲  
非人、之倫矣。此上之人、之所高目而憂、而天下人之所  
延頸以望者也。吾得總揭三代之明效、大驗曰：人倫明  
於上、小民親於下、獨是達道之五、必歸達德、是故明倫  
有時、而變文曰：明德、大學之文、不祖康誥、是故親民不  
必變文、爲新民。然義可兼也。要之、三代之學、三代之  
治、必自攷訂其異同始。賦得春色、先從草際歸、得歸  
字、五言八韻。修到瀛洲、草孤芳、敢恨微、花間猶、援  
薄、柳外、未春、歸。獨抱靈根、活還先、物態、菲、出、山、名、遠、志、  
入、夢、戀、慈、暉、黛、色、千、芳、綺、香、心、一、雨、肥、西、郊、初、試、馬、南、  
浦、莫、侵、衣、拾、芥、談、何、易、拔、榛、采、正、  
稀。仙毫、擗賞、後、丹地、許長、依。殿試三甲第十九  
名。賜同進士出身。四月二十八日朝考、奉

旨以知縣用、呈請仍歸中書原班。先生廷試對

策、大致祖王荊公上仁宗皇帝書、及朝考、欽



命題安邊綏遠疏。時張格爾甫平，方議新疆善後。先生臚舉時事，灑灑千餘言，直陳無隱。閱卷諸公皆大驚，卒以楷法不中程，不列優等。是月乙丑，太子太傅固原提督二等果勇侯楊芳自喀什噶爾入覲，先生與相揖於西淀軍機處直房，爲文以紀其事。方癸未歲，楊侯任古北口提督，先生亦有詩寄之。十二月上大學士書言內閣故事當循者有六事，寢不行。紀年文均見上。道光十年庚寅，三十九歲。

四月九日，欽徐廉峯侍御、寶善、宜黃黃樹齋編修、爵滋

約同人花之寺看海棠、注見續江亭餞春之集。會者朱

椒堂京兆、爲彭荆田太守、邦駿潘研輔解元、德輿周

雪橋檢討、仲墀汪小竹比部、全泰簡夢巖孝廉、鈞培魏

默深舍人、源湯海秋儀部、鵬陳登之通守、延恩潘星齋

待詔、曾瑩紱庭典簿、曾綬與先生凡十四人。未至者李

方赤比部、璋煜也。見徐康紀年文有最錄段先生定

本許氏說文。先生自戊子至是數年在部。

道光十一年辛卯四十歲。

是歲事實無考。



道光十二年壬辰四十一歲。

春招公車諸名士重集花之寺。嘉應楊懋建掌生夢華

寺王辰初入京冀定盦招余會公車諸名士宋于庭包

慎伯魏默深端木鶴田諸公十四五人於其中余初不

知其地所在年伯御史中丞朱公聞之笑謂徐少司空

師曰此必君同年生所爲既而戾止則綺疏盡拓相簾

四垂花之寺綽楔在焉前後皆鐵梗海棠境地清華頗

愜幽賞余詰定盦蚪戶銑溪徐彥伯澀體君奈何亦墜

此惡趣答曰此曾賓谷舊言也羅兩峯夢前身爲花之

寺僧故賓谷先生爲署此榜後閱宋牧仲筠廊偶筆則

花之寺實有其地在青州案王漁洋分甘餘話沂水縣

有花之寺不解其義張杞園問之士人云以寺門多花

卉而逕路竊折如之字形故以爲名周侍郎櫟園詩月

明蕭寺夢花之其長子在浚有花之詞一卷又楊掌

生辛壬癸甲錄四喜部伶楊法齡薰卿居京師從士大

夫長揖不拜僮父頗用相訾警惟冀定盦禮部議論與





予合此正汲長孺所謂大將軍有輯客廳不重耶。

夏大旱

詔求直言。大

學士蒙古文誠公

富俊

五度就訪先生手陳當世急務

八條。文誠讀至汰冗濫一條動色以爲難行。餘頗欣賞。文不存集中。紀年文有羣經寫官答問。已最錄司馬法。

道光十三年癸巳四十二歲。

撰左氏春秋服杜補義左氏決疣各一卷。

並佚

又西漢君

臣稱春秋之義考一卷。同縣朱孝廉

以升

助先生整齊

之。橙所編文目有之今未見。

紀年文有六經正名篇暨答問五篇。

道光十四年甲午四十三歲。

紀年文有干祿新書序。

道光十五年乙未四十四歲。

擢宗人府主事。案遷官事詩文無徵。甲午序干祿新書

五月送梁公序似當在九日與諸同人集於吳虹生家。

甲乙之間繫此族攷。

會稽潘詒少白林阜間集秋日集詠記乙未九日集吳

氏之南軒主人致客得通該擅雅望者數人皆吾浙產

也。酒既行主人欲爲談左右談辯之氣塞空無虛舉杯

濡懷而靜聽之。山陰徐氏說海內山川谿谷東至滄溟

西至崑崙外更數千里天時物氣指顧畢列。武林龔氏

以奇物異事之傳於古者貢之端木氏以爲人事所至

猶在跡象之內說二儀陰陽環轉闔闢洋洋乎以達無

始。宗氏以詩書愜心善語作詠辯而時吐之與諸客應



問如歌、按拍而爲之節。吾與主人坐聽其間、上下古今、出入霄壤、容與於太虛、太始而歸於人事之內、千態萬狀、以醕酒沃之。豈不偉哉。紀年文有工部尙書王文簡公墓表銘、最錄南唐五百字。

道光十六年丙申、四十五歲。

長樂梁苴林中丞章鉅任廣西巡撫、陞辭出都、先生

與歛程春海侍郎恩澤暨吳虹生、徐星伯、合譙梁公於

虹生家、作序以贈。友人王元鳳以陳州知府獲譴、戍軍臺、託弱小於先生所。先生乞假五日、送之居庸關、逾八達嶺而返。時方修蒙古圖志、屬元鳳爲圖所闕、部落



山形以門禁嚴不果。先生居京師久，嘗東游至永平境。此行又北至宣化境，因作紀游合一卷。已猶恨未至盧龍關、獨石口，盡窺東北兩邊形勢也。立秋日，同年慶漁、山戶部勛招同吳虹生舍人葆晉、馬湘帆戶部沅、戴雲帆水部綱孫、步香南編修際桐、徐鏡溪水部啟山集都城北積水潭秋禊，登西北高樓縱飲，有詞紀之。紀年文有說張家口，說居庸關，陸彥若所著書序代阮中丞兩廣總督盧敏肅公神道碑銘。案：掣經室文集別有碑文一首，注云銘乃門下士代作，蓋此碑甚簡要，阮公文則較詳也。餘見上。

道光十七年丁酉四十六歲。

正月、宗人府京察一等引 見奉 旨記名充 玉

牒館纂修官。草勅章程未竟其事。三月、改禮部主事、祠

祭司行走。四月、補主客司主事、仍兼祠祭司。選湖北同

知不就、還原官。是歲春、以佛書入震旦、校讐者希、譔

龍藏攷證七卷。又重定妙法蓮華經目次、分本跡二部、

刪七品、存廿一品。復述天台家言、爲三普銷文記七卷

及龍樹三極記、重輯六妙門、寫定法華宗魏南岳思大

師、隋天台智者大師、唐荆溪湛然大師、涅槃宗唐永嘉





無相大師、華嚴宗唐帝心大師、圭峯密大師各書爲支  
那古德遺書、自署名曰觀實相之者。齋中供智者大師  
檀香象、錢塘徐問蘧林書扁曰觀不思議境、聯曰智周  
萬物而無所思、言滿天下而未嘗議。先生究心大乘、纂  
述甚富、雜文存目又五十餘篇。九月二十三夜不寐、聞  
茶沸聲、披衣起、菊影在扉。忽證法華三昧、自是益臻悟  
境矣。是月與徐星伯、吳虹生聯騎遊西山寶藏寺。  
紀年文有禮部題名記序、主客司述略、答人問京北可  
居狀、書蘇軾題臨皋亭子帖後。

道光十八年戊戌四十七歲。

正月上禮部堂上官書論四司政體宜沿宜革者三千言。四月據商周彝器祕文說其形義補說文一百四

十七字成。是歲又成春秋決事比六卷申劉禮部之

誼距禮部卒十年矣。案此書引經傳百二十事已佚惟存答問一卷。先生說經

之書尙有詩非序非毛非鄭各一卷平生說詩於古文

毛今文三家無所尊無所廢其雜著尙有典客道古錄

奉常道古錄各一卷布衣傳一卷平生師友小記百六

十一則訂裴駟史記集解之誤爲孤虛表一卷今見古集中



今用兵孤虛圖說一卷。匏伯先生竺好漢書之學，家藏批校本凡六七通，又有手鈔本。先生因為漢書補注，未成。讀漢書隨筆，得四百事，皆無作書年月。又今方言僅存擬進表文，升平分類讀史雅詩。盛氏續經世文編收此序，題曰戴天偶述。末詳干祿新書，僅見自序，類記於此。槩本咸不可蹤跡矣。所本。十一月，侯官林文忠公則徐由湖廣總督入覲。

頒給

欽差大臣關防，馳往廣東查辦海口事。

件，水師咸歸節制。

從國史原文

先生作序贈行，極言戰守之

策，并陳決定答難歸墟諸義，以堅其心。林公深然之，有

答書附載集中。紀年文有代宋經歷京師悅生堂刻

石餘見上。

道光十九年己亥四十八歲。

先生官京師冷署閑曹俸入本薄性既豪邁奢奇好客境遂大困。又才高動觸時忌。至是以閭齋先生年逾七旬從父文恭公適任禮部堂上官例當引避乃乞養歸。四月二十三日出都不攜眷屬僦從以一車自載一車載文集百卷以行夷然傲然不以貧自餒也。同年石屏朱丹木太守鵬引見入都爲先生治裝先後出都。



海秋詩後集贈朱丹木結句云苦憶龔儀部筵前賦白頭白注往時丹木入都值定盦舍人忤其長官賦歸去來今舍人已下世矣姚瑩湯海秋傳道光初余至京師交邵陽魏默深建甯張亨甫仁和尚龔定盦及君定盦言多奇僻世頗譽之亨甫詩歌幾追作者默深始治經已更悉心時務其所論著史才也君乃自成一子是四  
 人者皆慷慨激厲其志業才氣欲凌轅轅一時矣世乃習委靡文節正坐氣茶耳得諸子者大聲振之不亦可乎  
 歲在丙戌余服闋入都諸君與周旋久之辛卯再入都廉峯已病未幾卒定盦繼之案湯姚二公皆歷敘京師聚散終始距國門七里吳虹生立橋上候先生過故附於此

設茶灑淚而別虹生爲戊寅己丑同年同出清苑王公門殿上試同不及格同官內閣同改外同日還原官交誼尤摯者也

張大令祖廉得先生與吳君手簡審其文自丙申迄辛丑凡十二通錄附雜著



卷中。其他同年留京如南豐劉星房、良駒、南海桂皓亭、文

耀、永城丁樂垞、彥傳、昆明戴雲帆、綱孫、長白奎、綬

臺灣黃伯雨、鑒雲、閩江翊雲、鴻升、棗強步香南、際桐、直

隸布政使蒙古、託渾布以及同官京朝時相過從者番

禺黃蓉石、玉階、閩陳頌南、慶鏞、道州何子貞、紹基、子毅

紹業、會稽潘少白山人、諮、鎮國公容齋居士、見大興、周

之彥、濟甯王秋畹、繼蘭、日照許印林、瀚、海豐吳子

苾、式芬、暨湯海秋、徐星伯諸公各以絕句別之。五月

十二日過淮浦遂抵揚州。同年何亦民、俊以知府銜駐

黃河、盧心農元良知甘泉。過江淮間，不困厄，兩君力也。

重見。予告大學士阮公及秦敦夫編修、魏默深舍人、

陳靜菴博士、上元蘭■太倉邵子顯、兩廣文秦玉笙、

璵謝夢漁增劉楚楨寶楠劉孟瞻文淇四孝廉楊季

子都尉暨段果行、沈錫東諸君。段沈乃閻齋先生舊日

賓客也。在邗上跌宕文酒，憑弔古今，多哀豔之作。欲如

江甯，不果。過鎮江，至江陰，見李申耆先生兆洛及其門

人蔣丹棱茂才。彤先生賦常州高才篇，恨未識李先生。

至是始獲奉褱。養一齋集與鄧守之書默深初夏見過得暢談。又得讀定盦文集，兩君皆絕世



奇才求之於古亦不易得恨不能相  
朝夕也。案此當亦未相見時作。途次夢顧澗蒼歿  
六年矣。至蘇州擬尋洞庭山舊遊又不果。時宋于庭作  
令楚南江鐵君先一年逝。朋舊寥落。舅氏段右白葬支  
硯山詩以弔之。金媼者先生幼時嘗保抱者也。重見於  
吳中。年八十有七。能言先生家六十年舊事。到秀水縣  
見七叔父訪嘉興太守王子仁。壽昌文簡公子也。拜紫  
柏藕益兩大師象求天台宗各書印本無所得。見楞嚴  
講主逸雲方刻明人楞嚴宗通一書。七月九日到杭州。  
閻齋先生年七十有三倚門望久矣。到家之日杭人



早傳誦出都留別詩。時有詩先人到之謠。闇齋先生垂  
 詢文集定本。命呈近詩。先生欲寫全集清本。數十分分  
 貯友朋家。又欲以一分寄吳虹生。未寫竟。八月十八  
 日。侍闇齋先生觀潮。闇齋先生扶杖出遊。里少年皆起  
 立。時鄉先輩在籍。科日年齒頡頏者。姚亮甫。祖同陳堅  
 木。嵩慶。兩侍郎。張雲巢。青選。鯢使。張靜軒。鑒。與胡書農  
 敬兩學士。親舊排日過從。乞留墨數行。爲異日相思  
 之資者。填委牖戶。惟誤次先世事行。屬爲家傳墓表。則  
 詳來爲之多存彙者。過嚴小農侍郎富春山館。觴詠

旬日。其地爲明金尙書別墅。杭人猶稱金衙莊。先生品題爲天下名園第四。先生出都。有空山夜雨之句。是秋自淮以南千里苦雨。謂應詩識頗軫哀鴻之思。時方患銀貴。先生謂古人粟紅貫朽。是公庫不必皆納鏹也。徐鐵孫大令榮論與相合。昌綬案。象州鄭小谷。比部。戲甫。士農兵鹽四策。有曰。農莫若權穀帛以行。毋得專說銀。斯銀輕而農重。其持議亦同。雖未易驟行。實儒者經世名言也。九月十一日。坐雨羽琤山館。包脊伯贈痊鶴銘。以詩代跋。先生評此銘。惟北朝鄭文公碑。差足相匹。先生眷屬尙滯北方。料理別墅。稍露厓略。將自往迎之。陳碩甫爲規





畫北行事明白犀利先生誌爲良友之愛遂於九月十  
五日晨發從子劍塘送於蘇州二十五日重到袁浦從  
弟景姚以丹陽丞駐南河館其廨中留十日藉譙遊以  
抒湮鬱之抱所謂醉夢時多醒時少也賦癡詞三十餘  
首十月六日渡河而北時東河總督檄問泉源之可  
以濟運者甘泉汪孟慈戶部喜孫董其事先生過銅山  
縣北見柳泉湧出過滕縣西南見大泉懸出詩寄孟慈  
及徐鏡溪工部先生曩在北陳北直種桑之策於畿輔  
大吏過蘇州則陳吳中水利策於同年魯山布政裕謙

民物之懷固無時不睽睽也。先生屢過兗州未至曲阜。至是自幸著書有成慨然曰可以謁孔林矣。乃齋於南沙河又齋於梁家店遂謁至聖廟瞻仰

純廟所頒祭器十事得拓本歸兩廡儒者有拜有弗

拜亦有強一揖不可者。館於孔經閣憲庚家見庚午同

年曲阜令王海門大靖其弟秋垞大淮其子子梅鴻孔

繡山憲彝先生為孔君母孫孺人譔墓碣臨桂朱伯

最簡勁。梅伯言農部書後稱敘仲之賢皆其母孺人之

教。又云敘仲交廣而不濫是為難也。琦與敘仲別十年復見京師酌酒論詩座上客長滿敘仲信多賢友而又能為其難者與。卷中題跋多余舊遊海內賢豪長者豐



才博聞之士。嗚呼。梅龔二先生死矣。賢茲遺刻。不獨賢母遺徽。邈不可及。而於友朋離合死生之感。亦不能無慨於中已。咸豐七年六月。孔氏之甥鄭子斌。憲銓案。敘仲孔舍人別字也。孔氏之甥鄭子斌。憲銓皆詩人也。先生各爲題圖。五君餞於嬰相園時。纔十月。忽開臘梅一枝。經閣折以伴行。至任邱縣。遣一僕入都迎眷屬。公子書來。乞稍稍北。乃進次雄縣。又請父進次固安縣。眷屬於冬至後五日出都。石門方鐵珊參軍。延珊海昌陳笠雨明府。希敬餞於高陽。鐵珊爲方蘭坻薰之子。以詩畫名。好佛。年七十。猶宦畿南。有女及笄。笠雨喪偶。先生爲之蹇修。十二月十九日。過焦山。攜女辛往。

遊歸舟大雪。廿二日過無錫縣。又攜女遊惠山。先生女亦嫻文翰。嘗書馮延巳詞三闋誦之。自言能識其旨。又好讀白石詞。歲不盡五日。安頓眷屬於海西羽琤之山。自是恆往來吳越間。先生庚子春與吳虹生書云。弟日居多。在家則老人且不得蕭閑。如先輩林下之樂。況弟乎。出門則干求諸侯。不與筆硯親。幸老人有別業在蘇州府屬之崑山縣城。距杭州可二日程。弟月必一至。內子亦暫憩於此。弟至其地。則花竹蔚然深秀。有一小樓。面山樓中置筆硯。弟偷閑。斲坐臥於是。途中雜記行程。兼述舊事。得絕句三百十五首。題曰己亥雜詩。平生出處著述交游。藉以攷見。紀年文有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病寐館記。邵

子顯校栞隻東雜著序縱難送曹生徐泰母碣。

道光二十年庚子四十九歲。

春寫己亥雜詩竟新安女士程金鳳書後。八月至蘇

州旋之金陵游秦淮復移寓城北四松庵溪山幽絕人

跡罕至重之蘇州寓滄浪亭與王子梅諸君譚藝甚懽。

子梅以教主目之。輯庚子雅詞一卷。無錫沈荃鈺庚

斛珠定盦禮部以近製庚子雅詞見示索題其後珠塵

玉屑側商調苦聲嗚咽愁心江上山于疊但有情人才

絕總愁絕板橋楊柳金閨月果儂也到愁時節一枝瘦

竹吹來折恰又秋宵風雨戰梧葉又水調歌頭定盦禮

部疊次見示並蒙贈詞爰倚原韻奉答又秋霽寓館延

秋同集者華亭朱蔗根仁和龔定盦旌德江春舫泰州





程小松主。人則南昌萬淵北也。詞不備錄。

紀年文有鳳山知縣常州湯公

父子畫象記十一月初九日與人箋。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五十歲。

春就丹陽雲陽書院講席。新正三日，即由杭州出行。

三月初五日，閻齋先生卒，壽七十有五。錢塘諸可寶東軒吟社畫象小

傳觀察爲金壇段大令。王裁女夫獨得漢學真傳。官京曹時，敝貂粗櫛處之宴如。曾一典試廣西，於各房考落卷無不覆校。以汪能肅領解首。汪蓋知名士，實於落卷中拔之也。及出守徽州，提蘇松太道，監督海關十年，所入羨餘悉舉昇親族，賴以起家者甚衆。已願不名一錢。去官日，載石而歸，其清風可想也。主紫陽書院講席，每以先器識後文藝勗諸生。然辭課作則又甚嚴，論題輒書至數百言。所謂言行交惕者，非歟。與胡學士敬相交



親凡人為摯。年七十有五卒。學士作聯語挽之曰。司管  
 權者十年。宜富而貧。親古名臣。無愧色。溥仁恩於三黨。  
 為善必報。知君後嗣有傳人。蓋實錄也。兩浙諸軒  
 續錄卷十八。暨杭州府志略同。此傳較詳。故錄之。  
 閤齋先生主紫陽講席有年。至是以先生嗣主其事。仍  
 兼丹陽講席。七月至丹陽。館於縣署。八月十二日。暴  
 疾捐館。紀年文有鴻雪因緣圖記序。手寫刻本。題孟  
 秋上旬三日。蓋幾於絕筆矣。先生二子曰。橙曰陶。見  
 鄭八丈。橙字昌匏。見己亥雜詩注更名公襄。字孝拱。陶後更名  
 寶琦。字念匏。官江蘇金山知縣。女辛。又幼女名阿等。先  
 寶琦子齊崧。字定孫。以知縣需次江蘇。未幾遽歿。其後

益衰替矣。魏源定倉文錄序曰：君於經通公羊春秋、

於史長西北輿地。其文以六書小學爲入門，以周秦諸

子、吉金樂石爲崖郭，以朝章國故、世情民隱爲質幹。晚

尤好西方之書，自謂造深微云。張之洞國朝著述

諸家姓名略：龔自珍經學家，又史學家，又古文家，又經

濟家。易順鼎國朝學案目錄通儒學案卷二百七

十四至二百八十：龔、蔣、湖南包、世臣魏、源、徐、松、何、秋濤

張、穆皆經學兼經濟輿地家。湯聘海秋詩存答龔謫部

名鳳凰。楚有鳥，胡爲乎白？名鳳凰，衆中弗可以獨，獨斯不詳。不見訓狐祝鳩免車空澤，羣呼羣從，羣得其所以。



徜徉胡為乎自名鳳凰。一解越鳥古光在羽。古淚在心。  
 賜眾於何。詞其德昌。匪惟弗詞。其德昌乃。又謠詠乃。又  
 相寇攘。越鳥啾啾。出亦以張。翳入亦以張。翳。二解。楚鳥  
 生於沅。澧之陽。飽餐蘭茝。以有。其文章。文章有。神蘭茝  
 有香。大願薰蒸。變化。上下。四旁。名高。患作。中道。回翔。既  
 懲。既創。云。胡不。賦。不。鳴。者。三。年。矣。同。或。賦。於。靜。罔。或。萌  
 於。狂。三。解。楚。鳥。四。顧。顧。張。抱。道。不。知。所。屈。呼。同。志。子。來  
 奮。來。將。瞻。彼。越。鳥。九。苞。六。像。匪。眾。鳥。之。行。願。無。與。眾。鳥  
 幽。歸。榛。梗。式。導。以。漸。式。自。治。以。莊。式。定。且。詳。匪。惟。君。子  
 之。祥。乃。亦。時。之。昌。四。解。自。治。以。莊。式。定。且。詳。匪。惟。君。子  
 龔。定。盒。主。政。文。集。後。並。懷。魏。默。深。舍。人。文。苑。儒。林。合。生  
 平。服。一。龔。朝。容。方。朔。隱。世。責。展。禽。恭。滄。海。橫。流。溢。高。山  
 大。壑。逢。齊。名。有。魏。子。可。許。我。為。龍。楊。象。濟。利。叔。汲。庵  
 詩。存。讀。定。盒。先。生。集。輿。圖。學。可。姬。洪。九。默。深。申。耆。以。逮  
 君。新。疆。置。省。言。謬。謬。說。居。庸。者。秋。水。文。長。吟。字。字。原。忠  
 孝。故。衍。大。藏。成。煙。波。要。知。奇。處。正。平。實。扶。公。祕。鑄。公。母  
 訶。斯。才。不。令。修。青。史。乾。隆。以。還。無。與。倫。衣。香。禪。榻。等。閑  
 死。應。為。皇。清。惜。此。人。程。秉。釗。蒲。孫。乾。嘉。三。憶。詩



之一我憶仁和龔禮部。時衛六合逞詞鋒。一蟲獨警誰  
同覺。萬馬無聲病養癰。謂所撰西域置行省議。餘  
事文章凌賈董。朔源蒼籒。訂斯邕。同時未識南  
豐面。方寸靈香日夕供。先生歿時。予方數歲。

績谿程庶常秉釗。竺耆定公文榜所居曰龔學齋。於吳  
刻文集評校綦詳。又欲撰年譜。剗稟裁數十事。病未卒  
業。以授錢塘陳編修昌紳。編修爲龔氏姻戚。就其子姓  
詢訪。又得如干事。復以畀昌綬。留敝篋殆十年。卒卒未  
暇治。今歲校輯定。全集因檢舊稟。銳意爲之。徵之本  
集。又徵之羣書。依年件繫。首尾麤具。凡庶常原輯十之  
三。昌綬補輯十之七。庶常久歿。編修今又逝。遺編斷手。



期慰地下故人。國步阽危，身世未可知。先喆蕪殘之緒，甚賴亟傳之也。助之整齊者，長洲章君鈺、元和張君一麀。庚子仲秋，昌綬謹書定盦先生年譜後。

先生以道光庚子八月遊吳中，越六十年，今光緒庚子八月，昌綬在吳中爲先生纂年譜，竟殆有夙因，非偶然也。記之。

光緒甲辰之冬，北海鄭文焯叔問父校過。

龔禮部集附錄三



藏

定盦先生年譜

定盦先生年譜後記

年譜寫定、凡屢易稿。越八年丁未歲、始畀工墨版、攜來京師。續有所得、未遑改補。陽湖呂幼舫前輩錄示尤勤、條繫於後、以俟來賢案訂。甘遜邨萌記。

顧澗蒼手校河朔訪古記

昨作札與仁和龔璫人中書

自珍、勸其就近摺求京畿碑版彙錄爲一書、將摘此記

常山郡卷內所列目寄之、亦不可少之事。一雲散人書

於楓江僦舍、時道光二年穀雨節後五日也。

呂景端案、

在京供職、故有就近摺求之語。一雲別號甚不多見。



吳石華手札 蘭修頓首、復星伯先生閣下、前所贈定盦  
端硯乃西洞極純之品、而定盦薄之、大爲此硯抱屈、已  
以略小者易回。蘭修有藏硯二、有行硯三。今行硯一歸  
閣下、一歸定盦、一歸默深、皆著作家、亦硯之幸。雖空橐  
而歸、殊快意耳。再、硯匣前在途中顛損上方、其損者  
尙在定盦處、未交還、閣下可到彼處索回補之。  
光緒元有不爲齋隨筆 道光辛巳、余與膠州張曾靄鐵  
橋爲順天鄉試同考官、首題上長長而民興弟。張得一  
卷、卓犖奇肆、薦之戴可亭相國、極爲推賞。旋因內用尺

布之謠四字、嫌係漢事、抑置副榜。逮填榜、知爲湖南名  
下魏源、大爲懊惋。下科、魏卽中式、順天榜第二名。補道光六  
年丙戌  
條下

魏槃仲書傳青主字冊定盦先生跋後 先生卜築於崑  
山、自稱羽琇山民。時先伯父構園揚州倉巷、有竹木池  
亭之勝、奉祖母以居、曰絜園。先生自都中歸、必過園留  
信宿。道光辛丑八月、彥甫八齡、先生見、輒爲說古今人  
物以勗之。今展遺墨、猶恍惚總角聽講時也。魏彥。先  
生一日問余近讀何書、對曰詩經。先生卽取素扇書絕

句見貽。詩云、女兒公主各丰華、想見皇都選壻家。三代  
以來春數點、二南卷裏有桃花。並爲解說曰、小子識之。  
後扇遭揚州兵燹失去、至今思之、先生興復不淺。彥又  
記。

王定甫太常仙蝶歌爲孔繡山作書曲阜女士孔儀吉所  
畫圖冊。曲臺沈沈神所賓、翩然鳳子嬉長春。都人傳  
是古仙者、五百年餘呼道人。道人方冠黃褶裙、金精炯  
爍緇衣紋。春花秋月尋常見、風雪夜寒疑楚魂。荆楚仙  
人有仙意、長歌爲爾高當世。  
自注、謂龔禮部羣祚。丹青又見戴進





筆自注戴。圖畫流傳珍女士。風物冰清朝士家。道人往

往醉停車。達官貴游羣慕道。背台盡欲鳥爪爬。我昔羅

浮訪葛仙。梅花邨市空流連。又從梁宋過青陵。道旁羣

松多墓田。祝英臺。梁山伯兒女鍾情幾魂魄。道人精靈

果誰是。苑樹祠雲獨棲息。古來神仙何足憑。歷劫不死

惟丹誠。我疑齋郎古忠節。千載遺蛻依王城。漆園傲吏

身如夢。日對滕王憶香洞。寂寞庭階秋雨清。閉門自覺

凡塵重。

龍壁山房詩草案破戒草有太常仙蝶歌意蓋指此特誤先生爲楚人耳

戴文節習苦齋畫絮

龔祠部定盦嘗語子曰西山有時

渺然隔雲漢外、有時蒼然墮凡榻前、不關風雨晴晦也。其西山詩有云、此山不語看中原、是真能道西山性情矣。擬小李將軍。

又 蜨僊小影 夙聞太常僊蜨、好與士大夫游、或數千里訪其友、思一見不獲。道光二十九年、熙以少馬偕張少宰芾、番直南齋、率三四日宿澄懷園、三四日歸宣武城南私宅。立夏日、在私宅晨起觀穗兒仿書、突見牕上一蜨、黃質黑章、樸古類枯葉、羽珍珍然。因語穗兒、都下盛傳僊蜨、此當是。笙兒適至、曰、兒聞僊蜨四趺、驗之良



是蜨立窗紙。屢張其翅。竊意其索畫作。曰蜨果僊耶。今乃知來意。輒取筆爲寫影。略具橐。卽入署。歸蜨尙在。又張其翅不已。諦視所寫。未似復細摹形色。又剝落處。一似之以示兩兒。皆曰肖。蜨乃有去志。因穴窗一隙。翩然出。小駐院牆而逝。賃此屋二載。未見一蜨。是蜨來半日許。院中來三蜨。蓋其侍從云。越五日。潘太常曾瑋過我。曰去冬在李鐵梅學士家。見僊蜨。昨日住海淀。蜨忽來訪。迴翔久之去。熙詢狀及剝落處。且示之筆。兩見合。乃更寫而爲之記。將以證見者。

又 僊蜚第二圖 余既寫蜚僊小影、且爲之記。蘇州潘玉泉見而笑曰、僊亦索畫耶。無恠人矣。復爲是圖。瞬息幾千里、天空任去來。果然是僊客、何必守瑤臺。冷暖不逾節、交游殊愛才。人間夢幻耳、此相豈真哉。

又 僊蜚第三影 余今歲立夏日見異蜚窗紙上、爲圖其形、以問見太常僊蜚者、或曰眞是、或曰略似、或曰迥非。然四趺馴擾、則并爲一談也。訊臣許庶子與僊蜚蹤跡最密、謂此乃都中所稱黃老道者。但黃質黑章、四趺而馴擾者、卽是形。忽大忽小、色忽淺忽深、神僊幻化、不



可跡象求也。訊臣將秉節粵中、瀕行、屬圖此影、攷校之

暇、持此影招羅浮僊蝶、當更有奇遇矣。

右三事因王通政詩牽連及之

孔繡山題已亥雜詩

去年來遊、矍相圃、今年小憩滄浪

亭。我歸君去、兩相失、江南江北青山青。

君去冬至、闕里下榻、余齋、余在

京師未歸。頤道好仙君、好佛、謂陳雲伯丈

詩仙、詩佛在杭州。他年

仙佛團樂會、說法吳山最上頭。不須言行編新錄、此卽

君家記事珠。出處交遊三十載、新詩字字青珊瑚。戒詩

以後、詩還富、哀樂中年感倍增。值得江湖狂士笑、不攜

名妓卽名僧。一家眷屬神仙侶、有女能文字阿辛。莫愛





南朝姜白石阿耶才調自驚人。

君室韻雲夫人工書長女工詞近以次女許字

兒子慶第他日亦嘗能文也。

尼山詩教有遺芬闕里詞場君未聞文

采風流先輩在品題那足張吾軍。

君論闕里詩人謬定以余舉首故云。

定

盦禮部自吳門寄書見眎此集余適遊大梁攜之行篋。

旅邸篝燈遂得卒業有觸於懷輒題數言即效其體非

敢學昌黎之於玉川聊以誌心跡略同耳道光庚子十

月十五日壽張道中續山手記。

王仲瞿與陳雲伯書 省寓會合忽及兩月十一月初十

日由虎山發櫂順風而達滬濱寓於松署者又廿餘日

矣。觀察由省垣旋署，暢談學問。璫人出所著誦讀，驚才絕世，一空前宿，難得以班揚鼂賈之文分一藝於填詞。其詩亦新奇。所惜者其結集未多。閔耶信知雲兄署崇沙一秋冬間，三渡重洋，致爲健羨。恨阿利畏水，不敢同駕樓船也。良士資斧承璫人厚愛，求之關吏，倘春風一得，即可回蘇。觀察亦有分廉之贈，知兄長累於往來，不敢求助。幸勿以鄙人有書，疑爲請粟。茲奉一牋，以報此來之不虛耳。新猷惠政，使東海仁聲布流寰內，愚弟之所禱也。良士頓首。上雲伯明宰公仁兄閣下。十二月初

五日。

王鐵夫手札 昨承枉示詩文各一冊讀之見地卓絕掃空凡猥筆復超邁信未易才也。然自古異才皆不求異而自異非有心立異者也。卽如尊文名爲泣亭文愚始不曉於泣所出。及觀自記不過取義於詩之泣立以泣。此泣字礙目甯不知之。足下年甚少才甚高方當在侍具慶之年行且排金門上玉堂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天下之字多矣又奚取於至不祥者而以名之哉。至於詩中傷時之語罵坐之言涉目皆是此大不可也。足



下文中以今人誤指中行爲狂狷又欲自治其性情以達於文其說允矣。循是說也不宜立異自高未有能高於人者。甚至上關朝廷下及冠蓋口不擇言動與世迂足下將持是安歸乎。足下病一世人樂爲鄉愿夫鄉愿不可爲怪魁亦不可爲也。鄉愿猶足以自存怪魁將何所自處。宋賢有儒者一身之外皆非所重。太史公有戒於言不雅馴試問雅者何說。馴又何說耶。竊謂士亦脩身慎言遠罪寡過而已。文之佳惡何關得失無足深論。此卽足下自治性情之說也。惟願足下循循爲庸言之



謹抑其志於東方尙同之學、則養德養身養福之源皆在乎此。雖馬或蹄齧而千里、士或跣跣而濟用、然今足下有父兄在職、家門鼎盛、任重道遠、豈宜以跣跣自命者乎。況讀書力行、原不在乎高談。海內高談之士、如仲瞿子居、皆顛沛以死。毓鼎按、先子居公並未顛沛以死、亦不得與仲瞿比。鐵夫此語未免爲過甚。之辭。僕素卑近、未至如仲瞿子居之驚世駭俗、已不爲一世所取、坐老荒江老屋中、足下可不鑒戒、而又縱其心以駕於仲瞿子居之上乎。僕衰遲、夤陬、無可以進足下者。旣遠蒙下問、不敢不以直道相處。謹此手復而



還其本小雲處。書不盡言，諸希亮答，不具。芑孫頓首。瑟  
人大兄侍下。丁丑十一月三日。此余所藏。憲夫先生墨迹也。書凡四巨牋。前後朱印爛然。丁丑爲嘉慶二十二年。定盦年二十六歲。伯宛新刊定盦年譜，特手錄此書貽之，可以補年譜之闕。定盦少年曾以並泣亭名其文，僅見於此也。宣統辛亥四月，旣望，棗花寺看牡丹歸，燈下書。大興太平湖畔舊史官惲毓鼎。

與陳碩甫札 家大人命弟代問經義一條於碩甫先生，  
乞手書二三百字，言其大略見示，至感至感。弟亦叨教  
益於無旣。哀公問社于宰我，社字有作主字解者，出  
何文。陸釋文有作主之語否。又有社主廟主二說之不同，皆出何

文。又聞有公羊家之說。在公羊何經何傳之下。郭在何休注。均求示知。此讀不具。碩甫先生經席。弟龔自珍叩。六月初九。日內賜覆。



儒藏

校記

①檄：當誤。

②戎：當作「戌」。

③實：當作「境」。

# 定盦年譜稿本

黃守恒 編撰

郭 齊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民國十二年鉛印本

《定盦年譜稿本》，黃守恒編撰。原載民國十二年鉛印《碑傳集補》卷四九。譜主事蹟見前譜。

黃守恒，事蹟未詳。

此編甚簡略，僅寥寥數頁。刊者附識言：「吾友吳伯宛昌綬曾編年譜，頗詳贍矣。嗣得黃君此編，亦甚簡括。吳篇幅太長，爰舍彼錄此。」然其個別內容，亦有可補吳譜之處。龔自珍年譜，除上選二種外，尚有朱傑勤、王壽南、郭延禮等所編數種，其中郭延禮所撰《龔自珍年譜》（齊魯書社，一九八七）最爲詳贍，編撰得法，兼具資料性與思想性，可參看。



定盦年譜彙本

黃守恆

君姓龔氏名自珍字爾玉又字璣人更名易簡字伯定又更名鞏祚號定盦又號羽琤山民浙江仁和人曾祖斌字典瑞

字原和號段氏四世孫經綽晚號硯北老人祖敬身字匏伯乾隆

己丑進士官至雲南迤南兵備道祖母陳運風先生文釗女父麗正字賜泉又字陽谷號闇齋嘉慶丙辰進士官至江南蘇松太兵備道母段金壇若膺先生玉裁女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七月五日生於郡東城馬坡巷君祖歸田時所買宅與漢鄭康成之生其日同也嘉慶四年己未八歲得舊登科錄讀之是蒐輯二百年科名掌故之始夢到夔相圃七



備藏

定盦年譜稿本

年壬戌十一歲。別杭州入都。建德宋魯珍先生璠主其家訓。以敬順父母。八年癸亥十二歲外。王父段先生玉裁授以許氏部目。是平生以經說字。以字說經之始。與袁琴南訂交。九年甲子。十三歲。對宋先生問知與覺之辯。有水僊華賦篇。十年乙丑。十四歲。始考古今官制。十一年丙寅。十五歲。詩編年。由此始。十二年丁卯。十六歲。識錢塘夏進士璜。是平生有朋友之始。讀四庫提要。是平生爲目錄之學之始。十三年戊辰。十七歲。見石鼓。是收石刻之始。十四年己巳。十八歲。王仲瞿曇與訂忘年交。十五年庚午。十九歲。中副貢生。始倚聲填詞。十七年壬申。二十一歲。校書武英殿。是平生爲校讐之學之始。春出都。夏泛舟西湖。十八年癸酉。二十二歲。入都。秋出都。十九年甲戌。二十三歲。春泛舟西湖。侍父徽州府任。任徵討文獻之役。自編文集。自是年始。

有明良論、保甲正名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等篇。二十年乙亥二十四歲。六月別徽州娶山陰何奏廷先生鏞之女吉雲爲繼室。黃君據趙烈文日記知定齋元室爲段氏。黃昌榮經。有

黃山銘別辛丈人文等篇。二十一年丙子二十五歲。侍父蘇松太道任。凡關甄綜人物搜輯掌故之役未嘗不與焉。王仲瞿走訪東海上有乙丙之際箸議塾議宋先生述明按察司僉事金君石闕銘等篇。二十二年丁丑二十六歲。九月子橙生。橙字孝琪號昌匏。王仲瞿死助其葬。與江子屏箋言其所著漢學師承記名目有十不安。改爲經學師承記。有送夏進士序。錢吏部遺集敘。王仲瞿墓表銘。江南安慶府知府何公墓表銘。與江子屏箋等篇。二十三年戊寅二十七歲。浙江鄉試中式。出高郵王文簡公門下。有闡告子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等篇。二十四年己卯、二十八歲始從武進劉申受受公羊春秋。有書金伶篇。二十五年庚辰、二十九歲入都、得內閣中書。爲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有謀合葉之者。秋始戒爲詩於弢語言、簡思慮之指言之詳。有徽州府志氏族表序篇。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當亦是時作。道光元年辛巳、三十歲與程大理同文、秦編修恩復約、每得一異書、互相借鈔、無虛旬。春、選錄懷人館詞三十二首、影事詞六首、破戒草。自是年夏始有擬上蒙古圖志表文、朱殤女碣等篇。二年壬午、三十一歲不戒於火、所蒐羅七閣未收之書燼者十八九。自後歲以酒醢祭亡書。春、選錄無著詞四十五首。是年、勒所填詞爲六卷。李復軒秀才學璜序其文。有論青海事宜書、釐正五事書。劉禮部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序、上海張青瑤文集敘等篇。在一統志館、上當事





諸公書當爲辛壬閒作。三年癸未三十二歲。五經大義終始論成。五月自編次甲戌以還文爲文集三卷。餘集三卷。少作一卷。六月付棗詞選。七月居母憂。自此至乙酉十月無詩。有阮尙書年譜第一敘與江居士箋等篇。四年甲申三十三歲。始與仁和曹籀訂交。有重刊圓覺經略疏後序等篇。五年乙酉三十四歲。著古史鉤沈論七千言。宣究周以前家法。其稟未寫定。冬小客崑山。得漢趙婕妤玉印。得地十笏於玉山之側。擬購寶燕閣居之。有武顯將軍福建海壇鎮總兵丁公神道碑銘等篇。六年丙戌三十五歲。春復入都。同年胡戶部培翬集同人祀鄭司農于寓齋。禮成作祀議一篇。有上海李氏藏書志敘等篇。七年丁亥三十六歲。四月投牒更名易簡。錄辛巳夏至丁亥十月詩百二十八篇爲破戒草一卷。又存餘集五十七篇亦一卷。錄詩以掃



徹公塔詩終成。羽琤山館金石墨本記五卷、有說衛公虎大敦、定盦八箴等篇。八年戊子三十七歲成尙書序大義一卷、大誓答問一卷、尙書馬氏家法一卷、定李白真詩百二十二篇、有最錄李白集等篇。九年己丑三十八歲會試中式殿試大指祖王荆公上仁宗皇帝書三試三不及格、不入翰林。十二月條上到閣看本等六事于大學士、有書果勇侯入覲上大學士書等篇。十二年壬辰四十一歲夏大旱、詔求直言。蒙古富公俊五度訪之、陳當世急務八條。公讀至汰冗濫一條動色、以爲難行。餘頗欣賞。羣經寫官答問成、又寫定司馬法、有最錄司馬法等篇。十三年癸巳四十二歲成左氏春秋服注補義一卷、其劉歆竄益、顯然有迹者、爲左氏決疣一卷。又成西漢君臣稱春秋之義者一卷。六經正名論成、古史鉤沈論又成。始讀天台宗書。壬癸之



際胎觀當爲是年作。十四年甲午，四十三歲。成干祿新書，有干祿新書自敘等篇。十五年乙未，四十四歲。寫定南唐五百字，有工部尙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最錄南唐五百字等篇。十六年丙申，四十五歲。官宗人府主事。正月，王元鳳遣戍軍台，乞假五日，送之居庸關，逾八達嶺而返。有陸彥若所著書敘，贈太子太師兵部尙書兩廣總督諡敏肅涿州盧公神道碑銘，送廣西巡撫梁公序等篇。十七年丁酉，四十六歲。春，京察一等，引見蒙記名，奉旨充玉牒館纂修官。草草未竟。三月，改禮部祠祭司主事。四月，補主客司，仍兼祠祭司行走。以佛書入震旦後，校讐者希，乃爲龍藏考證七卷。又以妙法蓮花經爲北涼官中所亂，乃重定目次，分本迹二部，刪七品，存廿一品。是年春，成有禮部題名記敘，論京北可居狀，主客司述略，書蘇軾題臨皋亭帖子後。

等篇。十八年戊戌、四十七歲。正月上書堂上官、論四司政體宜沿宜革者二千言。嘗恨許叔重見古文少、掘商周彝器祕文說其形義補說文一百四十七字。四月書成、詩編年終于是歲、勒成二十七卷。有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京師悅生堂刻石、重輯六妙門序、在禮曹與堂上官論事書等篇。十九年己亥、四十八歲。乞假南遊。四月出都、六月抵揚州、七月到杭州、料理別墅。九月復北上迎眷屬、歸於羽琰之山。冬謁孔林、謁至聖廟、得純廟所頒祭器十事、拓本以歸。出都時乞留墨數行、爲異日相思之資者、填委牖戶。惟撰次先世事略、屬爲家傳墓表、則詳審爲之多存藁者。陳吳中水利策、於同年裕魯山布政、成漢官損益上下二篇、百王易從論一篇、平生師友小記百六十一則、持陀羅尼已滿四十九萬卷、乃新定課程、日誦普賢普門普眼之文。



又述爲三普銷文記七卷、又撰龍樹三極記爲己亥雜詩三百五十首、有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邵子顯校刊婁東雜著敘徐秦母碣、送徐鐵孫敘等篇。二十年庚子四十九歲、喬寓吳下滄浪亭、與王子梅諸君談菽子梅以教主目之、爲庚子雅詞一卷、有鳳山知縣常州湯公父子畫像記、與人箋等七篇。二十一年辛丑五十歲、秋游淮上有鴻雪因緣圖記敘等篇。卒於丹陽。君二子、長橙、以文學世其家。次陶、又名宗英、字念匏。二女、長適劉次適、孔橙子、啻字去疾、寵字汝斯。

按君所爲著述年月未詳者甚夥、存目于下、待考信而補苴之。蒙古圖志成宋、春秋決事比六卷、孤虛表一卷、古今用兵孤虛圖說一卷、詩非序非毛非鄭各一卷、典客道古錄一卷、奉常道古錄一卷、紀游一卷、漢書補注成宋、讀漢書隨筆四百事、



金石通考五十四卷、或作羽琤之山典寶記二卷、鏡苑一卷、瓦  
韻一卷、漢官拾遺一卷、泉文記一卷、布衣傳一卷、吉金款識  
十二卷、昇平分類讀史雅詩一卷、漢器文錄、今方言。  
爾昌案定、蓋傳狀求之多年、蓋不可得。吾友吳伯宛、昌綬  
曾編年譜、頗詳瞻矣。嗣得黃君此編、亦甚簡括。吳篇幅太  
長、爰舍彼錄此。



# 歷年紀略

清·丁一鵬 編撰

郭齊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末朱絲欄鈔本

《歷年紀略》一卷，清丁一鵬編撰。清末朱絲欄鈔本。

丁晏（一七九四—一八七六），字儉卿，號柘唐，山陽（今屬江蘇淮安）人，清經學家。道光元年舉人，先後主講書院，效力地方事務，屢以勞加銜。其治經漢、宋並重，尤精於《易》，於《詩》則推崇《毛傳》。著述甚富，有《周易述傳》、《周易解故》、《尚書餘論》、《毛鄭詩釋》、《周禮釋注》、《禮記釋注》等。著作多收入《頤志齋叢書》。

丁一鵬，字溟南，號銘蘭，丁晏姪及門人。道光十七年拔貢，歷任碭山訓導、徐州府學教授。著有《醉香齋遺稿》。

卷端有一鵬識語，稱「三子壽恒依年綴繫爲譜，行將刊付。（一鵬）侍先生最早且久，謹就素所稔聞者作《歷年紀略》，爲《年譜》先。罣漏之愆，知所不免。然徵實以紀，不僭不誣，用自信焉」，則是譜所記丁晏求學、科試、講學、著述等，擇其要者而爲綱，雖較簡明，然城隍廟餓鬼食賑粥之類，似可不錄。

# 歷年紀畧

受業

謹錄

光緒元年乙亥十二月十三日、吾師 柘唐先生生於里第。鄉人士知與不知、咸涕泣感念不置。及門弟子暨弟子之門人相嚮而哭、皆失聲。先生長子壽昌先十年卒、次子壽祺茹痛撰次行狀、屬藁未竟而疾作、後先生五十日卒。三子壽恆率諸弟依年綴繫為譜、行將付刊。侍先生最早且久、謹就素所稔聞者作歷年紀畧為年譜先。望漏之愆、知所不免。然微實以紀、不僭不誣、用自信焉。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八月、先生生、劉太夫人出時、贈公年四十餘、以晚年季子、命名曰晏、字曰儉卿。先生幼孱弱、四五齡即不妄啼笑、遇字跡必諦視、贈公隨事指教、即能領會。

嘉慶五年庚申、七歲。贈公始命就塾。次年、甫讀論語、嘗侍席、客以喜字留飲。先生舉喜而不寐、云胡不喜。時尚未讀毛詩、孟子也、因館塾緒閱、即記憶、贈公色喜。

十一年丙寅、十三歲。是年、甫學為文、逾月即成篇。贈公以先生體羸、不甚督課、而先生性嗜書、見典籍、即詳閱、默識心通。十二年丁卯、十四歲、五月丁、贈公憂、哀戚備至、益勤奮向學、晝



夜不輟。劉太君命以勿亟。先生日晡即輟課。實則靜坐溫理。常至夜半。以故九經咸成誦。後雖年躋耄耋。偶憶某經某句。即絡繹背誦不少舛。

十七年壬申。十九歲。補博士弟子員。初應童試。同里潘四農先生諱德輿。戊子解長。先生十餘歲見先生。試藝評云。澄汰陶元。崇祀鄉賢。先生試藝評云。澄汰陶鎔。有江西五家風格。又云。具隆萬之法律。運天宗之才氣。斲削嚴峻。則又正嘉古法也。次年阮文達督漕。舉觀風試。以漢易十家發策。在院無能對者。學師以先生名薦。條對萬餘言。原問有孔子作十言之教。即十翼也。先生據左傳定四年疏伏。



義作十言、孔子傳名十翼、不名十言。漢韓勅孔廟碑、皇義統華  
胥前聞九頭、以什言教。是謂繫易本於皇義十言、非指十翼也。  
山長江鄭堂先生潘評云、撫羣籍之精、闡漢易之奧、當今之世、  
如足下之好學深思者、有幾人哉。文達乃於書院常額外增課  
一名。

二十年己亥、二十二歲。歲試補廩。

二十二年丁丑、二十四歲。著論語孔注證偽四卷、梓未付。又著淮亭

勝錄二卷、並續錄。叙列入叢書石  
亭記事卷中。

二十三年戊寅、二十五歲。應歲試、科試策問大學格物之說、論語



正名之義、易之文、辰詩之五際、禮禘襲之制。先生條對二千餘言、學使湯文端公命學師舉優行。是年、偕族人和修家譜成、有序。刻入家譜

二十四年己卯、二十六歲。取列江蘇優貢第三名。

二十五年庚辰、二十七歲。入都應朝考。欽取第一名。時優

貢無一等也。在都主汪文端宅。文端稱其氣平心細、識見明確。攜先生所著論語證偽示王文簡。文簡為序、謂紹鄉前輩閤百詩之學、又相其說之所不及。是年著毛鄭詩釋四卷、詩攷補注補遺三卷、鄭氏詩譜攷正一卷。均梓入叢書

道光元年辛巳二十八歲。應江南鄉試中式第六十名舉人。

二年壬午二十九歲。入都應會試不售。是年著儀禮周禮禮記釋

注共八卷。均梓入叢書又著佚禮扶微二卷。未付梓

三年癸未三十歲。著周易解故一卷。孝經徵文一卷。說文舉隅一

卷。均梓未付梓

四年甲申三十一歲。冬十一月。洪湖堰圩十三堡工決。邑宰延辦振恤。自冬迄春。全活甚衆。

五年乙酉三十二歲。著禹貢集釋三卷。禹貢錐指正誤一卷。均梓入叢書



六年丙戌三十三歲著于史粹言二卷粹入叢書

七年丁亥三十四歲先是上年水災邑宰延辦振務全活尤多鈔

淮南萬畢術一卷粹未付

八年戊子三十五歲城苦積潦邑宰延浚市河復開通文渠中支

十二年壬辰三十九歲主講鹽城表海書院刻讀經說粹入叢書是歲

歉邑宰延請放賑日萬餘人終事無擾設飯鬼食隍廟初煮賑粥為

祭並作米粥十大食鬼求神庇祐始安

十三年癸未四十歲十二月丁太夫人艱。先生哀痛迫切必

敬必誠

十四年甲午、四十一歲。長子壽昌入邑庠。

十五年乙未、四十二歲。著鄭康成陳思王陶靖節陸宣公年譜凡

四卷。名頤志齋四譜。梓入叢書

十六年丙申、四十三歲。服闋入都應會試。為江亭展禊之會。

十七年丁酉、四十四歲。編山陽詩徵二十四卷。成梓未付。又集枚陳

合集二卷。梓未付

十九年己亥、四十六歲。主講淮閩文津書院。次子壽祺入邑庠。

二十二年壬寅、四十九歲。夷船開入鎮江。大江南北戒嚴。欽

使李太常諱湘延先生團練義勇。先生首以郡城傾圯有



警難守太常乃屬府縣與先生一律興築是年著有金天德

大鐘款識並淮安古軌記均梓入叢書

二十三年癸卯五十歲漕督會奏保衛鄉里勞績最著奉旨

加內閣中書銜修南郭外龍光閣成有記刻入石秋長子壽昌取江蘇優貢第三名

二十四年甲辰五十一歲入都應會試蒙欽派王大臣大挑二

等以教諭用秋長子壽昌順天鄉試中式舉人是歲重修火城挑外

火星大王廟並建茶亭又修郡屬壇均有記刻入石

二十五年乙巳五十二歲重修淮安府舊城成並修府城隍廟麗



正書院均有記。刻入石

記事

二十六年丙午五十三歲。輯張力臣先生遺集一卷。刻入吳勤惠

集周易訟卦淺說一卷。梓入叢書

二十七年丁未五十四歲。夏長子壽昌會試中式貢士。殿試

三甲。欽點翰林院庶吉士。秋三子壽恆入邑庠。是歲重修

河西泰平堤。並淮安試院均有記。刻入石

記事

二十八年戊申五十五歲。督撫奏獎淮安修城。先生議叙中書

並加內閣侍讀銜。是歲偕韋副郎諱創建淮安會館。並修徐節

孝先生祠。均有記。刻入石

記事

二十九年己酉五十六歲。次子壽祺取本科拔貢。是歲重浚城外羅柳河、重修南郭外吊橋，均有記。刻入石成石亭記事並續編二卷。梓入叢書

三十年庚戌五十七歲。春以長子壽昌官恭遇覃恩受封。適

大挑到班，見崑山教諭缺，以受子封註銷。夏長子壽昌散館，改

戶部主事。重修淮郡西門。武聖廟建五雲堂，又重造運河

三淺五洞，均有記。刻入石。督憲札飭經管普濟堂。河帥楊端勤

公諱以為先生刊詩禮七編十八卷。

咸豐元年辛亥五十八歲。秋次子壽祺江南鄉試中式舉人。是歲



重修東嶽廟及北門化民橋、自葺半畝園均有記。刻入石亭記事卷中

曾文正公藩國以先生長子壽昌在京受業其門寄篆聯云

教子蘇明允著書王仲任。

二年壬子五十九歲。是歲苦旱有禱雨文。文及禮節均刻入石亭紀事卷中冬十

二月制府檄行府縣以粵匪直下楚鄂蔓延豫章大江南北一

律防堵府縣延先生主其事。於是教練鄉勇、磨積米穀為守

禦計。

三年癸丑六十歲。二月江甯陷鎮江揚州繼陷。二十四日晚漕帥忽由揚旋淮居民驚竄城內一空四鄉土匪乘亂盜起知府恆



公與先生同心協力、靖內捍外、擒獲土匪多名。經畫十餘  
晝夜、民咸來歸。先是郡東北巨盜甚熾、先生命練勇急馳、獲  
渠焚巢、豫消肘腋之患。先生舊有肝胃疾、是春積勞太甚、遂  
大舉發、家居臥病、外事不知。十月中、忽奉奏參、遽赴揚州行  
營。先生即刻就道、羈繫召埭、疾轉少愈。  
四年甲寅、六十一歲。春、繫召埭。四月、參案奉旨、交漕督審辦。  
十二月、漕督覆奏、又奉旨、交藩伯審辦。是歲、著易林釋文  
四卷、又楚辭天問箋一卷。均未付梓  
五年乙卯、六十二歲。二月、藩伯覆奏、奉旨、發往軍臺効力。九



月在火器營捐繳台費。經兵部議請免遣奉。旨依議。欽此。

冬十月。膺

覃恩四品封。是歲著周易述傳二卷。尚書餘論

一卷。毛詩陸疏校正二卷。孝經述註一卷。重編百家姓韻語三

編。均梓入叢書。

又著易經象類一卷。梓未付。

六年丙辰六十三歲。自營壽藏於郡城之東鄉。著詩集傳附釋一

卷。書蔡傳附釋一卷。春秋胡傳申正一卷。左傳杜解集正八卷。

投壺攷原一卷。梓未。又京都新建淮山邑館。重修九坂橋水龍

局。冬荒賑粥。均有記。記入石亭。事卷中。

七年丁巳六十四歲。著學穀二卷。文穀二卷。詠淮詩鈔二卷。均未梓。



汴學石經攷輯入宋儒忠烈陸公崇祀兩廡、山陽學增廣文武

學額及半畝園構邃清閣均有記。刻入石亭記事卷中

八年戊午、六十五歲校刊外王父劉公諱希三冬識餘一卷、有後

叙行已梓

九年己未、六十六歲夏次子壽祺中式貢士。殿試二甲

欽點主事袁端敏公諱甲延先生主講麗正書院。自是至辛秋共十餘年

長子壽昌奉旨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是年先生偕族人創

宗祠有記。刻入石亭記事卷中

十年庚申、六十七歲春、捨逆闢入清江浦、直抵郡城北關沿路焚

掠火光燭天。當事急延先生總守城之役。同鄉造門踵相接。

邊擁以出。先生號召團練。分布城廂要隘。城以獲全。三日而

人心大定。不一月。軍事漸平。先生辭歸養病。嗣後捻氛出擾

有警。則鄉人擁以出。少平。則先生謝病家居。是年。著馬班陳

范四史餘論五卷。

梓未

十一年辛酉。六十八歲。督辦江北團練。晏公名端以先生名薦。

奉旨隨同差遣。委用九月。叙守城績。加三品銜。並賞戴

花翎。先生患懸飲十年。病幾殆。秋患瘧。不食不言者三日。醫

者束手。忽自解。舊疾若失。

同治元年壬戌六十九歲著頤志齋碑帖叙錄一卷梓。  
二年癸亥七十歲繪七旬學易圖著禹貢祭傳正誤一卷輯入長。  
孫延福入郡庠。

三年甲子七十一歲長子壽昌選授浙江嚴州府知府六子壽炳  
入邑庠。大府以先生壹禦賊氛保奏。  
欽賞二品封典。

四年乙丑七十二歲秋長子壽昌卒於嚴州。

五年丙寅七十三歲春次子壽祺奉  
旨簡放雲南迤西道族

請終養開缺。

六年丁卯七十四歲夏七子壽榮八子壽寶同入郡庠。冬曾文正



公過淮相訪始知為言者所糾文正已疏復疏云丁晏有功鄉  
求樸學老而彌勤與同郡潘德輿文正取先生著述副彙數  
魯一同輩均為後進所矜式等語。種行。後以曹集銓評於金陵書局發刊是年著史記毛本正  
誤。梓

九年庚午七十七歲。漕帥張公棟名兆廷先生重修山陽縣志。

十一年壬申七十九歲八子壽寶長孫延福同取列本科拔貢三  
孫來福入邑庠。先生是年重譙泮林。

十二年癸酉八十歲邑志成有跋行刊

光緒元年乙亥八十二歲春九子壽同二孫厚福同入邑庠四孫





陶福五孫賜福同入郡庠。先生猶能扶杖詣書肆，結閱購置  
 新籍，甚至篝燈讀之，目光瑩然。秋少不通，旋愈。冬十一月，疾遂  
 不起。先生少多疾病，迨長，讀書養氣，日益強固。嘗謂漢學宋  
 學不可分門戶之見，漢儒正其詁，詁定而義顯。宋儒析其理，理  
 明而詁精。詳叢書讀經說中且為學守有恆之訓，治一書畢，乃治他書。  
 不見異思遷，不偶作中輟。手校書籍極多，必徹終始。早蒞治經  
 而外，熟復通鑑於溫公，論斷尤所玩弗置，以故經世優裕。當粵  
 寇直下揚州，人心惶惶，淮安以接壤偏隅，幾於無從措手。賴  
 先生持以定力，俾南北咽喉不至梗塞，實有裨於大局。迨捻逆

出沒無常、羣以為不足畏。先生導之於先、衆志莫能如是其堅也。著述已刊行者、為頤志齋叢書、周易述傳二卷、周易訟卦淺說一卷、尚書餘論一卷、禹貢集釋三卷、禹貢蔡傳錐指正誤二卷、毛鄭詩釋四卷、詩攷補註補遺三卷、鄭氏詩譜攷正一卷、毛詩陸疏校正二卷、儀禮釋註二卷、周禮釋註二卷、禮記釋註四卷、孝經述注一卷、北宋二體石經記一卷、金天德大鐘款識一卷、子史粹言二卷、鄭司農陳思王陶靖節陸宣公年譜四卷、石亭記事二卷、百家姓韻語三編一卷、讀經說一卷。未刻者周易解故一卷、易經象類一卷、書蔡傳附釋一卷、詩集傳附釋



一卷、佚禮扶微二卷、左傳杜解集正八卷、春秋胡傳申正四卷、  
論語孔注證偽四卷、考經徵文一卷、焦氏易林釋文四卷、楚辭  
天問箋一卷、淮亭脞錄二卷、說文舉隅一卷、枚陳合集二卷、投  
壺攷原一卷、鈔淮南萬畢術一卷、馬班陳范四史餘論五卷、學  
穀二卷、文穀二卷、日知錄校正一卷、史記毛本正誤一卷、山陽  
詩徵二十四卷、頤志齋碑帖叙錄一卷、頤志齋文詩集卷十六卷。  
又曹集銓評八卷、刻於金陵書局張玉齋遺集、刻入吳勤惠公其  
畧如右。

校記

①生：當作「卒」，見本譜及清丁壽恒《柘唐府君年譜》光緒元年條。

# 柘唐府君年譜

清·丁壽恒等編撰

郭齊校點

楊世文一審

蔣宗許二審

清鈔本



《柘唐府君年譜》一卷，清丁壽恒等編撰。清鈔本。

譜主丁晏（一七九四—一八七六）事蹟見前譜。

是譜爲丁壽恒編撰，丁壽炳、丁壽榮、丁壽寶、丁壽同等同編述。壽恒等均爲譜主之子。

此編全稱《皇清晉封資政大夫誥授通奉大夫欽賞二品封典三品銜封戶部員外郎加三級前侍讀銜內閣中書顯考柘唐府君年譜》，茲省稱《柘唐府君年譜》。此譜首載家譜世系，次攷譜主從學、交遊及著述等，所據多係庭闈見聞及譜主文集，往往連篇引載譜主所撰敘跋，以見其著作之由及思想淵源，故不避繁冗，遠較前譜詳悉。凡涉交遊，皆出小傳；子孫生卒嫁娶、入學出仕，一一備述。惟圈改修訂處頗多，實爲草稿而未付梓者也。

據謝巍《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卷九載，清潘桐撰有《丁柘唐先生年譜》，今人丁步坤有《頤志老人年譜》，均係稿本，未見傳錄。丁志安撰有《丁晏著作年表》（淮陰師專《文史叢刊》第一〇七號），可參看。

皇清晉封資政大夫 誥授通奉大夫 欽賞二品封典

三品銜 封戶部員外郎加三級前侍讀銜內閣中書顯考柘唐府君年譜

府君姓丁氏諱 字儉卿號柘唐晚號石亭居士。丁氏出自齊丁公之後史記齊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並省作丁因謚為族。先世隸山東濟南府籍顧世系年



儒藏

柘唐府君年譜

長民苦重斂、追比無虛公。毅然語人曰、吾當以一身任之。詣當事陳里民瘠苦、請就繁代徵、屢瀕危殆、志不少挫。里卒獲安、人競德之。妣氏張氏陳。陳太君生四世祖騰宇公諱起龍、瑞宇公諱起鳳、自是族日蕃衍。瑞宇公性仁厚、比鄰以逋多鬻子女、哭甚哀、公開之、戚然於心。獨金代償其負、俾骨肉復全。妣氏沈生五世祖煥章公諱世華、歲貢生、候選訓導。公自奉儉約、敦樸無華。每冬夜施錢米、不泄姓名、數十年不衰。性純孝、以瑞宇公諱凡服御有鳳形者悉不用、雖婦



女叙飾亦禁之人。比之徐節孝不履石云。創建宗祠。  
 於和樂六鄉祖塋之側。是為府君高祖妣氏顧生純。  
 謙公諱咸吉。為府君本生曾祖。附貢生。公讀書敦行。  
 尤留心地方利弊。練習詳密。守令皆推重之。郡邑兩  
 庠碑記皆紀公姓名勞績。嘗慨尊經閣傾圯。即獨捐  
 多金葺之。善岐黃。洞見癥結。與時俗湯劑迥殊。亦善  
 堪輿龍經之術。而性沈默寡言。不欲以諸藝名也。純  
 謙公弟與偕兄。諱允益。為府君曾祖。太學生。性至孝。  
 事親終日不離側。年二十遭疾。屬殯時。寢門外恍有

杜詩  
 人

呼爺娘者三、如其平日聲聞者淒然。

敕贈儒林郎布政司理問恭遇

覃恩、

誥贈通奉大夫妣氏倪、

欽旌節孝、

敕贈太安人、

誥贈太夫人。以純謙公次子昇揆公嗣、是為府君祖考。昇

揆公諱熙采、太學生、候選布政司理問。伉爽輕財、不為口惠、族黨賴以衣食者若干家。經理郡城育嬰堂、



凡二十餘年、資助無算。晚歲家事中落、而慷慨如故。課子姓讀書甚切、嘗曰、家之所以縣長、在讀書與不讀書、貧奚慮焉。歿後多年、匠作肩販之徒談及公之盛德、猶有泣下者。以府君議敘累遇

覃恩、

敕封徵仕郎、

誥贈通奉大夫。妣氏陳、

敕贈太孺人、

誥贈太夫人。考諱琮、字錦舒、號禮庄、附監生。行詳<sup>註</sup>府君所



為家傳。刻入族譜 累遇

章恩、

敕贈徵仕郎、

貤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

誥贈通奉大夫、妣氏郝氏劉俱、

敕贈太孺人、

誥贈太夫人劉太夫人懿坤範詳府君所為家傳。刻入族譜 生男

德清字夢之 子子三、長為世父默齋先生、諱易、國學生、候選州同。  
十七年以老休

累遇

覃恩

貤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二級、

誥贈中憲大夫、刑部安徽司員外郎、加三級。

著有淮郡節孝祠志壽七

從諱字彭玉  
七十六卒  
以失注

十七次為世父顯忠先生諱智、郡廩貢生、

勅封文林郎、候選知縣、

貤封奉直大夫、戶部貴州司主事、加一級。

著有說文指掌四種諧聲編類

二卷、韻學扶微廣證、求是篇、訓蒙駢語五卷、吳溝通江淮攷校定尚書今古文注。壽七十有六。

與



一府君同為劉太夫人出。劉太夫人又生女子子五為  
府君姊三、長適侯選按察司司獄程祖炎、次適太學  
莊。妹二。一適從九品袁毓文、贈修職郎、候選訓導朱  
一適邑庠生高炳宗。府君行第三、淮安府學  
廩生、嘉慶己卯科優貢、

朝考第一名、候選訓導。道光辛巳 恩科舉人、揀選知縣。  
壬寅、江北防堵、奉

旨賞加內閣中書銜。甲辰、大挑二等、即選教諭。戊申、淮安  
修城、始終出力、吏部 奏准、議敘內閣中書。奉

旨賞加內閣侍讀銜。累遇

覃恩

敕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

誥封中憲大夫戶部員外郎加三級。咸豐辛酉以淮安守

城出力奏保

賞戴花翎並加三品銜奉

旨着照所請獎勵欽此。同治甲子以團練禦賊奏請

賞加二品封典奉

旨依議欽此。

誥授通奉大夫。壬申重譙泮林配我母朱夫人



儒藏

柘唐府君年譜



誥封夫人。。佩室。國孫氏、

肥封淑人。子七人。長壽昌。邑廩生。道光癸卯科優貢。甲辰

恩科順天舉人。丁未科進士、

賜同進士出身、

欽點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主事用。歷官戶部主事員外

郎。郎中。福建道監察御史。浙江嚴州府知府、

欽加道銜。先府君十年卒。無子。以壽祺子厚福嗣。次壽祺、

邑廩生。道光己酉科拔貢。咸豐辛亥恩科舉人。內

閣中書。委署侍讀、

欽加侍讀銜。己未科進士。

賜進士出身。

欽點以主事用。歷官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雲南迪西道、  
賞戴花翎。

欽加按察使銜。後府君五十日卒。次不孝壽恆、附貢生、候  
選郎中。

賞戴花翎。均吾母朱夫人出。次不孝壽炳、邑廩貢生。次不

孝壽榮、郡庠生。次不孝壽寶、郡廩生。同治癸酉科拔

貢、候選教諭。次不孝壽同、邑庠生。均孫淑人出。吾母



無藏

柘唐府君年譜

生女一、適儒童許凌雲、先府君三年卒。孫淑人生女一。孫二十人、壽祺出者五、延福、郡廩生、同治癸酉科拔貢、候選直隸州州判。厚福、邑庠生、出為壽昌嗣。陶福、郡庠生、麟福、升福。不孝壽恆出者四、來福、邑庠生、賜福、郡庠生、積福、嘉福。不孝壽炳出者七、元福、祥福、奎福、寅福、庚福、履福、肇福。不孝壽榮出者二、熾福、仁福。不孝壽賢出者一、萃福。不孝壽同出者一、健福。孫女十三人、曾孫五人、汝成、厚福出。萬存、來福出。汝弼、汝翼、陶福出。萬庠、積福出。曾孫女六人。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一歲。

八月二十九日子時劉太夫人生府君於淮安府城內清院東大溝巷里第。王父時年四十一，王母年四十。王父以晚年季子命名曰勵，晚成也。字曰儉卿，勵清德也。

六十年乙卯二歲。

嘉慶元年丙辰三歲。

二年丁巳四歲。

三年戊午五歲。



儒藏

四年己未六歲。

府君雖羸弱而性端凝。自四五歲時即不妄啼笑。遇字跡必諦視。王父母隨事指教。即能意似領會。

五年庚申七歲。

是歲王考始命就塾。府君從舅氏劉南賓先生讀。諱鴻壽邑廩生

六年辛酉八歲。

從南賓先生讀。甫授四子書。嘗侍尊席。坐客以喜字留飲為酒令。府君舉吾聞之喜而不寐。云胡不喜。時尚未讀孟子毛詩也。偶於館塾繙閱。即能記憶。師嘉



其夙慧一塵奇之。

七年壬戌九歲。

八年癸亥十歲。

九年甲子十一歲。

侍王考庭訓舉易析其右肱令屬對即對以夷于左  
股又舉少艾對老桃又舉東郭饒對西門豹王考心  
焉喜。

十年乙丑十二歲。

自壬戌至是年王考以府君孱弱不甚督課或從鄉



儒藏

柘唐府君年譜

自讀武侍庭訓，均不限以程。而府君性無他嗜，見書即閱，默識心通，肅然如成人。夏六月，王考攜府君游朱氏園外，祖朱禹江先生諱相安東國生同知一見決為偉器，即倩媒作伐，訂為壻。外祖無子，僅生吾母，鍾愛甚至。有以府君家貧體羸沮之者，外祖不聽。

十一年丙寅十三歲。

世父類愚公入郡庠。是年府君從胡蔗坪先生讀，諱嘉慶癸酉學為詩文不半載即成篇詩亦詞采可觀。西拔貢。師極賞之。每遇友朋入塾，師輒舉以夸示人。

十二年丁卯十四歲。

五月十六日丁王考通奉公憂。府君哀戚備至、喪葬盡禮。自以幼課甚疏、乃勤奮向學、晝夜不輟。

十三年戊辰十五歲。

從黃少霞先生游。

諱以炳邑人嘉慶戊辰舉人金匱訓導欽旌孝子王母劉

太夫人以生齒日繁、家計日瘠、命與兩世父析產、自攝府君撫育督課之。

十四年己巳十六歲。

八月服闋、益勵志於學。王母劉太夫人以府君體氣素



虛怯、分以勿亟。府君乃日起誦習、晚即輟課、以安王母心。實則閉目溫理、常至夜半。以故九經咸能成誦。後雖年躋耄耄、偶憶某經某句、即舉上下文絡、繹背諷不少舛。

十五年庚午、十七歲。

應漕帥書院觀風試子試文題能盡其性、未錄。同里

潘四農先生

諱德興、道光戊子見其文、謂澄汰陶鎔、

解元

崇祀鄉賢

有江西五家風格、因作七言長歌贈之。

見養齋集

十六年辛未十八歲。

九月二十八日娶吾母朱夫人時外祖久歿家亦落。  
王母劉太夫人謂府君曰。奩豐者易驕惰。今婦家田  
富而貧必能勤約耐苦是福也。冬府君作書與潘先  
生潘先生有答書。見卷一  
齊集



藏閣



一十七年壬申十九歲。

後居天竺寺  
然玉下注也  
以作宋注

應縣試文題人之過也二句。潘先生評云具隆萬之  
法律、運天崇之才氣而斲削嚴峻則又正嘉古法也。  
再覆題不以六律取第一名末覆第七名。時縣令為  
韓公。諱慧均山府試題割不正不食。府君據儀禮少  
牢午割立義取第一名。又題秋陽以暴之。府君謂夏  
日盛陽。周之秋夏之夏也。試神羊別曲直賦。府君據  
續漢書輿服志切合多冠末覆第四名。時郡守為岳

△  
從書亦起王  
彭以作决注

山公。滿洲府君兩試冠軍。皆典題。獨能疏釋精確。名噪一時。為藝林所推重。自是有績學之譽矣。科試考取古學。言泉賦。以荀宋之流導源自遠。為韻腹稿。五言八韻。場文題子謂仲弓章。次題惟耳亦然。詩題講肄為鐘鼓。學使文公遠皋。滿洲人。內取入淮安府學第四名。

十八年癸酉、二十歲。

春二月、阮文達公。諱元、揚州儀徵人、乾隆己酉翰林大學士、太傅。督漕、舉觀風試文。題興於詩三句。府君依古傳注為分校所抹。



備藏

不錄。嗣文達公以漢易十五家發策對者寥寥、且多

疏畧。文達公屬學師訪能對者、雷存齋先生

諱瑩、舉人、華亭

人、山陽縣學訓導。

以府君名薦。條對萬餘言。山長江鄭堂先

生

諱藩、國學生、甘泉人。

激賞之。亟語文達公於書院常額外增

一課。評云、不佞三復足下之策、撫羣籍之精、闡漢易

之奧、當今之世、如足下之好學深思者、有幾人哉。條

對中有駁策題一條、原問孔子作十言之教、卽十翼

也。府君據左傳定四年疏、伏羲作十言、孔子傳名十

翼、不名十言。漢韓勅孔廟碑、皇羲統華胥前閭九頊、



以什言教。是謂繫易本於皇義十言。非指十翼。文達  
 深嘉其論。不以為忤也。學使陳鍾溪先生諱希曾。乾  
 隆癸丑探  
 花官侍郎。江  
 西新城人。蒞任觀風試。乘長風破萬里浪賦。及春  
 王周正。月經解。府君取一等第三名。評極獎許。秋應  
 鄉試。不售。有秣陵游草。

十九年甲戌。二十一歲。

五月初二日。王母劉太夫人六旬誕慶。稱觴致祝。

二十年乙亥。二十二歲。

應歲試。考取古學一等第五名。補廩膳生。科試取古

學一等第八名。學使為王勿庵先生。

諱以銜、乾隆乙卯狀元、官侍郎。

浙江歸安人。是歲舉優行。

二十一年丙子二十三歲。

閏六月份生。

縣教諭同邑光祿寺署正銜、安徽懷遠

甲長子。

貤贈儒林郎、光祿寺署正儒童許諱凌雲。

姊年二十歸於許二十三歲夫故五十七歲卒。欽

旌節孝人。秋應鄉試。不售。學使以優行咨部提考。未

錄。

二十二年丁丑二十四歲。

學使湯文端公

諱金、劍、乾隆己未翰林、官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浙江蕭山人。蒞任



觀風試一等三名。是歲著論語孔注證偽四卷。葉鄉

先生闕潛邱傲君著尚書古文疏證八卷。證明偽書、  
學者奉為定論。然其卷二以論文疏證孔注、偽書、  
蓋猶以古文論語注為安國作、而不志然亦以偽證偽、  
安國古文論語見於漢藝文志、然班志論語古、二十  
一篇、自古注云、出孔子壁中、其下載齊魯論篇數、及齊  
魯之說、而古論語獨無說、則知安國祇傳古文、初未  
嘗有說也。荀悅漢紀稱武帝時、孔安國家獻古文論  
語、王充論衡稱安國以論語教魯人、扶卿漢儒具言  
其傳授、而不言、曾作國以論語教魯人、扶卿漢儒具言  
有孔注、則其間則此孔注、其必非安國所作、明矣。及  
讀王肅家語後序云、安國撰衆師之義、為古文論語  
訓、十一篇、尚書傳五十八篇、始悟論語書傳俱一手  
所依託、持於家語後序、著其篇目、家語為肅所偽作、  
則書傳論注亦肅所依託、為之者也。考何氏撰集解、  
肅時正仕於朝、今集解中已錄王注、其為當時推許、  
固已概見。肅因詭稱有孔安國訓解、為論注之最古



者。何氏寡識，采以入書。集解何序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其云不傳者，以漢志不載孔注、肅慮後人滋疑，故託言不傳，為人世希有之本。以售其偽，觀何序稱孔注為訓，正與肅後序相合，則論語古訓必出於肅手，無疑也。且古經傳皆別行，就馬融欲省學者兩讀，始經傳並載。今孔刻文義皆就經句下為之，亦非。西京時所有左傳為漢世所不行，孔訓臚舉甚詳，又多犯漢初諸帝諱，皆灼然可疑者。若不待其文字細弱淺易，無西漢質厚之意，其為偽託，又若其文字細弱淺易，無西漢質厚之意，其為偽託，又不待其文字細弱淺易，無西漢質厚之意，其為偽託，又有言也。智者而不知矣。余自幼年即疑是注之偽，然未敢有言。證偽稿凡五易，編為四卷，并以尚書孔傳與肅注。比例以求證書傳，亦肅所依託，以補潛邱中之所未及。世有好事學深思者，必以余言為然。姑藏篋中，以俟者。知又著淮亭勝錄二卷，並續錄。亭記事

二十三年戊寅、二十五歲。



應歲試取古學一等九名。科試取古學一等一名。策  
問大學格物之說、論語正名之義、易之爻辰詩之五  
際、禮初幣之制。府君條對二千餘言、反復詳明。湯學

一使謂風簷寸晷非績學有素者不能。面諭學師補舉

優行。十二月朔伯兄壽昌生。娶陶氏邑人州同銜

娶范氏大興人。文林郎諱承哲公女。偕族祖照臺公。詳家譜。初修

家譜成有序。刻入家譜。

二十四年己卯二十六歲。

秋至江甯省應學使會同孫制軍。詳王庭乾隆乙未

濟甯人。陳撫軍諱闕考優府君取優貢第三名。同榜六

人。郭鴻劉文淇劉寶楠汪榮夏翼謀。詳同劉文淇字

孟瞻、寶楠字楚楨、兩先生與府君素以古學相切劘、  
尤契洽焉。旋接應鄉試、房考傅公諱廷蘭、壬戌進士、吳江知縣。薦而  
未售。

二十五年庚辰、二十七歲。

春二月、同里汪幼清給諫諱報、順慶生、官給事中。奉文端公諱

珍、乾隆己酉榜眼、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眷屬入都、府君偕行。抵京、主文  
端宅應。

朝考、

欽取二等第一名。時優貢無一等也。在都凡五閱月、文端



儒藏



以所著論語孔注證偽，攜示王文簡公。諱引之，己未

尚書、高郵人。文簡為序，稱其書紹鄉前輩間百詩之學，又

相其說之所不及。文端寄書里中阮定甫明經，諱鍾

貢。謂府君氣平心細，識見明確，當今豪傑之士也。秋

旄里著毛鄭詩釋四卷，詩攷補注補遺三卷，鄭氏詩

譜攷正一卷。均梓入叢書

道光元年辛巳，二十八歲。

應錄科，學使姚文僖公。諱文田，己未狀元，取第一名。

秋，江南鄉試中式第六十名舉人。正主試湯文端公。

壇

副主試熊東岩先生。諱遇泰、戊辰翰林編修、後房考

王寅軒先生。諱正、丁丑進士、當塗人。是年從陳霽堂先

知縣浙江長興人。

生。諱師濂、乾隆丙午游。

舉人金履訓導。

二年壬午二十九歲。

春入都應會試。不售歸里著儀禮周禮禮記釋注共

八卷。

均梓入叢書。

又著逸禮扶微二卷。

敘云、緝逸禮何仿也。仿於宋之王厚

齋元之吳草廬也。王氏困學紀聞云、天子巡狩禮朝

貢禮王居明堂禮丞嘗禮朝事儀見於三禮注學禮

見於賈誼書古大明堂之禮見於蔡邕論雖寡：片

言如斷圭碎璧猶可寶也。吳氏采小戴投壺奔喪大

戴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魯廟及鄭注引中畱禘於太

廟王居明堂禮合為儀禮逸經八篇自序謂片言隻



儒藏

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然朝事儀見於大戴記學禮亦見保傅篇非逸禮也。厚齋以為逸失之矣。毛詩時邁正義亦引天子巡守禮不僅見於禮注而周禮士師注引軍禮又厚齋所未及也。吳氏纂次逸經巡守朝貢燕嘗軍禮皆所不錄其失一也。逸奔喪禮近載鄭注而草廬未之及其桓八年疏俱引中雷禮僅據月令注而周禮司巫注公羊其失二也。中雷禮僅據草廬亦未之及其失三也。王居明堂禮古大明堂之禮而續漢書祭祀志注引王太廟禮僅據少牢注引而王制正義聖證論引禘於太廟逸禮通典禘祫上引而王制正義聖證論引太廟逸禮通典禘祫上引而王制正義聖證論之及其失五也。蒙暇日上引而王制正義聖證論之及其失五也。蒙暇日上引而王制正義聖證論屬說別名說御辨通記古王度記三正記王霸記青史氏記昭穆篇本朝命篇瑞命篇禮服傳許慎五經異義又引盛德記三朝記皆今大戴之文不復述也。其散句無篇名者別為逸文綴於後義有隱畧則為圖



說以表明之。附以管子弟子禮器制度戴德喪服變除鄭經漢石渠禮論叔孫通禮器制度戴德喪服變除鄭康成表服變除何休冠儀約制等篇皆漢儒說經之文其視劉歆之義為近古矣。荆始於著雍攝提格遞有譜益閱二載而成。取漢章帝詔書扶微學之語總題曰逸禮扶微其諸斷圭碎璧之是實片言隻字之不遺乎。至若淹中已亡河內久佚孔叢子之軍禮大底偽文。劉有年之逸經無非依託。又緝逸禮所不取也。

三年癸未三十歲。

春入都應會試。不售。五月十二日仲兄壽祺生。許氏。

邑人同知銜候選歸里著周易解故欽云易自孟京府經歷諱鑣公女。歸里著周易解故欽云易自孟京王輔嗣出而廓清諸家獨標名理。究其流失不無空言浮虛之弊。於是矯其弊者復倡為漢學侈談久辰。

卦氣納甲之說，好奇騁異，大抵惠氏之支流也。夫惠氏節法蕩然之後，摭殘賸以扶微學之一綫，固不為無功矣。然一惟漢儒之言是從，頗門墨守而不顧其義之安理之是，為能免穿鑿之譏哉。而後之無識者，更為鋪其糟魄，楊其頽波，展轉販鬻，無異懷他之膝篋而有之。余竊笑其偽也。且易自京焦流為小數，五行占候之言，參同道家之言，皆託之於易。漢世之言易者，亦雜矣。獨輔嗣起而空之，鑿山開道，上契而古人之真詮，使後儒得見名理本乎潔淨精微之教，而不至沒溺於象數之學，以歧入異端，未必非輔嗣導其先也。而今之學者，顧輕詆王學，指為空言之罪首，烏得為公論乎。余謂易本象數，象數不可知，以義理知之，數奇而理正也。義理不可見，於訓詁見之。義微而詁顯也。離訓詁而言理，其失也。虛離義理而言數，其失也。誕祛其虛誕之言理，其失也。虛離義理而言實事，則無論其為漢易、為魏易、為宋儒之易，觀其會通，探其旨要，門戶之見，所以不可存也。余少而讀易，於易義略無所得。惟是區明解，故述其一隅，以見易。





曾子下似有以字

備遺忘。其所言者，不過小學之緒餘，以言易義，折其  
 矣。然世之讀易者，必先熟經文。經之訓詁，不明則其  
 說糾紛，而不定偏曲，而不安。是故本之訓詁，以正其  
 文，求之義理，以衷其解。訓詁者，義理之本也。義理  
 者，訓詁之標準也。顧義理為人心為自具，可以沈潛  
 體驗而得之，而訓詁則非博攷不明，非研究不精。故  
 是正文字，未可以其端小而忽之也。若夫矜言古義，  
 株守舊文，言訓詁而不本於理，與言象數而不本於  
 理，則皆說易者之孝經徵文一卷，敘云：孝經徵文何  
 遇也。夫奚取焉。之孝經徵文一卷，敘云：孝經徵文何  
 之疑孝經者，述也。疑孝經幾於非聖矣。余滋懼焉。故  
 述徵文也。昔宋朱子作刊誤一卷，刪去子曰及引詩  
 書之文，又謂天經地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等語，出  
 於左氏傳，為取他書竄入。然太平御覽學部引孝經  
 鈞命決云：首什尼以立情性，言子曰以開疏列曾子  
 示撰輔書詩以合謀。緯書出於漢世，而其言如此。然  
 則子曰及引詩書，皆孝經之本文，庸可刪乎。漢匡衡  
 稱大雅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則

篇中之義。引詩。因孔子之舊也。河間獻王引孝經。地之義。漢初大儒實事求是。如獻王引孝經。則非襲用他書文也。且論語一書。克己復禮。左氏以為古志。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左氏以為白季之言。豈得謂論語摭左氏而作乎。蓋邛明博聞。多采孔門精語。綴集成文。而後儒反疑聖經。勦取左氏。必不然矣。孝經有古文。有今文。獨有古孝經。孔氏不傳。今所傳。古文皆贗本。其可信者。獨有古孝經。孔氏不傳。今所傳。孝經者。其先於呂不韋書。呂覽在。未焚書以前。已明著其篇目。據是二者。益可知。考經之由來。古矣。余暇日。瀏覽羣書。斷自兩漢。錄其徵引孝經者。並蒐集古注。各附句下。俾後之學者。知是書為漢以前所誦習。講授之書。而不出於後人之知。是書為漢以前所誦習。羣儒之議。徵文之述。其亦不可。以已也。若夫疏釋經義。發揮聖言。則有先儒之書。在。余雖不敏。猶將揚摧。而陳說文舉隅一卷。

四年甲申三十一歲。

邑宰李石洲先生

諱國瑞、丁卯舉人、後官淮揚道、署按察使、河南鄭州人。延課

其長子

廣揚諸生、知官銅沛同知。館於縣署。校讀說文、文選、通鑑、

漢書各一過。朱墨評點。常至漏深。五月、王母劉太夫

人七旬誕慶。稱觴致祝。十一月十三日、洪湖堰圩十

三堡工決、流民滿路。府君與李公倡議賑恤。自冬迄

春、全活甚衆。

五年乙酉三十二歲。

館汪春園先生

諱椿、南清河人、附貢。一卷一勾園、兩



儒藏

柘唐府君年譜

課其兩孫見高及其曾孫。黎獻己汪先生通儒碩學、  
侍曾未舉人。  
教學相長、府君得益良多。有樓聚書數萬餘卷、得縱

一觀之。著禹貢集釋三卷、禹貢錐指正誤一卷。均梓入叢書

六年丙戌三十三歲。

春入都應會試。房考鄭朗如先生諱瑞玉、己卯進士、編修、四川人。力

薦主司已密加墨、以額溢不錄。歸里著子史料言二

卷。梓入叢書李芝齡宗伯諱宗昉、壬戌榜眼、禮部尚書、邑人。創青雲會為

春闈膏秣之助。屬吳蔗田先生諱準、己未進士、刑部主事、邑人。楊香

谷先生諱皋蘭、甲子舉人、太常寺博士、銜、邑人。徐海峯先生諱登鰲、壬午舉人、江

浦縣教諭、國子監學錄銜、邑人。及府君經理之。自是公車有資。

七年丁亥三十四歲。





先是上年水災歲歉，邑宰譚公諱霖，議敘，延請經理賑務。凡五月餘賑畢，復以餘款存質庫備荒。鈔淮南

萬畢術一卷。

欽云：自來神仙家類多幻言，淮南王安

過謂八公使劉安登山，白曰：昇天。雞犬舐其餘藥，鳴天上而犬雲中，豈不誣且誕哉！初學記引淮南八公相鶴經，此亦如伯樂相馬經、陶朱公養魚經，皆後人所託名也。漢書稱淮南子二十一篇，中篇八卷，外書甚衆。藝文類聚、靈異部引列仙傳、漢淮南王劉安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為鴻寶萬畢三卷，論變化之道。唐志有淮南萬畢術一卷，久佚不傳，疑卽淮南之外書也。今淮南子墜形訓言磁石上飛，雲母出水，記論訓言山出巢陽木，生畢方，說山訓言諸頭愈鼠，雞頭已瘻，主散積血，斲木愈齕，膏之殺蠶，爛灰生蠅，漆見蟹而論乾，梧相斷，齒馬楚截玉，其言與萬畢術相似。又



水、今萬畢術亦有此文、蓋一時之作也。褚先生補史記、竊策傳曰、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小司馬索隱曰、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方中說嘉林中。方密之通雅謂萬畢者、言萬濫畢。於此、即漢之蓬興、輕舉、倒景、黃冶、淖溺、五倉之術也。余暇日讀太平御覽、見其引淮南萬畢術、頗移北宋初、是書猶存、因抄撮為一卷。小說、短書、言近於戲、大抵虛妄之辭、詭秘之術、綴而錄之、匪獨存古、且以志戒也。昔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秘方、令尚方鑄作、事不驗、下吏坐論。夫以更生之行、與學、尚不免為衰說所惑、後之讀萬畢術者、其各諸。

八年戊子、三十五歲。

夏、苦潦、城河漲湧、城廂北被淹甚重。譚公又延浚市河、以洩積水。復開通文渠中支。

九年己丑三十六歲。

春入都應會試。不售。編山陽詩徵。成攜橐至京。就正

宗伯李公。宗伯四月贊其搜采詳慎。鄉邦文獻藉以不墜。

為有功桑梓之作。手自審校。並為之叙。

十年庚寅三十七歲。

主講阜甯甯海觀風書院。應安鵠堂先生明府諱貞吉丁卯之

聘。適縣試。安公復延校童試卷。夏六月。汪春園先生

病亟。請府君至榻前訣別。以身後相託。府君諾之。越



數年汪先生子以逋負落陷穽中府君竭力營救忌者以多金啗當事欲並陷府君。幾為所中者屢函府君毅然以行事卒獲解鄉人義之。

十一年辛卯三十八歲。

主講鹽城表海書院應姚明府諱逢熙廣東人之聘秋復至阜邑校童試卷。

十二年壬辰三十九歲。

春入都應會試房考李文恪公諱嵩壬午翰林工部尚書順天人主月不孝壽辰生申命改名壽恆娶章氏邑人丙主

講鹽城表海書院應孔明府諱昭杰、辛酉舉人、山東曲阜人至聖裔之

聘並校童試卷。府君刻讀經說梓入叢書以勸士。開課童

試題長繫焉。童生陶鏐用漢易文辰詰題取實第一、

人競駭之。及見徐蓮舫諱煜、拔貢、廣文徐徵五孝廉、

張莢園芳齡、貢生明經諸耆宿咸謂陶生世代讀書、內極

博易學湛深、童試多年迄無一遇。此次列前茅、洵

為不愧駭者不知陶生者也。陶君字式海及門受業

旋入庠食餼。學使補文瑞公歲試取淮安合屬經解第一入庠科試

以天注

候選夏王母梓患中風少愈成痼枯。是歲歉邑宰唐





儒藏

柘唐府君年譜

輔卿先生字汝明，四州人。延請放賑，同人設厰於府縣。  
城隍廟，自萬餘人終事無擾。

十三年癸巳，四十歲。

主講表海書院。春，府君欲不應會試，王母趣行，遂入

都應試不售，急歸。入秋，王母精神尚好，府君健尚侍寢膳，局

戶不出。自編錄詩文成集。十一月杪，王母病復，類中<sup>①</sup>

十二月初三日，丁太夫人王母劉艱。府君哀痛迫切，必敬必

誠。自是壹意著述，進取之志日衰。

十四年甲午，四十一歲。

夏五月伯兄壽昌應童試歲試取淮屬古學第一入

山陽縣學。學使為廖文恪公。諱鴻荃、己巳榜眼、工部尚書、福建人。秋及

門吳稼軒名昆田、南清河人、官中書刑部員外郎。捷順天鄉試。府君年

二十、即賴筆耕為甘旨之奉、從游至多。其最契而歷

久不渝者、惟陶君式型、吳君稼軒、覃思研精、情誼敦

篤。府君晚年嘗勗不考等事之當如師。陶年七十餘、吳少府君

十四歲、現主講崇實書院。

十五年乙未四十二歲。

秋送壽昌至省鄉試。著鄭康成、陳思王、陶靖節、陸宣

公年譜凡四卷名頤志齋四譜梓入

十六年丙申四十三歲。

三月服闋借滿四農魯通甫兩先生諱一曰乙及門

從名吳廷玉  
外江上未

吳稼軒名昆南清河人甲午舉人官刑部員外郎同入都應會試四月葉筠潭

諱紹泰字子西黃樹齋諱爵滋癸未進士江兩鴻臚黃榘卿諱宗

進士雲徐廉峯諱寶善庚辰兩太史汪孟慈諱喜孫

南人後官懷慶知府陳頌南諱慶鏞壬辰進士福

曹集都中名宿及公車人士四十二人為江亭展襖

之會府君及溪魯兩先生與焉府君有敘欽云今御



極之才十有六年。素筆廣歌、英賢揚乎禁掖。臨軒射策、才士萃於京師。維時仕於朝者、歸安葉京卿、欽徐太史、甘泉汪戶部、昆明黃太史、晉江陳戶部、宜黃黃鴻臚、迺於宣武城坊南之陶然亭、以四月四日、招集海內之一時文士、為江亭展禊之會。孟慈出所得宋刻禊帖、並一時題詠、臧弄古棗花寺上元溫農部、肇江繪園、以紀其事。就水部金之遺構、追蓬池之勝遊、遂書召客、評酒、命傳、東箭南金之美、薈其菁英。鴻軒鳳舉、之姿、杞其光采。匪惟國士之知、抑亦帝京之盛。以不才猥與其列、謹為敘曰：夫羽觴隨波、肇於洛之世。蘭草解禊、沿自會稽之詩。秦祠曲水、西夏徵符。漢祓瀆津、南都方軌。然而本初薄洛、之禊、賓從無聞。夷甫洛川之遊、清譚是尚。惟右軍臨河之敘、實與午命世之英。三十三歲、筆陣寫於盛年。四十二人、鑑湖萃夫元賞。當時仰其風儀、後人重其文翰。夫以內史卓絕鴻才、疊出名德、競傳繭紙之書、僅尚鵝池之帖。橘其末技、畧其微行。浮華所為、而日譚、少獨言所為、譚廢務。况爾時、莊老、是宗、朝野成俗、而逸少獨言所為、譚廢務。



浮文。然則分陰必惜。塵尾可譚。崇有之論。裴頠所以不  
 暇。時。悖。禮。之。談。下。壺。所。以。救。世。並。中。流。之。一。壺。斯。百  
 川。之。砥。柱。當。日。會。稽。畢。集。安。石。賦。詩。兀。然。恭。養。唐。之。百  
 遊。答。焉。覺。彭。殤。之。化。而。欽。乃。謂。一。死。生。為。虛。誕。齊。彭  
 殤。為。妄。作。是。謝。安。高。隱。東。山。能。無。愧。色。而。敬。宗。比。方  
 金。谷。彌。用。汗。顏。蓋。其。仰。觀。俯。察。興。感。寄。懷。絲。竹。之。娛。  
 尚。不。欲。近。儕。太。傅。車。塵。之。拜。亦。何。至。下。擬。李。倫。哉。  
 夙。好。此。序。用。闡。厥。指。明。古。人。之。用。心。示。來。者。之。取。法。  
 屈。茲。展。禊。之。會。將。為。敘。引。之。貽。粵。在。柔。兆。之。年。除。月  
 之。吉。廣。集。燕。臺。之。賓。重。修。蘭。渚。之。禊。昔。以。莫。春。之。際。  
 茲。以。首。夏。之。初。周。官。之。祓。無。判。于。歲。時。漢。京。之。禊。或  
 在。於。秋。日。爰。以。正。陽。厥。為。嘉。會。龍。眠。繪。雅。集。之。圖。蘭  
 若。設。伊。蒲。之。饌。月。惟。癸。巳。允。符。元。己。之。期。日。在。甲。辰。  
 遙。協。建。辰。之。令。奉。金。人。之。寶。劍。後。夫。三。句。浴。禪。子。之  
 香。花。先。以。四。日。維。時。炎。曦。流。景。清。樹。蔭。人。疏。牖。洞。開。  
 涼。風。徐。引。茂。林。繁。蔚。上。參。碧。天。修。竹。檀。欒。俯。映。淙。水。  
 西。山。眺。而。朝。爽。來。東。閣。開。而。英。髦。至。薦。紳。之。傳。憑。衿。



之侶、莫不、息駕、傾心、飲、醑、結契。且王謝、美、胄、會、山陰者、十五人。羊、孔、勝、流、劉、巨、融、者、十六輩。類皆、蟬、冕、簪、纓、烏、衣、閑、閑。世、謀、徒、矜、賦、詩、不、答。而、茲、之、襁、也。雁、宇、宙、之、瑰、奇、鍾、扶、與、之、靈、秀、搜、巖、采、幹、被、褐、懷、珍。杞、林、遍、訪、予、山、陬、珊、網、不、遺、于、海、濱。騏、驎、騄、耳、逢、豫、陽、而、解、紉、衣、鑲、錦、青、萍、遇、薛、燭、而、騰、寶、鞋。庶、幾、潤、色、鴻、業、扶、翼、世、道、通、六、藝、而、為、儒、者、備、九、能、而、為、大、夫。永、和、之、事、不、得、額、美、於、前。江、亭、之、宴、亦、將、著、聞、於、後、也。

江左、韃、材、淮、東、模、質、規、隻、住、哲、模、勉、來、茲。惟、實、事、之、是、求、懼、盛、名、之、難、副。孟、晉、之、志、諒、有、同、心。盍、哉、之、交、藉、以、共、勵。若、徒、綴、其、蘭、言、拾、其、雲、藻、僅、求、同、氣、之、應、無、裨、同、志、之、方、此、則、旗、亭、畫、壁、之、流、要、非、都、會、展、襖、之、意。何、子、貞、先、生、諱、紹、基、兩、申、翰、湯、海、秋、先、生、諱、鵬、也。  
官、僕、  
進、士、湖、南、葉、潤、臣、先、生、諱、名、澧、舉、人、官、內、閣、侍、讀、與、益、陽、人。  
湖、南、府、君、一、見、如、舊、相、識、遂、訂、交、焉。歸、里、後、於、冬、十、二、月

納孫氏。

十七年丁酉、四十四歲。

秋、送壽昌至省鄉試。編山陽詩徵二十四卷。成。陽云、山

詩者、枚都尉開其先、其詩即古詩十九首之八、上接風騷、下啓漢魏、實五言之冠冕也。魏有陳孔璋、建安七子之一。唐有李中孚、大歷十才子之一。宋有張文潛、蘇門六君子之一。渭南之長笛、倚樓小杜、賞之節孝之霜松、春鳥大蘇、稱之。明代有冰壑老人、射陽先生、虞山逸民三子、可稱鼎足。謝華啓秀、各名一家、為竹垞、漁洋所稱賞。我朝作者林立、望社諸子、桐園一門、風雅寔盛。氣格雄古、則有南齋西樵、風韻清超、則有風衣浩亭。才力富贍、則有魚門唐山。它如百詩、惺菴、禹江、東澗諸公、經學理學、不必以詩見、而詩亦未嘗不工。或、以詩存人、或、以人存詩。自學士、文人、以至武夫、寓公、高人名媛、藝士、販夫、羽衣、縞流、皆所不



備藏

柘唐府君年譜

道。其間忠孝節烈、道德文采彪炳天壤，足為斯集之光。而一二窮愁之士，撫時感事，排悶寫憂，賸觚爛札，未嘗不藉斯集以傳。詩之衰集，又蜀可少哉。曩潘中丞輯淮郡文獻志，錄詩頗多。今故家間有存者。邛李貞洗馬有淮安詩城，未見傳本。乾隆中，吳山夫徵君選山陽耆舊詩，仿元氏中州集，系以小傳，罔羅采獲，其用力亦綦勤矣。顧此書為徵君未成之書，抄錄未竟，以出遊置之微。君自言為胸中一未了事，且世無刻本，間有傳寫者，重沓錯迂，或為俗子所改竄，增損互異，甚且厭其繁而刪之。余因徵君之選，廣為櫛梳，其詩所稱道人，謚多以倍。詩話事實，又加詳焉。其為耆舊詩，余自少時竊嘗有志於是，訪求蒐輯，歷十有八年，而後編定體例，滙為一集，總題曰山陽詩徵。經曰：文獻人，論其世，攷求則吾能徵之矣。後之覽者，讀其詩，知其以待輯軒之採，於是乎。又集枚陳合集二卷。枚、漢志在、匪徒楊花風雅而已。



儒藏

柘唐府君年譜

傳叔集一乘賦九篇隋志梁時有二卷亡。文獻通考有叔  
 季張一幼白儀部嘗合都尉詩賦及七發上吳王書合  
 刻為一集。今皆不傳。惜哉。漢京辭賦之學始自枚生  
 故之長卿子雲繼之。其學寔盛。然馬楊靡麗之辭。文  
 豔用寡。學識不及枚生。孟堅以枚與賈山鄒陽同傳。  
 贊其言正。蓋英儒宏文。辭賦絕本。傳稱不獨為吾淮之冠。  
 也。枚生少孺。亦善屬辭。賦本傳稱平樂館賦。皇太  
 子生。賦立。皇少孺亦善屬辭。賦本傳稱平樂館賦。皇太  
 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甘  
 宮館山澤。弋獵射。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甘  
 稱枚阜賦百二十篇。今隻字無傳。然則枚史詩文之志  
 勵有存者。重可寶。為己。余撫拾班史。文選注。古文苑。玉  
 臺新詠。初學記。輯為一卷。片玉不遺。碎金必錄。署曰  
 枚叔集。仍舊題也。陳集叙云。吾淮之能為文者。枚  
 都尉。其先陳軍謀。紹其後。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  
 之鄧林。後之作者。莫能逮也。孔璋為建安七子之一。  
 與仲宣。偉長。諸君。齊名。典。何。其於學。無所遺。於辭。無

所假騁騶騶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服膺至矣。文獻  
 通考。陳孔璋集十卷。考書錄解題。蓋猶魏世相傳之  
 原本。今久佚失傳。明張溥百三家集。本有陳記室集  
 一卷。擬拾叢殘。惜不著所出。瀏覽羣書。左右采獲  
 就。偶見所及。抄合一卷。每篇皆注明某書所引。以待  
 學人之覆核。凡詩四賦十。雜文十一。文選注引。以  
 賦二語。張溥本。溥。下。脫。濁。字。與。灼。韻。不。協。今。補。其。闕。引。大。暑  
 賦。張溥本。溥。下。脫。濁。字。與。灼。韻。不。協。今。補。其。闕。引。大。暑  
 又有表。紹。上。漢。帝。書。紹。與。公。孫。瓚。書。及。拜。烏。丸。版。文。本。  
 此三篇。見范書。及陳志。俱不言孔璋作。而張溥入之。  
 記室集。豈以孔璋嘗為紹典。文章凡文。皆出其手歟。  
 抑別有據。依。後。漢。書。藏。洪。傳。表。紹。使。洪。邑。人。陳。琳。歟。  
 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李。賢。注。引。獻。帝。春。秋。  
 曰。紹。使。琳。為。書。八。條。告。喻。使。降。洪。亦。吾。淮。人。今。洪。答。秋。  
 書載。本。傳。辭。氣。忠。烈。而。琳。書。不。傳。則。遺。文。之。散。佚。者。  
 多矣。漢。魏。文。字。傳。世。日。希。斯。集。之。輯。得。有。力。者。刊。行。  
 之。傳。世。遠。好。古。者。或。有。取。焉。豈。獨。淮。之。文。獻。也。哉。



十八年戊戌、四十五歲。

入都應會試。不售歸里。府君有同祖兄麗昭公諱幼  
失怙恃、先王罔父母撫如己子、卹養備至。年四十七、  
是夏病卒、遺孤壽齡甫周晬、府君撫之、一如王父母  
之撫麗伯<sup>昭公</sup>、經營負屑、不以為煩。教之讀書、為之授室、  
入泮生子後、猶時勉以立身持家、務自刻勵、勿墜先  
緒。

十九年己亥、四十六歲。

主講淮關文津書院。五月、仲兄壽祺應童試、取淮屬



儒藏

柘唐府君年譜

古學經解第一、入山陽縣學。學使為祁文端公。諱寓

戊翰林大學士、  
山西壽陽人。

二十年庚子、四十七歲。

主講雋關文津書院、不應會試。秋、送壽昌、壽祺至省。

鄉試府君父執駱春池廣文諱騰鳳、安徽舒城縣教諭。年七

十餘有母崔太孺人、壽百有二歲。廣文病亟、語

府君曰、吾不能送老母死、不瞑、敢以累。府君諾之。廣

文卒。府君偕廣文壻何濯波先生諱錦、邑人、國學生、

候選員外郎、加四  
銜。府君不待主。次年、崔壽母卒、府君偕



儒藏

柘唐府君年譜

又卒之次年、崔壽母、府君偕廣文壻何濯波先生、  
邑人、國學生、候選。經濟喪葬、謀官立嗣。李宗伯并來  
員外郎、加四品銜。集廣文藝游錄、開方釋等篇、叙而付諸梓。  
二十一年辛丑、四十八歲。

主講文津書院。八月、長孫女生、壽祺出。  
理問許。冬十月、自院東大溝巷移居西長街、斷宅。  
名可宗。二月、不孝壽炳生、孫淑人出。  
知縣、國學生。奉直大夫、同知銜、候選。  
名堂、公女。

二十二年壬寅、四十九歲。

主講文津書院。夏五月、夷船開入鎮江、大江南北。

律戒嚴。

欽使李芸舫太常

諱湘、字辰翰、山東安邱人。

首屬府君、團練義勇、府

君偕先外舅韋竹坪先生設局辦理。六月、黃河桃南

汛工將清、府君曰、南岸無虞、即漲漫、必挂淤、河殆將

北徙矣。未幾、果決桃源之衆、與北岸。有黃河北徙議、

前清帥周文忠公

諱天爵、辛未進士、山東東阿人。

曾取觀深以為然其說。

是年、曹子固太守、

諱聯桂、乙未榜眼、江西新建人。

龔書舫邑宰

諱舫、康貢

生、安徽人。以郡城傾圯、內外通行、有警無以為守、稟請

大府興築、延府君總其事。府君讓再不獲乃邀

同鄉紳耆共圖之。北門城樓舊懸大鐘，舊志不詳始末，誤為靈鐘。府君母拓文，~~由~~攷證有金天德大鐘款識，並淮安修城古報記。均梓業書倪渥生明經家，駿乙酉拔貢府君執友也。病亟託孤，府君為擇禦外候，遜訓導侮獲全。

二十三年癸卯，五十歲。

主講文津書院。二月，署漕督安邱李公、河帥潘文，慎

公，諱錫恩，辛未翰林安徽涇縣人。會奏保衛鄉里勞績最著，奉

旨賞加內閣中書銜。郡城外東南隅，巽方舊有龍光閣，踞





護城岡上、前明朱烈愍公大興督漕時建、久圯。形家  
謂關係閭郡風氣、兼弭兵志。府君謀諸同人、成之。以  
四月興工、九月落成、有記。刻入石秋送壽昌、壽祺至  
省鄉試。學使毛伯雨先生諱式部、己未翰林、官侍郎、山東人。會同督  
部堂撫部院考優、壽昌取優貢第三名。  
二十四年甲辰、五十一歲。

正月、挈壽昌入都應朝考。抵京後、蒙

欽派王大臣大挑二等、以教諭用。應會試、肝胃疾作、乃留

壽昌於京外舅韋宅。單車旋淮。病少瘳、仍總修城之

役九月、壽昌應順天鄉試、中式第一百十六名舉人。  
十二月、大孫延福生、壽祺出。娶郎中銜、即選主事、常州府學訓導、乙卯舉人  
清河人王是歲、重修城外大星大王廟、並建茶亭、又  
諱璵女。  
修郡厲壇、均有記。刻入石  
亭記事

二十五年乙巳、五十二歲。

主講文津書院。淮安郡城周十一里有奇、徹底拆卸  
兼築砲臺、兵堡、四門城樓。工竣、有重建淮安府舊城



儒藏

拓唐府君年譜

記。刻入石。漕帥程晴峯先生

諱禹采、辛未翰林、後官湖廣總督、江西南建人。

親歷周閱、以正堅料實咨請

會  
部  
撫  
部  
院  
河  
學  
堂

將捐資出力人員獎勵。是歲重修府城隍廟並麗正

書院均有記。

刻入石邑人屠鄉洲大令諱春林任四川

南部知縣、病歿、眷屬奉櫬停柩四里廢寺中。府君為經畫葬。

事、並籌資贖其家屬。

二十六年丙午、五十三歲。

主講天津書院。輯張力臣先生遺集一卷。

後刻入吳

望三益齋時署淮安府篆為許珊林太守、

舉人 癸巳  
己卯

上以夾

進士、候選道、浙江海甯州人。酷嗜金石、取張某親加校審、並為之

序。從兄壽徵、世父類

愚公子。

⑤從府君受業有年、研精古訓。是秋、取列江蘇鄉貢。

學使為張文毅公。

諱希、己未翰林、十二月、二孫厚福

生、壽祺出。

娶光祿寺署正銜、國學生、邑人陶諱聯璋女。著周易訟卦淺說

一卷。梓入叢書

二十七年丁未、五十四歲。

主講文津書院。二月、山陽西鄉迤南舊有泰平隄、禦

湖水以衛民田、年久失修、堤內民田歲苦潦不登。時



儒藏

柘唐府君年譜

太守福林公滿洲人一意興築、延府君主其事。堤成是

歲大有秋、民呼之曰福公堤。府君運河以西固無寸

田尺土也。有記。亭刻入石四月、會試榜發、壽昌中式第

六十四名貢士。

殿試第三甲、

賜同進士出身、

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六月、不孝壽榮生、孫淑人出。國要元

人、戶部郎中、署寶應縣教諭。九月、不孝壽恆應童試、歲

試取古學、入山陽縣學。學使為李楠堂先生。諱煌、丁

丑翰林



官侍郎。雲南昆明人。是歲重修淮安試院並於頭門內添建抱

厦號舍

有記。刻入石亭記事

二十八年戊申五十五歲。

主講文津書院。三月重修徐節孝先生祠有記。刻入

事記。秋周木齋先生諱寅諸生邑人。病亟無嗣以老妻息女相

託。妻年九十餘。卒。府君時相存問。歷久弗衰。並為

周先生刻耳鳴山人集。十月以修城捐輸。偕何

至江甯謁江督李文恭公。諱星沅。長。藩伯積拉明

阿公。江甯太守徐穉蘭。先生諱青照。壬午。言其事。時



省城罹水患。徐太守詢以禦患之方。府君詳表以答謂前此開封

河決及荊州江漲皆嚴閉水門並於各城洞內築堰如橋使水不入城後於城堞女牆外集舟以通往來太守深為歎服。旋以調去官次年江又漲當事者不

及知省中仍積漫如故李文恭公屬府君即旋里辦

賑盧止泉先生

諱澤甲寅舉人邑人僑寓金陵。贈以詩。府君和章有

東歸方振乏茅舍敢安眠之句。盧先生深嘉之。十一

月由江甯甯至蘇州謁陸立夫撫軍。

諱建瀛壬午翰林湖北河陽州

人。是月蒙督撫河漕合詞奏獎城工捐輸經吏部覆

奏府君議叙中書奉

旨賞加內閣侍讀銜。餘紳富議叙如例。韋竹坪先生於京

師創建淮安會館。府君力贊成之。有記。刻入石十二

亭記事

月。設厰二所。放賑於新城。至次年三月賑畢。以餘款

存典備荒。是月二孫女生。壽祺出。適清河庠生

王名錫熙。



備藏

二十九年己酉五十六歲。

主講文津書院。春三月重修福公堤。先年漳王廟  
潰堤■冲漫殘缺公額以賑餘款興工民復有秋有  
記。刻入石五月壽昌挈眷入都供職附糧艘以行。壽  
祺應科試取一等一名選拔貢生。學使為青塵公。辛  
丑翰林。滿重浚河下羅柳河重建南郭外大吊橋有記。

刻入石亭記事並續編二卷。梓入叢書  
三十年庚戌五十七歲。

主講文津書院。正月府君恭遇

聖恩、

敕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吾母

敕封孺人。四月又遇

聖恩、

敕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二級。吾母

敕封安人。府君以元年捷鄉闈至甲辰始與挑得二等、久



備藏

柘唐府君年譜



應銓授。會有捐儘先例開或。尊府君援之。府君不應。

是年見崑山教諭缺。將選。以受子封註銷。夏五月。奉

旨。應散館試。改主事用。籤分戶部貴州司。兼雲南司

行走。郡城西門。武聖廟年久圯甚。府君謀諸同鄉

重修。次年五月工竣。是年七月。復於城西留雲道院

闢地。偕同志構五雲堂一區。為會文之所。又重造

運河三淺五洞。均有記。刻石。十月。郡西門外有普



濟堂、徽商程段應鍾創建，歲久頽敝。會鹽務裁經費、

貧病者益乏贍養。陸立夫制軍檄淮安府延府君經

辦。府君稟請何謂沈先生副郎同理，清其田畝，俾收穫有資。去

其侵漁，庶沾溉得實。揭舊句於堂云：常覺眼前生意

滿，須知世上苦人多。今觀者怵目知警。何副郎復於

堂外建屋三楹，以棲流丐，名繼濟堂。河帥楊端勤公

諱以增，壬午進士，東聊城人。重府君時梅伯言諱曾亮，壬午進士，戶部郎中，上

元人，著有柏包倦翁諱世臣，舉人，江西知縣，安徽兩

規山房集。端勤公署中先生館於輔轅，每延府君，因談藝，旬日不休。端勤公

欲盡刊府君說經等書，先以鄭氏詩譜攷正，鏤版接刊詩禮七編，共十八卷。注：文端公著實事求是齋集，其裔刊行。陸立夫制軍以體例未精，面屬府君重編，存十之六，有後跋。跋云：嘉慶庚辰之歲，廷試至京，主同鄉汪文端公家。

自春徂秋，凡八閱月，朝夕晤言，深蒙賞識，寄書里中阮定甫明經，語及賡字，謂接談數次，洵可謂豪傑之士。氣平心細，識見明確，吾淮後進從未見有此人者。異日成就，當可追跡前哲。其遇獎如此，今增無以副鄉餘年之自愧，學不加進，中書老禿，焉齒加曾，無以副鄉先達之厚望。披閱遺文，悲深知己。撫今追昔，感慨係之矣。文端通儒碩望，於學無所不窺，生平所作詩文不自收拾，輒隨手散去，以是遺草鮮有存者。戊申己酉間，哲嗣相階太守綴輯叢殘，賸索編次實事求是齋集四冊。會陸立夫先生持節兩江，文端壬午所得



士也。因是冊意主廣蒐求，加特擇屬重，加排纂梓以行世。與文端同里閭，少承賞譽，重以制軍之令，夫何敢辭爰甄錄其仕進講筵潤色鴻業宗經稽史，自行心得之文，其酬應世俗之作，則畧焉不存，蓋其慎也。雖篇帙無多，未足以表章文端之學，然概具存，菁華斯出。後之讀者，知公之行實踐，不欲以文章名，即以文論，其制軍謂刪存悉中宵綦，即當重亦卓然可傳也已。

鐫。未幾，江省淪陷，斯編刊否不可知矣。

咸豐元年辛亥，五十八歲。

主講文津書院。春三月，於宅之對宇葺半畝園，有記。刻入石。時河未北徙，連年運水漲漫，有議於頭壩開設四孔，以洩盛漲。山陽西鄉將成澤國。楊端勤公

詢府君力陳其弊，舉乾隆初，衛太守哲治，自永閉雙

孔，開碑記，為證。勤公即停止，以順輿情。四月，三孫女生，

壽祺出。生程名廷鴻。八月，三孫來福生，壽恆出。產事

府主簿銜太學。九月，江南鄉試榜發，壽祺中式第一

百三名舉人。邑人許鹿樵廣文，諱汝官，歲貢生。林德

川司馬，諱濟蒼，國學建議重修東岳廟，敦請府君

為之，經年乃成。又為胡邑宰，諱克文，甲午舉人。重修北

門，化民橋，均有記。刻入石，曾文正公林大，諱國藩，戊戌翰林。大學士，贈太

傅，世襲一等毅勇侯，湖南湘鄉人。由京寄贈篆聯云：教子蘇明允，著





備藏

柘唐府君年譜

書王仲任。湘鄉爵相府君前在都相識至是以壽昌

在京受業其門故

守日

聯是年制府檄行府縣捐辦

義倉

來文謂常州陽武等處以十畝二十畝起捐劄

飭仿辦。府君議謂山陽田地瘠薄非蘇松常鎮膏腴

比欲由五百畝起捐議未決有具稟府縣請以五十

畝起捐者府君遂力辭不問。

會祁方伯諱宿

燕茂成進士。過淮詢邑中疾苦府君力陳彫敝方伯

遂諭府縣緩行以紓民力。自是銜之者次骨思所以

中傷矣。

二年壬子五十九歲。

春恭遇

覃恩府君膺

誥封奉直大夫戶部貴州司主事加二級。吾母

誥封宜人高紫峯先生諱士魁辛巳舉人己丑進士四川

銜邑人自蜀回淮。



儒藏

拓唐府君年譜

是歲苦旱、漕帥楊疊雲先生

諱殿邦、甲戌翰

林、安徽盱眙人。屬府君仿古法祈雨。府君參酌春秋繁露及

吏治懸鏡等書、為壇於夾城雷祖行宮、有禱雨文。及

禮節均刻入石亭記事。楊漕帥率屬禱三日、而雨大至。夏四月、

不孝壽寶生孫淑人出。娶晏氏、儀徵人、知州銜、布

女。朱恕齋方伯諱士達、丁丑進士、官布晚歲致政家

居、時駕舟來淮、與府君敘談。壽寶生、方伯適至、故以

插竿命名。時運河涓涓細流、不敷栽插、府君請於漕帥、引

中河之水穿黃八運、開雙金閘等處、以防旁洩、可以

濟漕利農。時豐工決黃河，河身無水，中河下貫河身，兩旁宜蓄壩，河員需以時日。府君偕包先生、教授、書僮，僅七日而水大至，農田得栽，漕艘亦暢行北上。又市河農田因距運水遠，苦乾，府君令多具水車，由城西門水關車溜入城河，由城河入阜城，開下注，俾資灌溉。是歲均獲有秋。冬十二月，制府檄行府縣，以粵匪直下楚鄂，蔓延豫章，大江南北一律防堵。府縣卽設局，延府君及同鄉諸君董其事。府君建議先練鄉勇二百名，選武舉倪家駟為教習。又謀諸在城富家，

於城內空間廟宇積米近萬石、為守禦計。

三年癸丑、六十歲。

正月、府君令練勇擒獲阜邑巨盜梁長濱等、漕帥命

太守恆廉公

甲午舉人、滿洲人。

即日杖斃之。又獲長濱兄梁

長搜出投逆呈詞、大府斬以徇。二月、金陵江甯陷。十九日、

鎮江陷。二十一日、揚州陷。淮安昆連、人心惶惶。二十

四日晚、漕帥忽由揚旋淮、居民驚竄、城內一空、四鄉

土匪乘亂盜起。府君獨立不懼、增團坊勇千餘名。時

糧艘停運、泊運河兩岸者丁舵可七八千人。府君與



儒藏

柘唐府君年譜



清河邑宰吳勸惠公

諱崇、乙未舉人、後官四川總督、安撫、昭人。請於漕

帥、每船月津貼食米、

口名有警隨同攻剿。旗幟四書

齊心殺賊字、鑄虎蹲炮多尊、於四城廣儲灰瓶、輒石、

嚴拿各鄉土匪、擒獲多名。靖內捍外、經畫十餘晝夜、

城民漸歸。去時戶牖不及扃閉者、迨歸、固纖毫無

失也。府縣彙其事通臬、蒙各憲嘉獎在案。府君舊有

肝胃疾、以積勞不時舉發。三月、四孫陶福生、壽祺出。

娶程諱六月、五孫賜福生、壽恆出。娶運同銜、候選鹽運司運副、清河人。

維圻女。主諱入夏、府君疾益甚、成懸飲、月數次發、發時涌吐

出板

年餘。遂家居臥病。不及問外事。執意譟譟者構言傾陷。十月中忽奉奏參。遽赴揚州行營。戚友俱為悚歎。府君神色自若。即日扶病攜書襆就道。曰。吾上報國恩。下衛鄉里。因此獲禍。雖死不悔。即日能行。毫無經手未完。同事者亦捧辭<sup>帳</sup>退。府縣慰留。緣公收<sup>不</sup>議實用實銷。府縣素知底蘊。無纖悉隔閡也。羈繫召埭。轉得靜攝養病。病少愈。卽檢書作楷。一日召鎮訛言賊至。居人竄匿。市廛為虛。當事者意府君亦他適。遣使覘之。使至見府君端坐觀書如故。亟反命。當事者曰。真強



儒藏

拓唐府君年譜

項也。

四年甲寅六十一歲。

在召埭。正月，不孝壽同生孫淑人出。

程氏、沐陽人、道銜、刑部郎

中、廩貢生程三月、壽昌在京代父鳴冤、奉

旨飭令回籍。四月，壽昌由京抵家參案，又奉

旨交邵漕帥審辦。府君亦由召埭旋里。十二月，邵漕帥覆

奏奉

旨改交江甯文藩伯審辦。是歲，著易林釋文四卷。

欽云、漢焦延壽

易林以六十四卦變而之九千四百六十。六卦、班志不著錄。隋志五行類有焦贛易林十六卷。漢書儒林傳、京



房受易梁人焦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房以為延壽  
易即孟氏學東觀漢記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  
靈臺召尚席取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辭曰蟻穴封  
戶夫雨將集明日大雨以詔書問沛獻王輔今易林  
震之蹇有此文漢世甚重其書亭林顧氏疑為東漢  
以後人撰託非也亭林謂其時左氏未立學官易林  
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有漢書中事如長城既立四  
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  
案左傳當西漢時雖未立博士賈誼已為訓故河間  
獻王傳其學毛詩故訓傳多依用之於易林何疑焉  
至昭君不必為元帝時事或取昭明之義如毛詩平  
王之類萃之臨曰昭君守國諸夏蒙德此昭君又何  
以解焉且元帝之世延壽固當見之矣漢書京房傳  
焦延壽字贛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  
今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贛嘗曰得我  
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房以元帝建昭二年上封事  
棄市死時年四十一元帝紀建昭五年明年春正月  
改元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匈奴傳元

六非也山莊有誤

帝元以後宮良家子王媪字昭君賜單于。延壽生歷昭  
宣儒所能依託。流傳既久。沿謬滋多。舊有汲古閣毛  
子晉本。漢魏叢書何允中本。近有黃丕烈重校宋本。  
黃本刻工完整。售者為之紙責。然以毛何本校之。  
頗有舊本不誤。而黃本妄改之者。則宋本亦未盡可  
據矣。坤之豫云。盡我筋力。朕臚為疾。黃刻宋本誤作  
盟。比之大過云。朕臚為疾。朕臚即臚臚之臚。臚即足  
之臚。為疾與上堅不可得合韻。黃刻宋本疾字作候。  
尤為誤也。需之元云。牡飛門。臚同。人之共。同。漢五  
志。京房易傳有城門。牡飛事。黃刻宋本皆誤。作杜飛。  
其誤甚矣。乾之井云。龜鳴岐野。臚應山淵。漢書張衡  
傳。龜鳴臚應。章懷注引易林。龜鳴岐山。龜應幽淵。凡  
時古本如此。黃刻宋本作驚鳴岐山。龜應幽淵。凡改  
無據。不可從也。頤之解云。箕伯入室。政衰弊極。抱其  
彝器。奔於他國。黃刻宋本箕仁作飢人。據史記西伯  
伐飢國滅之。飢即餓者之者。案箕子與微子連舉。  
成下用抱器奔周之事。不必改作飢人。以合於殷本。





紀也。乾之咸記云、三人求橘、反得丹。穴、據史記云、巴寡婦清事。案、復之、大過云、踰河、求橘、並得大栗、可為確證、不必改作丹穴、以合於貨殖傳也。大畜之訟云、衣相無極、黃謂衣相當作表相。衣、禍亂相尋、無已、於文自通、不必改作表祖、以合於左氏文也。始之、晉云、敗鼠責卜、黃謂卜當作朴、周人謂鼠未腊者為朴。案、漢藝文志著龜家有鼠序卜黃、於文為順、亦不必改為賣朴、以合於戰國策也。畧舉一隅、則黃本之失、為不少矣。燁、繹、舊文、用相、解校、擇善而從、無所偏主。其有音義不明、證之故書、雅記、疏其隱滯、於所不知、概從闕如。仿陸氏經典釋文、纂易林釋文一卷、附著於後、末學譚陋、聊備遺忘。尚冀有道君子、斷而裁之、譜其義焉。又著楚辭天問箋一卷。敘云、楚辭天問、屈子可壁之所為作。賢聖神靈瑰瑋、僞僞之形。屈子仰見圖畫、一一呵而問之、以寫其忿懣、牢愁之志、所為痛極而呼天也。何

以知其呵壁也。壁之有畫、漢世猶然。漢魯殿石壁及文翁禮殿園皆有先賢畫像。武梁祠堂有伏羲、祝誦、夏桀諸人之像。漢書成帝紀：甲觀畫堂畫九子母、霍光傳有周公負成王圖、欽傳有紂醉踞妲己圖、後漢宋宏傳有屏風畫列女圖、王景傳有山海經禹貢圖、古畫皆徵諸實事。故屈子之辭，指事設難，隨所見而出之，故其文不次也。東漢順帝時，侍中王叔師撰為章句，叔師稱天問多奇怪之事，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闕者甚多，不能詳悉。今子政子雲之說久佚，不傳，叔師依據舊文，章決句斷，注天問者莫古於於是書矣。蒙不揣謏陋，仿鄭箋、申毛之例，因章句而為箋，叔師義有隱滯，箋以表明，亦有不一依章句者，如鄭箋與毛異義，是其例也。箋義初始於嘉慶丁丑，屬草牘具藏於篋中。迄今三十有七年，覆加審定，繕寫成書。屈子以直行竭忠，被讒憂憤，悼古人之不作，懼來者之難明，述箋申義，感慨係之。

五年乙卯六十二歲。



備藏

柘唐府君年譜

正月、府君攜壽昌赴揚州萬福橋行營候審、命壽祺

以中書到閣行走。二月下旬、文藩伯覆奏。三月初

二日、奉

臣等奉勅、欽此。藩伯

旨發、~~令~~府君回籍候部文起行。四月、六孫麟福生、壽祺

出。

娶陳選知縣、已未舉人、是月、壽昌亦入都供職、

命不孝壽恆

折變家產納贖。九月、在大器營捐繳、經

兵部議請免遣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府君回籍後、即料理行李書籍為行計

至是 如 生 仰沐

聖恩感激涕零、謂不孝等曰、吾今而後得專心於讀書矣。  
從前著述已成者、至須刪削。未成者、尚待補完。如

屋散錢無索、儻不獲禍、必不容吾家居、將以勞辛、各  
稿散佚可惜也。不孝等侍聞訓語、咸為淚下。是歲著

周易述傳二卷、尚書餘論一卷、毛詩陸疏校正二卷、

孝經述註一卷、重編百家姓韻語三編、命不孝壽恆

為之註釋。

均梓入叢書

又著易經象類一卷。

欽云、易之為書也、比物連

類、而象類分焉。故傳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  
下、則各從其類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以通神明之  
德、以類萬物之情。傳又曰、乃與類行、類族辨物、於稽  
其類、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引而伸之、觸類而長



儒藏

拓唐府君年譜

傳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文言傳曰：純類上也。行失類也。雜卦  
 傳曰：否泰反其類也。象傳曰：純類上也。行失類也。雜卦  
 之為義大矣哉。漢書魏相而吉傳贊曰：古之制名必  
 由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楊雄傳云：關之以休咎  
 絪之以及象類。易也者，象類之書也。漢儒皆言卦象，虞  
 氏易兼取旁通。自王輔嗣出，悉舉而空之。然說卦傳  
 皆言卦象，聖人之說如此，象其可廢乎哉。余取易辭  
 之相類者比而連之，間附解義，期於文約旨明，而無  
 取穿鑿。曰：穴之說，傳之家塾，以發童蒙。易曰：蒙以養  
 正，聖功也。象數非小也，易道之大，亦可由是而得其  
 指也。十月恭遇

覃恩府君膺

誥封朝議大夫、戶部主事、加三級。吾母

誥封恭人。



府君啟門謝客，日以覆校經史，繕改舊稿為事。暇與道士梁月舟及世父默齋公園棊，府君友愛棊篤。默齋公晚境支絀，命肩輿朝接暮送，與同起居飲食將十年，雖風雨亦然。府君困六旬，患聽飲時疾作，卽卧榻不起。不能飲食，一日疾甚，默齋公至暮，覆衾不能去，語不孝等曰：汝父後吾方好，若在吾先，吾將何依？言之沈痛，可知府君相待之厚矣。十一月，七孫積福生，壽恆出。訓導都名雲臺女。卽選歲杪，疾愈甚。十二月二十八日，得京信，知伯嫂陶氏於十三日

功於京邸。

六年丙辰六十三歲。

春疾少愈、招鹽漬陶式型來淮、自營壽藏於城東鄉  
石塘鎮東呂莊之陽。命先植松柏、並手書歛葬各事、  
黏綴於朱子家禮篇末。城西水鏡園靈道院、道士梁  
月舟主之。歲久失修。府君以鬻產餘貲為建秋水菴  
葺之。館有記。刻入石是歲苦旱、飛蝗蔽天。亭記事

本為全譜也 本為未之譜



儒藏

柘唐府君年譜

著詩集傳附釋一卷、欽云、兩辰之春、杜門養病、屏除人事、取朱子詩傳、始繹讀之、兼採漢唐宋諸家之解、斷以己意、集衆說之長、未有一字無來歷者、然後歎朱子之學之大也。朱子初解亦



用序說。呂氏請詩記多引之。至作集傳、乃盡棄小序、  
 以意解詩。善夫程子之論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  
 室而不由戶也。」詩大序，其文似繁辭，其義非于夏所  
 能言也。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序中當國史、明  
 乎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美所利。使當  
 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然則詩序之美所利，可以  
 盡廢乎。集傳成於淳熙丁酉，朱子年四十八歲。其後  
 作白鹿洞賦云：「廣青衿之疑問。」孟子注亦以「柏舟」為  
 衛之仁人，皆從序說。是集傳未嘗究心。今老矣，始得分  
 受讀此傳，然皆類預讀過，未嘗究心。今老矣，始得分  
 析章句，附以釋義，更為表明。因寫成一卷，以傳書蔡  
 家塾。王丈之儒、青衿之士、溫習故書，庶有取焉。書蔡  
 傳附釋一卷。欽云：「尚書蔡氏集傳序云：『慶元己未冬，  
 嘗是正。』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  
 己未當慶元之五年，朱子已七十歲。閱十年而書集  
 傳成，朱子已不復見矣。金仁山謂蔡傳成於文公既  
 歿之後，門人語不錄，未詳以前猶或不無遺漏，故失之。」

憾。余紬繹研求，味其指要，其有未安，亦不敢曲徇先儒附以釋義疏，通證明。蔡氏每篇皆分析古文、今文、殆習聞朱子之論，而疑書之古文歟。秦誓、蔡傳引吳氏曰：「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蓋吳才老之說，蔡氏亦疑秦誓之非本經矣。茲所釋春秋胡者，皆今文，亦有斥偽古文傳者，並附於篇。春秋胡傳申正四卷，河欽云：「春秋之學，漢世多用公穀之說，自為空言。毛公賈誼、馬鄭、賈服諸儒，昌明其學。晉杜預以左傳附經，而作集解，逮服虔之古義，阿王肅之偽文。北魏衛冀隆據服虔行於世矣。唐啖助始撥棄三傳，以作疏，而杜注遂盛行於世矣。唐啖助始撥棄三傳，以己意求經文。及門趙匡、陸氏繼之，虛全輩從而和之。韓文公贈盧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柳子厚作陸先生墓表，推為巨儒，能知聖人之旨。然新唐書謂啖氏自用名學，憑私臆決，以未可必而必之，可謂切中其失矣。宋紹興、當初，胡文定侍經筵，受詔撰春秋傳，書成，賜銀幣，宋紹興、當初，胡文定侍經筵，受





舉宮、為定、取士、所制、用三傳、兼取胡氏傳、明代以胡傳立  
 三傳、漢微、而文定之書、幾於後來居上、已傳、首謂元  
 者、仁也、仁者、心也、楊龜山謂其說、炎離、恐改元、初無  
 此意、又謂夏時、冠周、月、熊朋來、黃澤、趙汴、皆辨其非、  
 至於鑿、洩、治之、死節、貶、吳、札之名、賢、河陽之、持、而以  
 為、全、其、忠、楚、康之、卒、而、以、為、畧、其、弑、其、傳、義、亦、多、亦  
 矣、朱子曰、胡春秋、大義、正、有、常、強、處、亦、有、過、當、處、案、  
 文、定、過、信、公、穀、雖、宗、伊、川、程、子、兼、取、炎、趙、陸、氏、及、劉、  
 故、蘇、轍、許、翰、孫、覺、諸、家、之、說、又、不、揆、時、事、務、為、峻、刻、  
 之、文、非、平、心、之、論、也、善、夫、朱、子、之、論、曰、春、秋、是、聖、人、  
 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若、欲、推、求、  
 一、字、之、間、以、為、聖、人、褒、善、貶、惡、竊、恐、不、是、聖、人、之、旨、  
 又、曰、春、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  
 謂、某、字、譏、某、人、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為、褒、貶、孔、子、  
 但、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著、若、文、定、之、書、其、亦、任、私、意、  
 而、過、求、褒、貶、者、乎、或、謂、文、定、當、南、渡、後、發、憤、著、書、專、  
 主、復、讎、之、義、進、規、於、朝、其、說、然、歟、余、曰、否、文、定、於、會

于柯傳謂修怨怒鄰危其宗社不可謂孝極斤復九  
世之傳春秋賢之為妄。昭十七年傳戒窮兵於遠虛  
內事外。何其偉著春秋胡諫。謂其陰主和議附時君  
而誤為奸相竊為文定惜之。近尤侗謂專以復讎為  
義。此宋之春秋。是未讀全書也。愚肄業三傳。並習文  
定之傳。於其大義炳如者。證明其說。其說之失者。則  
糾正之。為胡傳申。正四卷。申者。申其說之隱滯。正者。  
正其說之外疎也。愚為此書。欲令學者讀之。隱滯。  
區其得失。著其異同。窮源流。不敢以三傳為左傳。  
可廢。而春秋之學。以明亦先河。後海之義。云爾。左傳  
杜解集正八卷。與理學歧而二之。非通儒之學也。漢  
鄭君經傳洽孰。六藝之宗。匪獨其學重也。粹然純儒。  
品行卓絕。千古雖宋之理學名臣。無以過之。鄭君從  
張恭祖受左傳。劉義慶世說稱鄭君注傳春秋傳未成。  
遇服子慎。盡以己所注與之。遂成解詁。服氏之學。甚  
為當時所重。至晉杜預撰集解。備述賈劉許穎之說。  
獨遺服氏。不言。孔冲遠謂服劣於諸儒。奈而不論。此



曲說阿杜也。今服注久佚。其可考見與杜注相同者  
 成百餘條。杜撰為己說。蓋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遺棄  
 不言。如郭象注莊子之竊向。鄙夫之為也。東晉初服  
 杜俱置博士。其後河北學尚服氏。江南學尚杜氏。唐  
 孔氏依杜解。作正義服注。遂微而杜氏始孤行於世  
 矣。梁崔靈思魏術。莫隆。皆不傳。後魏郡道元。經注注  
 百五十條。今其書皆佚。不傳。後魏郡道元。經注注  
 顏紉杜撰。唐孔氏正義。雖依杜解。闕正其訛。元趙汭  
 撰左傳補注。畧辨杜氏之非。未暢其說。我朝經學  
 昌明。顧氏炎武。萬氏充宗。惠氏士奇。惠氏棟。沈氏彤  
 江氏永。洪氏亮。吉。顧氏棟。高。於杜解多所糾正。然猶  
 未能扶其隱微。窮其情偽。焦氏循。補疏。始斥杜氏為  
 司馬。熟之私人。故其注左。貶死。節之忠節。張亂賊之  
 山。談悖禮傷義。思於短喪。飾非怙惡。邪說肆行。實為  
 世道人心之害。其論可謂不朽矣。近儒沈氏欽。韓補  
 注。備言杜氏私衷。為司馬昭飾說。發奸摘伏。駁斥無  
 遺。其全書未及梓行。余從友經學者。假得原稿。亟錄  
 之。尤足歲杜癖之膏肓也。夫經學者。聖學之宗。心術

傾邪而謂能發明經義者、必不然矣。自唐孔氏作疏、  
阿附杜說、千有餘年、莫之是正、大義晦盲、如入闇室。  
愚為杜解集正、匪好為非、毀前儒、蓋欲扶翼正學、昌  
明世教。必如是而後、左氏之傳可讀、春秋之經可明  
也。嗚呼、經學之不明、明遂為政教喪倫之害、而儒術因  
之日岐、其患匪淺。愚正杜氏之失、所冀後之學者正  
世道、以正人心、慎毋岐經學也。投壺考原一卷。欽云、投  
理學而二之、以流為偽學也。投壺考原一卷。欽云、投  
之正經也。漢戴德、戴聖傳之、為大小戴記。自朱子析  
分、經記、吳革虛定、為禮之正經、即逸禮三十九篇之  
文、孔壁之古禮經也。古者射、為六藝之一、投壺又射  
之一事。漢魏以來、祭遠表紹、戎馬之間、猶習其藝。至  
如王輔嗣之易學、邵康節之數理、亦從事投壺之儀。  
元明以後、此事浸廢矣。宋司馬文正公有投壺新格、  
尚不可仿而行之。雖未知於古禮何如、然若朔餼羊之  
存、不猶愈於行、博收諸之戲乎。余徵之古籍、輯禮典、  
傳記、賦文、圖格、四篇、共為考原一卷、以備燕賓習射  
之娛。庶幾志正體直、反求諸身、考禮正俗、此其嚆矢

也。京師新建淮山邑館、重修九坂橋、水龍局。冬、早荒

賑粥、均有記。刻入石亭記事

七年丁巳、六十四歲。

著學穀二卷。欽云、學穀者、取孟子書學射必志於穀也。自世儒誤於所學、得梅章句、振拾辭華、費日玩時、迄於無用、余甚憫焉。故輯學穀、以明示準的之方也。余自少時、竊嘗有志於學。久之、識其坦途、循其正道、不誘於捷徑、不迷於旁門。及今年逾六旬、孜孜不已、勉據其一得、之愚、甄錄古人之言、學者、以為高曾之規矩、而不敢以凡說廁其間。俾上智不致於歧趨、中材亦可以跂及、則倦倦教人之苦心、而後學所當取法也。要之、聖賢之學、體用兼賅。自天子以至庶人、修齊平治之方、莫不以學為之本。不志乎學、而欲其轉移世教、激勵庸之記曰、射有似乎君子、失之射、未有能中者也。中教、激庸之記曰、射有似乎君子、失





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善學者、絢文、穀二卷。敎云、余既  
繹是編、亦反求諸其身而已矣。文、穀二卷。夫文、以載道也、明  
采獲、古人之論、文者、為文、穀二卷。夫文、以載道也、明  
乎道、而後可與於斯。文、藻績、發、積、非文也。淺露、枯、滋、  
虛、幻、輕、率、尤、非文也。中、無所得、而託之、空、文、以、自見、  
何足、以為文乎。故曰、修辭、立誠、又曰、不誠、無物。凡為  
文者、志乎道、而立言、以誠、斯可矣。先正之論、文也、其  
言、明、且、清、所以示之、穀也。識其穀、而不能、文者、有之  
矣。未、有、陋、乎、穀、而、能、為、文、者、也。文、之、大、者、道、以、經、世、  
其次、闡、明、聖、言、維、持、名、教、皆、文、也。即、皆、道、也。志、乎、穀、  
以、詒、來、學、後、之、人、審、所、從、焉。舍、道、無、以、為、文、舍、學、無  
以、求、道、本、之、學、穀、以、正、其、趨、參、之、文、穀、以、精、其、業、庶  
乎、其、得、詠、淮、詩、鈔、二、卷。欽、云、余、既、輯、山、陽、詩、徵、復、据  
之、矣。外、籍、歷、代、之、間、人、博、采、廣、蒐、編、為、二、卷。其、淮、人、之、詠、  
淮、者、已、載、詩、徵、不、復、綴、錄、省、重、沓、也。夫、三、洲、之、詠、合、詠、  
周、樂、之、雅、南、叢、桂、之、篇、招、淮、王、之、隱、士、先、民、有、作、斯  
土、興、歌、至、如、籍、軒、所、歷、竹、帛、所、傳、藝、擅、九、能、才、埒、羣



儒藏

柘唐府君年譜

雅、山、楊、桐、柏、之、輝、川、耀、玢、珠、之、采、考、古、夏、五、月、於、書、  
 紀、事、其、在、斯、乎、采、風、陳、詩、是、之、取、爾、  
 肆、得、汴、學、石、經、篆、隸、二、體、黏、為、四、大、冊、有、攷、何、子、貞、  
 先、生、贈、以、詩、均、梓、入、叢、書、九、月、九、孫、升、福、生、壽、祺、出、是、歲、  
 於、半、畝、園、新、構、草、閣、又、宋、儒、忠、烈、陸、公、崇、祀、兩、廡、山、  
 陽、學、增、廣、文、武、學、額、均、有、記、刻、入、石、亭、記、事、

八年戊午、六十五歲。

春、命不孝壽恆入都、應順天鄉試。六月、十孫嘉福生。

壽恆出。秋，不孝壽恆下第旋里。府君校刊外曾王父

劉公諱希向，字炳葵，乾隆甲戌進士，湖北麻城縣知縣。三冬織餘二卷，有後

敘。已梓行。

九年己未，六十六歲。

夏四月，會試榜發，壽祺中式第五十五名貢士。

殿試第二甲、

賜進士出身、

欽點主事，籤分刑部湖廣司行走。袁端敏公諱甲三，乙未進士，河南項

城人。涖漕督任，延聘府君主講麗正書院。月兩課，皆局



試。端敏公竟日危坐，士爭自奮。是科，借浙開鄉試肄業者中式三人。嗣後廩童子試，正副隨三課中入泮者近四十人。八月，壽昌升補員外郎，奉

旨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九月，世父默齋公卒，府君為營喪

葬備至。冬，府君偕族弟霽初公諱時，附貢生。浙等創

建宗祠於南郭外，次歲落成。同治元年，補為記。刻入石亭

記事

十年庚申，六十七歲。

主講麗正書院。春，檢逆關入清江浦，直抵郡城北關。





沿路焚掠、火光燭天。當事延府君總守城之役。府君辭。同鄉造門者踵相接、遠擁以出。府君曰、守城事吾竭吾力、不濟、吾以身殉。至目前餉需及事後捐輸、均請府縣主持。府縣諾之。時存城兵勇極單、府君請漕帥飛檄、先調衡陽防兵回城。又咨揚州主兵者、速派大隊援剿。時民知捻不足畏、無遷徙者。城內坊民分段巡查、登陴瞭望。城外各鄉鎮圍練自衛、間出助練。勇攻剿。以東門外下關鎮為最。接仗多、最肉冒死抵禦擒斬無算。三日而人心定。未幾、援兵大至、遂克復清

江。客兵有強擄婦女者，府君言於劉統領。

名成，元官，副將，貴州人。

劉副將時年三十餘，驍勇多智。先從本營搜取次

及他營，得

因數截留

數百名。府君收養於郡城尼巷，

給饘粥醫藥，擇鄉之年高德劭者總其事。雖差役傭

婦亦取年六旬外者，集

少年子弟毋入內。事平，因

認領有無主二三人，交育嬰堂為傭婦。城內先一夜

數驚，母獲奸細數人，驚仍不止。府君乃集土丐及游

手無業者為長夫，日廩給之，為搬運器械糧儲及替

換瞭望，鳴鑼擊柝之用，遂安靜無譁。終事，呈報用款，

有以不合例匪駁<sup>者</sup>。太守恆廉公力爭於大府，不允。府君曰：城不破，吾纖毫無損，所得至多。其不銷者，微末耳。吾自墊備。太守欲捐廉分償，府君不受。

著馬班陳范四



儒藏

拓唐府君年譜

史餘論五卷。欽云、馬遷、班、范、古、稱三史。承祚繼之、四拾其緒餘。匪沿、勒說、匪侈博聞、明事析理、用志不分。目瞑意倦、老而逾勤、纂為餘論、以貽後人。冬、恭遇

覃恩、府君膺

誥封中憲大夫、戶部員外郎、加三級、吾母

誥封恭人。

十一年辛酉、六十八歲。

主講麗正書院。夏、也蒙

欽差督辦團練大臣晏公

名瑞書、戊戌翰林、時官大理寺卿、後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

兩廣總督、以府君名薦、奉儀徽人。

旨差遣委用。時議堅壁清野、府君聚邑之四鄉耆民、反復壁諭、圩練以成。秋七月、世父顗愚公卒、府君營喪葬、一如默齋世父歿時。八月、府君患瘧、三日不食不言、醫者束手。忽自解、且懸飲疾近十年、從此若失。九月、敘守城勞績、府君蒙奏保、

賞戴花翎、奉<sup>并</sup>加三品銜、奉

旨、著照所請獎勵、欽此。自是有警、鄉人則擁府君以出。少平、府君即家居著書、督課子孫、於饒需出入、不聞問。





也。

同治元年壬戌六十九歲。

主講麗正書院。著頤志齋碑帖敘錄一卷。紀云、同治  
啟門却掃、哀集碑帖、羅列案前、肄書攷古、如得珠  
墨寶、紙香、醉心遊目、夫金石之學、肇於歐、趙、洪、氏、我  
朝名臣輩出、則有亭林、魏、錫、亮、覃、溪、蘭、泉、竹、沅、阮、文  
達、公、暨、力、臣、山、夫、先、生、蒐、羅、益、廣、講、求、益、精、余、之、藏  
弄、不、足、以、擬、其、百、一、然、如、封、龍、元、象、諸、碑、得、之、寶、應  
劉、念、樓、北、朝、造、象、諸、象、得、之、日、照、許、印、林、頗、有、亭、林  
諸、先、生、所、未、見、者、至、如、汴、學、二、體、石、經、吾、鄉、李、芝、齡  
宗、伯、校、刻、金、石、存、云、僅、存、周、禮、數、石、而、余、所、得、者、宋  
元、舊、拓、篆、書、正、書、竟、有、三、百、七、十、餘、紙、播、之、京、師、壽  
陵、相、國、院、為、奇、祕、道、州、何、子、貞、太、史、賦、長、歌、漢、陽、葉  
潤、臣、閣、讀、作、跋、尾、以、美、其、事、洵、藝、林、之、至、寶、也、爰、就  
齋、中、所、存、次、其、年、代、時、月、畧、仿、解、題、輯、為、敘、目、存、真

刻偽、可以披沙而揀金。守關抱殘、無取買來而求益。貽之同好、或有取焉。五月十一孫元福生、壽炳出。四孫女生、壽祺出。時晏公升左副都御史奉

命往廣東督辦釐務、府君亦辭團練之役。

二年癸亥、七十歲。

主講麗正書院。著禹貢蔡傳正誤一卷、梓入選刻麗

正書院課藝、繪七旬學易圖、徧徵題詠。孫延福應

童試、科試、取入淮安府學。學使為孫也和先生。諱如

丑狀元、內閣學士、山東濟甯州人。夏、壽昌升授福建道監察御史。八



儒藏

月、小妹生、徐淑人出。林十齡外、即如成人、性端凝、不  
君晚歲體間不通、即閉目假寐。妹日方持煖、伴願之  
喜而忘倦。志將君病、妹不食、不寢、宵夜祈禱、願以身  
代。府君既歿、哀不絕聲。未幾病、病中遇朝夕、上食、  
猶悲不能已。以府君歿之次年十月卒。年十四。卒之  
前夕、語孫淑人曰、吾從此可仍侍吾父、但累煩母高  
年思吾耳。言之慘然。蓋其孝性出於天性。既卒、西邑  
如生、鄉人咸曰孝女。九月、五孫女生、壽祺出。冬十  
行、將狀其實、請旌焉。九月、五孫女生、壽祺出。冬十  
月、大曾孫女生、厚福出。十一月、十三孫祥福生、壽炳  
出。

三年甲子、七十一歲。



儒藏

柘唐府君年譜

奏

主講麗正書院。三月，六孫女生，壽榮出。壽昌以捐銅局敘績，選授浙江嚴州府知府。六月，出京回籍。八月，<sup>江甯</sup>金陵克復。壽昌以前在戶部管軍需局奉

旨賞加道銜。不孝壽炳應孫學使接任歲試，取經解入山

陽縣學。冬十月，壽昌之官浙江。十一月，二曾孫女生，

廷福出。大府以府君疊禦賊氛，保請

賞二品封典。經部議准，奉

旨依議欽此。

誥贈如例。

四年乙丑七十二歲。

主講麗正書院。六月，壽昌在嚴郡，山水暴至高，與城齊。覓舟出，救災民，誤墮於水。從者掖之起，遂病。七月卒。府君哭之慟，命不孝壽恒往浙經紀其喪以歸。自是戚戚寡歡，精神迥不如前矣。冬十月十四，孫熾福生，壽榮出。

五年丙寅七十三歲。

主講麗正書院。春，壽祺蒙

恩簡放雲南巡撫。西道員夏，即挈眷回籍。旋蒙李爵相名鴻



木翰林大學士太子太保奏請終養奉

旨准其開缺。七月十五孫奎福生，壽炳出。府君家居日久，

與當事踪跡甚疏，同里酬應亦少。冬，忽聞為言者所

糾，莫測其由。府君怡然處之。

六年丁卯七十四歲。

主講麗正書院。著史記毛本正誤。四月，不孝壽榮考

取古學，與不孝壽寶同取入淮安府學。學使為鮑華

墨先生。名源深，丁未翰林，官山曾文正公過淮相訪，

語次始知上年被劾，經文正公疏覆。府君稱謝文



正公曰、排釋是疆吏之責、奚謝為。取府君著述、刻藁數種去。後以曹集銓評、發金陵書局刊行。

七年戊辰、七十五歲。

主講麗正書院。七月、十六孫寅福生、壽炳出。漕帥張

子青先生

名之萬、丁未狀元、閩浙總督、直隸南皮人。分餉鮮荔枝、府君謝

以詩。

八年己巳七十六歲。

主講麗正書院。三月七孫女生、壽恆出。十八孫仁福生、壽榮出。十一月大曾孫萬存生、來福出。

九年庚午七十七歲。

主講麗正書院。二月十九孫庚福生、壽炳出。六月二

曾孫汝成生、厚福出。七月三曾孫女生、陶福出。閏十

月八孫女生、壽榮出。漕帥張西山先生名兆棟、乙巳進士、廣東巡

撫、山東奏修淮安府志、山陽縣志、延府君暨何子

貞先生總纂、乃先修邑志。



儒藏

柘唐府君年譜

十年辛未、七十八歲。

主講麗正書院、修邑志。五月、九孫女生、壽寶出。六月、四曾孫女生、厚福出。七月、五曾孫女生、延福出。近數年、府君日取歸震川集讀之、繙展數十過不厭。

十一年壬申、七十九歲。

主講麗正書院、邑志發刊。正月、二十一孫履福生、壽炳出。三孫來福應科試、取入山陽縣學。是歲、預考拔貢、及壽寶及大孫延福同取入淮安府學。選拔貢生。學使為彭味之先生。名久餘、兩中翰林、官侍郎、湖北人。府君入學、

年屆周甲、重譙洋林。七月、適許伯姊卒。十月、十孫女  
生、壽榮出。十一月、二十二孫健福生、壽同出。

十二年癸酉、八十歲。

主講麗正書院、邑志刊成有跋。己刊四月、四曾孫汝  
弼生、陶福出。閏六月、二十五孫華福生、壽寶出。七月、

六曾孫女生、賜福出。

十三年甲戌、八十一歲。



儒藏

柘唐府君年譜



主講麗正書院。六月，五曾孫萬庠生，積福出。二十六  
孫肇福生，壽炳出。八月十一，孫女生，壽榮出。孫庶母  
以壽祺官，恭遇

覃恩

貤封淑人。

光緒元年乙亥，八十二歲。

主講麗正書院。春三夏四月，學使按臨淮郡歲試，二孫厚

福取入山陽縣學。五孫賜福考取古學，取入淮安府  
學。科試，不考壽同，取入山陽縣學。四孫陶福取入淮

六月、曾孫、生、  
附福出。八月、主孫、  
生、青岡出。九月、主孫、  
又生、壽實出。

安府學學使為林錫三先生

名天齡，庚申翰林，官侍讀學士，福建長樂縣人。

每學使至、書肆林立、府君必親詣展閱、捆載以歸。今

夏猶扶杖往購劉宮保鳳誥  
五代史記注、俞太史槌

所著書、歸齋繙閱、甚至篝燈觀之、目光瑩然。不孝等

恐過勞、請仍於午前觀書、飯後策杖散步。府君曰、吾

樂此不疲也。不孝等私幸愛日方長期頤可冀。詎意

六月間有招飲於鑑湖草堂者、忽患咳嗽。亟歸服藥。

而愈。八月初患瘡、不十日而愈。十一月十五日、出為

友祝八十壽。歸覺不適。而起居如平時。不孝等請延

醫府君曰、不須服藥、靜攝攝自平。二十日晚、忽寒戰急、延醫診、咸云高年氣虛、受寒傷食、兼感溫邪、勢屬沈重。二十三日晚、身熱退、腑濁通、羣望轉機、奈真陰不復、神疲口渴、飲食不進。不孝等詢疾苦、府君曰、吾無病、但亟思睡、汝等勿相擾。少時再詢、語仍如是。十二月三日夜、神忽少清、張目詢不孝等曰、吾病已幾日。不孝等以半月對。府君曰、吾覺數日耳。有頃、見衆孫左右立、曰、計時當更深、汝等以我病未眠、可亟去。但吾經此病、卽愈、亦不能再課汝等矣。天曉後、又倦。初



四日申刻忽煩熱。自是每日交申必煩熱。神色益減。不  
 孝等籲天露禱。醫者百計進湯劑。迄無靈效。十三日  
 早忽云。吾不起矣。不孝等環請遺命。府君曰。好自樹  
 立。吾心無一事也。遂瞑目側卧。踈左足。延至午正刻。  
 歿於正寢。嗚呼痛哉。府君竟棄不孝等而長逝耶。皆  
 由不孝等侍奉無狀。致罹鞠凶。不可為子。不可為人。  
 既殯。毒祺即痛哭屬。未竟而殯。不孝等痛益加  
 痛。每欲構思。肝腸寸裂。顧念府君具智仁勇之質。立  
 德言功之全。不孝等恆尤鄙陋不文。誠無以闡揚萬

一。然不及時詮次，咎戾更甚。乃含悲濡墨，依年綴繫。  
綜計府君生平遭際，備極艱辛。早年孤露，中年扞術効力，  
鄉邦晚罹憂患，至於暮齒，又以食指累累。世俗見丁  
口盛而家慶駢圉，不知府君之籌畫經營，心滋苦矣。  
當兩兄京官時，歲節瘠產所入濟用，而自奉澹薄。此  
壽祺彙中有云：浮沈郎署十餘年，不致有敗行者，皆  
府君教養成之。迺伯兄之官遽亡，仲兄舍官饑驅，  
府君曾不得逍遙安閒，享一日之祿養，痛哉！





痛哉。尚忍言耶。府君少而清癯、以讀書養氣、日益強固。雖多病、而精神充足、少壯者不逮也。性惟好書、未嘗一刻離左右。所坐几案、羅列恆滿。見善本、不惜重價購之、寢饋其中、終身如一日。間及金石繪畫等品。其餘詩植骨董玩藝之屬、一如先大父之不撓。其天降。至近時之炫耳惑目、洋市器物、尤鄙棄不一觀。服用樸素、浣濯之衣不敝不更、冠履之式不隨時易。能飲酒、終身未嘗醉。嘗與客較酒、令飲至數斗、仍不

改常度。家居非賓祭不設。卽設亦有節焉。課諸子孫。屈文期必卽日刪改。挑燈研墨。雖多亦然。旣畢。則一指授而導誘之。以集註為法程。以經書為根柢。雅不為空言也。嘗訓不孝壽恆曰。改文與作文殊。作文則杼軸由己。改文則教育因材。初學者宜寬。稍有意則必存。以啓發其性靈。苛則機窒。將成者宜嚴。雖一字不放過。以簡肅其紀律。寬則志荒。應鄉舉。則需堅。立。醒。遊。撤。去。常。義。一。二。層。卽。得。再。深。則。艱。澁。不。達。總。之。無。錘。鍊。精。熟。方。為。文。入。妙。來。欲。於。千。萬。人。中。售。其。技。



豈率爾操觚者所能。若禮聞則又當矜平躁釋、引煇  
而柔、極往復低徊之致、著沈潛涵泳之功。至為古文、  
則須精密謹嚴、灑氣流轉。取徑必闢其新、選辭不離  
於舊。範圍乎馬班、陳范、浸淫乎韓柳、歐蘇。要之、日起  
有功、時過無及。又嘗縱論才學兩端、訓曰、木學者覺  
才長、學則才無可恃矣。——

——往見紉綺子弟、退還家聲、叨荷門蔭、破裂藩籬、喜飲  
惡直、肆忿逞爭、悉由自詡才華、不務學術。甚至顯達

禮義固識尊卑。一旦時移勢去、衣敝履穿、頽情不振、凍餒相尋、妻子無以資生、父老指為炯戒、覲顏苟活、搖尾乞憐。不悔己之趨於下流、輒懣逝者遺之不厚。昔所謂才、歸於無何有之鄉。後雖欲學、已成不可治之病。大愚者終身不解、大惑者終身不靈。故誨育穉幼、以愛親敬長為先。思免寒微、非誦詩讀書不克。且讀書不遇聖賢經傳、即成通儒、無海外奇篇也。律身不裁綱紀倫常、便作佳士、無仙傳捷徑也。褊急忤刻者、非福、驕矜誕妄者、終窮。歛材就範、為汝勸之。聆訓

之餘、憐汗無似。不孝壽恒隨侍最久、稔聞最多、而奄

忽至今、迄無成就。頑劣暴棄、其罪曷可擢髮數哉。

十一月卜吉權厝。三年四月十二日丁酉五月於淮安郡城東鄉石

不孝壽炳等排比搜葺、痛誌崖畧、府君徵實以次、不

敢無美石不誣。極知星漏、無所逃咎。所尤痛者、仲兄已

不及見矣。受弔後、承惠楹聯、輒立誄文、極多、名言伏

乞終緘、不能備著於篇。謹錄。。

當代大人先生矜而憐之、賜以銘誄、不孝等世世子孫

感且不朽。

謹述不誣



孤子壽恆稽顙泣述。

壽炳

壽榮

壽寶

壽同

承重孫厚福同稽顙泣述。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

賞戴雙眼花翎、

欽差大臣、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加一騎都尉、年愚姪李鴻章頓首拜填諱。



校記

①此句疑誤。

②午午：當衍一字。

③「廣文卒」以下鈔寫錯亂，除原本刪去外，尚當刪「文卒之次年崔壽母府君偕」數字。

# 鄭子尹先生年譜

趙愷編撰  
郭齊校點  
楊世文一審  
蔣宗許二審

民國十八年鉛印本

《鄭子尹先生年譜》，趙愷編撰。民國十八年鉛印本《巢經巢遺詩》卷首。

鄭珍（一八〇六—一八六四），字子尹，別號五尺道人，且同亭長，巢經巢主，子午山孩、小禮堂主人等，晚號柴翁，貴州遵義人，清經學家。道光十七年舉人，以教職用，歷任古州廳訓導，威寧學正，鎮遠、荔波訓導等職，以知縣分發江西而卒。學識淵博，經學、小學皆有成就，詩、古文亦可觀。著有《儀禮私箋》、《說文逸字》、《巢經巢經說》等。

趙愷字乃康，鄭珍邑人。此編為表格形式，分紀年、時事、出處、詩文著述四欄，極簡略，實同年表。其所記行實無多，往往以時事足之。

除此之外，吳安道、錢大成、賀代後均撰有《鄭子尹年譜》。吳譜有民國十七年排印本，錢譜發表於無錫《國專月刊》第二卷第一至三期（一九三五年九月至十一月），賀譜見於武昌所刊《三楚周刊》第一卷第十三至十六期（一九三五年）。凌惕安所撰《鄭子尹先生年譜》八卷，採錄資料最為豐富，初刊於《貴州文獻季刊》創刊號、二號、三號及《貴州文獻匯刊》（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〇年），後收入臺北文海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八十三輯。



鄭子尹先生年譜

紀年	時事	出處	詩文著述
嘉慶十一年丙寅 一歲		是年三月初十日卯時生遵義西鄉天旺里河梁莊玉盤山下。	
十二年丁卯二歲			
十三年戊辰三歲			
十四年己巳四歲			
十五年庚午五歲			



十六年辛未六歲。

是年五月初三日莫子德先生生。

十七年壬申七歲。

十八年癸酉八歲。

十九年甲戌九歲。

二十年乙亥十歲。

二十一年丙子十一歲。

二十二年丁丑十  
二歲

二十三年戊寅十  
三歲

二十四年己卯十  
四歲

二十五年庚辰十  
五歲

太孺人本東里黎安  
理女自是由河梁莊  
徙樂安江燕灣依外  
家以居

黎安理卒舅氏雪樓  
恂歸自桐鄉先生從  
受業雪樓曰昔歐陽  
公語蘇東坡曰當讓  
此人出一頭地今吾  
於甥亦謂然



備藏

鄭子尹先生年譜

道光元年辛巳十  
六歲

二年壬午十七歲

三年癸未十八歲

督學程侍郎春海到  
任。教授莫猶人先生到  
任。凡居官十九年始  
卒。邵亭先生年十三、隨  
來任所。

補縣學弟子員旋食  
廩餼。是年娶黎氏即太孺  
人姪也。

四年甲申十九歲。

五年乙酉二十歲。督學程侍郎卸任。

先生貢成均侍郎詔之曰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先秦兩漢之書。先生遂還意於蒼雅之學。又以先賢尹道真期許乃名珍字子尹。

六年丙戌二十一歲。程侍郎視學湖南。

以拔貢廷試未獲選。是年二月舉長女卽趙宜人。

前集詩自是年始。



備藏

鄭子尹先生年譜



七年丁亥、二十二  
歲

先生至湖南、居督學  
署、得交歐陽礪、東野、  
湘皋、甯鄉黃虎癡。

八年戊子、二十三  
歲

先生辭歸、侍郎有吾  
道南矣之歎、歸與邵  
亭先生交自此始。

九年己丑、二十四  
歲

居鄉。

十年。庚寅、二十五歲。

太孺人疾危、先生刺指血書狀、禱於文昌、願減己算十齡、上增母壽。疾旋瘳。

十一年。辛卯、二十六歲。  
是年恩科、邵亭先生列鄉薦。

居鄉。

二月十一日、伯更先生、字曰阿卯。秋、日以鄉試至筑垣。

十二年。壬辰、二十七歲。

居鄉。



儒藏

鄭子尹先生年譜

十三年癸巳二十  
八歲

居鄉。

十四年甲午二十  
九歲 知府劉紹陞任。

夏至貴陽。冬日返里。

十五年乙未三十  
歲 知府文明署。

先生再遊都門時值  
湖南水災。

十六年丙申三十  
一歲

知府劉存杰署知府  
平翰復任。  
巡撫賀長齡到任。

以舅氏雪樓仕滇先  
生往省遂客幕所。

十七年丁酉三十  
二歲

知府平翰任。  
巡撫賀長齡到任。  
臨秋試。  
程侍郎以七月卒於  
京師停棺龍泉寺次  
年夏柩始歸歛。

是年先生領鄉薦居  
賀公門下。

十八年戊戌三十  
三歲

知府平翰任。  
時溫水民亂旋撲滅。

試禮部下第歸住郡  
城。  
是年舉三女。

同邵亭先生纂修府  
志置局府署來青閣。



儒藏

十九年己亥三十  
四歲。知府張鎮署八月。知  
府黃樂之任。在郡。

二十年庚子三十  
五歲。知府黃樂之任。  
知縣潘光泰署明年  
三月去任。

是年三月黎太孺人  
逝世。卜葬子午山。自  
是稱子午山孩。

先生述母教錄。即刻  
以行。

二十一年辛丑三  
十六歲。

秋莫猶人先生卒。  
英人以往年禁鴉片  
之事未決。復陷乍浦。  
吳淞金陵再議和。陪  
款至二千一百萬圓。

居喪。

是年遵義府志告成。

二十二年壬寅三十七歲

知府黃樂之任。邵亭主講湘川書院。是年釋母服。九月乃祭望山堂。直至甲辰。

二十三年癸卯三十八歲

前知府平翰以溫水事降調。仁懷廳已任四年矣。先生往仁懷廳。至即病。遂假繞道由合江。綦江。桐梓以歸。

二十四年甲辰三十九歲

赴會試。因病繳白卷。出大挑。以教職用。即返山中。



附藏

鄭子尹先生年譜



二十五年乙巳、四十歲。

權古州廳訓導、兼主講榕城書院。得士胡長新、能文、劉之琇、能詩。一年去任、人稱廣文鄭老。

二十六年丙午、四十一歲。

先生父文清公卒、葬子午山、乃至密灣遷居子午山。

二十七年丁未、四十二歲。

邵亭先生赴春閣、與曾湘鄉遇於琉端、嚴書肆、湘鄉為置酒虎坊橋訂交。知府為舒舒覺羅芝齡、名佛爾國春、實授。

居喪。曾三黔西一遊。

二十八年戊申、四十三歲

居父服。

二十九年己酉、四十四歲

莫芷升庭芝成拔貢、是年始釋父服。  
黎伯庸兆勛署石阡教授。

三十年庚戌、四十五歲

是年春往署威寧學。巢經巢詩鈔前集至正三日而任者以院試將近遂兼程至縣官及學員等皆以為先生為爭費資謀調合之。而先生咄嗟舍去。秋末復權鎮遠訓導。

巢經巢詩鈔前集至是年止。



儒藏

咸豐元年辛亥、四十六歲。

卸鎮遠訓導歸。唐子方先生樹義亦致仕、居貴陽與先生交最親。至是年、鬚髮頗白。

二年壬子、四十七歲。黎叔園庶菴中舉。

是年、果經巢詩集刻成。黎氏千家詩註亦刻行。邵亭詩集刻就。

三年癸丑、四十八歲。

唐子方以朝廷命勦撫湖北。次年正月十三日、投江死。洪秀全據金陵。

子方約先生往湖北、謂可交王子壽、未果。行。次年、編唐忠烈公子方詩爲一卷、增作二十五卷。

四年甲寅四十九歲。

八月桐梓楊隆喜稱  
亂破縣城至郡據雷  
台山圍城四月餘同  
知韓超擊破走之  
邵亭先生主講湘川  
書院以亂移入城中

先生居鄉選得荔波訓  
導十一月罕家之任  
亂至平超以家先赴都  
勻獨身自省垣領憑於  
除日始出省門正月初  
二日至都勻

五年乙卯五十歲。

是秋苗匪教匪相繼  
叛亂下游銅仁思南  
石阡思州丹江八寨  
古州清江台拱施秉  
都勻黃平皆陷沒旋  
據慶安湄潭等縣因  
漸侵遵義

二月到荔波八月都  
勻苗叛以數十來撲  
城縣令病先生為防  
堵計擊退遂携家出  
南丹羅斜萬山中匪  
月始至省得遇唐鄂  
生炯黃琴陽輔辰黃  
子壽彭年

六年丙辰五十一歲。

初先生欲卜居東山  
之側未果貴陽太守  
劉書年招致幕中先  
生亦辭歸  
二月往成山為書子  
方先生墓碑



備藏

鄭子尹先生年譜

七年丁巳五十三歲

廣東吏民爭燒英人使館英人亦燒省城。

居子午山。遣伯更先生就劉書年太守之聘。汗簡箋正成。

八年戊午五十三歲

冬。邵亭先生以裁取赴禮部。唐邵生官蜀南溪縣。

說文逸字刻成。

九年乙未五十四歲

邵亭入春官不售。因試官王少鶴拯晉謁祁相國雋藻旋引見以知縣用。十月。湄潭。寢安賊由羊岩河犯建義南鄉。

是秋先生季弟病歿。先是唐邵生約遊蜀先生遂至南溪十一月。湄潭賊忽犯東里伯更先生以家往川相尋先生聞家鄉大亂乃急歸又與眷屬

說文新附攷成。



備藏

鄭子尹先生年譜

十年庚申五十五

歲

知縣江炳琳率兵往禦於南鄉兩路口死之。冬十二日副將率兵禦賊於縣南之深溪水里人趙廷瑗等遂逐賊出境元夜奪羊岩間以扼賊縣境遂無亂事。

相左。除日至望山堂。明年二月賊氛益逼復走避至桐梓遣人近家人乃得遇遂寓魁崖趙曉峯家因號五尺道人。

即亭候選在京時端華肅順攬朝政籠絡賢士以助聲名使人求書不應又告之曰能得一見可得美官。又因人延聘教讀于弟皆不應時已將選缺矣決然棄去至皖九弟祥芝權甯鄉送至縣署。黎庶昌赴武昌。

是年仍寓桐梓又號且同亭長秋乃還山。



十一年辛酉五十六歲

春邵亭先生赴京居胡文忠公林翼所為校讀史兵略既竣乃至曾湘鄉幕

先生復巡賊來城知府于伯英為首啟秀書院以居是年冬賊復入境大肆焚擄子午山亦被焚燬

同治元年壬戌五十七歲

是年夏間涓獲賊入南鄉遂大犯全境八月髮匪石達開由湖南竄遵義以達四川冬邵亭以家屬去金陵

唐邵生官定遠府來邀先生作浣花之遊不果行是年居啟秀書院

二年癸亥五十八歲

各匪大擾樂安里禹門砦成八月二十九日黎雪樓卒年七十九歲髮匪石達開被擒於四川

先生既入鄉遂移居禹門砦內是年冬口疾作次年於齒齦及喉際潰成一穿凡食物或遺入輒令人以釵珥取之痛輒異常自謂奇疾

三年甲子、五十九歲。

曾湘鄉駐節安徽、與莫邵亭書曰：閣下與鄭先生遊六、合之奇、覽之於一、旬、千秋之業、信之於寸心、其推重如此、旋今以書邀先生曰：吾曹無意于世、不知都中何鉅公、浪以虛名上瀆天聰、遂趣召而起之、蓋不知其類、唐已甚、不任鞭策、湘鄉使相當不肯十分相苦、兄之不欲出山、堅於友、芝然、鄉里亂、後極不聊生、株守空山、頗領何已、兄即宦情消盡、亦何妨、藉作江湖散遊、一極、思一見我兄、此番

祁相國、李鴻章、以先生等十四人、荐於朝、先生名居首、特旨以知縣徵起、分發江蘇、秋九月、先生居禹門、塞中、口疾愈甚、至九月十七日、亥時、歸道山、時夜、殊星朗、無雲、而雷者三、享年五十、九歲、敏以古服、葬于午山、學者私謚文貞、先生後、黎蕙齋、為樹墓、碣曰：鄭徵君之墓、

鄭學錄、同治四年乙丑、唐氏刻於蜀、儀禮私箋、同治五年、唐氏刻於成都、巢經巢遺文、攷工、是氏圖說、光緒十九年、貴陽高氏刻於資州、遺詩、高氏所刻、僅得其半、後唐氏又鉛印其所藏、亦幾半、并另鈔者、共三百八十餘首、今取合輯之、編次歲月、共四卷、鉛印於貴陽、

汗簡箋、正八卷、光緒己卯、南皮張尚書刻於廣雅書局、沙灘黎氏又石印於日本、未成書、有說文大旨、轉注考、說文諧聲、釋



儒藏

鄭子尹先生年譜

名證讀、深衣考、說卦、  
世系一線圖、親屬記、  
老子注、先秦古書讀、  
巢經巢竊語、無欲齋  
詩註、危語、不知者不  
及錄。

庶幾一來、且屬致聲、  
相促書到、如有游興、  
望即輕裝指渝、買舟、  
東下。不過端午前後、  
可以聚手。官不官在、  
兄自決。不至捉將去、  
斷送頭皮也。先生已、  
病遂無出遊意。  
邵亭先生光緒辛未、  
九月十四日卒於興、  
化舟次。縣令甘紹盤、  
視其喪。其弟祥芝官、  
江甯知縣。解官歸葬、  
青田山。  
是年八月二十日、黎、  
伯庸在湖北州判任、  
奔雪樓公喪回里。至、  
是亦卒。年六十一。  
吳縣尚書潘祖蔭稱、  
之曰、鄭子尹、莫子德。



儒藏

鄭子尹先生年譜

黎伯庸三人皆黔之  
 通人也。  
 郎潛紀聞曰子偁子  
 尹相劇以許鄭之學  
 世稱西南兩子。



# 朱九江先生年譜

清·簡朝亮編撰

張啓煌補注

郭齊校點

楊世文一審

蔣宗許二審

清光緒二十三年刻本



《朱九江先生年譜》一卷，清簡朝亮編撰。原載清光緒二十三年順德簡氏讀書草堂刻本《朱九江先生集》卷首。補注一卷，張啓煌注，民國十九年刻本。

朱次琦（一八〇七—一八八二），字子襄，號稚圭，人稱九江先生，廣東南海人，清經學家。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歷任襄陵知縣，引疾歸，主講九江禮山草堂達三十年之久，從學者甚衆。爲學尊崇朱熹，反對王陽明心學，不滿漢學考據，提倡踐履實行，主張經世致用。著有《國朝學案》、《性學源流》等，惜不存。今有《朱氏傳芳集》、《燔餘集》等。

簡朝亮，次琦門人，於次琦卒後十六年，輯其詩文十卷，並撰此譜，置於集首。其自序稱「年譜自三十有八以前，據先生《公車紀程》暨其家人所得《紀年事略》，以後據先生《在官日記》、《襄陵碑錄》暨先生手定門人文卷」，則所據實第一手資料，述譜主學行，繫其詩作甚悉。大體五十歲以前，以記讀書應試及爲官政績爲主，其後則以論學著述爲宗，多摘引次琦論學之文，於漢學、宋學之爭以及王學均有所評判。

是本初刊於光緒二十三年冬，至民國十九年，簡朝亮門人開平張啓煌撰《朱九江先生集注》，亦並注年譜。國家圖書館藏本前有無名氏識語稱「茲從兩本抽出，合爲一編」，大抵譜注可補譜之未備，有助於理解譜主行事，合爲一本收錄，宜矣。

朱九江先生集序

卷首之一

學者問曰。聞集之始也。後人集之。而非自爲集也。朱先生既沒。十有六年。而未有集。何也。朝亮曰。蒐之未備。既不得遽。又時將有待也。然遷延之罪。固自知之矣。學者迺出其所得詩文百篇。有奇。又有數策錄所聞者。問曰。然庠。迺檢其所得曰。詩文非先生之作。而妄稱爲先生者。十二三焉。若夫所聞。則不能無異。自古而然者也。烏庠悲哉。先生既沒。赴至朝亮父喪。方禫。以師喪固所奔也。戴星而行。及至。既斂。將蓋棺。家人聞來。哭止之。遂入哭。猶及見先生面如生也。行省兩院爲文祭之曰。明不自翹。遺書有無。朝亮聞之而悲。夫先生有書而無書也。先生之明。終不可以沒也。先生七十有一。朝亮在其門。冬。歸成昏禮。反而晉拜。



先生賜之酒。既侍飲、敬問先生著述、舉所以欲爲書者而答、詳今年凡七書。而自謂於儒宗性學發之、而爲政術、尚之、而爲風俗、諸得失雖微、卽干中國人倫之大。天下彊弱安危所存者、則尤屬意、而不敢草草焉。及先生七十有五、語其家人、將定藁以成書。亡何疾作、迺燔其藁、踰月而沒。此有書而無書、昔人以服程子之明、而先生繇之者也。雖然、先生之書未傳於人、而先生之行之言、人固得而見聞者矣。况其莫年講學、上辨古人、下窮今日、其所以勤告者、必其所以欲爲書之精意、豈猶有隱而不宣者歟。先生講學、嘗陳時病、力闢其非、以箠擊案曰、卽如著述、當在斯也。然則先生之明、已傳者精意、未及傳者文字爾。古有脩身教士、生平不著述、一言者、而其言終布於天下、士大夫得以自

艾婦孺得以交脩。史氏賴其言。而一朝時論之是非。迺定。若是者。何以至斯也。有表其傳而書之者也。此無書而有書也。先生既沒踰年。同門將表其傳。屬議爲書。朝亮方母喪。未獲承也。服闋後。感其意。嘗欲爲先生年譜一編。勞勞人事。久之未成。遲遲深居默坐。憶當日席間所見聞者。慨然有感。雖風雨中夜。猶必書之。懼將失也。雖書之。而不敢遽以眎人。懼其或失先生意也。語未及終。學者視抱以思。迺曰。請成年譜。以眎吾學者。使無惑於所聞。且先集詩文。其所未得蒐之可補也。孰與扁其正者而投其妄者。虜若此之時。能待者幾何。虜朝亮以學者之請。固衷於誼。而不敢辭也。然躊躇久之。蓋以誼之至大。將卒爲之。苟一言之失。斯獲戾矣。將不卒爲之。使先生不彰。其獲戾者猶小。使



天下不得聞先生之行之言而皆失所從其獲戾者實大矣。既不可已遂許之。自夏徂冬集有先生詩五卷、文四卷、暨書先生事者附錄一卷、迺成年譜列於卷首、庶讀集者先有攷焉。詩、繇先生家人所得、原略有次、今仍之。皆三十有五以前爲之也。文、繇先生家人所得、暨宗人已槩者、今攷其年類而次之。壯年者罕、大都四十以後爲之也。繇詩而文、遞推終身、故以爲次、亦韓集例也。年譜自三十有八以前、据先生公車紀程暨其家人所得紀年事略、以後据先生在官日記、襄陵碑錄暨先生手定門人文卷也。年譜以年爲次、而有先敘合敘、使其文不散者、左傳編年之書已開其例也。論語詩可以興、陸稼書謂觀朱子年譜可以興。今年譜錄詩、則誦詩論世、其所興者不勃然爲風之自





序。詩繇天性、野人歌謠、今猶於古。百世之後、微問如何、詩必不絕。先生爲詩、誼原三百、如古之詩人、非今之詩人所可囿。錄其大者、可厚人倫、固先輩以詩篇爲年譜之風也。年譜例、錄文譜、居集前、祇錄其題。今或仍錄其文、與詩同列者、譜普也、風誼之高、欲普見其凡也。先生年譜、人譜也、書其可書、不可以常例書也。學者問曰、今譜之言、其必古人未有者、序曰、是不可以不辨也。昔者顧亭林爲日知錄、自謂古人所先有者、削之。今攷其書、章句名物之微、其自謂者、略是矣。然其書之用、不係序其微也。凡所言天下大瀕、則其書之用存焉、皆古人所先有而顧氏申之者也。夫旣申之、則古人之言、始終復明、天下雖有邪說、而不能蔽。若不申之、則古人雖已言、猶未言也。歷世以來、獨立不懼。



之君子、天下所爭言而一人不言、天下所不敢言而一人獨言、皆申古人之誼、以蘄後人之明。何者、天下之變無常、變無常而誼有常。君子得其公誼、續其公言、無不孚驗也。不知者離曲誼、以爲新、矜小言、以爲斷、謂之古人未有焉。其於天下、不適害哉。既而學者羣請曰、書成、吾學者傳錄之難、且易謬。今備梓費、請桀之。遂如其請。學者校桀於讀書草堂。

光緒二十有三年冬至日、

門人順德簡朝亮謹序。

謹案、先生詩文、今未蒐得而待補者、代兆撫軍、請襄陵臨汾水田、毋照東南升科、摺撥西山、神輿、假文、晉聯閣、驪樂賦、三雅、五易、十可、守八、可征奏、記兆氏功臣、三世家傳、黃木灣觀海、詩、今具錄題、以冀補桀、亦以免妄收。

朱九江先生年譜

卷首之二

嘉慶十有二年歲在丁卯八月辛卯二十日先生生。

先生諱次琦字稚圭一字子襄先世子議居南海九江方明

祖龍興設不爲君用之罰子議終身偁元處士不改度焉七

傳至夔州知府讓仕萬厯時以治行第一拜璽書之賜詳四

志廣州鄉賢傳是爲先生八世從祖讓孫寶蓮以戶部郎中受特勅

與陳文忠子壯舉誼殉節高明皇朝賜諡烈愍詳明史列傳

是爲先生六世從祖父贈公成發贈如先生秩蘇人有主於

公者年七十歸休以佗人所負三千金俾公自收之公陽諾

四千里外卒反其金嗜觀邸報災患必歎嘗謂諸子曰凡人

有力在己而不及人非天命富貴意也汝曹識之矣母張



太宜人知文史。族子爲盜魁，瞰贈公歸，颺言索之金。太宜人語贈公，請與諸子佗適。旣行，盜夜嘯叔門。太宜人扶媼持燭出，從容詰曰：嘯叔者誰？何遽也？叔偶出，盍入而待之。闔閭納盜魁，其黨數十人，族於門外。盜魁踞上坐，解佩刀錚然。太宜人嘯婢淪茗，復詰嘯叔何居。盜曰：將亡命，假數百金。門外盜皆譟應。太宜人正容曰：汝偁叔，屬雖遠，猶骨肉也。有急當告我，何遽若是？迺入探釵珥數事，解腕中條脫益之。曰：汝將去，不足可復來，何待叔也？盜大慙，竟棄去。繼母關太宜人，府諸子如腹出。先生嘗病十旬，閑鬱忘勞，體爲之微。伯兄士琦與先生同舉於鄉，能詩，以粵中西江水患，繇沙田石壩上書大府，議除其患。詳南海縣志。仲兄炳琦，季弟諸生宗琦，叔者先。

朱氏傳芳集。

生也。

十有三年、

歲在戊辰先生年二歲。

先生周晬、甫學語、張太宜人抱諸鄰上、授以唐人絕句、代小

兒歌謠。

十有五年、

歲在庚午先生年四歲。

張太宜人問曰、兒願多錢否、曰、不願。願高官否、曰、不願。何願。

曰、人盡愛兒、兒則願爾。

十有六年、

歲在辛未先生年五歲。

冬、先生始入塾、受書。叔懿脩先生既自塾歸、夜寒雨雪、張太

宜人藉先生寢、篝火溫衣。先生遽曰、如今窮人可念也。

十有八年、

歲在癸酉先生年七歲。



先生能爲詩。

二十有二年、歲在丁丑先生年十有一。

贈公腹疾、治之不瘳。先生幼、惶恐、手疏祝竈陘、搏頰流血、贈公遂瘳。

十有四年、歲在己卯先生年十有三。

先生同里曾勉士廣文說先生幼敏、以先生調制府儀徵阮文達、命作黃木灣觀海詩。文達驚曰、老夫當讓此子出一頭地。過予彩旗門作矣。擘經室集有作浦彩旗門觀海詩。

道光元年、歲在辛巳先生年十有五。

冬十有一月丙辰、張太宜人卒。先生執喪、居先廡東廂、杜門三年、默思而純。於是強識踰素、巨簡之書、循牀者三、輒誦不

忘。

四年、歲在先生年十有八。

甲申

春二月、先生服闋肄業羊城書院。山長謝里甫先生能書、嘗曰、書雖小道、非雋悟者不能通其意。吾友教歲數百人、僥學此者、朱生而已。迺授筆、潄辟呬詔之曰、實指虛掌、平腕豎鋒。小心布真、大膽落筆。意在筆先、神周字後。此外丹也。手輒筆頭重、此內丹也。又曰、晉辨神姿、唐講閒架。宋元以來、尚通峭之趣矣。然神物無蹟、易於羊質虎皮。以趣勝者、卽有所成、祇證聲聞、辟支果耳。不成終身、遂流魔道。不可振揅。初學執筆、折中祛弊、其諸顏平原、歐陽渤海閒序。繇是先生工八體。先生幼而端靜、彈碁六博、諸戲不一游目。讀書之餘、略求八



備藏



濫而已。凡書百家耽讀、采市典衣如不及。聞藏弄家有其書、婉借之、必得迺適。

夏先生赴院試如功令不挾一字。先生連試席者執綈

家子也。倩遞失排律迺出金條脫乞作維筍及蒲詩。先生不納。

七年、歲在丁亥先生年二十有一。

夏常熟翁文端來督學、先生試皆第一、補邑弟子員。再試之日、先生橐筆入、文端命升堂。屬藁數行、輒先取眡、點首而誦。比藁未脫、文端親然蠟炬、勞曰、勉竟若長毋躁也。

先生念母不已、過先孺人墓詩云、頭顱爾許人猶背、愴絕人閒二十年。



邑人李孝廉鳴韶、先生總角舊也。欲爲貲郎。先生贈詩風之云：名士貧來有宦情，聞諸先輩李黼平。吾道貧非士也，苦苦以無力振貧故。錦衣怒馬僕曼胡，君昔視之不如奴。歎然欲起六月息，身落南蠻心注北。芭蕉戰雨碎可憐，仍扈江蘿障蘭蓀。宏獎之風近來少，休文休進彈蕉表。

新疆回部張格爾久爲亂，至是猶未平。先生有感詩云：敢以烽爲戲，須明國有權。整疆光舊物，不擬勒燕然。又云：廩藏資先事，安危在正供。似聞司會議，有藉世時雍。

八年歲在戊子先生年二十有二。

秋先生赴鄉試。將試，先生檢舉子業曰：韓退之云：旣爲之，欲有所就，已而報罷。先生讀書囂囂自若也。曰：朱子云：非科舉

累人人自累耳。

九年、歲在己丑先生年二十有三。

春正月丁巳、贈公卒。先生執喪、居先廬東廂、絕不爲詩文、血誠致哀、三年如一日。

十有一年、歲在辛卯先生年二十有五。

夏四月、先生服闋。

十有二年、歲在壬辰先生年二十有六。

先生肄業越華書院、山長桂林陳蓮史先生一見異之、曰、天下士也。嘗以天中節燕諸生、命賦新松。先生詩云、棟材未必千人見、但聽風聲便不同。陳先生爲吟諷者久之。

秋、先生赴鄉試、報罷。有以幸雋告者、先生曰、不勤而祿、无望。

而得唐李景讓之母所以憂也。吾今事母，奚可幸處。

十有三年。歲在癸巳先生年二十有七。

邑人徐大令台英佩韋與先生交。先生曰：佩韋爽直人，吾執友也。故先生於大令風誼尤勤。大令長吏才，曾試報罷，儕輩將資之俾借一官。先生獨止之。夏五月，寄徐子都門詩云：「一第溷人信茫昧，十年養氣從掀揉。京雒緇塵自古嗟，君有素衣無恙否。」大令得詩遂止。先生之詩古，所謂執友，稱其仁也。他日夢讀佩韋近藁，卽寄懷落第南還詩云：「故園尚有冬青樹，歲莫山寒共往還。」亦其風也。於後大令卒，以名進士宰華容，調耒陽，克馴莠民，均坑隄，正錢糧，花戶。湘陰左文襄奏聞其事。國史館立傳，耒陽人祀之，廬士元祠。



夏五月庚辰大水隄決李邨。先生奉關太宜人緣岡避水。先生赴李大招飲百韻詩追賦之曰。驀報西潦至。五月日在庚。降割方鞠凶。洪口決李邨。嗟嗟十二戶。原注地名。盡室爲魚鼈。比鄰聞號咷。誰知其死生。我家三百指。乘屋如鷗鷖。膳飲波面坎。雞狗牆頭眠。高漲更未已。鼓沒驚我顛。昏黑扶老孺。一下破船室。人莫涕泗。我有好弟昆。緣岡互房廬。足以相援攀。可憐非柁工。尾掉船頭橫。混漾涉中流。上有星月明。喜達賢主人。舍我在高閤。色定見憔悴。老親蹙額歎。弱妻授我食。執箸不下咽。脫我淖中衣。易我犢鼻褌。展視著股處。血痕已朱殷。憐惜不出口。泣睫淚漣漣。搖手使勿聲。吾母腸斷聞。民生正摧挫。我敢自求安。願以膚髮勤。易此骨月完。知詩者以是。

爲杜子北征之遺也。

爲大水故、撫軍上元朱莊恪行旼勸分、且問士焉。勸分三君子鄧鑒堂觀察、區仁甫考功、何樸園職方皆以先生對。先生館西郊、莊恪將就見之、屬考功申意。先生固辭曰、生方赴試、不敢涉嫌貽口實也。迺不果。制府涿州盧徵肅遣吏徵寫先生詩、敏肅曰、天下雖大、人才有數、敢不勤之。嘉興錢給事儀吉來粵、年已七十、聞先生名、就見西郊。於後序先生詩、九江少穀豐魚桑先生謀於鄉、迺建義倉。大水之役、萬口罄罄先生食之也。

十有五年、

歲在乙未

先生年二十有九。

阮相國詒書盧制府、言選高才生肄業學海堂、八是選者十





人先生爲舉首。先生以疾辭不赴。

田祖有神、曾孫所以思古也。先生蝗蟲歎詩云、回首

仁皇晚季時、不在人間在天上。

白華之絜孝子也。祿不逮養孝子之傷也。先生客中雜憶詩

云、突梯古有戒、奉檄世亦賢。審知出處誼、固以父母年。壯且

不如人、此後空可憐。

采蘋瀟度季蘭尸之、今猶多先王之澤庠。先生守歲與閨人

夜話詩云、高懷吾媿汝、卒歲恥言金。原注、宋真山民詩、貴無可買恥言金。

十有六年。歲在丙申先生年三十。

先生館邑六榕寺、同舍生謂之曰、君論事不易聞、及聞之、則

疏析鴻鬯、傳以古事、意豁如也。賈長沙、馬賓王、君之倫也。

十有七年、歲在丁酉先生年三十有一。

秋先生赴鄉試獲薦。試文用史、主者以廢棄之。報罷、主者發卷、祇其名、迺先生也。悔之。先生俳體戲答友人問詩、美人秋心、道其事也。

九江周數十里如功令建鄉約、所薦鄉先生司約焉。庀雜之居、君子不樂就也。陳大令信民梅坪、惟先生一言而就。里門羣德、彊蔬薶蹤。武舉某老矣、猶縱博爲姦利。先生首謀於大令曰、鄉患惟甚、梅坪其可已。庠迺鳴官、寘之灋。先生感事詩云、數百容公輩、其如扞網終。敗羣愁害馬、亂祇惱飛蟲。事以心平定、機先日聽聰。不文嗤絳灌、黨論本來空。蓋感於斯也。



冬十有二月癸丑陳大令卒。先生寓書馮愛之孝廉籌卹都門。曰：陳九身後無子，寡妻弱女，慘慟鳴號，近識遠交，異聲同歎。至乃里父村僮，竈婢走卒，亦用惘然。昔一國輟音，春者解哀，玉毀百身可贖，詩人以痛三良，以古方今，伊其信矣。吾兄儻亦有聞而心惻者邪？迺者總幃虛掩，四壁風飈，食蓼將荼，不言而喻，竊意渠同年世舊官京朝，赴上計者咸萃都下，得否會知，賄賂遲速，叨收嗟乎。東里西華，有後遜任君之効，素車白馬，舉喪遲范叔之來，讀者感焉。故事，搢紳卒於鄉，未有籌卹都門者。大令名進士，賢而有文，重以先生書，故擢舉而人從之，郵數百金卹其家。是歲鄉人岑績熙卒，母劉年九十矣，家貧，遺幼孤五男三女。先生以布鄉人卹，亦忘亡也。

十有八年、歲在戊戌先生年三十有二。

邑學三舉優行、先生爲舉首、皆不赴。先是、列優籍者多納金、先生以士望得之、猶謝去。

十有九年、歲在己亥先生年三十有三。

夏五月大水、鄉隄瀕危、先生與孝廉馮愛之、明次卿馳赴之、列丁夫、豐餉犒、埤黏土、橐杙連雲、萬杵陡作、越四日而隄復完。當是時、風雨暴來、飛濤及面、足下洶洶作聲、鄉人色駭。先生山立而奠之、皆相慶也。隄趾故多叢莽、築者疑畏。先生手拯其上、曰、隄決地且涸焉、豕骨何有。如彼不諒、惟予之崇。迺卒工。鄉人以多先生、而先生不居焉。先生憫潦呈兩孝廉詩云、大隄如堅城、浮肥同輜毛。延緣一綫泥、障壅千丈濤。是時



萬家命、呼吸人鬼交。又云、吁惟此邦人、真不可與明。不自有其土、樂禍如佳兵。費我借箸籌、曾無簞稿情。是地豈閒田、虞芮兩勿爭。不爭事猶可、不救瘡痍成。三五垂白叟、叩頭歔角崩。藉非明公惠、百室魚頭生。

先生常曰、天於兆民之中、獨畀一二人才、蓋兆民苦樂皆寄之矣。父傳業而先長子、所以字幼也。徒竭吾才、自爲計、何異吞產棄親、傷其父命。天心不其然也。吉凶與民同患、聖者出之安、賢者體之勉。當官舉其事、下士盡其心。又曰、人必思所以自居。衍衍度日、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雖活百年、猶殤子爾。

秋涇陽張文毅、江甯潘忠毅來典試。先生與伯兄同舉於鄉。

時人稱之曰南海明珠同時入貢矣。

冬先生與伯兄北行會試。抵清遠縣寄季弟宜城書曰。五弟無恙。征舸既邁。遙逾十晨。願言之懷。昔人所唱。愛而不見。如何如何。吾弟內娛。諉背外隆。德聲雖曾。與齒指而勤操。召南樵山而振脩。累其勤勞。無以喻之也。邇東裝後。待友佛山。鎮雨日。邇得成行。舟師謳櫓。若汎鳬鷖。游子寄音。眇望魚雁。是夜宵半。衝風驟激。顛波彌厲。元雲靄空。夙夕不解。雨雪告零。先集爲霰。曙發盧包之氣。其宿黃巢之磯。嚴霜隕而葭茨淒。元冥深而若英晏。鼃頸之灘。迷茫虜津。逮龜手之藥。歎惻庫水工。行路之難。詎我端倪矣。家累凡百。弟克當之。回睨舊鄉。心魂慰藉。惟吾弟續昏一事。軫結未忘。上有黃髮罷勞。晨夜





下有雞稚噢咻號笑。茲事之亟，豈煩覲縷。顧鄉土是諮，亦云省便。而此邦之人，內教陋，習錮既久，庸計門戶。宛宛處子，或有季蘭之好，悠悠靡俗，恐入齊咻之教。天下多美，何必是求。權輿弗戒，後懊焉集。行子過計，是用悽悽。風水蹇逆，行郵遂淹。以今二十七日，到清遠縣。兄弟健好，餐飯猶昔。兼多徒侶，解誨憂虞。詰誠家人，勿我爲念。從茲度嶺，浮海西下。楚歌千些，湘波萬重。背湖涉江，釋舟趣陸。更復馬首斷雲，千里隨夢。雁足飛雪，崇朝灑襟。七聖皆迷之野，惘惘而驅車耦耕不輟之鄉。栖栖而問道山川，合沓息影何時。靜言思之，百憂集矣。夫人情迹接則多忘，景逝則恆憶。歲華不居，游燕未極。往時家衡羣從如龍，齋居盤盤言笑晏晏。東方未明，已對牀相



語。西柄之揭、猶露坐未眠。論難紛起、聲與百舌競變。觴詠橫飛、酒微斗亦醉。魏文有言、當此之時、忽不自知其樂也。繇今以思、曠若星漢、擬諸形容、尚繪心目。每當落帆江汭、擁衾無寐、清角朝厲、游鴻夜吟、我懷云勞、不可說也。自惟寡薄、豈辦任官。此行邀福、或叨一第、思遂南歸、寄迹丙舍。將吾叔仲、長奉板輿、對鵲占門、徙魚築宅。陸機之屋、不聞庖東西、何點之山、略分庖大小。時及霜露、言羅雞豚、祀先之餘、兼以速客。雖甑生塵、而日晏風吹、簾而歲寒、而風詩教睦、取鹿食之、相噉。金石歌商、結鶉衣而不恥。明明如月、長照其素風。溫溫恭人、永垂爲家。澹閉門養親、至於沒齒。雖三公上衮、百城南面、何以易此哉。其許我庠、非故望也。有問訊者、達此意。言音塵。

未積風雲逾闊。家食餘閑，奉助光采。勞人草草，筆不抒心。讀者皆曰：天倫之至文也。

二十年、歲在先生年三十有四。

春先生北行，次德州，作塵沙行詩。會試報罷，旅都門。高平祁尚書數請相見，不至。又屬梁編修國琮、何膳錄鼎彝申意曰：朱孝廉子撫，粵時書院首選士也。先生復編修等曰：尚書遇我厚矣。顧以素士見，則分有不敢；以門下見，則義有不安。請謁之誠，願族佗日。

二十有一年、歲在先生年三十有五。

春先生會試報罷，旅都門。先生自北旅以來，居邑館泳珠堂，時借書士大夫家。昭代憲章，名公行實，采獲之勤，申旦不寐。



倦迺幽尋、翛然獨往。車馬造門者、一刺報之而已。先生游良

鄉、作題壁詩。

集中之詩終於此作。秋先生南歸。

二十有二年、

歲在壬寅

先生年三十有六。

先生居南沙陳氏賓館、嘗語其學子曰、處子耿介、

文選注、處子、處士也。

守身如玉。谷暗蘭薰、芳菲自遠。聞者佩爲名言。

二十有三年、

歲在癸卯

先生年三十有七。

先生居陳氏賓館、有勸以遷、教都會者、先生笑而不答。迺報

家人書曰、以周公之上聖、日讀百篇、以孔父之多能、韋編三

絕。學者殖也、不殖將落。况庸虛如某者乎。某非不知遷地爲

良、或可多出僦石。然學子百輩、終日卒卒、豈復有須臾暇邪。

今孝廉船傾、冬杪復擬計僦。萬一僥幸、此身遂非己有。爾時

雖欲假片刻餘閒、補平生所未及、那可復得。昔范希文以先憂後樂爲己任、讀書長白寺垂十年、晝鬻而餐、斷齋而食、雪案無寐、燭敗葉自溫。孫高陽作諸生、授書關外、年四十矣、布衣徒步往來、飛狐倒馬間、數從塞下老兵問阨塞險易、士馬強弱之數。是二君子者、伏則泥潛、出則霆震、發皇耳目、驚爆天下、非偶然也。某雖無似志事、豈後於古人。是用辭富居貧、使故業可理。然且廣廈細旃、我冠坐論、供養過二公遠甚。恐將來藉手不中、與二公作廝養僕耳。凡此悽悽、不足爲外人道也。遂銘成言於坐隅曰：我輩常人、分陰當惜。儒者所恥一物不知。

陳氏歲餽餅、先生舉以詒所知、而不歸其家人。所知問之、先





生曰、是不宜母疾者也。婦子獨餉、母雖安之、吾何以自安庠。故先生之事、關太宜人也。繼母如母、動於其天、一器一役、喜躬親之。如嬉兒之爭承母、不以壯佼、眠也。母疾有所求、雖風雨、跣足衣短後、皇皇而赴其求也。

或曰、頻年河決、東南多大水、何也。先生喟然曰、宋蒲宗孟有言、臣陰、象、兵、陰物。夷狄陰之方、佞邪陰之黨、姦臣陰之極。繇今觀之、兵燹雖衰、羣陰何如也。

冬十月、先生與伯兄北行、會試。庚申、祖道、爲文祭之曰、曩游萬里、跋履風塵。南浮北走、起憊亭屯。匪曰予智、惟依於神。三年不鳴、又及茲辰。昔丞相宏、謁公車者、再迫欲求伸、緣飾經術、嗤點千春。亦越昌黎、兩舉有聞。爲古碩儒、爲時貞臣。是二



君子一簞一薰。子矢諸夙夜。神知其勤。於戲。不可知者。遇。不可信者。文。不敢負者。學。不敢玩者。身。風飄車偈。江汜河滸。尚勵相予。宏濟關津。

二十有四年。

歲在甲辰。

先生年三十有八。

春。先生與伯兄會試報罷。初。先生北行。乏資斧。溫氏富人奉重金。乞驛窠大書。先生不納。齋藏書而行。繼母關太宜人於其行也。簪髮飲酒。命二子曰。予宿羸疾。猶白適也。行矣。毋予憂。既行。人之疾革。春正月丁酉。關太宜人卒。未葬。待公車之二子也。都門既遠。凶問又紆。不相直焉。邑團拜日。先生心恻。小憩。夢衣冠髯丈夫。數謂之曰。君胡不歸。先生異之。已而報罷。伯兄旅都門。先生南歸。秋七月甲戌。先生至自公車。及門。

聞喪、嘯號哀絕、三日勺水不入口、咯血殞前。仲兄懼、迎族叔知醫者曰明著。先生哭謂明著曰、背親圖榮、卽於大故、不孝之人、人天斯絕、尊者何用生之虐。又哀絕、遽見二毛、毀甚。旣成服、止草居。西潦方退、暑溼蚊蚋、家人設敝帷席、先生磨去。曰、吾母今獲安宅邪。比葬、先生歆嚙寢苦於地者五越月。冬十月乙巳、有采虹垂於其家魚池、光華耀然、終朝迺已。觀者歎曰、孝通之徵也。

二十有五年

歲在乙巳

先生年三十有九。

先生執喪、居鄉正覺寺、喪食三年。家人嘗以肉進、先生不卽卻、旋以畀其門者。

二十有六年

歲在丙午

先生年四十。



冬十月、先生服闋。繼母之卒、先生五越月而聞喪、故於是月也服闋。

二十有七年、歲在丁未先生年四十有一。

春、先生與伯兄北行會試。先生成進士、卽用知縣、籤分山西。初、先生之試與貢士焉、遐邇驩聞、斬之一甲。及廷試、方日昃、主者遽趣卷。試者乞緩、或揖之。先生以屈節非士也、非所以爲出身地也。卷未完、呈之而出。邑先達在官者聞之、惜其才、間追之、使完卷。先生不服闋、不顧也。<sup>③</sup>先生少日書趙歐北年譜詩云、男兒自有千秋業、堪笑平生志大魁。然則先生之志皎然已豫矣。

秋、先生假還、宗儻來賀。先生曰、科名適然耳。爲官譚何容易。

今而後何以宣

上德何以達下情。諸君子殷勤教誨、

幸書紳作活人經也。

二十有九年、歲在己酉先生年四十有三。

春正月、先生之官山西、不挈家而行。丁酉、祠道爲文祭之曰、  
某惟不佞、行業未揚、奉先臣之清白、飲下士之編章、數辱公  
車、一對明光、乃荷丹毫、遂綰銀黃、俾汝救民、唐魏之疆。

假還不日、待罪方將。星言首涂、吉日辰良。神尚相予、冀行四  
方。思敬楫於大川、敢駟轡於康莊。守道守官、民幾民康。夫惟  
捧檄重眷、維桑故山。鬱鬱宰樹、行行昔宋。相籌邊屢、吟想於  
圭峯月下。人龍開濟、亦倦焉於歸臥南陽。蓋馳驅可以許、而  
父母之邦、良用不忘也。於戲、肅肅王命、悠悠天常。日



月照臨臣敢懷鄉。旣行次漢口、先生欲取道汴梁、以舉主潘忠毅方爲豫撫、嘗爲晉藩、將問晉政於潘公也。道過所知宦楚者、咸迎謂曰、君往汴梁耶。今晉撫與潘公同鄉同年、深有雅素。今首府亦潘公同年也。得此先容、賢於十部從事矣。先生遂不果往。於後寄兄弟書、且自訟焉曰、昔晉人欲加禮於王丞相、馮懷以問顏含、含不答、退而有憂色。家人問之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曩者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遺行與。今茲之事、某不敢薄今人也。惟媿省身克己、根氣淺薄、使別嫌明微之操、未能卒白於天下、皆某之罪也。君子立身行事、當昭昭如日月之明、離離若星辰之行。微特較然不欺其志而已。安能隨波靡、犯笑侮、招逆億、以察察之躬、爲當世所指目。





邪。且卽不敢自作身分、而世旣未能免俗、一槩以相量矣、將或枋柄在手、又安能昌言正色、直己而直人邪。冬十有一月丙辰、先生抵太原城、僦次僧舍、蕭然獨居。出則徒步、入則齋鹽。所嚀一僕、晉中人也。先生曰、卽地選僕、習其方言、將有所訊。庶幾吏民無壅虐。嘗有客至、適僕出、小僧爲持刺入、客適大笑。先生答康述之廣文書曰、昔魏敏果官京師、不攜眷屬、王漁洋尚書作戲詩嘲之云、三閭無佛殿、一箇有毛僧。今有佛、勝環翁遠矣。自是、先生在需次五年、或訊獄讞局、獄無留者。

三十年、歲在庚戌先生年四十有四。

先生在需次、遇歎吏事之難、鮮討求者。寄伯兄書曰、人人以



一官樣作官、民生何賴焉。先生迺自重、蒐武備、倉儲、河渠、地利諸書、雖游宦如游學也。

咸豐元年、歲在辛亥先生年四十有五。

先生在需次、晉中多士爭從之游、先生卻其摯、與之言學、如古士相見禮、無敢以私干者。撫軍兆那蘇圖時所傳世襲一等子鑲黃旗松崖兆公也。其先人從

龍入關、列功臣

選。兆公知先生善屬文、衙參日、留燕先生、兆公拜於筵下、乞作先人三世家傳。先生不獲辭、收其功、載屬藁以獻。兆公嘉之、命吏歸羊酒貂錦、朱提五百、玉虹鑑真帖。先生皆不受。吏難於反命、以聞之潘忠毅。時潘公方左官晉臬也、遽使人謂先生曰、卻長者之賜、何以爲恭虔。先生迺受一帖。

二年、歲在壬子、先生年四十有六。

初、晉北邊歸綏、古甌脫地、絕蒙古幕南、晉邊毗輪租耕其地。歲久、衆數萬人、遂不輸租。蒙古忿之、約期與鬥。邊毗先期乘夜邀擊、殺遞札薩克者七百餘人。蒙古控於朝、未獲平章。咸豐元年冬、復控、且言將用兵幕南。詔責行省迅治。

二年春、撫軍兆公議剿邊毗。邊毗颺言拒捕。先生聞之、夜見臬司潘公、問其事。潘公曰、兵將動矣。先生曰、此激亂也。今南方盜寇有魚爛之憂、又使北方軍興、以重兵釁以生盜、心中原自此多故矣。不如遣一能吏親諭邊毗、俾獻罪魁、執以說於蒙古。此一介使事耳。潘公以白兆公。兆公遂寤。顧念晉員無足任者。潘公薦先生曰、言者其人也。兆公以先生奏。



聞請代平章漢蒙事。夏五月，先生銜

朝命，馳至幕

南，訊其耆老，縛罪魁十有三人。乙卯，衣裘絕大幕，及蒙古盟界。王出迓曰：「天使大人何幸來也！」王迺先馬抵所部將

命。王遣人策馬千里，走戈壁外市鯉，張燕大會。諸王咸以抵罪者少，未肯解纆。先生具宣

天子德意，且言死者

雖多，迺自相蹈藉而死。援刑律檢骨，灋折之。又因其俗言血刃尋仇，不如喇嘛禮魂。諸王微動。諸王中灋福善者嘗居京邸，知詩久慕先生，於是因灋王以諭諸王，殺十有三人而灋解。先生之行也，挾五臺黃喇嘛德徹以行，卒用嚴事。諸王說先生，贐裘二百襲，謝弗受。使還，兆公將以知府花翎奏請。先生聞之，以議發自己，且薦自舉主潘公，有銜售之嫌，請潘公



爲固辭於兆公。迺已。會及班。夏六月壬辰。署孝義縣。未赴。丙午。襄陵縣待署。諺所傳金襄陵者也。兆公以易孝義笑。謂潘公曰。朱三兄。脂膏不潤。易之可也。

秋七月戊辰。二十。先生子身赴襄陵。以儒爲治。而績成。繫囚趙三。不校。劇盜也。介薛令去官。越獄奔逃。薛令須先生至。以相屬。先生謝病三日。不至。盜遂不戒。先生陰出重貲。購知其所適。亟假郡役。前半夕疾馳百二十里。至曲沃郭南酒家。盜方登樓羣飲。役前持之。盜麾刃死拒。顛墜者數人。歟而樓上百炬齊環。則皆襄陵縣鎧也。盜迺就縛。比邑人迎新令。則紮原盜入矣。河東歲患狼。俗愚。謂爲神物。不敢擊。席氏女將出閨。爲所噬。訟者兩造噬其一。先生憂之。募獵戶禽狼。獲者與

錢萬。猶無獲。迺親檄西山神祠。民患狼而祀之者也。約十日。驅狼盡。不則毀神。湔其地。邑人皆恐。時方秋肅。天迺大霧旬日。人得迹狼所至。攢火鎗擊之。無脫者。得狼百有七。患遂絕。邑人不雨。先生雩之。雨則告足。佗邑以雹傷稼。邑則大有年。既霜降。衡汾與梁成潦。又至。將沒。先生禱之。則潦退。平陽總兵某驕橫。挾軍興勢。以八百里台符行縣。調吉州兵。先生曰。襄陵至吉州二百三十里。雪峰漲谷。道險傷行。邑故不置驛。營有急。當發塘兵。曷以台符行縣爲。遂不納。總兵牒大府劾之。先生言於大府曰。台符妄擾。民不堪命。其不效南方盜者幾何。令甯以談軍興待罪。不敢激民變。大府無以難。先生下車。脩鄧伯道祠。崇風教也。親教士。葺中堂。頒讀書日程。邑笑。



而教士皆醉誼忘歸。邑試士日、皆自校文案、夜忘寢、讞獄不輕及士。鄉者邑士補弟子員凡五十有二人、學於邑舍、人率二十有四金、獨從四金、謂是棚規之助也。先生曰、是何以處寒酸、皆免之。迺蠲棚規、鐫石學門。邑故晉腴壤、後稍疲矣。有司儻壽害、猶不爲殺、輦金千百。先生至、禁之一、緒不事。邑民無夜守涂、車載金、河舟居貨皆真焉。先生行夜、讓其慢藏。里甲曰、民固然也。先生異之。蓋邑有唐風、而民偏、兄弟因異財訟者不絕。先生以骨月之間、非佗也、吃虧而已。且訟決益怨、諭之歸。旋復訟。先生憂之。已而悟曰、言兄弟者必溯妻帑、常棣之誼也。迺訊訟者、訊兄、兄曰、吾友也。訊弟、弟曰、吾恭也。先生曰、若兄弟所言、胡爲虛訟哉。必生自婦人也。當先懲之。



先生獄獄不輕及婦人至是、囑役於庭、速婦人至。既退、役不  
卽行。越日、訟者具悔狀乞罷、請爲兄弟如初。邑遂無異財訟。  
關氏錯居河東解州、世襲翰林博士某數以訟習族人財、越  
竟而干先生。先生榜門揭期、繫獄壯繆侯席、許百姓聚觀及  
期、旦日闔府闔觀者數千人、簇階下。日中、先生袷服入、升堂、  
博士及其族人皆從。先生抗聲祝曰、侯誼烈百世、鄙夫羞顏。  
今侯之子孫不念侯德、至以屬令。令涼德、不能化誨、使有門  
內之獄、以爲神明羞、此令之罪也。某懼乞罷。先生流涕責之  
曰、若祖異姓如骨肉、若遇同室如敵仇。若祖不以金帛易恩  
誼、若遇於門內索金帛、敗官不忠、忝世不孝。雖積貽人將不  
食汝餘。吾不難請礪汝、擇賢繼侯世。願罪戾出、且辱州里、輕



朝廷、汝迺醜然蹈之虐。於是觀者唾罵、某媿欲死、搏頸自  
罾。邑遂無親屬訟殺人囚。劉長幅淹獄久、先生至、迺引伏出  
就市刑。泣謂觀者曰、死自吾分、恨耶來遲、吾致陷此爾。平陽  
西三十里曰平山、亦所傳壺口也。平水出焉。襄陵與臨汾受  
平水、分灌其田。豪右龍斷爲奸、非有買水券、弗予之水。無地  
者擅水之利、而有地者反無水。於是爭水而鬥者歲百千人。  
大獄數起。咸豐元年、邑人京控、

詔以歸行省。先生至、

廉獄事。獄成、旣抵罪、活百四十有七人。貨數百家。先生曰、嗟  
爾邑民、利餌於前、刑糾於後。雖曰不罔民、誰欺哉。迺革其弊、  
定以地隨糧、以水隨地之制。會臨汾周令履畝、兩邑田若稅  
相直也。定平水爲四十分、縣各取其半。竟內建四綱、曰水則。

水二十分、醴八支渠、所分灌、眠壤廣狹爲差。曰用人。渠長司水之禁、令溝夫察分灌、眠長守陡門、皆聽於渠長、違約者渠長罰之。不受罰者有刑、誣者坐如律。曰行水。晝夜有程、通閉有節、傳牌有部、淘河有式、動礮有候。曰陡門。築門、築渠、渠上廣七尺、下廣三尺、門廣一尺、其夾深尺有二寸、撻石插板、鏤以書識、稽以守調。四綱旣舉、水利迺均。凡得水田十萬畝、有奇。愛棠錄云十萬八千畝先生且言於兆公曰、襄陵水利、民捐民脩、乞奏請、毋照東南水田升科。兆公命先生爲奏、藁奏上。

詔曰可。繇是地皆水利、相生相養、民無所爭、風俗遂變、邑人銘碑頌之。先生宰政、吏役無以貲爲之者。又罷所私隸、籌贍其用、戒毋受賕、吏役皆馴。官廚無特殺、草具自給、市肉共幕。



賓而已。幕賓治官書、覈而後行。或更其藁、先生曰、邑令者、親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何時何事、不可以聞。適與民約、民以事至、則自擊鼓、不問旦莫、聞鼓則坐堂皇、從而鞠焉。告無成期、狀無成式、或不知書、口訴可也。時出行縣、老蒼頭控蹇衛、一吏囊筆札、一役負衣糧、無佗騶從。所至府循妯娌、老穉暱如家人、迎路獻茶、蒔瓜果、笑取少許、俾享其忱。民不知有共億也。有遮訴者、索木倚坐道、遽與判牘、命甲嗾乙、無敢不至。民引伏則已、常終日不答一人。曰、細故、毋傷風好也。杜門莊士風、聽造廬、諮民疾苦、耳日無窮。凡百美政、思一一自我行之。禁火葬、罪同姓爲昏、辦保甲、新令、追社倉粟二萬石、丞丞嚮治、風樸無遺、優人百歲、不戒而遷。其所布令、質直纖悉、

野夫臧獲皆能道之。流聞郡國傳爲美譚。

三年、歲在先生年四十有七。

春二月癸未、先生去襄陵。在任百九十日、及代而去。邑人籲大府乞留。不獲命。舉邑皇皇如失慈母。投文字徽蓋者。絜綮薦積。雖慰遣之弗止也。乞留畫像養中堂。出署之夕、萬眾攀留。遮馬首不得前。及城門、門爲之圯。度汾橋、橋爲之陁。父老持觴榼伏餞。頂踵相觝。里婦邨媿亦縋小兒遠至。匍匐跪道乞摩兒頂曰。耶試拊之。兒好育也。距郡三十里。迺兩晝夜然後達。當陁橋時。郡邑弟子襴衫博帶百十人掖輿而過。先生遜讓諸生謂輿僕固弟子職。弗舍也。先生旣去。邑人遽祀之。鄧伯道祠。旋築祠而祀之。晉人郭學士景僖曰。山西賢令。





程明道後一人其先生序。賈太僕克慎曰。良吏出晉陽者。有于青天。先生來若相還也。晉人傳之曰。後朱子初咸豐二年冬。南方盜東下。破武昌。安慶。據金陵。北至揚州。先生在襄陵。驚曰。賊巢金陵。非羣飛四掠。不定其巢。晉今雖遠。吾懼其飛掠而來。如明之流賊也。迺爲晉聯關隴。三難五易。十可守。八可征之策。其略曰。雍冀爲天地積高之府。踞建瓴之勢。我力能合從。則腹背無虞。顧瞻關隴。唇齒依之矣。晉中富實。甲天下。內而馬牧金鐵。硝磺。芻粟之產。外而蒙古。察哈爾之兵。踴躍徵需。可饒軍實。長安。偃陸海。豪戶不減晉中。河西武力。關外防秋。皆緩急之資也。一旦有警。甘督出商。漢。陝。撫據潼關。與吾爲犄角。吾撫軍則率北鎮勁旅。扼河爲固。踞茅津。太陽。



之間、命廉使率南鎮控太行、以防河北。其餘若遼州之十八盤、平定之井陘口、五臺之黑山、龍泉諸關、可丸泥封也。北邊幸無事、將軍引綏遠旗兵入鎮行省、與藩侯居守。副都統移駐大同、以瑯北門。我師之出、平蒲爲正、澤潞爲奇。正扼其亢、奇掎其背。以守則固、以征則彊。是故漢南有賊、甘督爲主、秦晉赴之。河北有賊、我師爲主、關隴赴之。豫中有賊、我與甘軍之赴陝撫者、亦如之。堅瑕一氣、折衝千里、此常山蛇勢也。於以鞭笞楚蜀、控引河洛、援中原以屏蔽。京師豈不爲桓文之烈哉。其條目又有止徵調、請便宜、嚴賞戮、作出誼、右軍謀、選鋒銳、講撫循、禁科派、保殷富、息流移、諸政、纒纒萬言、窮日屬葉。以平陽太守何維墀撫軍哈芬所信也。陳策干之再三、



不用。及代瀕行，先生告襄陵人曰：「賊將至矣。賊之勢必渡河，而晉無備，必入晉。既入，聞襄陵富，必窺襄陵。今爲之策：燔汾河之舟，毀城外之室。賊至，既不得渡，又無所掠，此城必可完也。邑人以賊遠，且燔毀始難之。以先生來，則既惠；去，則必哲，終從之。迺籌金，合以水利捐餘，凡所燔毀，估其價，賊退復之，信鈴邑印而行。代還，迺自奏記哈撫軍，如所以告何太守者，尤加切焉。哈撫軍素不知書，既先生策若無覩也，納策韡中，遽退。慕賓教之言，迺出，謂先生曰：「子之策，謂之先事豫防也，可謂之未事張皇也，亦可。卒不用。先生遂引疾亡。何揚州賊由鳳毫趣豫，跨河，撲懷慶。八月，折而西，入晉，逕陷垣曲、絳縣、曲沃，進屠平陽。又殘洪洞，踰城黎，城以出，喋血千里，蹂躪及

畿輔、

天子遂以輦轂爲憂。何太守闔門遇難。哈撫軍聞難先逃。革職遣戍。而襄陵守先生遺策。其城特完。先生避居五臺。待給咨。未南歸。固束手而眡賊之來矣。先生方去襄陵。幡然有南歸著述之思。猶自奏記事。無如何。迺決引疾。蓋以去就力爭。先生之仁。先生之誼也。安邱王棻友孝廉宰晉鄉。甯七十耆儒。邂逅而說先生。春二月甲申。先生答書云。僕南歸之議。往復自決。然江楚阻兵。未卜戒涂。何日大箸未刻。望分錄給。若行篋攜有家集及鄉先正名集。亦分數種。拙輯國朝名臣言行錄。所取資也。此書成後。尚欲倣黃梨洲明儒學案輯一書。以著我朝一代儒宗。願不欲分漢學宋學。如江鄭堂師承記云也。見聞隘陋。未知果有成否。此先生去

襄陵後一日書也。

四年歲在甲寅先生年四十有八。

先生猶在山西、既給咨、未南歸、盜氛故也。夏六月乙未、先生答王某友書曰、近雖栖尋舊宇、譬如池魚籠鳥、時有山藪江湖之思。設秋後內地仍不可通、決意道津門航海歸矣。幼安危坐、巢父掉歌、古之人有行之者、丈人聞此、必謂生好勇過矣。過矣。哂之邪。悲之邪。世難方殷、靡知所底、項領之歎、詩雅以嗟。然竊惟自古泯琴之會、元黃戈馬之秋、天命民彝、必不可以一朝絕。不絕、則宜有所寄。寄斯鉅者、宜在脩學好古之儒。秦氏以還、如伏勝、申公、許、鄭、二劉、熊安生之倫是也。閤下勉旃、自愛而已。



五年、歲在乙卯先生年四十有九。

先生南歸。夏六月、至自山西。初、先生西行、謀於宗郤、行貲雖苦、載歸貲而行。曰、士大夫以宦爲家、不克歸休、甘心奸巧。吾彊項令也、不有歸貲、可若何。於是居晉七年、歸貲不佗動也。及引疾歸、道上兵荒、豫貲不足、次贛州、典裘度嶺、迺至其家。六年、歲在丙辰先生年五十。

先生居邑學尊經閣、宗郤舊游之子弟皆從學焉。夏六月、伯兄卒。先生聞喪、哭失聲。既虞、檢其遺詩、曰、昔伯兄云、佗日吾詩之序、敢以煩舊游、毋句諸達官貴人也。今當從之。秋九月、英人來寇。先生謂從學者曰、劉季有言、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迺歸九江。已而寇深、且北犯。先生悲之、成疾、結筋項下。





於後粵中鄉屯數十萬人、主者請先生襄其事、先生不赴、謂鄉人曰、吾人微言輕、非所涉也。且當路之常、今日言兵、明日言款、若天使之然者、人豈能與天爭虐、其究如先生言。

七年、歲在丁巳、先生年五十有一。

先生居九江。先人敝廬、方筵而已。自構茅齋、度書萬卷、歌饗其中。鄉人從學者、苦無分舍也。請先生居別墅焉。是歲而後、先生鄉居、不入城市。蓋九江先生之稱、自斯始矣。先生幼年家少有、贈公鬻四子、終乏。先生宿用脯脩、則從學者之禮也。謝從學者、西行七年、行者一身、居者一家、皆籌金於人而贍。南歸、不載晉一錢。又用脯脩償金、先償其無子錢者。鄉人闕承遠、貸金三百、先生償之。貸者亡矣、其子不受、曰、將毋誤邪。



先生笑曰、豈有窮措大而誤與人多金者。遂償之。既歸、二十有七年、越先生卒前一年、償金迺畢。卒年築寶綸閣、以移茅齋所庋之書。

八年、歲在戊午先生年五十有二。

先生居九江、遠方從學者日至。先生講學禮山下、有古大夫歸教州里之風。於是講學終二十餘年。每聞先生曰、烏虜孔子歿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誼乖、豈不然哉。天下學術之變久矣。今日之變、則變之變者也。秦人滅學、幸猶未墜。漢之學、鄭康成集之。宋之學、朱子集之。朱子又卽漢學而稽之者也。會同六經、權衡四書、使孔子之道大著於天下。宋末以來、殺身成仁之士、遠軼前古、皆朱子力也。朱子百世之師也。事



師無犯無隱焉者也。然而攻之者互起。有明姚江之學以致良知爲宗、則攻朱子之格物。乾隆中葉、至於今日、天下之學多尊漢而退宋、以攷据爲宗、則攻朱子爲空疏。一朱子也而攻之者迺用矛盾。學術之變、古未有其變也。烏虜。古之言異學者、畔之於道外、而孔子之道隱。今之言漢學、宋學者、咻之於道中、而孔子之道歧。何天下之不幸也。彼攷据者不宋學而漢學矣、而獵環文、蠹大誼、叢脞無用。漢學之長、有如是哉。孔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吾今爲二三子告、漸至於古之實學而已矣。學孔子之學、無漢學、無宋學也。脩身讀書、此其實也。二三子其志於斯虜。脩身之實四曰、惇行、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今之學者、其聞古之孝

弟則曰吾心固如此也其事則不能矣。及其有失也則曰事如此吾心不如此也。然則汝心則是汝事則非孰使汝心不能達於事邪。抑汝心未誠耳。誠以行之如古之孝弟也家人且化焉。鄭濂舉治家之道曰不聽婦言而已。夫有言而不聽豈若化之而無言虐。且骨肉之間學者動以理爭也夫。烏知爭財者罪爭氣者罪爭理者亦罪。禮曰門外之治誼斷恩門內之治恩揜誼蓋不可以理爭也。有變則以仁術全之可也。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立身也者名節之謂也。今天下之士其風好利而鮮名節二百年於茲矣。學者不自立非君子人也。昔者伊尹辨誼武侯謹慎辭受取與出處去就之閒昭昭大節至今照人如日月之在天也。張子曰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鴻範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變化之道也。能自克而勝氣質，則剛柔濟事，是攸好德也。攸好德，則宜在五福。不能自克而氣質勝，則剛柔害事，是弱也。弱則宜在六極。此學者之元龜也。今之學者，輒曰不羈威儀，鮮自力。詩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言亡國徵也。以言學者，亦亡身徵也。故鬼幽鬼躁，管輅猶規之矣。雖然，脩身者不讀書不可也。讀書之實，五曰經學、史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辭章之學。夫經明其理，史證其事，以經通經，則經解正。以史通經，則經術行。掌故者，古今之成蘊也。本經史之用以參成蘊，則用蘊而得蘊外意矣。性理非空言也。易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性理者，所以明吾學之大，皆吾分也。用

之無所驕、不用無所歎。古來才大而器小、或矜伐自用、若管仲、姚崇、李德裕、張居正者、猶譏焉。吾以爲性理之書、誼如懿戒、足以自箴矣。歐陽氏曰、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夫信以文章、非及物者。庠、君子之學、以告當世、以傳來者。書、以明之、詩、以歌之、非文章不達也。皆及物者也。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南宋而後、古文之道浸衰、天下必常有興者。二三子其志於斯。庠、烏庠。有明季年、流賊乘之。今吾衰矣。金陵之盜憂方大也。孟子曰、下無學、賊民興、可不懼哉。以上講學大旨先生曰、讀書者、格物之事也。王姚江講學、譏朱子讀書曰、致良知可也。學者行之、流弊三百餘年。夫良知良能、皆原孟子。今舉所知而遺所能。庠、既不讀書、何以致良知也。不讀書而





致良知、宜姚江不以佛氏明心爲非也。此心學之弊也。子路佞於孔子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孔子之讀書爲學，其常也。昔者姚江謫龍場驛，憶其所讀書而皆有得。姚江之學，繇讀書始也。故其知且知兵，其能且能禦亂。

先生曰：陳文恭之學，非不宗朱子也。文恭自謂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讀也。其詩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此其所繇入德也。明英宗北狩，弟景帝立。及英宗歸，景帝錮之。英宗太子皇太后所立也。景帝廢之而立己子，人倫蔑矣。於是庠文恭不赴禮闈。憲宗卽位，復赴焉。此其知出處之大誼也。昔者定公元年，孔子不仕，而仕於定公九年。當是時，賊臣意如旣卒，終使昭公合墓，二子無猜，道成孝友。春秋之變而得其正。



也。文恭足知之矣。文恭之學、讀書而靜養也。朱子所瀆、序孔子者也。文恭之教、使學者端坐澄心、未讀書而靜養、則所養者、未必端倪之正也。非朱子所瀆、序孔子者也。

先生曰、六經者、古人已然之迹也。六經之學、所以踐迹也。踐迹而入於室、善人之道也。所謂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陸子靜善人也、未嘗不學。然始事於心、不始事於學、而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雖善人、其非善人之道也。

先生曰、顧亭林讀書亡明之際、抗節西山。日知錄遺書、繇禮及用、簡其大槩、當可行於天下、而先王之道必不衰。

先生曰、紀文達、漢學之前茅也。阮文達、漢學之後勁也。百年

以來、聰明魁異之士多錮於斯矣。烏虜。此天下所以罕人才也。

先生曰、小學非六書而已也。紀文達必從漢志、非也。朱子小學、小學之道也。大戴禮曰、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小學、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尚書大傳略同是故小學養大學。

先生曰、皇清經解、阮文達之所詒也、殆裨於經矣。雖然、何偏之甚也。顧亭林之學、不分於漢宋也。今采其說、尊宋者芟焉。如日知錄於易謂不有程傳、大誼何繇而明、虜之類、今不采。書以國朝爲目、當時之儒非皆漢學也。若方靈皋者、流迺一言之不錄也。先生曰、宋儒言去欲、漢學者以爲非、曰、所欲與之聚之、孟子



誼也。彼漢學者東眊不見西牆矣。人欲有公而有私也。樂記所謂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漢書黥布反高祖論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然則布之欲也其宜去虐抑不去虐。先生曰荀爽九十五日而登台司眊鄭君何如哉。比牒併名早爲宰相鄭君之素風無失也。此行虐經學者也。漢學之真也。

先生曰經誼所以治事也分齋者歧矣。邱文莊大學衍義經補嘗辨分齋之非

學所以名儒也分門者窒矣。近人著書有以經學名儒分門者

先生曰儒有君子小人然儒林傳外立道學傳焉則宋史之失所尊也。漢書鄭康成唐書韓退之皆列傳也奚必標異虐。先生曰今之子弟所志者科名而已所力者八股八韻八瀆

而已。故今之所謂佳子弟、皆古之所謂自暴自棄之尤者也。  
以上申古之實學

先生曰：讀書者何也？讀書以明理，明理以處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隨而應天下國家之用。

先生曰：古之學者，六藝而已矣。於易驗消長之機，於書察治亂之迹，於詩辨邪正之介，於禮見聖人行事之大經，於春秋見聖人斷事之大權。

先生曰：漢書藝文志云：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吾聞經師之業，日誦三百言，數以貫之。荀子誦數以貫，不之、言重習也。及三年，雖在中人，五經皆辯。辯同昔者東方朔年二十二上



書、自言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一萬言。十九學孫吳兵、亦誦二十二萬言。凡已誦四十四萬言。繇今攷之、朔六年之中、日誦二百言有奇、中人無不能也。少苟失學、何患於無年庠。

先生曰、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敎、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此古者大學之敎也。左傳、韓宣子適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夫春秋魯史也、周官以大卜掌易、故宣子晉之賢大夫也、猶於是始見其書。宣子之所見者、周之制也、而歎之若此、况益以孔子之文、庠史記、孔子以詩書禮樂敎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孔子曰、皆異能之士也。是故六藝之學不可無序。



先生曰、樂經亡而不亡也。樂章存乎詩、樂節存乎禮。孔子雅言、非不及樂也、有存乎詩禮者也。

先生曰、注疏者、學十三經之始也。古今名家聲音訓詁、去其違而終之經誼焉可也。

先生曰、漢興、諸經復出。秦火之殘、釋者難之。漢制治經專經也。國朝初制、未改專經。今之困學者、師焉或拘而失矣。以眊荒經、不猶瘡痍。

先生曰、韓子云、士不通經、果不足用。然則通經將以致用也、不可以執一也、不可以嗜躁也。學之而無用者、非通經也。董子云、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此董子之能通經也。孟子言、詩皆無達詁。班氏云、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





不思多聞闕疑之誼、而務碎誼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今之漢學、其免班氏之譏否也。

先生曰、朱子、師程子者也。朱子釋經、不或匡程子之失、虛志遜而辨辭恭而直。朱子事師之誼也。今之漢學、喜攻朱子、蜩沸者無譏矣。將或中焉。惜夫其不如朱子之事師也。

先生曰、六書小學、治經者所時資也。必謂先盡讀小學諸書、而後可通聖人之道也、將徒蔽之也、爲其書之不能無鑿也。先生曰、傳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故後之易家執

其一焉、則賊也。

先生曰、書僞古文亂經也。

先生曰、詩序傳之子夏、而不皆子夏所傳者也、學者辨焉。

先生曰、春秋之作、懼邪說也。孟子其通春秋之微、告戒於百世者矣。左氏公羊雖佐春秋、惑邪說者十二三焉。穀梁頗鑿、然罕惑也。故春秋之學、舍傳不能通經、違經不能正傳。

先生曰、記云、禮時爲大學、禮者宜何如會通也。

先生曰、史之於經、猶醫案也。

先生曰、書與春秋、經之史、史之經也。百王史遷其流也。正史、紀傳書也。通鑑編年春秋也。以此見治經治史、不可以或偏也。



先生曰、二十四史、讀之者其要可知也。四史、

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

史之冠也。明史、史之近也。

史記六國表序、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

先生曰、明史屬藁、有布衣萬季野焉。史局諸臣、鴻博選也。越六十年而書成、故史誼之精、獨踰羣史。

先生曰、資治通鑑、史學之大用也。雖百世可爲王者師矣。畢氏之續、未逮也。然續者獨推焉。

先生曰、通鑑立文、先書之要、後書之詳、蓋綱目存焉矣。若夫

綱目、非朱子成之也、纂於門人、

趙師淵諸人

其文竄而疏。

先生曰、通鑑書戰者、詳兵謀之蓄也。

先生曰、紀事本末、其尋之也易、不亦宜備虜。

先生曰、孔子雅言、周之掌故、備其中矣。詩商頌而外、皆周詩。

也。書則周書爲多，夏殷之禮，微所執者周禮也。

先生曰：九通，掌故之都市也。士不讀九通，是謂不通。杜佑通典，鄭樵

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續三通，皇朝三通。

先生曰：掌故之學至曠也。絲今觀之地利軍謀，斯其亟矣。

先生曰：知掌故而不知經史，胥吏之才也。

先生曰：古無所謂理學。經學卽理學也。顧氏之言是矣。雖然，

性理諸書翦其繁枝，固經學之佐也。

先生曰：易尚文言，後之語錄則無文矣。

先生曰：人有鄉黨自好之人，文亦有鄉黨自好之文。君子不

爲也。

先生曰：經史之誼，通掌故而服性理焉。如是則辭章之發也，



非猶庠文人無足觀者矣。

宋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

先生曰有古誼然後有古文明之七子學古文而未能無古誼也韓子讀三代兩漢之書志其誼、彙其文、文成古文、誼求古誼也。學者爲文志過其師、迺及其師。故學文不徒自韓子始。韓子以來名家輩出皆有可師。然莫如韓子。唐以前之文多華、唐以後之文多樸。唐以前之文多曲、唐以後之文多平。唐以前之文句多短、唐以後之文句多長。散文駢文古無別出。堯典申命、孔傳繫辭可類明也。故曰駢文有氣卽爲古文。壽文非古也。君子謂之誦古。詩三百今之詩體通焉。李杜韓蘇詩之四維得於詩三百者尤多。

先生曰爲韓侂冑作南園閱古泉記者陸務觀也。爲石亨作

族譜跋者、吳子傳也。爲嚴嵩作鈴山堂集序者、湛元明也。皆君子而失之者也。故曰、許人一文、猶許人一女。以上申讀先生曰、居父母之喪、不可以居講院也。功令之所嚴也。然而知之者罕也、哀哉。

先生曰、易坤爲吝、齋處婦人者、宜知也。

先生曰、予昔居南沙陳氏賓館、其主人今所稱埽地北也。予問諸徐佩章之尊甫曰、北少貧、爲埽地傭。既而市利、家少有、厚憚其弟。妻子一布一粟、兄與弟平。兄奔走而日蕉萃。弟不知艱難、食兄之力、嘻嘻虛僞、腹而游。兄妻弗說、夫歸私告叔過。夫搖手陽驚曰、汝未知也。汝勿言。汝眠吾貌、貧人也。汝眠叔貌、富人也。吾以弟名入市、市利三倍。若吾名、則耗矣。凡汝





之食皆叔之福也。妻改禮其叔家。臻富有而不睽。繇是觀之、埽地北一市人耳、不愛千金而愛其弟、又能使家人之相愛也。孟子曰、是乃仁術也。

先生曰、雖有國賊、敢不畏直節之士哉。淮南王安日夜爲反謀、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誼、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宏等、如發蒙振落耳。資治通鑑然則漢之丞相、苟有汲黯之風也、淮南必不動矣。

先生曰、士之於名節也、終身之力、豈一日之幸虐。宋史、盧秉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麤適、恨林木未就爾。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

先生曰、施彥執有言、今人或處已廉、然措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諂權貴、輒得美官。雖不入己、其入己莫甚焉。此劫盜也。北窗炙  
輟錄

先生曰、今之學者、甯爲其介、毋爲其通。

先生曰、朱子稱呂伯恭變化氣質、何哉。伯恭之少也、性暴怒。及讀論語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自克也。朱子稱之、將以告吾學者也。讀書自克、吾學者之事也。

先生曰、吾聞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韓非子何古人之善變虐。吾宦晉、所知者有王令性急、五板卽殺人也。人稱之曰王五板。有陰令性緩、三年不澣衣也。人稱之曰陰三年。烏虐。若二令者、不自治而治人邪。



先生曰、宰相者、士之所爲爾。士無威儀、雖與之宰相、非其器也。鄭縈曰、欸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新唐書〇以上申脩身之實〇凡講學所常言者、是而書。其餘條辨經史、詳論諸說、當別爲錄。今以年譜之例、未獲盡焉。

九年、歲在己未先生年五十有三。

春、季弟會宗人脩朱氏家譜、先生述序例授之。先生編朱氏傳芳集、於後家譜成、先生爲之序。其略曰、譜牒之學、史學也。周官、奠繫世、辨昭穆、掌於小史。史記紀五帝、訖夏殷周秦、並詳其子孫氏姓。而世本一書、漢志隸春秋家。蓋先王譜學之設、實與宗彙相維、而表裏庫國史。宗彙立而士大夫家收族合食、至於百世不遷、而奠其繫世、辨其昭穆、朝廷且爲之庀官司、藏冊府。是故黃農虞夏之書、閱數千祀而可知也。世祿

廢宗彙亡譜學乃曠絕不可攷。漢興天子奮於草茅將相出於屠牧率罔知本系所繇來。魏晉至唐仕宦重門閥百家之譜上於吏部。維時官之選舉必稽簿狀家之昏姻必等門第而譜學復興。歐陽氏脩唐書有宰相世系之表隱示國史家牒相爲表裏。且謂世族之盛諸臣克脩家牒致然。跡其編纂論述若捫前史所無。然通人碩儒咸許其湛深古誼能探先王制作精意蓋捫而實因也。五季喪亂圖牒盡湮一二儒生迺欲掇拾補苴冀存古宗彙一綫。及夸者爲之攀附華腴虛張動伐或至不可究詰。譜錄一家遂爲識者厭薄而去史益遠矣。君子讀先生之序謂譜學今足明於天下也。先生與宗人言常曰浦江鄭氏江州陳氏世世通財號爲義門載在國



史、天下所共聞也。吾宗數千人，豈多讓庠。方今 功令瞻

族例 旌何其美也。於是宗人捐產贍族，案四萬二千金

有奇。先生爲之脩范氏義莊之廩，完稅，祀先，養老，勸學，閭閻，  
卹孤，揀喪，賑歉，皆有其章，上於有司，奏 聞如例。率宗

人脩祖祠，動金鉅萬，翩翩數百，宗禮斯行。咫物鴻裁，釐然無  
失度者。君子謂士大夫麗居室，歷先廟，於禮固違。然敝廬自  
晏而祭堂不足以觀禮，呂叔簡不猶責之庠。今而後，把先生  
之風也。

初，先生西行，黃太宜人未偕而西。太宜人有二女，伯姬與張  
文學之子兆遠未昏，賦柏舟。魯詩 仲姬與梁孝廉耀宸既嫁，

而兄公耀樞大魁天下。太宜人戒其女曰：毋驕也。先生行七

年寇亂不果歸。太宜人憂之。思以族子爲己子。已而先生歸。太宜人以買妾請。於是巨室多來言美選者。先生久之未可也。邑陳氏有婢。主人二子孩穉。眠婢如其母也。二子生未久。父亡母弱。家絕炊。母黨及姑給之食。婢忘其貧。既及笄。迺自矢曰。主今困弱。有二子。非婢不佐。婢惟知佐主而已。佗無所知也。二子既鬻。婢年迺長。主人將字之。有以婢聞於先生。知其氏曰霍。遂往。眠及門。婢自外來。貌寢屑赤。執女工而跣足。先生納焉。婢之行也。昧旦登舟。二子箚鐙將之。既至。太宜人以妾賢且勤也。喜踰其望。及妾子之紱生。則先生年六十有一矣。妾有二女。叔姬季姬。

十有一年。歲在辛酉先生年五十有五。





夏家人有死於外者。外死不歸斂。鄉俗然也。先生曰。孔子之誼。友死無歸。猶入殯其家。况親者邪。遂歸斂。

秋先生聞

文宗顯皇帝之喪。北面伏地大哭曰。國事

迺至斯虐。國事迺至斯虐。先生雖退。不忘國事。凡臣工之議。敵人之舉。苟有係於天下大計者。必自錄存。無少忽也。

同治元年

歲在壬戌

先生年五十有六。

春二月先生奉

詔召用。秋九月奉

詔趣赴

闕。先生以疾未赴。當是時。

天子卽位。嚮用人才。萬民

喁仰。天下同

召者十有六人。粵中得二人焉。先生及

徐大令也。

徐大令見譜中。年二十有七。

大令赴

召。贈先生鄰女行

而別。先生自名其堂曰簡書堂。

二年、歲在先生年五十有七。

郭撫軍與先生同年也。秋、撫軍詣書先生、將就見之。先生復書善辭焉。撫軍再詣書、先生又復之、固辭卒不得見。

六年、歲在先生年六十有一。

廖南邨孝廉卒六年矣。其子數乞墓志銘。夏、先生適與之文。門人問焉。先生曰：古文家無端之感。殆謂是虜。志之言曰：天下之擾甚矣。其端由吏治之汙。居恆與馬服翫聲色之好。奢麗百出。且復豐於獻納。多於酬應。謂之開展。若而人者。皆非腰纏八官者也。壹取之於民。而凡丁胥豪猾。倚勢作威。又喜言官恠受賂。以恠嚇其民。而放其無涯之欲。日朘月削。怨府毒深。羣相蔽讎。橫流遂潰。此方今之大患也。又曰：嗚呼。國



家仁覆區宇、變醢養瘠、期使文無害者爲治、中外顯僚下暨州縣學校之司、取諸鄉會兩試、號爲正途。厥後人員同冗雜而多端。自予童時里蓋有十三年甲科而殤於需次者。其鄉科則予以道光己亥獲舉。己亥以來迄於今里中獲舉者二十有三人。計三十年中無以鄉舉授官者。壯佼之夫忽忽奄就頽莫而逝者已不可作矣。是可爲一世人材惜而世道之感當何如也。

七年、歲在戊辰先生年六十有二。

夏相國駱文忠喪歸。門人問曰：聞文忠薦先生何如？先生曰：知己之薦，漢曰舉主，生則不拜，不敢私也。死則必祭，不敢忘也。徐孺子醢酒而悲，古之人有可風者矣。不才奉

召

命所繇特達未獲明文。大臣休休之度固不使人知也。

有島族人因潮州明經求見先生以佗出辭而謂明經曰子而忘經誼序古之大夫非有君命不私覲禮曰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今雖在籍敢自貳序昔旅都門俄人有求見者吾未之見也。子其辭焉。

八年歲在己巳先生年六十有三。

冬仲兄卒。先生期不與燕隱序其戚戚也。曰今而後雖周行天下豈再得一同氣邪。

九年歲在庚午先生年六十有四。

秋伯兄子衢尊舉於鄉先生鬻孤而成之者也。越四年卒先生傷之。



十有三年。歲在甲戌先生年六十有八。

冬先生聞

穆宗毅皇帝之喪哭泣成服拜而言曰衰

病之臣受

恩厚矣。不能爲萬一報。今又遽服此服也。

哀哉先生之歸三聞

國卹必繇方喪居禮山簡書堂素冠

要經喪食以終。有鄉大夫來見未易服先生驚曰子猶未聞

哀詔。辱不一佗言趣歸易服。

光緒元年

歲在乙亥

先生年六十有九。

滇之外徼英人馬加利死焉山苗戕之也。英人布七事而抵

其人主者弗與爭也。先生論其事手書存之。其終曰口情無

厭得寸入尺。我旣弱如此彼之要求將何可問。易所謂自我

致戎又誰咎也。

二年、歲在丙子先生年七十。

有聞使英者以告先生、聞然悲之。於後先生既歿、門人啟其篋、衍迺得手書曰、派員往英之事、何辱國至此、口口可謂無人口口、身係安危、先自屈辱、損中國之威、長口口之氣、天下何望矣。回憶咸豐之事、喋血郊園、盟於城下、乘輿出

遜、晏駕不還。公羊所謂百世之讎、無時焉而可與通

也。今重有此大辱之事、此志識之士所以言念國恥、當食而歎、中夜憤排、誓心長往、終己不顧者也。

五年、歲在己卯先生年七十有三。

客至、先生飲之酒而豐。客出、私語門人曰、賢者固不可測。始予以先生爲樸學也、先生過予家、予客之儉而不敢豐也。今





斯婉矣。門人曰：客不聞先生之言儉虐。先生常曰：嗇於己，不嗇於人，謂之儉；嗇於人，不嗇於己，謂之吝。嗇於人，並嗇於己，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吝與愛，小人之事也。故先生之儉，小廝門者一食三人，鹽菜錢二十有五枚，日餐脫粟，舉梳斑然。麻衣常暑三十，霜而一布袍。內飲兄弟，外篤嫗交。鄉人來言，棣喪，知與不知，量而皆賻。客至，糴稻烹薺，綜其家食。非從學者，脯脩不用焉。貧而假貸，終身未嘗負人也。終身未嘗不分人也。晏子春秋有嗇吝愛之說，以先生言行求之，尤愈。

六年歲在庚辰先生年七十有四。

俄人有言：開伊犁也。初，言官奏

問曰：史記天官書云：王

良策馬，車騎滿野。天戒將可沒虐。亡何，俄人遂動，防海東南。

秋七月甲午、張制府裕撫軍遣吏齎書、請先生赴海防。先生以疾辭不赴。已而覺解。

門人問曰、今之用兵、如機器何。先生曰、兵莫患於不堅。上下軍民聯爲一體、我之堅也。管子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敵雖機器、不有瑕者在。虛彼謀謀者何爲也。門人曰、今之機器、泰西兵艦也。然則先生奚取於泰西水艦。虛。先生曰、卑高之水、畧分寸而灑潤焉、泰西水艦而不必自泰西爲之也。我用泰西也、非泰西而不必可爲之者、泰西機器也、漏卮也。泰西用我也。

七年、歲在辛巳先生年七十有五。

夏五月、季弟卒。將斂、日者宗人曰、先生當避日。先生斥之、及



歛先生撫尸。兄弟方七十餘矣，潸潸哭，淚有沾斂衣者，親拭之。

夏六月庚子，張制府裕撫軍以先生奏聞，曰：講明正學、

身體力行，比閭族黨，薰德善良。秋七月壬戌，詔賜五品

卿銜。冬，十有二月丁丑，先生卒。及斂，面如生，家無餘財。

門人醵金以賻，行省兩院而下皆祭。國史館立傳。光緒八

年春正月丁卯，葬先生邑西樵鳳翼峯。喪行之日，四方自遠

來觀，白衣冠會葬者彌望山中。先生願表方頤，聲雄以徹六

世，從祖烈愍少須麋，先生復然。既七十須白，後左頤生一黑

莖，澤甚無改。與人緇色，決誼則渥丹，張頰威不可干。終身蚤

起，雖退歸，厥明穀食，惓惓講學，日中而休。食頃，手旋執書，既



昏如不遑也。初光緒三年冬十有二月、門人侍飲、問曰、先生日著述者何。先生曰、凡吾著述有七焉。曰、國朝名臣言行錄、濂朱子也。曰、國朝逸民傳、嘗仕者亦書、據逸民柳下惠也。曰、性學源流、瀚本誼而決其支也。曰、五史實徵、錄宋遼金元明采以資今也。曰、晉乘、如程大昌雍錄也。其書名未定、有論、國朝儒宗者、倣黃梨洲明儒學案、而不分漢學宋學、以辨江鄭堂師承記之非。有紀蒙古者、勤北邊也。酒闌先生曰、著述非爲名也。吾書儻成、願少裨天下、雖吾名不傳、無憾也。然吾衰矣、俛焉知新、藁有未脫、定藁以傳、猶須暇日爾。卒年八月、謝絕一切。家人問故、曰、吾有事於書也。十月疾作、知難卒事、遂自燬其藁、竟日迺盡。惜哉。朱子曰、伊川嘗言、中庸今

已成書

漢人於易說卽謂之易於禮說卽謂之禮程子所言從其例

然亦不傳於學者或

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蓋先生

之學志於用世始不欲以著述竟其才既不可得終無自逸

庶幾庠文章報

國之衷其於儒先著述常稱大學衍義資

治通鑑三通日知錄諸書爲其多實用也詩書禮記古人傳

之作者之名不必盡傳著述之志豈爲名庠今書不成必存

其目而不敢遺著述者天下公誼冀後人有成先生之志也

先生既卒門人猶有居禮山不忍去者遂築祠而祀之於後

門人蒐詩文暨附錄都爲十卷傳曰朱九江先生集

諸據

欽

定明史嘉慶十有二年迄同治十有三年

聖訓

欽頒平定各匪方略光緒以來

皇太后懿旨

皇上聖訓

國史館徐台英傳朱先生所列

國史館本傳嘉慶以來諸臣奏議阮文達學經室集略文忠諫詞文忠集



儒藏

朱九江先生年譜

左文襄集、四川通志、襄陵愛棠錄、陳士枚襄陵水利碑、王璵  
 朱先生畫像記、廣州鄉賢傳、南海縣志、九江鄉志、九江朱氏  
 家譜、朱氏傳芳集、潘忠毅朱贈公墓志銘、朱氏宗人采訪朱  
 先生事實冊、朱先生手書、公車紀程、朱先生手書襄陵日記、  
 朱先生遺詩、朱先生家書、朱先生雜著、朱先生手評門人詩  
 文卷、朱先生家人所得編年舊本、起嘉慶十有二年、歲在丁  
 卯、朱君生日、至道光二十四年、歲在甲辰、年三十有八事略。

門人順德簡朝亮謹纂。



校記

①五：當作「吾」，見下文。

②雨：當作「兩」。

③此句疑衍「不服闇」三字。

④□：此爲避諱空圍。下同。

# 卷首

## 簡先生序

集之始也、後人集之、而非自爲集也。○四庫提要於集部云、集部之目、楚辭最古。秦以前書、無稱屈原、宋玉工賦者。洎乎漢代、始有詞人。迹其著作、率由追錄。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遺書、魏文帝亦詔天下上孔融文章。至於六朝、始自編次。唐末又刊版印行。若夫所聞二句。○論語子張曰、異乎吾所聞。漢書藝文志云、弟子退而異言、聖門且有然矣。○禪。○祭名、將除服之祭。鄭注云、禪之言澹澹然也。○行省兩院。○張制府裕撫軍也、詳卷十附錄祭文。○程子焚菜。○詳年譜末年。○視抱。○本土相見禮。



朱九江先生年譜○集中詩文有裁人年譜者、概注在詩文卷內、於譜不注、惟將附錄之文裁入者於譜亦注。

嘉慶十有二年 八世六世從祖○言世數者、有下推焉、有上推焉。下推者、若高祖一世、曾祖二世、祖三世、考四世、考而下爲五世六世也。禮鄭注言親屬世數者若斯也。尙書古文家言九族世數者若斯也。上推者、若考一世、祖二世、曾祖三世、高祖四世、高祖而上爲五世六世也。左傳杜注言孔父世數者若斯也。柳子厚表言先君世數者若斯也。以上出簡先生順德簡岸簡氏家譜祖祠議。因是年年譜於從祖用上推漢、與文集四世祖用下推者不同、故述此注之。

二十有四年 黃木灣○韓愈南海神廟碑云、廟今在廣州治



備藏

朱九江先生年譜 注

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今九江集黃木灣觀海詩佚。出頭句。歐陽修贊蘇軾語。彩旗門。擘經室集乍浦彩旗門觀海詩。八月試新寒。蒼茫海岸間。天風吹大水。落日滿羣山。潮汐防衝突。艤艫計往還。勞勞千里馬。行路反成閒。道光四年。辟咄。音僻。二見曲禮。內丹外丹。蘇詩注。道家以烹煉金石爲外丹。龍虎胎息吐故納新爲內丹。羊質虎皮。謂虛有其表也。見揚子法言。證聲問辟支果。釋家語。有師承而悟道。謂之證妙果。辟支。謂其獨行而無師承也。辟音闢。傳證錄。因聲問道。謂之聲聞。魔道。魔模訛反。鬼也。蓋反字天籟也。反與翻同。楞嚴經。降伏諸魔。楞音棱。顏平原。通鑑。顏真卿爲平原太守。歐陽渤海。歐陽詢官太子率更令。

宏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見唐書。八瀟。顏真卿永字八瘳、頌曰、側蹲鴟而墜石、勒緩縱以藏機、弩彎環而勢曲、趯峻快以如錐、策依稀而似勒、掠彷彿以宜肥、啄騰凌而速進、磔抑惜以遲移。彈碁六博。魏文帝與吳質書、彈碁閒設、繼以六博。弄。音舉、去也。功令。史記注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也。七年。橐筆。漢書趙充國傳言張安世持橐簪筆、事武帝數十年。今攷易豫象說、簪聚也、舊注失之。貲郎。史記司馬相如傳以貲爲郎、今捐納官所由也。八年。朱子云、非科舉累人、人自累耳。與程子人重科名、非科名重人同意。

十有二年。天中節。提要錄云、五月五日午時爲天中節。

不勤而祿三句。○新唐書云、李景讓母鄭氏治家嚴、身訓諸子、始貧乏時、治牆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菑其身、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易无妄、无與無通。史記作无望。十有三年 錢糧花戶。○古者任土作貢、所取於民者粟帛而已。自唐楊炎兩稅之法行、漸改而徵錢、間亦徵米。後因號賦稅爲錢糧。宋南渡後、易以銀、然錢糧之名沿用不改。今地丁所入之賦、或徵本色、或徵折色、世統稱爲錢糧。花戶者、言戶口姓名參雜不一也、見政書。

十有五年 白華之絜。○詩序、白華、孝子之絜白也。季蘭。○襄二十八年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賓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先王之澤。○關雎詩序、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





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十有七年 俳體。○俳、蒲諧反、音排。凡詩文體裁有涉游戲、如俳優者、謂之俳體。漢書嚴助傳云、東方朔、枚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其例也。

十有九年 南海明珠。○嶺表錄、廉州有大池、謂之珠池、每年刺史脩貢。杜甫詩所以稱南海明珠也。

二十有四年 擘窠大書。○中州集云、金王中立好作擘窠大字、勢若飛動、言分格書之也。顏真卿請乞御書題碑表云、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一本、隨表奏聞。

二十有六年 冬十月先生服闋一段。○禮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其可乎。稅謂追補服日也。小功猶

然矣。況繼母三年乎。

二十有七年。不服閭。○曲禮孝子不服閭。義疏引朱氏申云。是不服閭昧之事。如蓬伯玉之不以昭昭伸節。不以冥冥墮行。蓋與鄭注異。而義尤深也。○活人經。○華佗爲曹操所怒。將殺之。時佗出一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號青囊經。吏畏法不敢受。佗索火焚之。見後漢書。華去聲。

咸豐元年。鑲黃旗。○滿洲戶口皆以兵籍編制。正黃、正白、正紅、正藍、鑲黃、鑲白、鑲紅、鑲藍。此八旗制也。見政書。朱提。○山名。在今四川宜賓縣西南。漢書。朱提山出銀。故名。銀爲朱提。師古注。朱音殊。提上支反。

二年。歐脫。○史記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



備藏

朱九江先生年譜 注

餘里各居其邊爲頤皖。札薩克○蒙古語、管理者之義。凡蒙古王公台吉受有札薩克名稱者卽爲一旗之長、可以轄其部衆而治之。戈壁○蒙古圖說云、蒙古謂沙漠曰戈壁、在內外蒙古之間、漢書所謂大幕也。書禹貢流沙所至也。喇嘛○蒙古西藏等處皆謂僧爲喇嘛、有新舊二派。舊教衣紅亦稱紅教。新教衣黃亦稱黃教。見政書。五臺○水經注五臺山、五巒巍然、故謂之五臺。寰宇記在代州五臺縣東北。脂膏不潤○後漢書孔奮傳、奮融請奮守姑臧長。姑臧稱富邑、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時天下未定、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清絜、爲衆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辛苦耳。鄧伯道○晉書良吏傳、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

人。色笑而教。○詩魯頌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殺。○去聲。

邑有唐風而民福。○晉省爲唐，魏舊疆。唐山樞之嗇，魏葛屨之福，今有存也。弊獄。○周禮大宰注，弊，斷也。袷服。○玄色衣。

也。見漢書。動礮。○礮，女箭反，俗作礮，水石可轉者。見水利書。

陡門。○見水利書。陡音斗，峻立也。堂皇。○堂無四壁者，漢

書列坐堂皇上。蒼頭。○見國策鮑彪注，蓋以青帕首。蹇衛

○蹇，弱之驢也。程史錄祁門客邸詩，所以言蹇衛怯寒也。程音

盈。茶苻。○苻音舛，茶之晚取者。見吳志。臧獲。○奴婢也。方

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

三年。襴衫。○襴音闌。類篇衣與裳連曰襴，綱目集覽：馬周以

三代布深衣，因於其下著襴，名曰襴衫，以爲上士之服。著



音酌。建瓴。○漢書高祖本紀、譬如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察  
哈爾。○部族名。明時曰插漢、蒙古志謂本元裔小王子後、嘉靖  
間布希駐牧察哈爾之地、因以名部。防秋。○唐書、河隴陷蕃  
已來、西北邊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蓋防彼以秋內侵也。丸  
泥封。○東觀漢紀、隗囂將王元曰、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  
函谷關。平蒲澤潞。○晉省平陽府、蒲州府、澤州府、潞安府。  
堅瑕一氣。○管子云、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常山蛇  
勢。○常山之蛇、孫子謂其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  
尾俱應是也。故晉書言、桓溫見諸葛八陣圖、曰、此常山蛇勢也。  
五年。疆項令。○後漢書、董宣傳、宣字少平、爲洛陽令。時湖陽  
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



宣於夏門亭候之。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召宣使叩頭謝主。宣不從，彊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由是搏擊彊徒，莫不震慄。京師號爲卧虎。歌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八年 大夫歸教州里。○尙書大傳曰：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畢入。微言絕二句。○見漢書。朱子又卽漢學而稽之者也。○前國史儒林傳於朱先生此言易稽爲精，則偏重矣。或爲史者於下文又不特提孔子之學，然則所謂無漢學無宋學者，何所適從乎。宋末以來四句





○畢氏續通鑑、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謂北宋李若水也。南宋之亡、死義遍天下、與北宋迥不同、朱子之力顯然也。明代尊朱、故死義之風不減南宋。趙甌北陔餘叢攷歷數六朝諸臣、無殉節者、遂斷之曰習俗相沿、非一朝一夕之故。延及李唐、猶不以爲怪。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節義爲重、實由儒學昌明、有功世教、匪淺鮮矣。信哉。北宋自王安石以來、挫折士氣數十年、尙黨同、壞名節、承安石之說、謂馮道歷五朝八姓、爲長樂老、善避難以存身。揚雄劇秦美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此風靡靡、非有朱子講學以正人心、尙何言死義哉。無犯無隱。○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犯無隱、見禮檀弓。惇行孝弟。○見禮記內則。

鄭濂二句。濂登明史孝義傳。明太祖問居家久長之道對曰謹守祖訓不聽婦言。門外之治二句。見禮喪服四制。威儀鮮自力。詩烝民云古訓是式威儀是力。鬼幽鬼躁。三國時鄧騭何晏貴盛管輅策其必敗後如言輅之舅問何以知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見三國志管輅傳注。以史通經則經術行。有采錄此文而易之曰以史通經則經術明。夫明而不行祇可謂之經解不能謂之經術也。經術實用而施行者也。如漢儒張延年以春秋決獄賈讓以禹貢治河夏侯勝以洪範明災異王式以三百篇當諫書皆行之而非徒明之也。此所謂經術也。又講學原目於



脩身則曰敦行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今邑志本傳移氣質在威儀後、是本末失序也。於讀書則曰經學、史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辭章之學。今邑志本傳移性理在辭章後、亦本末失序也。則用濬而得濬外意矣。○晉書陶侃傳、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恆得法外意。○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於是作懿戒以自儆。○韋昭曰、懿讀爲抑、蓋卽詩大雅抑之篇。○文章止於潤身二句。○見宋史歐陽修傳。○言之無文二句。○見襄公二十五年左傳。○王姚江講學、流弊三百餘年。○今以明史言姚江王守仁者攷之。○守仁嘗謂胡世甯少講學、世甯曰、某恨公

多講學耳。本傳稱桂萼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予、則爲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唱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悖謬彌甚。本傳贊曰：桂萼之議雖出妒忌之私、抑流弊實然、固不能以功多爲諱矣。孫芝房以明之亡亡於姚江、左文襄以洪逆之亂亂於攷據、非過論也。孟子所謂下無學、賊民興也。文襄馬徵君遺集序曰：乾隆中葉而後、士競時尙、逐聲氣、以搏擊儒先爲能、放言無忌、釀成今日犯上作亂之禍、豈不然乎。心學之弊。明史儒林傳序云：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蓋議之也。然獻章猶尊朱、守仁則攻朱矣。其詩曰：影響尙憐朱仲時、支離羞作鄭康成。龍場驛。貴州地、姚江



因忤劉瑾誅此。其知且知兵二句。○本傳載其用兵埽積年逋寇平孽藩宸濠贊曰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雖由天資高其亦有得於中者歟。合墓。○定公元年左傳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二子。○公衍公爲也。文恭之學讀書而靜養也。○時論白沙者言其閉戶讀書盡窮古今典籍旁及稗官野史徹夜不寐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歎曰夫學貴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遂築陽春臺靜坐其中。明史謂其數年無戶外跡者在此時也。明史言白沙陳獻章者云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



倪嘗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之書無所  
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專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於是  
舍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  
吾所欲、如馬之卸勒也。其學灑然獨得、論者謂有鸞飛魚躍之  
樂是也。蓋由其讀書而靜養、故能然也。如學者未讀書、其靜養  
豈能然乎。簡先生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子夏言博學而篤志章  
可參攷也。子張四句。子張問善人之道、非惟問善人也。孔  
子答其問者、言善人之道、非惟言善人也。集注於此略焉。善人  
者、朱子謂質美而未學者也。踐迹者、踐行前人之迹、以喻學也。  
善人由學而至於聖人、如踐迹而入於室也。則善人之道可知  
矣。詳簡先生論語集注補正述疏。陸子靜八句。宋史言陸





子者云、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它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嘗謂學者、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它求、在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或勸著書、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腳。顧亭林一段。○亭林名炎武、崑山人、明處士。所後母王未婚守節、年六十、遭國變、不食而死。遺言後人勿事二姓。亭林從崑山令楊永言起兵、謀勤王。



儒藏

朱九江先生年譜 注

事敗、遂游南北、皆載書而行。常以一繩一刀自隨、備有急、則自裁不屈也。康熙中、開明史館、大學士熊賜履招之。辭曰、願以一死謝公。戊午、開特科、在朝諸人爭羅致之。亭林曰、刀繩具在、無速我死。踰年、修明史、又欲招之、乃貽書朝貴、請以身殉、得免。生當明末、承姚江學派、淆亂之後、慨然以明學術、正人心爲己任。務窮經致用、以讀書哭告天下。追漢采宋、不名一家。常曰、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著書百餘卷、其日知錄三十二卷、先經術、次治道、次博聞。嘗與人書曰、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將以見諸行事、躋斯世於治古之隆、其亦可畢區區之願矣。由今觀之、亭林以明之遺老、正節譚經、有清一代、天下士之能知經術、文章節義者、亭林先生之力也。 隕○與逢同。 經義治事

分齋。○胡瑗之教授蘇湖。經學名儒分門。○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儒有君子小人一段。○康成傳經、後漢書不以入儒林、昌黎經學亦有政績、唐書不以入儒林、亦不入循吏、以專傳未足該也、故登之列傳、不爲標異。朱先生講學、前國史入儒林傳、後有議以襄陵事移循吏傳者、何不用漢唐書之例、以位置康成、昌黎者、位置之于。古之學者六藝而已矣一段。○禮記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莊子天下篇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漢書藝文志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



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若此者皆六藝之要也、宜合先生之言而思矣。古之學者耕且養二句。○見法言寡見篇。困學紀聞以爲劉歆七略取法言之語。注疏者學十三經之始也。○注之於經、疏之於注、或有違者。今學始於斯、其知終終之當有在矣。國朝初制未改專經。○五經兼習、乾隆閒乃行之。其專經時稱五經魁者、謂每經有一魁首也。今兼習而沿是稱、非也。說五字之文二句。○漢書藝文志注、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朱子師程子者也一段。○朱子釋經、其辨程子易傳者多矣。其釋論語也、若爲政篇吾十有五章之言學、若子罕篇可與共學章之言權、朱子皆匡程子之失。

也。事師無隱也。漢學家若焦循、戴震之徒，專攻朱子。今如朱子言易之先天、河圖及釋論語夫子之文章，所重民食喪祭，至於犬馬皆能有養，諸說其於經不無有失焉。漢學家辨之，所謂將或中焉者也。然而叫囂搏擊，一若以獲得朱子之失爲幸者，則違乎事師無犯之義矣。書僞古文亂經也。僞古文、宋儒吳棫及朱子先疑之矣。乾嘉學者則攻辨不遺餘力，獨辨僞如惠氏猶謂僞古文於大義無乖也，則失之矣。烏有作僞而無乖大義者？詳簡先生尙書集注述疏。禮時爲大。○見禮器。時者，謂其時義也，非謂其時俗。明史屬蔡有布衣萬季野焉。○季野之屬蔡，嘗自言曰：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





儒藏

朱九江先生年譜 注

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不取者必非事與言之真也。越六十年而書成。○趙頤北廿二史劄記云、史記二十餘年成書、漢書凡經四人手、三、四十年成書。餘則李延壽作南北史、凡十七年。歐陽修及宋子京脩新唐書亦十七年。司馬溫公作通鑑、凡十九年。合觀之、可知史事未可率爾命筆矣。元末脩遼金元三史、不過三年。明初脩元史亦止一年、宜其爲史家最劣也。通鑑書戰者詳。○或以溫公鑒於宋兵之弱、故書戰特詳。其實兵謀爲史中之要、不必有所鑒而始詳也。士不讀九通、是謂不通。○昔武侯以文武兼資爲博雅、於此見博雅之難。今先生以不讀九通爲不通、於此又見不通之易。易尙文言、後之語錄則無文矣。○語錄是其師口語、而弟子錄之者也。釋氏之語錄



始於唐、儒家之語錄始於宋。唐之世、信徒不文、乃書其師語、以俚俗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子蓋過而效之也。然以弟子記其師語、懼失其真、猶有取爾也。明世自著書者、何亦效之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語錄非倍也、安得云不鄙。漢書稱史記曰質而不俚、謂不鄙也。孔子曰、質勝文則野、何其鄙乎。有嘲語錄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問也。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明之七子。○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號前七子。李攀龍、謝榛、吳維岳、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號後七子。並見明史文苑傳。韓子讀三代兩漢之書。○昌黎答李翊書、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爲韓侂冑作南園閣古泉記者、陸務觀也。○侂冑曾屬楊



萬里爲南園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務觀媿萬里多矣。朱子謂陸游其能太高，其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及再出，爲侂冑作南園記，人謂朱子有先見之明。爲石亨作族譜跋者，吳子傳也。○吳康齋爲亨跋家譜，白署曰下士，蓋晚年爲亨所薦。雖非本願，然亦士君子之不幸也。爲嚴嵩作鈴山堂集序者，湛元明也。○元明序鈴山堂集曰：知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則知鈴山堂集之文矣。湛甘泉講學，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此何所體認乎？居父母之喪，不可以居講院也。○講院官立，是與官廳有涉，治者、喪服不可入公門也。居講院固有干功令，卽以舌代耕之教，授亦有難行者。在喪不歌詩，功令之詩可以三年廢乎？呂東萊居喪教

後陸象山非之。喪事不敢不勉，象山其知勉矣。南沙埽地傭。有某孝廉謂埽地北後遊其門者曰：傭字非是事實。所云埽地者，謂埽地市盡貨物耳。然朱先生於講席上屢述徐氏謂爲埽地後生而今諺曰：沙頭王顯伯，沙尾埽地北。無人不以爲埽地出身。萬口一辭，不獨朱先生所述爲然也。大抵子孫欲尊其祖父母，不欲以賤役稱之。不知埽地傭乃貧賤之役，非污賤之役也。說文傭，均直也。今僱役於人受直也。然則不過謂其人爲貧賤爲埽地後生，得工錢而已。如此折入友弟之事，乃爲可貴。否則雖富商大賈讀書名士，反不足稱也。漢祖爲泗水亭長，明祖流落入寺，雖天子之貴而出身之賤如此，子孫未嘗諱之。史氏亦未嘗諱之。何者？如此乃愈可貴也。蕉萃。○用左傳文與。

憔悴同。家璩富有而不睽。○睽苦圭反。易曰：睽者乖也。謂乖離不相親也。○甯爲其介毋爲其通。○此介字與離騷言堯舜耿介者不同。堯舜耿介，執中者也。甯爲其介，則非中矣。若孟子言段干木踰垣避見之已甚也。論語甯食甯戚，甯固可推也。○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舊唐書鄭絳傳：絳詩歇後語，昭宗謂有迴音，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絳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絳笑曰：諸君大誤，天下人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日制下，絳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絳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新唐書略同。

九年 范氏義莊。○范文正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



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子、置義莊於姑蘇、買良田千畝。凡族中嫁娶喪葬有力不能舉者、皆贍給之。見宋史及諸義行書。歟賁。用書大誥文。易云、賁者飾也。未昏賦柏舟。○劉向宗魯詩。其列女傳曰、衛宣夫人者、齊侯女也。嫁衛、至城門而衛君死、遂入持三年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夫人曰、惟夫婦同庖、不聽。衛人慙於齊兄弟、兄弟皆欲與君女、終不聽。乃賦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詩在邶風柏舟篇。

同治七年 徐孺子釀酒而悲。○後漢書徐穉傳注、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清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起冢、燻外、以水漬綿、使

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釀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

十有三年 方喪。○禮檀弓疏、方喪、比方父喪。

光緒二年 終己不顧。○見史記荊軻傳、己音紀、言終盡己身、長往不顧。此與司馬遷報任安書言終己不得者例同。

五年 先生日餐脫粟、客至、糲稍烹薤。○胡絃未達時、嘗謁朱子於建安。朱子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絃不能異也。絃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斗酒、山中未爲乏也。其後僞學之禁、自絃成之。見宋史及續通鑑。先生之豐客、非有鑒於此焉。惟啻己不啻人、儉德宜然爾。

七年 穀食。○穀、胡祿反、音斛、薄也。史記雖監門之養、不穀於





此。唐書音義我、殷又音確。

# 羅忠節公年譜

清·佚名編撰

郭齊校點

楊世文一審

蔣宗許二審

清同治二年刻本

《羅忠節公年譜》二卷，不題編者姓氏。清同治二年刻本《羅忠節公遺集》附。

羅澤南（一八〇八—一八五六），字仲嶽，號羅山、悔泉，卒諡忠節，湖南湘鄉人，清經學家。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隨曾國藩剿太平軍，重傷而卒，謚忠節。爲學推崇宋學中理學一派，以紹承濂洛關閩爲主，兼及百家。著有《小學韻語》、《西銘講義》、《周易附說》、《太極衍義》、《姚江學辨》、《讀孟子劄記》、《羅忠節公遺集》等。

此譜不題撰者，或謂郭嵩燾編撰（郭嵩燾一八一八—一八九一，字伯琛，號筠仙，又號養知，晚年更號玉池老人，湖南湘陰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著有《禮記質疑》、《大學質疑》、《中庸質疑》、《周易釋例》、《毛詩約義》等）。嵩燾與澤南同在曾國藩軍中，諗知其行事，誠有可能撰譜，然本譜言及嵩燾撰《思舊錄》，不言撰譜事，故撰譜者仍存疑待考。

此譜分上下卷，四十五歲前簡記其從學、授徒及家事、遊歷等，可略見其治學情形。其後漸詳，甚至按日詳述戰事細節，其主要篇幅皆記清剿太平軍之事，幾無儒學事蹟。及至譜末，方列譜主著述目錄，並舉楊昌濬《尊聞偶錄》、劉典《從戎日識》、郭嵩燾《思舊錄》及羅澤南《家訓》，以爲「足以見先生之學行矣」。是此譜重在張揚其「忠節」，而於學行，尚需求之他書。

羅忠節公年譜上卷

仁宗睿皇帝嘉慶十二年丁卯歲冬十二月己丑先生生。

先生諱澤南字仲嶽。所居之地曰羅山。峯巒羅列。因自號羅山。其先世居豫章。元季曰華十三郎者由吉水遷湖南之衡州。其子賜松徙湘鄉。愛灣洲之善慶鄉新林里。卽先生所生處也。曾祖日阮。貽贈通奉大夫妣蕭氏。貽贈夫人。祖拱詩字六藝。贈通奉大夫妣賀氏。贈夫人。父嘉旦字元初。封通奉大夫。先生卒。奉



儒藏

羅忠節公年譜 上卷

特旨推

恩賞加頭品頂戴。母蕭氏贈夫人。元初公有子三、長清漪、早卒。  
季澤曙、太學生。先生居次。

十三年戊辰、二歲。

十四年己巳、三歲。

十五年庚午、四歲。

十六年辛未、五歲。

時先生甫離襁褓、其從父簡拔公授徒於家、先生時隨大

父往謁之。每誨以字，卽不忘。如楹聯難識者，至則私自仰覽，若有省悟者。大父以是異之。外大父蕭蔗圃公每指先生屬元初公曰：「此子不凡。」雖極不給，必資之讀。他日大門閭者，必是子也。

十七年壬申六歲。

從從父簡拔公受學，讀書過目成誦，日可千餘言。

十八年癸酉七歲。

所居丹崖堂成。



藏



十九年甲戌八歲。

四月弟澤曙生。

二十年乙亥九歲。

二十一年丙子十歲。

從族父巨卿公受學。先生嘗曰、某自幼貧、不能讀、先大父暨父母鍾愛之。四歲命讀書。十歲出就外傳。時大父年將七十矣、家業零落、四壁蕭然、至不能具饘粥。一聞予讀書聲、則撚鬚自喜、饑寒俱忘。館中糗餼不能繼、恆典衣質物、



易食食之。大父一布袍，親持入典肆者六七次，皆爲子讀書也。得米，無遠近，必親送之館。嘗曰：吾之以汝讀書者，欲汝明大義，識綱常，不墜先人清德耳。

二十二年丁丑十一歲。

仍從簡拔公受學。初學爲詩，有奇氣。所居外爲藥室，其左爲染房。先生撰楹聯云：生活萬家人命，染成五色文章。見者靡不歎異。

二十三年戊寅十二歲。

二十四年己卯十三歲。

從徐先生受學。

二十五年庚辰十四歲。

從族父廷弼公受學。先生時讀左傳、每自命題、仿其篇法作傳記、如戰守攻取之類。人知其胸所蘊蓄過人遠矣。

宣宗成皇帝道光元年辛巳十五歲。

先生曰、吾十五歲時、讀書鄉村。一日、吾母得一掬米、與食就館、曰、爾他日無忘此苦。嘗惓惓於懷、不能釋。

二年壬午十六歲。

從張疊浦先生受學。三月，兄子庚日生。

三年癸未十七歲。

先生自少爲文，卽不求與時合。其義理充足，灝氣流行，實追陶荅，每於世道人心，攄寫透闢。時喜自負，人莫測其涯量。

四年甲申十八歲。

十月，夫人張氏來歸。夫人嘉慶丁卯十二月十八日亥時



生、邑處士致遂公女也。

五年乙酉十九歲。

二月、應童子試罷歸、授徒石埭蕭宅。六月、母蕭太夫人卒。太夫人邑處士蔗圃公女、性純厚。家貧、夙夜勤苦、孝以奉翁。課子女整飭有法。先生每自館歸、取先正格言及古人行事之可法者示之曰、此皆汝外祖之所以語我者、汝誌之勿忘。卒年四十一。先生念貧苦、未盡孝養之道、痛幾絕。安厝本里星垣裏大鏡山之陽。先生每展墓、涕泣不能自

已。太夫人有女三、長適姚丹臺、次適鄒高明、三適黃。

六年丙戌、二十歲。

肄業漣濱書院。五月、嫂蕭氏卒。七月、兄清漪公卒。

七年丁亥、二十一歲。

館椿樹坪、離家約十里許。先生每夕攜學徒所饋殺饌歸供大父。

八年戊子、二十二歲。

館新塘劉宅。六月、長子丙生。八月、遊南嶽。





九年己丑二十三歲。

館石灰塘匡宅。冬。讀書雙峯書院。從學邑孝廉陳達卿先生。

十年庚寅二十四歲。

館新塘劉宅。五月。大父六藝公卒。年七十六。大母賀夫人棄世最早。六藝公鰥居者五十年。盛德稱於族黨。營資送先生讀。極慇懇。至是卒。先生痛甚。後每讀輒飲泣。先生曰。人生天地閒。必有以復吾性。盡吾倫。而後無忝於所生。先

大父清苦自勵，日以讀書明倫相期望。其所以貽我子孫者良厚。予小子悠悠忽忽，不能砥礪身心，有負先人之彝訓，其罪何可縷數。每一追思，未嘗不爲之泣涕痛悔云。有記先大父六藝公事略。

十一年辛卯二十五歲。

館江家塘張宅。十月，次子辛生。族中有啟明先生者，性誠樸，精易理。每來館談論，終夜不倦，先生深受益焉。

十二年壬辰二十六歲。



館張宅。正月、次子辛夭。三月、長子丙殤。先生哭兒詩有云、夜臺有伴兄隨弟、妝鏡無心母哭兒。藥豈傷人疑有悞、德難宜子祇增悲。詞旨悽愴、不忍卒讀。然憂傷中具見達人知命之概。九月、再遊南嶽。

十三年癸巳、二十七歲。

館張宅。十二月、葬大父六藝公於細鏡山。山在居室之左、先是卜兆未就、權厝蛇形山。至是、移厝於此。是後、每歲以館穀所餘積買四旁餘地、培植祖塋。

十四年甲午二十八歲。

館新澤李宅。六月三子兆傑生。十月遊石龍山。

十五年乙未二十九歲。

館李宅。六月三子兆傑夭。兄子庚日亦殤。時歲旱薦饑。里中疫大作。先生省試能歸。徒步用夜半抵家。見所種田已荒蕪。叩門聞呻吟聲。姪庚日方病劇。就視又聞夫人哭聲。三子兆傑適先二日天逝。先生饑甚。問夫人索米爲炊。啟盜視之。無一米之存。夫人又以哭子傷甚。喪明。明日姪旋



天奇窮至戚爲人世所罕見。先生嘗曰：吾年十九，訓蒙餬口，遭家不造，大故頻加。先母歿，越五年，大父又棄世。十年之中，兄嫂姊妹相繼逝者十一人。妻以三喪子故，傷甚，兩目俱盲，耳又重聽。吾亦善病，潦倒坎坷，幾無安日。奔走衣食之餘，竊自乘夜讀書，冀成先志。所居窮僻，師承無人，螢燈糠火，夜以繼日，蓋畱心詞章者有年。

十六年丙申，三十歲。

館流南塘陳宅。十月，長女生。

後適同邑太學生王開仍時先生與王公

簡雲同館授徒、常論爲學之要、因取性理一書讀之、遂究心洛閩之學、改號悔泉、作號悔泉說。

十七年丁酉、三十一歲。

館陳宅。著常言、後改定爲人極衍義。先生曰、予邇年始得宋儒之書讀之、因復求之四子六經。至道精微、固非愚昧所能窺測。然已知聖賢之道不外身心、往日之所學末學也。乃益歎大父之訓爲不可及。今年館陳氏尙友山房、正昔年大父攜米送吾讀書處也。課讀之暇、披覽舊典、心有





所得、隨筆之於書名曰常言。非敢以爲窺大道之奧、亦以書吾所見、不自忘焉爾。又作上達圖、以弁其首。上達圖者、所以辨人禽之界限、正學者之趨向也。

十八年戊戌、三十二歲。

館陳宅。作悔過銘。邑人劉公蓉博通經史、爲文宏宕有奇氣。先生與語大學明新之道、孟容歎服、訂交莫逆。後閉戶讀且十年、時與先生書札往來、彼此規勸、考求先聖賢爲學之要旨、身體力行、至明且篤。時人咸傾慕焉。是歲、三遊

南嶽。

十九年己亥、三十三歲。

以郡試第一補弟子員。冬修墨譜成。先生七應童子試。不售。爲文不規時趨俗。以求苟得。府試題舉枉錯諸直。先生取古今賢奸進退之故。反覆勘論。包鎔經史。太守何公其興見之。歎曰。此奇才也。遂取冠軍入縣學。先生泣然泣下。曰。吾大父及吾母勤苦資讀。期望有年。今不得及見之。以稍慰也。痛哉。



備藏

羅忠節公年譜 上卷

二十年庚子、三十四歲。

肄業城南書院、著周易朱子本義衍言。時甯鄉劉公典、瀏陽謝公景乾與先生共几硯、講習討論、互相砥礪。

二十一年辛丑、三十五歲。

授徒洲上朱宅。冬、遊石門。永豐雙峯書院新建文昌殿、主者以立神位來商。先生採陸清獻公祀文昌論覆之、謂宜立木主、不宜立像。所釐定皆準於禮。蓋凡事狃於習俗、涉於誕妄、經先生指示、以歸於正者、不可勝紀。此其一也。

二十二年壬寅三十六歲。

館朱宅秋遊龍山。

二十三年癸卯三十七歲。

館新澤李宅娶副室周孺人。孺人嘉慶丁丑十二月十六日辰時生。

二十四年甲辰三十八歲。

館善化賀孝廉修齡宅著姚江學辨。六月四子兆作生。張夫人出。聘益陽胡次女生周孺人出。字同邑太學是歲湘公達源女。



陰郭公嵩燾兄弟同在長沙、與先生往來問學、相得甚歡。  
二十五年乙巳、三十九歲。

館賀宅著孟子解。秋、修灣洲祠成。先生族人在邑中者分  
兩支、皆季一卽裔也。歲時各祀支祖、而支祖所同出無祀。  
因商之族人、合立祠於灣洲、以季一卽爲始祖、眾樂從之。  
方兩月而祠成、規制整齊、凡所以上奉祖禰、下示後嗣者  
極爲周摯。

二十六年丙午、四十歲。

館洲上朱宅。十月、五子兆升生。周孺人出。聘曾公國藩女

二十七年丁未、四十一歲。

館左刺史輝春家。是年、提督學政梁公同新歲試一等補廩膳生。改定人極衍義成。

二十八年戊申、四十二歲。

館左宅。科試一等。時前任雲貴總督賀公長齡、太常寺卿唐公鑑皆家居。先生往語學問甚洽。過從無虛日。著小學韻語成。



儒藏

羅忠節公年譜 上卷



二十九年己酉、四十三歲。

館左宅、著西銘講義成。秋、四遊南嶽。十一月、三女生、周孺人出。時鄉有盜患、胥役捕盜者、因緣爲姦、與諸豪猾謀陷良民、俾傾其貲、以昭雪冤誣、民益不自聊。先生乃爲鄉約、痛除誣陷之弊、鄉俗以安。

三十年庚戌、四十四歲。

館汪家坤孔宅、著皇輿要覽會

文宗初元、舉孝廉方正、邑令朱公孫詒以先生應。時論以此舉

名實相符、先生爲無愧焉。

文宗顯皇帝咸豐元年辛亥、四十五歲。

館善化賀公長齡宅。先是、賀公卒、遺命其子延爲師。時廣西逆匪方熾、今節相曾公國藩方官禮部侍郎、應

詔言事、有用人行政、議禮汰兵等疏、人爭傳之。先生致書曾公、盛稱其言之切當、而尤冀其以正本清源爲務。謂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貪位之私心。不務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後世苟且之學術云云。而曾公已於四月某日上敬陳主



備藏

德、預防流弊一疏。先生書至、因覆書云、閣下一書、乃適與拙疏若合符節。萬里神交、有不可解者。觀此亦見忠君愛國之心、不以窮達異也。

二年壬子、四十六歲。

館賀宅。四月、廣西賊匪陷全州、遂至黃沙河、俘舟乘水下。江忠烈公忠源力扼之、焚其舟、賊遂由陸路進逼永州。旋竄據道州。三閱月、連陷桂陽、嘉禾、安仁、茶陵、醴陵等州縣。七月、犯長沙、邑令朱公櫟、先生及王公鑑、劉公蓉、使練鄉

勇以資防堵。先生倣戚氏法，部署其眾，教之擊刺，最以忠義紀律肅然。會城解圍，巡撫張公亮基論功奏保，以訓導歸部銓選。

三年癸丑，四十七歲。

正月，巡撫張公檄先生與王公鑫募帶練勇赴長沙。會曾公國藩奉

命督辦國防各軍，因隸之。夏五月，江西上猶等縣土匪竄至桂東，曾公檄先生馳往剿辦。行次衡山，適草市土匪起聚黨



千餘人、先生卽馳赴草市、擒首惡劉積厚、龍念七等廿餘人正法、餘匪潰散。至桂東、會諸軍進擊、賊遁還江西。巡撫駱公秉章彙叙先生功保 奏以知縣用。六月、粵匪自金陵分軍犯江西、江忠烈公據守會城、乞援湖南。曾公檄先生隨夏公廷樾、朱公孫詒往援。時李忠武公續賓在先生麾下、幫帶湘勇。六月、至江西、擊賊有功。時太和土匪起、陷太和、安福、圍攻吉安。江公檄先生與劉公長佑同援吉安。軍至賊解圍。先生與劉公分途追剿、劉公赴太和、先生赴



安福時。安福新爲賊陷。城無居人。賊亦不據以守。先生以八月十三日入據其城。賊誤以爲本邑鄉勇也。揚言當聚而殲之。日且夕。賊悉眾蜂擁至。軍驟不及防。持矛立街衢。左右橫刺之。或乘屋飛瓦。大呼擊賊。賊死咋不得人。乃驚奔曰。此湖南兵也。明日復至。置巨礮交衢。以擊我軍。勢尤張。先生分布各哨扼衢口。而從旁道橫擊之。賊大潰。殺賊數百人。餘黨竄永新。蓮花廳。焚擾上坪。司天河。東坑地方。先生飭李公續賓赴天河。勦辦。自由林陂迂道往天河策



應。先生初以三百餘人破安福賊數千、賊猶四路屯聚。先生急請濟師。夏公廷樾笑曰：「賊膽落矣，羅山自足丁之。」益師何爲？先生兵果大捷。會得湖南巡撫駱公札，以太和土匪竄擾湖南茶陵、攸縣等處，飭卽帶勇馳回會剿。先生卽由固江出吉安，并檄李公續賓回軍吉安。以十月二十一日全師回楚。適永興土匪千餘人盤踞油榨墟，曾公時在衡州，檄先生往剿。卽日馳抵永興，酌定攻剿之策，分派永興紳勇攻城之北，自督勇直搗墟之西南，三面夾攻，破其

壘殺斃無算。永興平、江西巡撫張公芾以先生平安福功、保升直隸州知州、與劉公長佑並畱江西補用。先生駐衡州、修復石鼓書院、勦辦油榨墟股匪。駐軍郴州、修復韓文公父魚亭、俱有詩存集中。

四年甲寅、四十七歲。

先生平油榨墟賊、駐軍郴州城外、以資彈壓。而遣李公績賓破燬梁園八股全賊巢、擒巨犯黃榮發等十餘人、人心始安。先生因畱李公駐守、而自率所部回衡州。時曾公駐



營衡州、大治水陸諸軍、刻期東下。以衡永四郡屬爲匪徒淵藪、叛者四起、當留重軍、以資剿捕。檄先生募勇一千、留駐衡州。蓋會公軍制以三百六十人爲一營、先生與李公續賓分帶中右兩營、得七百二十人至。是每營加至五百、先生所部始及千人。衡山草市土匪復起、首逆王大漢聚眾肆掠、戕害草市司巡檢魯正義。先生以王大漢起事在衡攸交界之南灣、乃以五百人屯草市、而自率五百人赴南灣、搗賊巢穴。會王大漢逃至攸縣之燈籠橋、先生得圍



紳之謀賊者、用其言捕得之。及僞軍師董某會粵賊上犯、由靖港逕趨湘潭、衡山、白果市土匪乘機煽亂、擾及湘潭之廣陵橋、青山橋等處。先生分軍搜捕、巡撫駱公檄赴湘潭、會剿粵匪餘黨。先生乃由白果市至東湖馬跡橋、繞赴湘潭之辰山、花市等處、捕除土匪之肆起者。先是賊破岳州、逕趨靖港、陷甯鄉。曾公遣兵擊之、賊敗遁、乃悉水陸東下。至岳州城、而王公鑫之師潰於羊樓司、賊復陷岳州。曾公退保長沙。賊復悉眾趨甯鄉、繞陷湘潭。提督塔齊布公

力戰、破賊水師。楊公載福、彭公玉麟等縱火焚賊所擄船  
幾盡、賊大潰、即日遁還岳州。曾公乃定水陸夾攻之策、檄  
先生與李公續賓以所部隨同塔公會師東下。六月、進軍  
岳州、賊先期遁、塔公約先生進次岳州城。先生以岳州四  
面環水、惟大橋一路上通省垣、賊所必爭、獨率所部扼大  
橋以拒賊。二十五日、賊果悉眾萬餘、直犯大橋。官軍進踞  
芭蕉湖上高橋、距大橋十里。先生於大橋北之九塘嶺立  
望樓、以防賊之突至。二十六日、賊擁登九塘嶺、拆毀望樓、



踰嶺而下。先生與李公續賓奮力堵禦，賊稍稍引退。追至九塘嶺，瞥見賊眾逾萬，分踞坡嶺，乃飭李公駐九塘嶺南，防賊抄尾。自督中營力戰，直逼至高橋，斃賊千餘，賊悉退據高橋。二十八日，與塔公進擊高橋賊壘，大戰連日夜。閏七月初二日，先生率中營出九塘嶺，李公續賓帥右營出九塘嶺之東嶺，蔣公益灃率左營出大橋之東路，三路進剿，擊破高橋東賊營九座，賊退據城陵磯關帝廟。先生乘勝進擊，又破關帝廟賊營三座，賊悉眾退至城陵磯下。會



公以岳州之戰獨當大橋一面、功最鉅、保 奏以知府儘  
先選用、並請

賞戴花翎。城陵磯之戰、塔公手刃賊大將曾添養、賊勢大挫、所  
向皆獲全勝。七月十七日、由雲溪拔營起行、分駐長安驛  
山坡。十八日、賊統眾千餘、分四路繞撲兩營。先生令兩營  
掩旗息鼓、靜立以待、乘閒擊賊、大破之。賊悉力扼羊樓崗  
之尾盧家橋、擇兩山隘口、扎立大營、高踰數丈、中跨溪水、  
以拒我軍進剿崇陽之路。二十三日、進剿羊樓崗、直抵賊



穴。分軍爲三、一出左岸、一出右岸、扳藤援石以上、分抄賊尾、而以大軍由中路進剿。踰溝越溪、立踏賊營破之。賊大奔潰、直追至百花嶺下、賊退據佛嶺。佛嶺者、羊樓崗赴崇陽間道也、賊築營守隘、盧家橋潰敗之賊亦歸之。兩岸高山、羊腸一線。先生親登高嶺、相度形勢。二十四日、塔公飭普都司承堯以兵來援。先生率所部由佛嶺之西山而上、直攻賊巢。分派普公承堯由佛嶺之東山而上、出西坤、所部蕭公啟江由佛嶺之北出曹家坤、以截賊走崇陽之路。

皆扳巖踰嶺、冒險前進、踏破其營。自是由蒲入崇之險隘、皆爲我軍所奪。八月初二日、進勦崇陽。賊於佛嶺下二十里扼隘立卡屯、聚數百人、以拒官軍。其地兩岸高峯參天、溪流中貫、惟一綫小路、可通人行。賊以竹木橫塞河口、以石堆砌山路、搭蓋棚廠、於石嶺之上擲石滾木、使不敢近。軍次小沙坪、分派彭公三元由右山而上、李公續賓、李公杏春由左山而上、出神橋之下、以抄賊尾。先生率所部由正路進攻、直抵賊壘。兩山兵勇齊下、賊知隘已失、遁去。進



扎虎爪市、旋破桂橋賊壘、連破大沙坪賊壘。賊悉眾回竄崇陽、而咸甯經官兵收復後、各路兵勇歸併嘉魚大營、城內空虛。武昌賊分股由金牛乘虛入城、招集崇陽餘匪、攔城自守、以阻我師北下。先生率各軍抵城下、四面圍繞。賊啟東門潰出、追至十里外官步橋、又大敗之。先生乃率湘勇、寶勇、新化勇、辰勇、川練勇由咸甯進攻、直趨武昌。賊悉崇陽、興國之眾、上趨金牛、計圖上阻官軍。會聞大軍東下、乃由余家坪趨橫溝橋、謀襲據咸甯。驟與大軍遇、迎擊、又

敗之。餘賊盡由徐李鋪渡河，屯立山岡。先生指諸軍登山仰擊，呼聲震林谷。賊膽落，不能軍，遂進駐江夏之紫坊。八月十六日，先生與塔公及李公續賓、李公杏春、羅公嘉亮、蕭公啟江等登八分山，審度形勢，繪圖志進攻方略。初，曾公自城陵磯部署諸軍進剿，約水陸之師會於紫坊。八月二十日，曾公乃悉召水陸諸將，議攻武昌機宜。先生出圖指畫，言紫坊出武昌有二道：一出洪山大路，一沿江出花園，而賊精銳皆聚花園。若出洪山，前臨堅城，仰攻不下，花



園之賊得以襲我後路、非長策。今惟悉力攻花園、花園賊壘破、乘勢平鮎魚套諸賊壘、賊之精銳皆盡、武昌可不攻而下。故當以重兵剿花園、而分兵出洪山、以防賊之反竄。諸將議未決、先生因曰、花園賊多且強、某請任其難者。於是先生率諸軍出花園、提督塔公率諸軍出洪山。廿一日、由金口進剿、駐營河婆嶺。花園悍賊萬餘、扎大營三座、一枕大江、一瀕青林湖、一跨長堤。營外掘長壕、寬二丈、深一丈許、由江通湖、引水灌注。內樹木爲柵、實以土沙、鎗礮排



列架木樓數十、以備守望。深溝高壘、抗拒我師。外壕有掘至三重者。時水師亦由京口下擊、礮聲震天。賊亦從江邊營內開巨礮以拒之。先生分軍三路進擊、李公續賓、蕭公啟江攻江邊賊營、先生自與李公杏春、羅公嘉城攻湖邊之營。唐公訓方等從中路攻堤上之營。賊憑木城、用礮轟擊、子如雨下、各軍伏地以進。李公續賓先破江邊賊營、湖邊營聚賊最多、冀我軍攻江邊營、抄襲其尾。兼以小舟數十、由青林湖抄河婆嶺大營。先生分軍擊殺舟中之賊數



十名、賊舟退、營中賊因之而亂。諸勇乘勢踰溝而進、直撲賊營。賊潰、中路各軍亦撲入其堤上之營、花園賊壘同時燒燬。二十二日、進擊鮎魚套賊壘。遙見堤上街口大營一座、套邊街口大營一座、沿街小營無數、木城毗連、望樓高建。先生與李公績賓合擊堤上街口之賊、分兵由中路攻套邊之營。湖北同知李錦鑾以四川勇助攻。賊悉銳迎戰、四川勇潰、各軍攻套邊營者相繼退敗。先生由堤上進剿、與中路隔一溪、不能阻截、用鎗礮擊堤上街口之賊、負固

不出相持久。因見中路官兵敗，乘機出戰。先生率諸軍進擊，大破之。又飭李公續賓由江邊折回中路，以援諸軍，又大破之。附城賊營焚燬遂盡，賊敗竄洪山。適塔公率諸軍至洪山，驟與遇，斬賊數千人。城中賊皆奪氣。是夕，盡出其精銳以遁，畱老弱軍數千人守城。廿三日，李公續賓等環攻四城，遂破之。漢陽賊聞武昌破，亦遁。曾公以先生由岳州進剿武昌，常在諸軍前，保奏以道員記名。旋奉旨補授浙江甯紹台道。九月，與塔公會師，進攻興國之敗賊。塔



公由武昌大冶一帶、先生由金牛。賊知官兵兩路進剿、亦分軍由興國據大冶縣城、堵截武昌一路官兵。畱兵據州城、堵截金牛一路官兵。先生急馳至沿埠頭、橫截賊之分赴大冶者。賊悉眾迎戰、大敗之。二十一日、遂分三路進兵、直破州城。塔公亦克復武昌大冶等縣、並會師興國、規取田家鎮。田家鎮者、江勢至此一曲、而半壁山橫截江之右畔、江水折而下、急溜如箭。前總督張公亮基曾設江防於此、以拒賊之上竄。尋陷於賊、賊因其險、爲鍊纜橫江、以截

水師而屯重軍半壁山、與田家鎮賊營相望、夾江以守。先生由興國州城直搗半壁山。十月初一日、駐營馬嶺埭。始至、築營未定、賊悉眾來犯、有由半壁山營下衝者、有由民房撲出者、有由北岸田家鎮渡江會眾者、合計二萬餘人。先生匹馬前衝、大呼躍入、賊大敗、奔至江邊登舟。又蹙之江中、墜水死者數千人。初四日、塔公因與湘勇距十餘里、中隔小河、遣人造浮橋、通兩營之路。賊忽出千餘人、阻遏渡處。江中賊船亦出數千人、上坡排列半壁山之左。北岸



田家鎮之賊渡江者又數千人排列半壁山之右。其半壁山舊壘賊亦聚據數千人。先生登高阜瞭望見偽官坐將臺、龍旗黃纛氣燄甚張。數路賊黨約二萬餘人。時塔公尙隔小河、先生所部湘勇、寶勇僅二千六百人。眾寡懸殊、軍士有怯懼潛避者。先生與李公續賓手刃數人、慷慨誓勵、人心始固。卽督勇駐高阜之左、李公續賓駐高阜之右、彭公三元等排列江岸、普公承堯排列馬鈴山左垵。先生與諸將約曰、賊眾我寡、當以堅忍不發勝之。諸軍布陣以待、



如不欲戰者然。相持兩時之久，賊鳴鼓吹角，數四撲犯我軍，皆堅伏不動。先生度賊銳已竭，手大旗一揮，我軍突起急攻，大呼衝陣。賊大潰逃竄，悉奔半壁山舊營。是山孤峯拔起，前瞰長江，山後綫路通人，爲我軍所扼。舊營之賊，斬殺幾盡。從峭壁橫墜死者亦數千人。胥石挂樹，血肉狼籍，巖石爲殷。時水師亦蔽江而下，鏖戰竟日。楊公載福等遣人棹小舟持斧鑿沿半壁山槌斷橫江鍊纜。先生亦遣壯士百餘縋巖而下，腰短刀，砍護鍊竹纜數條。是役也，水陸



兩軍併力奮擊、殺聲震天地。環田家鎮賊舟四千餘、焚燒幾盡。夜半、火光照耀數十里。我軍人人自奮、長夫餘丁、手持刀殺賊。自用兵以來、未有斃賊如此之多者。田家鎮賊營見江防已失、無險可憑、以守、焚營遯去。先生力戰半壁山、以二千人破賊數萬、功最偉。奏聞、

賞加按察使司銜。十月二十日、由半壁山過江、至菩提壩、賊數千人來撲。塔公亦前至、卽率諸營迎敵。賊遇我軍卽奔竄、蓋初不知爲塔公及先生。及戰、見大旗搖曳、乃大驚、不及

交鋒而潰。遂進克廣濟縣城。時十月廿八日也。十一月初一日、進軍雙城驛。賊紮營四座、扼險以守。知我軍至、分三路來迎、約二萬餘人。先生與塔公策馬登高阜、審度形勢、亦分三路擊之。先生以賊在山巔、難以仰攻、因按兵不動、以伺其隙。一鼓直上、賊大潰、遂平其壘。進攻黃梅、賊聞風逃竄。以收復廣濟、黃梅兩縣功、奉

上諭、賞加葉普鏗額巴圖魯勇號。軍中賞勇號者、皆由外請。先生起諸生爲大帥、



聖恩特授勇號、尤異數也。初五日、由黃梅之新夏橋進軍濁港、破賊數千人。進抵白湖港、時賊屯聚孔壠、數萬人、悍賊羅大綱又率萬人由湖口渡江、駐孔壠、統諸軍以遏我師。十二日、我軍分三路進攻、賊亦分三路迎戰。先生分派諸軍抄襲孔壠街口、賊敗潰、奔入壘中。我軍一鼓而前、遂破其營、羅大綱率殘賊逸去。是役也、賊兩萬餘人、我軍止八千人、又當羅大綱之兇悍、而戰皆捷、賊遂大撤、沿江各營、併力守九江。相謂曰、楚軍鋒不可當也。十五日、進紮小池口。

二十一日渡江、營九江城外白水港、悉焚賊壘之在城外者。二十五日、移扎大東門外四里坡。時賊駐九江者爲林啟榮、悍賊石達開、羅大綱等皆至、深溝固壘、攻之不能下。而梅家洲姑塘等處賊匪相爲援應。先生與曾公會商、先絕其外援。因畱塔公圍九江、先生移扎湖口縣之盩山、阻塞湖口之賊、使不得上援。且圖攻破梅家洲賊壘、以搯九江之背。環攻十餘日、賊堅閉不出。先生嘗言、九江城如斗大、梅家洲尤一小壘耳。而賊堅壁以老我師、靜若無人、夜



無更柝號火。我軍一至城下，則旗舉礮發，環城數千堞，旗幟皆立。如林啟榮之善守，賊中一將才也。而使之作賊，以終亦可傷哉。會水師擊燒湖口賊船，遂縱兵至吳城。賊潛以小舟載薪火，夜燒水師輜重船。船大且重，小船輕利者皆駛入內湖，賊舟至不能迎擊。湖口水師遂潰。十二月二十三日，賊又出小舟襲九江水營，延燒大帥坐船。曾公檄先生回九江，與塔公及水師相應援。二十四日，先生由盩山拔營回，扎四里坡。二十五日，進扎官牌夾。二十九日，渡



江、攻小池口。賊小池口爲北岸黃梅宿松交界處、舊有官軍營、與南岸諸軍夾江爲守。曾公調小池口營會攻九江、會水師失利、賊遂襲據小池口舊營、而分兵沿江上犯。先生謀先剿小池口賊、以躡其後。時謀者言、畱營賊實無多。曾公檄周鳳山以一營往剿、先生與塔公各率數十騎往覘之。渡江、則賊大至、周軍敗。先生急斂軍而歸。自是北岸之賊縱橫無所忌、旋陷黃梅。湖廣總督楊公需所部北岸兵勇率先潰逃、由廣濟以上達蘄黃、至漢陽、皆爲賊陷。楊



公退駐沌口、武昌空虛、旋陷。先生每扼臂歎息、謂江北岸軍力厚於南岸、竟無一人能遏賊也。先生駐軍九江、嘗與李公續賓遊廬山、至蓮花峯下、謁濂溪周子墓。墓久傾圯、慨然共修治之、有記存集中。以是年薪水所餘百金置灣洲義學、又置宗祠祭器。著周易附說成、致書劉公蓉曰、易者憂患之書。今於憂患時讀之、尤親切而有味也。

羅忠節公年譜下卷

五年乙卯、四十八歲。

正月初四五至十八九日、連攻九江城、賊負固不出。時武昌告急、曾公所部皆楚人、多主回援者。先生以大軍一動、則江西不復可支、湖南北終受其害。不如以一軍牽制賊勢、而分軍回援武昌。曾公亦以爲然。時胡文忠公林翼以援楚自任、曾公揀諸軍、以五千人隸之、而飭彭公玉麟悉率水師之在外江者退保武昌。比胡公等軍至、武昌已陷。



胡公遂駐洪山、彭公以水師駐金口、而曾公馳往江西、收集水師之在內湖者、進駐屏風。賊亦以舟師駐湖口、與我軍相持。時湖口以下賊勢蔓延、無官軍堵剿。賊由皖南分股趨浮梁、進陷饒州府。曾公方駐南昌、與江西巡撫陳公啟邁會商、檄先生率所部援饒州。九江圍攻事宜、專責成塔公。二月二十八日、先生遂由九江拔營回江西省城、與曾公面籌方略。而饒州股匪已進陷弋陽、因渡章江而東趨貴溪。時先生分所部湘勇爲三營、自將中營、李公續賓

將右營、蔣公益、澧將左營。唐公訓方率常甯勇隸先生從征。三月二十日、行次蓮湖、阪東之大水橋、賊乘官軍初至、謀悉銳掩襲、以三萬人迎拒五里亭、別以數千人由弋陽北門出、暗抄官軍之尾。先生飭蔣益澧、唐訓方堵北門一路之賊、自率中營、駐李塘之陳家山。賊分隊薄之、先生從容揮軍迎擊、殺數百人。賊敗潰、乘勝追至西江橋、五里亭、大股遂爲所截。李續賓由大水橋迎上擊之、又殺數百人。賊退逼湖汊、溺水死者無算。湖水爲赤。甫收隊傳餐、賊復



分三股、由北門直抵陳家山東大松林內。又分股出西門、遙爲聲援。薄官軍一股中復分數股、彌漫徧野。先生與李續賓夾松林南北兩路分擊之、賊大潰。明日、進攻弋陽縣城。時賊眾已多逃者、餘匪猶閉城拒守。先生至、揮眾緣城上、克之。賊悉眾奔德興樂平。別股有自婺源來者、先由德興趨興安、謀與弋陽股匪合攻廣信、扼江浙咽喉。聞弋陽股匪敗、乃引軍急趨廣信。先生進軍興安、遂躡賊至廣信。二十四日、駐營大路口。聞賊已攻陷廣信、入據其城。明日、



進軍城西之烏石山。山勢稍高，俯瞰城中，賊出入無隱。先生駐營山下，飭李續賓營山之左，唐訓方、蔣益澧營山之右，以防賊之數路夾攻。部署甫定，賊悉眾分門出攻。一股出西門，徑攻中營。以一股出北門，繞攻右營。以一股出南門，繞攻左營。先生方督諸軍修築營壘，不爲動。賊屢衝力竭，然後麾大軍乘之。賊大奔，擊斬無算。居民聞官軍勝，相率登烏石山，大呼殺賊，聲震林谷，賊氣大沮。二十六日，引軍攻城。賊萬餘分三路出迎。又以數千人伏藏樹林深處，



以待我師窮追。先生登高瞭望，知其伏兵所在，亦飭蔣益  
澧以左營伏右路高岡下。時德安令劉希洛以平江勇八  
百人至軍助剿，先生令率所部踞右路平岡列陣以待。合  
諸軍皆不得出營，誘賊近前，然後接戰。又擇精銳之勇爲  
四隊，潛往截其埋伏之路。賊之三路來者，見我軍不動，不  
敢前。相持兩時之久，先生督中營由中路出衝之。唐訓方  
從中路之右出，以顧右路。李續賓從左路出，逼近賊前，列  
陣山岡。又相持久，麾旗進，三營迅起乘賊，大敗之。劉希洛、

蔣益澧皆從右路繞出、賊之藏伏樹林者、反爲我伏兵所襲。諸路之賊四散、其竄入城者爲諸軍所乘、死無算。賊以大礮迎擊官軍之追賊者、反自斃其入城之賊。已而大雨如注、溝澮皆盈、城上大礮不能施。官軍四面薄城、城外之賊不能復入。先生度賊必宵遁、夜擇敢死士四路巡邏。二十七日、復引軍攻城。城中賊開東門遁去。時賊驟陷廣信、居民多不及避、殺戮甚慘。次日、先生引軍至。凡三日復其城、斃賊尤多。廣信士民歡舞歌頌。先生所至、皆焚香迎拜。



先生召見士紳、慰免以忠義、出示令行團練法、以自相保衛。修復謝文節公祠、以是年死事上饒縣知縣蔡中和以下十一人、附祀有記存集中。游鵞湖書院、與諸生論學甚懽。比先生拔營行、士紳送者無不感激流涕云。是時賊自廣信竄浙江、開化縣之華埠、旋竄入徽州。浙江巡撫札調先生赴浙防堵。先生以廣信江浙咽喉、東南大局所係、未便遠往援浙。而弋陽敗賊適竄擾樂平、德興一帶。四月十五日、追賊至德興、收復縣城。弋陽、廣信兩股復合、據浮梁。

之景德鎮。自弋陽敗回者，由德興駐樂平之湧山，攔入景德鎮。旋屯聚浮梁城外，深溝高壘，以自固。自廣信敗回者，由開化出德興、樂平，盡聚景德鎮，設立關卡，拒抗官軍。先生以五月初二日駐營景德鎮上五里村，賊聞先生至，皆遁去。先生以景德鎮爲廣饒門戶，東控徽甯，遂進駐景德鎮，意圖進剿徽州之賊。庶江浙兩省肘腋之患悉除。請於江西巡撫暫駐景德鎮以觀變。訪知積匪洪茂春、朱木匠、張景安、詹四美、余顯亨、戴華章、江崇愷及監生朱克俊等



皆勾結賊匪爲之耳目、受僞官、摻括百姓財賄以媚賊、因與浮梁都司定凱設法捕得之、悉斬以殉。會湖北崇通股匪攔入江西、攻陷義甯州城、江西巡撫遣都司吳廷光往援、全軍殲焉。廷光驍勇、江西所恃、獨此一軍、南昌震動。曾公急檄先生回駐省垣、以衛根本。而令李公元度以平江勇二千餘人援義甯。六月初五日、馳抵南昌、沿途感暑、吐泄並作、未嘗休息。江西巡撫欲先生援攻義甯、曾公方以進攻都昌、合水陸之師駛出湖口爲意、欲先生暫駐省垣、



卽回南康商度機宜。先生上書曾公，以爲今日之憂不在湖口之難復，而在湖口之難守。賊上踞武漢，下踞金陵，相爲犄角。湖口逼近江面，賊所必爭。得湖口，必分兵以守，與賊相持無已，非長策。爲今之計，當以復武漢爲要著。義甯當江鄂之衝，尤江西腹心之患，必以急攻義甯爲規，復武漢之本。因請先以義甯自效。於是先生遂率諸營進攻義甯。七月初五日，駐營梁口。探知義甯有南北二道，南路隔脩河阻水，當從北路入。北路亦有二道，一由南嶺踰嶺以



攻鳳凰山賊巢、其路較捷、而山徑崎嶇、其險隘處僅容一人一騎。恐賊斬斷其路、設柵拒守、必至爲其所扼。一由梁口達四都、從老莊裏西門坑以攻義甯州西門、其路較平。遂決計從四都進攻。賊復從梅嶺而下、掩襲官軍。至抱子石、分兩支、一支循修江南岸而下、直逼官軍、分三路排列。一支循南山而下、潛行林閒、掩旗息鼓、以抄官軍之後。先生飭李續賓、唐訓方從營後繞出山阜、以爲奇兵、而擊循山之賊。又令訓方分所部二哨埋伏山阿、以備策應。先生

與蔣益澧列陣營前以作正兵而擊沿江之賊。部署既定、令諸軍士解甲釋兵坐地休息。相持一時、知賊之力已竭、突起乘之、賊潰。續賓、訓方等從山後抄出、賊以一支循山抄我之尾、續賓等軍反抄其後、賊亦亂。官軍乘勝追擊之、斃賊六七百名、四面堵截、賊泗脩河而渡、溺斃者尤眾。十二日、進駐老莊裏下之棋盤嶺。探知入義甯又有二道、一由棋盤嶺經杭口過雙井、可攻州城之西門、擺正道也。一由棋盤嶺經乾坑過小南嶺、鰲嶺、可攻州城之西門、閒道。



也。南嶺、鰲嶺各高二里許，羊腸鳥道，盤旋而入。賊以其險，無重兵據守。聞官軍駐棋盤嶺，皆趨杭口，以圖阻截官軍進攻之路。先生得州舉人李炎爲嚮導，潛登小南嶺，瞭望形勢。以爲鰲嶺爲州城屏蔽，賊踞之則杭口一路可以閉道橫截。我據之則可以俯瞰州城，居高以臨下。幸賊皆屯聚杭口，鰲嶺可以乘虛而入。因詭言明日進攻杭口，而與李續賓等大軍徑趨鰲嶺。度杭口之賊必乘其後，恐賊多，難以抗拒，密令蔣益澧以所部扼守乾坑隘口，方可以寡

制。復飭李杏春與蔣益澧相機調度。其閒有小路可達杭口，亦分兵扼之，以防賊之閒道。各軍掩旗捲旆，徑度小南嶺，望鰲嶺直馳。時賊以一營守鰲嶺，聞官軍方攻杭口，不設備，皆枕藉酣臥。忽見官軍至，紛然四竄。官軍擊之，斃百餘人。因據其巔爲營。蔣益澧至乾坑，賊躡其後追之，以大隊逼坑左，以精悍之賊搗坑右。又有賊二千餘，由小路踞乾坑山脊以臨之。蔣益澧已先據乾坑之隘，旂幟閒雜林中，使賊莫測其虛實。因與李杏春誓眾曰：「今以數百人



抵七八千之賊、若不敢死、命盡殞於此矣。勇皆奮。唐訓方奮登山上、以禦小路之賊。蕭啟江助之。蔣益澧匹馬當先、直擊坑右之賊。坑右之賊先敗、小路之賊亦爲訓方等所敗。中路之賊雖眾、而不敢前。李杏春知其精銳皆在坑右、與山上、因督所部直奔中路。賊大敗、乘勝直追、斬馘無算。先生已據鰲嶺、聞乾坑與賊相持、急急馳援。而蔣益澧等已獲全勝、因會諸軍鰲嶺、深溝高壘、以自固。鰲嶺距州城七里、高約四五里。其左大山一支、蜿蜒而出、經六七里、結



鳳凰山、州城之主峯也。鰲嶺之右、數峯參天、最高者曰雞鳴峯、峭拔無匹、盡於州城之西。其下卽西門擺城外菁華之所萃也。先生令蔣益澧駐嶺之左、以防鳳凰山之一路。唐訓方駐嶺之右、以防雞鳴山之一路。鰲嶺中發一支、數峯蟬聯。初峯下峻而上平、可以四應。先生自率中營駐之。其次嶺長而脊瘦、廣約二丈許、李續賓駐之、列營若長蛇。又前一峯高而銳、與城北之鳳凰山相埒。建望樓其上、賊之來蹤莫能遁。兩面峭立、左右有坑、深莫測。由嶺踰坑以



登兩支絕頂、一升一降、約二十餘里、勢險絕、攀援乃可上。大軍駐此、賊來攻甚難、官軍攻州城、則有建瓴之勢、賊深忌之。十四日、賊悉眾四五萬人、用五鼓襲擊官軍、分五路、一路萬餘人、從鳳凰山而下、直抵南嶺、大山相連、八九里之遙、勢若撲我左營。一路萬餘人、從西門擺登雞鳴峯之頂、亦七八里之遙、如兩翼分張、遙相搏擊。中路由西門坑入者、復分三路、一路由兩坑之會合處跨嶺而上、約萬餘人、直抵銳峯望樓之前、以號召兩翼之賊。一路約六七千

人從坑左大路上、多精銳、直抵中右兩營之左。一路從坑右小路埋伏樹林中、冀攻中右兩營之右。先生飭唐訓方攻右路、蔣益澧攻左路、分中營前右兩哨與右營左哨擊右坑之賊、卽登雞鳴峯上、分路以截賊之尾。分中營左哨與右營之右後兩哨擊左坑之賊、卽分勇登鳳凰山脈、以截左賊之尾。飭右營前哨聚立銳峯、以擊望樓下之賊、中哨相爲接應。時所部不及賊眾十分之一、先生以地勢可憑、謀一舉蹙之。部署既定、戒諸軍無輕動、待賊近逼營



前、而後分路進攻、庶足以致其命。賊見官軍伏營不出、疑爲弱、自恃其眾、直薄營前。左坑之賊、火箭火彈已近及營、先生所部署諸哨整隊大呼而出。其在鳳凰山脈者、從橫脊馳下截之。左坑賊先潰。望樓下之賊聚立山頂、無餘地自容。各勇從樓邊掌旗而下、賊奔退、墜崖自壓、覆死者數百人。官軍乘勝追之、兩路之賊駐旗於兩坑會合處、意待官軍前進、坑右之賊得從而截之。而坑右伏賊已先爲官軍所襲、尾追而出、竟截坑左賊尾。上下夾擊、斃賊千五六

百人。其鳳凰山上大股見左坑賊敗，官兵窮追，思欲循山而下，以橫截之。而左坑敗賊數百奮躍登山，冀與左路會合，共相堵禦。左坑跟追之勇亦捫石攀藤而上，牽連以逐之。賊不能阻。蔣益澧率所部纏南山大嶺橫過，直逼賊前。左坑之勇復自下而上，以截殺之。賊下坑，則爲官軍所截。欲逃脊東，則爲大河所阻。惟直望鳳凰山以奔。諸勇又追殺二千人，敗賊悉竄城中。右路之賊排列雞鳴山上，見各路兵敗，官軍窮追，不敢歸城，惟踞峯巔以待。官軍以數十



人誘之、乃循崖而下、徐度數峯、冀撲唐訓方營。訓方奮力迎殺、賊敗、疾登峯巔。官軍狻升而上、復尋閒道以分抄之。賊竄急、反從峯側以走。官軍反出峯上、連殺數百人。先生所部署擊右坑諸哨、從雞鳴峯下循脊分道以抄之。李續賓又從雞鳴峯左繞道以截之。賊左右竄、悉遇官軍。官軍所斃及墜崖死者三千餘人。是役也、賊傾城以出、杭口、小南嶺諸處皆設伏、謂俟官軍敗、數路橫截、可以百不失一。而先生以二千餘之眾、斃賊六七千人、出奇制勝、所向無



前。賊氣大挫、所在驚擾無固志。十五日、因飭蔣益澧率所部登鳳凰山一帶、以觀城東北之形勢。唐訓方率所部登雞鳴山一帶、以觀西門擺之路。先生與李續賓由西門坑審視、復分登左右各山以望。賊見官軍將次薄城、以數千人紮鳳凰山巔、阻我左路。以數千人聚西門擺山坡、阻我右路。其中路西門坑於兩山之交會處設卡三重、橫跨溪上、各高丈餘、分萬餘人以守。官軍突與相遇、乘勢前進、緣兩岸之峭壁擊之。賊見官軍速進、皆奪氣、所設諸卡盡破。



之。乘勝追至西門城下，悉焚江邊賊壘，無一存者。左路鳳凰山之賊見中路諸卡破，不能自持，紛紛下竄。官軍奮臨其巔，悉焚山下賊營。右路雞鳴峯官軍見兩路並進，乘勢搏戰，殺三百餘人。賊所設西門擺望臺、木城悉毀，城中之賊閉門以守。是夕，棄城遁。江西巡撫奏先生功。

詔加布政使司銜。先生以武昌東南要害，在所必爭，而崇陽、通城、興國、大冶率爲賊之巢穴，湖南、江西均受其害，謀欲出崇、通以進攻武昌。上書曾公，極言長江要害凡四，一曰荆

州、西連巴蜀、南並常澧、自古以爲重鎮。一曰岳州、湖南之門戶也。一曰武昌、江漢之水所由合、四衝爭戰之地、東南數省之關鍵也。一曰九江、江西之門戶。此四者、皆賊之所爭也。今九江與賊相持、而賊又已上據武昌、失長江之關鍵、崇通一帶、羣盜如毛、江西之武甯、義甯、湖南之平江、臨湘、巴陵、均無安枕之日。欲制九江之命、必由武漢而下。欲解武昌之圍、必由崇通而入。爲今之計、惟有率南康水師與潯城陸師合力以攻湖口、橫踞大江、截賊船之上下。更



選勁旅、埽通城、通山、崇陽、與國之賊、乘勝合攻武昌。武昌復外、江水陸之師沿江直下、與內湖水陸之師相爲聯絡、九江可不攻自下、兵家之勢固然也。先生因移營杭口、聽候曾公進止。時李元度攻湖口急、謂旦夕可圖克復。曾公因檄先生至湖口相度形勢、並面籌進剿機宜。先生單騎赴南康、遂由屏風至湖口。見石鐘山賊壘憑高而堅、外江水路尙爲賊據、因言湖口未易猝復。統籌東南大局、必平崇、通、復武漢、以成建瓴之勢、天下事乃可以有爲。曾公因

奏令先生回援武漢、兼以彭三元、普承堯所部寶勇隸之、合五千人、而劉公蓉亦自南康大營隨先生行。先生令李公杏春分部中營、令劉公蓉分部右營、進規通城。九月初五日、進次通城東南山下。先生自率親兵數百人、沿城近處審度形勢、以規進取。賊初據通城四五百人、而義甯州敗賊尙萬餘人、屯聚崇陽之桂口。聞官軍進、勦通城、亦分賊來援、於城西門外築大木城二座、抗拒我師。見先生登山瞭望、所帶兵無多、急出薄之。先生令軍士席地坐、無敢



誼擾。漸沿山呼譟而登、因回旗擊之、斬賊將三人、賊大奔。明日、先生親率中營攻城之西南、分遣彭三元、普承堯攻城之東南、唐訓方、蔣益澧攻城之東北、李續賓、劉蓉、李杏春分擊城外賊壘、悉破之、縱火焚燒。時城中諸門皆閉、惟西、西門以通賊壘、西、北門以通桂口之路。城外敗賊爲諸勇所截、無可逃者、爭由二門奔入城中。官軍因尾追之、相與奪門而入。東南路攻城者亦攀援而上、大呼殺賊。城中之賊挺而走險、盡從北門蜂擁而出、與官軍出城者互相



擁擠、官軍亦有受傷者。先生分飭各勇、伏北門外樹林中。俟賊大隊奔出、四路截殺。飭官軍權退出城以誘之。內外堵擊、鮮得脫者。湖南巡撫駱公秉章奏先生克復通城功、上嘉其勞、

賞給白玉翎管一枝、綠玉四喜搬指一個、荷包四對、火鑰一把。十一日、進攻崇陽之桂口。桂口爲湖北南岸巨鎮、西南可以窺岳州、東南可以窺義甯。賊自義甯敗竄後、屯駐於此、尙萬餘人、意圖復襲江西、以援通城。再爲官軍所敗、不復



能自振。聞官軍至，悉竄入崇陽。先生以桂口三省要害，令平江勇之會攻通城者李原濬、何忠駿、黃策榮、方城等因賊舊壘駐防桂口。復調劉騰鴻所帶湘勇五百以益之，爲江楚保障，且以壯後路聲援。十四日，進次崇陽之烏龜石，遣李續賓、劉蓉由烏龜石渡江前進，蔣益澧居後以防賊之抄尾。沿江東岸而下，於賊所搭浮橋東偏駐營，以截賊入通山之路。先生與李杏春、彭三元由烏龜石沿江西岸而下，普承堯、唐訓方居後以防賊之抄尾。繞道出城之西

北、逼近城外賊營半里許駐營。賊以官軍初至、急出六七千人、分兩路來撲。一由山脊直攻大營。一由城西迂道以抄官軍之後。先生令諸軍、賊不逼營、不可與戰。移時、賊逼愈近。先生率所部破山脊而下。彭三元從左路堵之、兩路之賊皆敗。李杏春由江岸下繞賊壘以截賊之歸路、賊不敢復入營壘。唐訓方、普承堯從後逐之。賊繞城西北、冀由東門渡江以逃。李續賓、劉蓉、蔣益澧適自東岸堵擊而來、賊悉入城、閉門以守。復出城、以千餘人掘修壘外壕溝。先



生沿江審視、聞城內人聲鼎沸、顧左右曰、賊誼如此、將遜矣。佯爲修壘、以示堅守耳。因密令各營派勇、分數十隊、暗伏兩岸要隘。又令敢戰之士數百人、用夜半負沙囊雲梯、薄賊壘、緣壁而上、焚其營帳、火光燭天。兩岸伏兵見賊壘火起、環呼殺賊。城中賊大亂、遽開北門遁。伏兵截殺千餘人、餘賊皆竄蒲圻。凡攻崇陽、一日復其城。是時江公忠濟駐營羊樓司、以遏賊上竄岳州之路、與賊戰、軍敗死之。先生懼賊乘勝上犯湖南、遣李續賓、劉蓉、蔣益澧、唐訓方、普

承堯各統所部駐羊樓崗之西以遮賊上竄。先生與彭三元、李杏春三營暫駐崇陽以資彈壓。崇陽士紳以偽總制楊萬年方據梯木山距城三十里當剿絕之。二十三日飭彭三元、李杏春由塘泥嶺進攻梯木山焚其巢殺賊數十人。忽報偽翼王石達開率悍賊六七千人前至壕頭埠。杏春、三元等謀分三路迎擊之斃賊八九百人。因營壕頭埠。壕頭埠四面皆山官軍以賊方敗竄不爲意就平地爲營。期明日還崇陽。是夕彭三元以孤軍深入無後繼慮賊大



至包山以襲我軍、宜乘夜回崇陽、幸得自全。李杏春持不可。旦日、翼賊大隊至、合二三萬人。李杏春、彭三元左右拒戰、賊來愈眾、環之數重。三元左耳受礮子傷、血淋漓、血戰益力。日暮回營、環顧四山、賊營屯聚、歎曰、孤軍援絕而賊勢如此、吾有死而已。二十五日、賊悉眾撲營。杏春、三元等方出迎擊、而賊已分股自後撲入三元營。三元回救、賊追戕之。杏春馳至營前、復被害。其弟光熾亦力戰死之。先生先夕聞三元被圍狀、率勇往援、已無及矣。時僅餘中營三



百餘人卽夕馳駐羊樓崗、與諸軍會。招集諸潰勇、訊知哨長先逃者一人、臨陣棄主將、不知救護者二人。劉公蓉曰、軍法不行久矣、釋有罪弗誅、無以懲後。因斬以殉。先生自起一軍、與賊數百戰、未嘗敗衄。至是有壕頭埠之挫。簡軍勵兵、戮有罪者三人、士卒皆知軍法、以義憤相激、人忘其敗矣。初、先生謁曾公南康、瀕行、曾公謂曰、君所部五千人、而賊眾常數萬、是可合、不可分、分則不足以支大敵。先生追念曾公之言、以書自引、咎曰、公神人也。不用公言、以有



此耳。先生甫移營羊樓岡、賊聞官軍敗、謀急躡之。適韋逆昌輝大股至蒲圻、合翼逆大股及崇陽敗賊徑趨羊樓岡。爲二大支、一支薄山而下、踰田隴復分三支、薄官軍之右、是爲賊之正兵。一支捲旗息鼓、埋伏七里坤各山內、是爲賊之奇兵。先生飭劉蓉擊田隴賊陣之腰、李續賓從石山繞出、抄田隴賊之尾。唐訓方以三哨當田隴之賊、以二哨搜其營前山內之伏。普承堯分爲二路、以搜七里坤諸山之伏。而先生所部中營憤欲出殺賊、因使之策應各路。賊

見訓方所部兵少、專力直攻。訓方按兵不動、相持久、始起薄之。劉蓉復從中段截之。賊亂、反旂走、爲諸軍所包、不得出、回奔山上。李續賓已先繞至山巔、截殺之。賊之正兵大敗、其伏於山內者、普承堯督兵進攻、中營策應之師從右路繞出山巔、承堯從山下蹙之。賊之奇兵亦敗。先生曰、中營敗後、得此一勝、軍氣庶幾復振矣。十月初三日、賊復由楓樹嶺雷家橋循七里埡東路來犯、分股由千嶂嶺、張鼓嶺踰山而來、排列營北山巔。韋逆昌輝張繼設蓋於上、俯



瞰官軍。又分股由港口驛循中港而來、排列營西葉家山上、牽制西面諸營。東路大股進薄官軍、復分三路、一路從山脊而上、直逼右營。一路據麥園、防中營之橫截。一路登小石山、以撲左營。李續賓循山下擊、山脊之賊先敗。蔣益澧分左營爲二、以一支奮登小石山、以一支繞山北抄之、賊眾大潰。先生亦自擊敗其中營。時劉騰鴻所部之湘勇亦適調回、與劉蓉、普承堯等分擊營北及葉家山之賊、皆敗之。自是不敢復犯官軍矣。先生乃調六溪口官兵三千

二百人謀進攻蒲圻。時賊守蒲圻尤嚴鳳凰山及南門豐樂門外環築大營、設立石卡以扼入城之要路。北岸爲木城四座、以通咸甯、武昌之賊。河面造浮橋以通來往。先生以重險難越、乃閒道出公安、畷進踞鐵山、臨城西北隅。賊壘遽失其險。鐵山高二里、縣亘數里、與豐樂門之雞冠山相值。其東南爲鳳凰山、西北爲寶塔一帶諸山、形勢雄險。先生駐營山脊、俯瞰城中、分營駐山之左右、以便分路進攻。念官軍野戰則易於取勝、攻堅則受傷必多、日出兵誘



之賊不爲動。二十一日、先生乃與劉公蓉攻南門外賊壘、李公績賓攻豐樂門賊壘、蔣公益澧、唐公訓方攻五嶽觀賊壘、普公承堯、劉公騰鴻等駐寶塔諸山、截河北之賊、兼以攻城。賊盡銳拒守、官軍攻壘卡者皆仰攻、攀援而上、賊俯禦之多傷、戰久不利。先生與李公績賓、劉公蓉、蔣公益澧等駐山坡、據險休息、相與誓曰、今日不破此壘、賊勢必張。須一戰勝之而後已。因復戰。劉蓉弟劉蕃親督兵、攬稻草柴薪燒賊壘、身先士卒、直薄賊柵中、礮子傷而斃。諸軍



繼之、挾草薪以前、縱火焚燒、賊眾始亂。乃乘機奪柵以入。蔣益澧亦乘之、騰踏東岳、觀賊壘以入。唐訓方亦毀河邊之壘、賊大潰。劉蓉以兵四面環擊之、斃賊數百人。先生乃悉銳攻其南門之壘、李公續寶亦急攻其豐樂門外之壘。賊見壘卡皆失、無鬪志。諸軍乘之以入、斃賊三千餘人。於是環城之五壘及石卡重重盡爲官軍所破。是夕、李公續寶以百餘人踞雞冠山頂、俯驚賊營。蔣益澧督所部從鳳凰山而下、防賊南竄崇陽之路。普承堯、劉騰鴻督所部駐



城西門外山上。賊莫測官軍所由入，大亂誼擁。官軍乘勢薄城，緣雲梯而上。賊盡從北門出，自相踐踏，死者尤多。蒲圻克復。時湖北巡撫胡公林翼亦以兵來會，兼勞軍，與先生相得懽甚。石達開聞蒲圻爲官軍所克，遂自崇陽乘虛入江西義甯，江西之賊益劇。十一月十一日，進次咸甯縣，賊擁城自固。蒲圻敗賊亦先後屯聚萬餘人。先生至，卽督諸營會攻。賊膽落，奔潰，追十餘里，遂復其城。至是，武昌以南諸城皆無賊蹤。十四日，進至山坡，賊復以數千人迎戰。

官軍一擊破之。十七日、進駐紫坊、與巡撫胡公大營會合。先生卽往見提督楊公載福於金口、商度進剿機宜。二十八日、與胡公分路進兵。先生率湘勇三營、從東路駐營洪山南岡。胡公率所部及普承堯、唐訓方諸營、由中路出省城之南、駐營隄上。令九谿營兵出西路、駐營金口、爲犄角、兼護水師。時賊於武勝門之唐角築壘二、以通興國、大冶之賊。鮎魚套口白沙洲築壘二、以護江面賊船。望山門外八步街口築壘二、防西路京口之師。中和門外十字街口



築壘一、防中路隄上之師。小東門外築礮臺一、東西附城坡上築大石壘一、高與城等、與十字街口大壘相對、阻東路洪山之師。又築二小壘、聯絡於二大壘之間、使中東二路不能相通。先生方駐洪山、修築營壘、適胡公隄上師至、賊遽集白沙洲、八步街口諸壘、賊二萬餘人、從十字街衝擊官軍。胡公麾諸軍擊之、賊敗退、旋出搦戰。如是者數次、先生乃與李公續賓馳赴之、息鼓捲旗、啣枚疾走。至賽湖隄邊、分爲二路、一由隄上直攻附城大壘、一由隄下踰溝

越溪經湖中涸處以攻十字街口之壘。普承堯、唐訓方見湘勇援至，卽佯敗反旗而走。賊不虞，先生乘其後縱追官軍。普承堯等回旗迎擊，先生已率師抄出壘北，縱火焚燒，遂破其十字街口一壘。賊之追官軍者無路可歸，官軍蹙之盡殲。附城大壘之賊見官軍進攻，遽合二小壘賊出營堵禦。官軍擊之，賊大敗歸壘，遂乘之以入。賊皆絕城上，毀其附城大壘，並二小壘破之。武昌東南賊壘皆盡。先生與諸將議曰：武昌城大，可襲攻，必悉毀其附城賊壘而後官



軍可以薄城。又賊西路八步街口二壘爲我陸營通江要路、守之則我之軍糧無由而達。北路塘角二壘爲賊通興國、大治要道、守之則賊之軍糧無由而斷。十二月初二日、先生於鮎魚套港內搭造浮橋、率兵直攻八步街口二壘、以奇兵逼望山門、襲壘之後、壘高而固、官軍盡銳薄之、立平其二壘。西路賊壘亦盡。初六日、遂分兵薄城。胡公攻城西北、先生攻城東南。大東門礮臺踞蛇山脊、不能掘壕、官軍乘閒以雲梯薄城、緣而上、縱火城上、延燒礮臺火藥城。



中大亂、賊悉精悍堵禦、官軍屢登城闕、皆爲賊所阻、莫能進、多負傷者。賊從塘角經沙湖尾、謀乘官軍之怠、擊之。官軍分駐小龜山、雙鳳山、並力抄擊、截殺數百人、賊大潰。初十日、遣李公續賓攻塘角賊壘、三面圍攻。李公親督兵從礮石中衝入、緣柵上、奪入賊壘。適以火箭延燒賊營火藥、賊驚潰。官軍復從壘中出、追擊之。乘勝沿江而西、毀其漢陽門外一壘。賊所設船廠在壘旁、盡焚之、殺千餘人。城上之賊見官軍轉戰西北、沙湖來路空虛、由城竄出、截其後。



李公急反旂、回據小龜山以待。先生督所部由小東門城下截出、與李公夾擊、復殺數百人。由是環城西北賊壘皆盡、無一存者。先生以初六日攻城、勇多傷、堅城仰攻非策也。謀引賊出城擊之、以挫其鋒。十一日、遣李續賓、劉騰鴻出據小龜山上、賊以大隊乘之。小龜山前有石山、附近城跟。賊復繞出石山之右、謀截官軍。先生急分兵趨石山、伏山左右以待。李續賓衝山而下、分三隊、各爲一字陣、排列沙湖涸處。前隊進戰、中後隊按旗不動。前隊退、則中隊進。

中隊退而後隊又進、循環不已。賊久戰疲、忽分大隊、由城跟出右山包抄。中營之伏於山右者挺出迎戰、賊反走、伏山左者截之、斃賊千餘人。賊見抄後之師爲伏兵所敗、急以大眾衝其伏。伏兵佯敗、賊乘勢窮追。伏者回殺、先生隨出兵截之、斃賊又七八百人。賊拒城以守、乘夜於望山門外修葺石壘二重。十八日、胡公飭中路各營塌破其前壘、賊復加修次壘、高與城等。先生以白沙洲賊壘尙存、謀並攻之。二十日、分三路進攻。中路各營攻白沙洲之壘、湘勇



左右二營攻望山門外之壘。先生率中營攻大東門。復分兵踞小龜山、防塘角之賊。各有斬獲。二十三日、遣李公績賓出谿灣百眼橋一帶、截賊饌道。賊出七八千人、由塘角經小龜山沿湖下、以抄其後。先生飭劉騰鴻、蔣益澧等出洪山之東、自率中營出洪山之西、前後夾攻。賊大敗、殺千餘人。賊自此餒甚、擁城自固、不敢出隊矣。

六年丙辰、四十九歲。

正月十二日、先生移營洪山絕頂、甯後右各營仍駐南岡、

以成犄角之勢。先生度賊必乘夜撲營，每夜遣兵偵探。十三日夜半，賊果以千餘人來襲，突與官軍遇，敗之。明日，飭劉騰鴻登雙鳳山，擊大東門之賊。賊以千餘人縋城，又於小東門出千餘人抄後。先生自率中營迎之，從湖涸處分二支繞賊左，騰鴻亦分二支繞賊右，四路夾擊，斃賊六七百人。城中賊由漢陽門出，數千人繞沙湖之尾來援。李績、賓、蔣益澧等出小龜山，直逼沙湖，敗其援師。二十四日夜，賊千餘人來撲中營，猝抵營前，幾登牆矣。官軍以大石擊



之先登者皆殪。嗣是每夜來擾。二十六日夜、先生密遣兩軍分伏來路之左右。賊果以千餘人來襲、既過而後起截之、斃賊數百人。賊連夜皆敗、不復敢襲營矣。二十八日、賊復出數十旗誘官軍、官軍不爲動。賊忽於塘角出千餘人、從隄上牽制左營。又於大東門、小東門出千餘人、直撲洪山頂何紹彩之營。先生率中營從城跟包繞賊、反居其中。四面夾攻、斃賊六七百人。二月初三日、賊以官軍數緣城跟抄、擊出數百人、掘賽湖之隄、以斷城跟之路。先生飭劉



騰鴻馳擊。以鷹嘴閣下有伏賊，別遣一軍護其後。賊於隄上迎戰，官軍分三路抄之，乘勝追越鷹嘴閣。賊復以千餘人伏十字街口長虹橋下溝內。城中賊見官軍寡，急以大隊分三路，一接應鷹嘴閣伏賊，一出長虹橋助戰，又以一支渡鮎魚套，循隄而上，於長虹橋對岸隄上列陣以待。官軍抄至長虹橋突，遇賊伏起，劉騰鴻方與鷹嘴伏賊戰，不能往救，幾不能支。乃督軍立於橋南，用礮轟之，傷賊頗多。適各路援兵俱至，賊大敗，走入城。初九日，湖廣總督



官文公命水陸各軍南北夾攻。先生飭各營製長梯三百架、多備土囊沙袋、稻草填城下之溝。又置大礮山巔轟擊之。分兵進薄四城。暗遣健卒負長梯至城下、寂無聲。凡列三十架、緣城上。賊始知之、礮石俱下、先登者皆傷。又有從而繼登者、至日夕乃罷。自是連日攻城、賊負固相持不敢出。先生以下游青山、密灣一帶爲陸路接濟賊糧之道、擬分數千人駐紮其地、以斷絕之。密灣在沙湖尾、湖水所經、建石壩以通江隄。先生與李公續賓先往相度、率數百人

橫列隄上。又以數十人沿江上觀賊泊船處。賊四五萬人由武勝門出橫亘六七里。前隊八九千人直逼隄下。先生以寇眾我寡、隄廣不能戰、必據險乃可。乃退駐港左。賊亦進薄之列於港右。先生預以鎗礮手百餘人伏港低窪處、令官軍反走。賊追之急。甫至壩鎗礮齊發。先生回旗擊之。賊大敗。適各路援兵亦至。凡斃賊五六百人。而賊先分兵駐紫金、雙鳳諸山。見官軍赴窖灣、度其不能遽歸、盡由武勝門城跟萃於紫金山下。謀徑赴洪山大營。蔣益澧督兵



禦於山右、劉騰鴻禦於山左。時騰鴻全隊駐小龜山、賊不得踰小龜山而上、乃由紫金山之南橫出小東門、與大東門之賊會、又衝而上。各營橫截之、以數千餘人禦賊數萬、賊終不能逞。竊灣官軍歸者、又往會擊、賊大潰入城。二十三日、賊數百人復出小龜山大東門搦戰。先生令所部分應之。小龜山賊遁、官軍追之、因駐其山以待。賊復由塘角出二萬人、列沙湖溝之北。分軍登紫金山、從沙湖之隄上與官軍相持。先生乃自督軍、先擊退大東門之賊、飭劉騰

鴻等同踞小龜山、用劈山礮擊隄上之賊。又分兵奮登紫金山、賊遁歸溝內、而排列溝北者如故。復據紫金山及隄上、搦戰。官軍翼誘賊踰溝、復令數百人追隄上之賊。至紫金山下、溝內之賊見追兵寡、果踰溝來抄。先生督大隊分路應之、橫截紫金山之賊。賊悉爲官軍所包、大亂、斃六七百人。二十五日、遂分湘勇右後二營移駐密灣。二十六日、先生親往密灣、與李續賓、劉騰鴻等巡江畔、以圖截賊糧道。賊由武勝門出萬餘人、與我軍力戰隄上、殺賊數百人、



追抵城下、賊閉門自固。先生率所部繞城審視、以定進攻之策。從大東門至塘角、賊無有出迎戰者。時江西吉安失守、瑞臨、撫建皆爲賊據。曾公屢檄先生回援江西。先生上書曾公、言今歲之圍武昌、與去歲之圍九江形勢不同。去歲圍九江、江面非我有也。北岸非我有也。卽南岸東路之湖口、西路之瑞昌、興國皆非我有也。卽令攻九江破之、亦一孤城耳。今歲攻武昌、北岸爲我有、南岸爲我有、江面自沌口而上、皆爲我有。所未合圍者、下游一面江路耳。現派



李迪菴、劉峙衡紮營窑灣、斷賊青山陸路之糧。楊厚菴軍門已料理水師、下泊樊口、斷賊水路之糧。孤城定難久踞。俟水師一炬之後、大功幸成、回援江西、易易耳。卽不然、當令迪菴、峙衡與普欽、堂寶勇由武昌攻大冶、興國、乘此入江境、以復武甯。俟麾下之命。澤南仍率所部駐洪山、與賊相持。天假之緣、武漢克復、當與大營會於潯城。或一時不能得手、亦必與此城相終始。天下之事在乎人爲、決不可以一時之波瀾自灰其壯志也。蓋公以武漢繫天下大局、



方與楊軍門議斷賊水路接濟、力圖攻復兩城、始定回援江西之計。二十九日夜有大星隕於西北。三月初一日、大霧漫天、咫尺不能辨。初二日、賊出千餘人、焚小龜山下民房。先生派兵迎勦、自率中營、陳於大東門外田壠。見小龜山賊敗、繞城截之。賊窺守營兵無多、開大東門出、隊萬餘人、掩旗息鼓、疾趨撲營。又一支由小東門出、以禦我接應。小龜山之師、又一支由中和門出、從賽湖隄包抄而來、約二萬餘人。漢陽之賊亦過江攻胡公隄上大營、彼此牽制、

不能相救。先生勒馬迎戰，歷二時之久。先是先生與諸營約，賊大隊出，卽以白旗標示各營。各營見白旗，皆趨救中營，守營兵並力衝殺，賊大敗。乘勢追至城下，環城鎗礮如雨。有小子中先生右額，傷甚，血溼衣裾，猶力戰。逾時而歸，劇甚，日夜危坐不眠，與在營諸將議攻城方略。初五日，口占忠義祠楹聯，授左右書之。初六日，病益甚，不能起。口誦誦念時事，無一語及其私。忽睜目，指几席間，意欲作書。左右濡筆伸紙以進，先生仰臥，書曰：願天再生幾個好人，補



偏救弊、何必苦限此蚩蚩。又書曰、亂極時站得定、纔是有  
用之學。初七日、神散氣喘、自知不可爲。適胡公來視、先生  
張目言曰、武漢自古用武地、賊必死守。不力戰、恐荆襄岳  
鼎均無乾淨土矣。初八日早、汗出如瀋、握胡公手、言武漢  
未克、江西復危、不能兩顧。死何足惜。事未了耳。其與李續  
賓好爲撐持。言未畢而目瞑。胡公具先生死事狀奏

聞奉

上諭、胡林翼奏、道員力戰受傷殞命、懇恩加等賜卹等語。布政

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以在籍生員倡率生徒辦理團練。嗣因楚省賊氛猖獗，率其鄉人自効戎行，轉戰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大小二百餘戰，克城二十。朕嘉其忠義奮發，屢著偉績，由訓導超擢道員，加布政使銜。方冀其攻復武漢，殄滅逆氛，克膺懋賞。茲因攻剿武昌，乘勝追賊，直逼城下，受傷殞命。覽奏之餘，深堪憫惻。羅澤南著加恩，照巡撫陣亡例賜卹。伊父羅嘉旦著賞加頭品頂戴。伊子羅兆作、羅兆升均著賞給舉人，一體會試，以示朕褒恤盡臣至意。並著於湖南本籍



及湖北、江西地方建立專祠。其湘鄉縣士民弁勇打仗陣亡者，著一併入羅澤南本籍專祠，以慰忠魂。欽此。旋奉旨，予諡忠節。

今上初元，命湖南巡撫遣員赴本籍家祠賜祭。先生所著有周易附說、讀孟子劄記、西銘講義、小學韻語、人極衍義、皇輿要覽及詩文集八卷。其言語行事散見於諸家者，則有同邑楊昌濬尊聞偶錄、甯鄉劉典從戎日識、湘陰郭嵩燾思舊錄及先生所著家訓，亦足以見先生之學行矣。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45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04

形态项= 835

页数=835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12

SS号=12365612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783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45. 成都市: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04.

简介=